

第一回 难得名山聆雅奏 谁知仙窟遇魔头

(一)

少年击剑更吹箫 剑气萧心一例消
谁分苍凉归棹后 万千哀乐集今朝

(二)

中年才子耽丝竹 俭岁高人厌薜萝
两种情怀俱可谅 阳秋贬笔未宜多

——龚定

像一枝铁笔，撑住了万里蓝天。巨匠挥毫：笔锋凿奇石，洒墨化飞泉。地是在有“山水甲天下”之称的桂林，是在桂林风景荟萃之区的普陀山七星岩上。

人是四海闻名的侠士，是大同武学世家、明英宗正统年间曾经中过武状元的云重之子云浩。

云浩站在七星岩的峰峦高处，驰目骋怀，水色山光，奔来眼底，不禁逸兴遄飞，浩然长啸。

“群峰倒影山浮水，无水无山不入神。”桂林的山水，有和别处很不相同的特色。山都是石山，平地拔起。好似每一座山峰都是从天外飞来，千岩竞秀，各不相连。水都是澄碧清冽，游鱼可数。而且有山必有水，从高处望下去，一条条迂回曲折的江流，便似翠带飘飘，在群峰之间穿插。

星移物换，沧海桑田。据地质学家的论断：桂林在泥盆纪以前本是大海，后来因地壳变化，成为陆地。由于经过一次非常剧烈的震动，受到强大无比的压力和张力使地壳断裂褶曲，造成奇怪复杂的地形。之后，经过无穷岁月的风化作用，渐渐构成近山的平原。只有那地质坚硬，不易风化的石峰，仍然傲岸的突出地面，形成了峭拔秀丽的群山。而在这种地质的水流，由于经过砂石的过滤，也就显得特别澄清了。

“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云浩恍如人在画图，不由得由衷赞叹道：“韩愈这两句诗，用来吟咏桂林风景，当真一点不错。单大哥约我在此相会，也真是雅人雅事，但为什么他还不来呢？”

抬头一看，红日已过中天，眼前的美景虽是怡人，云浩的心里，却是不禁有点儿焦急了。

原来他对桂林的山水，虽然是慕名已久，巴不得有个机会畅游；但这次前来，却并非仅仅为了桂林山水。

他要在桂林会晤一个老朋友，也要在桂林结识新朋友。

老朋友是和他有近二十年交情的单拔群，以八八六十四路蟠龙刀法与七十二把大擒拿手驰誉江湖，人称“金刀铁掌”。

不过他和单拔群相交虽近廿年，最近一次的见面，也是五年之前的事了。正由于多年没有见面，是以单拔群约他在桂林相会，他便不辞间关万里，远道奔来。

尚未见过面而想要结识的新朋友则是桂林本地人氏，在中原的名头虽然

不及单拔群响亮，在西南五省，却是武林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人称“一柱擎天”的雷震岳。

这“一柱擎天”的绰号是有个来由的。在桂林王城的当中有座独秀峰，俨如一柱擎天，自古以来，列为桂林八景之首，等于是桂林风景的标志。西南的武林人士尊称雷震岳为“一柱擎天”，乃是拿他来和独秀峰相比。

云浩登高望远，只见独秀峰矗立于桂林群山之中，空灵挺秀，群峰环拱，巍然耸立，不倚不偏，仿佛是众山的首领，名为“独秀”，确是毫不夸张。想起最后一次和单拔群见面，单拔群和他谈起“一柱擎天”雷震岳，曾把一首题为“咏独秀峰赠雷大侠”的七言乐府给他看，开头四句是“森森剑戟千峰立，截壁临江当桂北。西南一柱独擎天，庇尽桃源避秦客。”以峰喻人，极尽倾慕之致。

云浩心里想道：“单大哥称道的人，一定不会是浪得虚名。我也曾听得人家说过，雷震岳仗义疏财，许多在别处站不住脚，跑到桂林来投奔他的朋友，都曾得过他的照顾。可惜我还有大事在身，否则托庇于擎天一柱之下作个桃源中的渔夫，过这一生，倒也不错。”想起单拔群一来，他就可以和“一柱擎天”雷震岳结识，不禁大为兴奋。可是单拔群为什么还不来呢？红日已渐渐西斜了。

单拔群是和他约好在拂晓的时分，在普陀山天玑峰的悬岩上见面，看罢日出，再同游人间仙境的七星岩的。

*（七星岩古称“碧虚岩”或“栖霞洞”，有天下第一奇洞之称，在天玑峰半山之上。）

*（明太祖洪武二年——一三六九，朱元璋封他的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镇守桂林。洪武二十六年，朱守谦在王宫外面，建筑了一座周围三里的王城，独秀峰被围在王城的范围里，自那时起，一柱擎天便矗立在王宫之中，成为桂林八景之一。靖江王位一直传到明朝崇祯末年亡国为止。）

这个安排高雅奇趣，他是感到深得吾心的。但现在已经过了大半个白天了，单拔群还没有来。

和单拔群相近二十年的交情，云浩深知他的为人，他除非不说，说过的话，他就要做到。

但为什么还不来呢？

“难道是在途中遭遇了什么意外？”云浩不觉有点惴惴不安，眼前的美景，也无心欣赏了。

但转念一想：“单大哥去年刚从天山回来，仆仆风尘，又到凉州去了。猜想这次他是从凉州赶来赴约的。万里长途，途中耽搁那么一天两天，也是平常之事。以他的武功，我又何须多虑？”

正当他胡思乱想这际，忽听得隐隐似有琴声，随着山风，吹进他的耳朵。铮铮之声，忽高忽低，若隐若现。倘非他是练过梅花针之类暗器的人，听觉特别灵敏，几乎疑是水声。

云浩伏地听声，琴声竟然好像是从山腹之中传出，混合了山壁的回声，那琴韵更给人添了几分神秘的感觉。云浩初时诧异，继而恍然大悟：“是了，想必是有人在七星岩里弹琴。”

“间关莺语花底滑”，琴声初起，曲调轻快，好像是把云浩带到了江南，在江南春暖花开的时节，陶醉于“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春色里。

“幽咽流泉水下滩”，曲调一变，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好像从春暖花

开的时节，忽然把云浩带到了木叶摇落的秋天。萧瑟之感，弥漫胸际，云浩但觉悲从中来，难以断绝，几乎忍不住就要潜然泪下。

曲调再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空出刀枪鸣！”琴韵激昂，恍如万马奔腾，千军赴敌。激起了云浩胸中的豪气，听得更是如醉如痴，不知不觉之间，云浩步下悬岩，便想向那琴音来处寻觅。

忽听得有人叫道：“客人，你可是要游七星岩么？”云浩如梦初醒，抬眼看时，只见一个手执火炬的村夫，在山坡上向他招呼。琴声这时也忽然听不见了。由于七星岩常有游人，是以当地的土人多有以作向导为业的。云浩刚从悬岩上走下来，才给这个向导发现。这个向导继续说道：“天色将晚，客人，你要游七星岩的话，可得趁早了。”

云浩心里想道：“单大哥不知今天会不会来？洞中这位雅士，可也值得结交。”他是个酷爱音乐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奇妙的琴声，听了向导的话，不觉怦然心动，当下说道：“请你等一等。”

云浩转过身子，背向村夫，伸出中指，在右壁的当眼之处，划出一支箭头，指向下方，力透指尖，入石三分。心里想道：“单大哥当然识得我的金刚指刀，看见我划的箭头，以他的精明，自必也会想到我是已经进入七星岩内游玩了。”

留下标记，云浩便请那向导带路，问道：“你可是刚刚从洞里出来么？”

“不错，大概是一支香的时刻之前，我刚送走了两个游客。”向导答道。

“你可听得有人在洞里弹琴？”

那向导诧异道：“没有呀。你听见了么？”

云浩更是诧异，“不错，琴声刚歇，你怎么没有听见？”那向导想了一想，忽地笑了起来，“我知道了。七星岩里有个无底深潭，据说可以通到漓江去的。水流的音响清脆有如琴音，你听到的想必是水声。”云浩疑真疑幻，“水声哪能有这样好听？”

不知不觉，来到了七星岩的前山入口之处。只见洞口高敞非常，约莫纵二十尺，横七十尺。云浩吃了一惊，说道：“这么大的山洞，我还是平生仅见。”

向导说道：“古老传说，据说有一次为了躲避兵灾。桂林全城的男女老幼，全都躲进七星岩里，七星岩也还容纳得下呢。”

跟着说道：“七星岩内分六洞天，两洞府。由第一洞天即可分为两路进入洞中，左入大岩，右入支岩，各有不同的景致，两路可以会合于第二洞天的‘须弥山’下，然后从第三洞天的‘花果山’出口。客人，今天你恐怕是不能游览全洞了，你想游哪一路？”

云浩说道：“你是识途老马，你替我安排好了。”

向导知道了他是第一次来游七星岩，便道：“好，我带你走第一洞天大岩这条路，从‘玉谿洞府’出口吧。”

踏入洞口，向导忽地笑道：“客人，我给你讲解洞中的景物，你老可别见怪。”

云浩诧异道：“见怪什么？”

向导说道：“好，那请你抬起头来！”

云浩莫名其妙的抬起头来，只听得那向导缓缓说道：“这是七星岩的第一景，名为乌龟抬头。”云浩一看，果然酷似，不觉为之失笑。

待到踏进洞中，饶是云浩曾经游遍名山，也是不禁为之目眩神迷，好像

一下子就进了神话的世界！

全世界的珊瑚、翡翠、琥珀、玉石似乎一下子“堆”到了眼前！说是“堆”，这只是霎时的印象，仔细看时，却又不禁惊诧于神工鬼斧，匠心独运的安排了。原来那是石钟乳构成的各种奇景。

云浩曾经到过云南路南县的石林，心里想道：“像这样的景物之奇，恐怕只有石林才能与之相比。若论聚石笋而成林，石林的‘气派’似乎较大，但石林却没有这样大而又这样瑰丽的岩洞，论起峰峦空灵之媚，洞室幽邃之巧，则石林又似乎不及此地了。”那向导口讲指划，这里是“老君台”，那里是“鲤鱼跳龙门”，这里是“雪罗汉守洞门”，那里是“露滴石笋”。当真是移步换景，目不暇给。

“老君台”在“第一洞天”左侧的高崖上，有石颇似老者，据说是道家始祖老子的化身，坐在那里“镇岩”。

“鲤鱼跳龙门”以景状物，不用解说。“雪罗汉守洞门”是石钟乳白色的浆液，滴成了一座栩栩如生的白色“罗汉”，站在“老君台”下，面向洞门。“露滴石笋”，则是在“罗汉洞门”的内进，地上排列着整整齐齐的三根石笋，岩顶也同样的齐整整的排列着三根石笋，遥遥相对，似乎还有着一颗颗的露珠正在要滴下来。原来地上的石笋，就是岩顶上的石乳，经过无数万年滴下来而成的。

云浩笑道：“洞中的景物这样多，咱们恐怕只有选择来看了。”本来他踏入洞中，就留心听那水声的，但听来听去，水声虽似琴声，却可以断定绝对不是他刚才听到的那个可成曲调的奇妙琴声。云浩暗自想道：“七星洞这样大，那个高人不知是躲在哪个角落弹琴。这向导没见着他，却以为是水声了。人生遇合，恐怕都要讲究一个缘份，今天能不能碰见这个高人，看来也只能看看我是有缘无缘了。”

洞中景物实在太过迷人，云浩不知不觉的就专心浏览起景物来，洞中不但是移步换景，还是许多历代的文人墨客的题刻，那都是极为珍贵的，罕得一见的真迹。例如“第一洞天”，就有宋代名诗人范成大的“碧虚亭铭”，此外还有唐人所书“栖霞洞”三字榜书，以及梁安世、方信孺诸名家的题刻。再进去还有刘克宣、解缙等人的题诗。

刘克宣的诗写道：

“往闻耆老言 兹洞深无际
暗中或识路 尘外别有世
几思绝人事 斋粮穷所诣
棋终出易迷 炬绝入难继
孤亭渺云端 于焉山休憩
凭高眺城阙 扰扰如聚蚋
尽捐渣滓念 遂有飞举势
山灵娟清游 雨势来极锐
濛濛湿莎草 浥浥凉松桂
暝色不可留 怅望岩扉闭”

云浩心里想道：“这首诗描了山容，却还没有绘出洞中奇景，看来也是平平。不过这位诗人倒是一个棋迷，他在洞中下棋，一局既终，火把也快烧尽了，进去寻幽探秘无以为继，山洞也易迷途，不知如何是好了。”琴棋雅事，古人往往相提并论，云浩读了此诗，不觉忽地发生联想：“既然曾有人

在洞中下棋，见于诗篇。那么有人在洞中弹琴也非奇事。我刚才听到的乃是琴声，决计不会听错，就不知那个弹琴的人，此际是否还在洞中？”

那向导说道：“客人，你看得这样出神，想必是首好诗了？”

云浩笑道：“我在想着诗中说的一件事情。”向导问道：“什么事情？”

云浩说道：“有人在这洞中下棋，烧完火把，没法出去。”

向导怔了一怔，随即笑道：“客人不用担忧，我带的火把，足够半天用的。就算火把都烧完了，我闭上眼睛，也能找到出路。”

云浩跟着向导继续前行，浏览了几处景物，那向导拿出几包酥糖，说道：“客人，请你尝尝我们桂林的酥糖。”云浩说道：“怎好意思要你请客？”向导笑道：“这又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一文铜钱可以买几包呢。不过，虽然不值钱的贱物，倒很好吃。还有一个好处，能抵肚饿。我有时没工夫吃午饭，就拿它充饥的。”

酥糖是相当有名的桂林特产之一。云浩也曾听人说过。当下道了个谢，接了过来，只见那酥糖是用黄色竹子包封，拆开封皮，就有一股香酥的味儿直冲鼻孔。向导把扁方形的糖卷由外面拉开来，变成一长条，然后一节一节地吃。云浩学他的吃法，把酥糖送进口中，细加咀嚼，只觉香不太浓、味也不腻，香甜得恰到好处。不觉赞道：“果然好吃。”向导笑道：“外地人只知道桂林三宝是腐乳、马蹄（一种生果）和三花酒，知道酥糖的人可就不多了。”

云浩说道：“对，实在应加上酥糖，号称四宝才对。”

那向导似乎很高兴云浩欣赏他的酥糖，说道：“客人，难得你喜欢吃，请再吃一些。”云浩笑道：“好东西可不能吃得太多，才有馀味。我知你今天还没有吃中饭，对么？留给你自己吃吧。”向导笑道：“我多着呢，你尽量吃，你只吃一包，也不能说是太多。”云浩见盛情难却，只好再吃一包。

转过个弯，眼睛一亮，只见浅红色的岩壁上，出现一组乳白色的石雕：迎面悬挂着一顶帐帷曳地的红罗帐，那圆圆的顶圈，摺叠拖垂的帐纱，仿佛随时会迎风飘荡，真是令人惊叹于造物之奇，它竟然只是一座摺瓣形的钟乳石。向导笑道：“你再仔细看看帐中人物。”把火把凑近去让云浩看个清楚。这一看不由得更是令云浩目定口呆，比起帐中人物的奇丽无涛，外面的石雕又简直算不了什么了。但见红罗帐里，恍惚有仙子一人，坐在汉白玉砌成的宝座上，冰纨雾鬓，长裙曳地，翠带迎风，秋水盈盈，含情如有所待。这神态，丹青妙笔，恐怕也画不出来。

云浩目眩神迷，呆了一会，心里想道：“据说姑姑从前是武林中的第一美人，可惜我没有见过年轻时候的姑姑。”蓦地想起自己的女儿，他的女儿云瑚，今年刚满十六岁，长得很美，云浩只独生一个女儿，极疼爱她。“爹爹常说瑚女很有姑姑当年的几分影子，或许瑚女也还没有这个石美人之美，但石美人不会说话，不会撒娇，却远远不如我的瑚女可爱了。”想起自己活泼可爱的女儿，云浩不觉口角挂着微笑，顿兴思家之念了。

那向导吃了一惊，抓着云浩的手摇了摇，说道：“客人，你怎么啦？”云浩瞿然一省，说道：“没什么呀，你以为我——”

那向导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笑道：“客人，我还只当你是着了迷呢。过去也曾发生过好几桩游客在这石像之前变得痴痴迷迷的事。”

云浩一面走一面想道：“这石像洁白无暇，她的美只是令人感觉庄严圣洁，岂能有丝毫邪念？不过说到情痴，我的姑夫倒可以算得世上罕见的痴情

汉子了。当年他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折磨，才能和姑姑结为夫妇。姑姑死了之后，他独自幽居石林，十多年来，从未踏出过石林一步，只是穷研剑法。嗯，这次若见着了单大哥，我倒要替姑夫了却一重心事。”

原来云浩虽然也是一个四海闻名的侠士，但比起他的姑夫，不论名气以及武功，都是差得甚远甚远。他的姑夫乃是武林公认的天下第一高手张丹枫，早在四十年前，张丹枫和他的妻子云蕾双剑合璧已经是天下无敌了。张丹枫故事，详见拙著《萍踪侠影录》。

张丹枫的大弟子霍天都是一个武学奇才，不仅得了师父的衣钵真传，还有自己的创造，师徒俩开创了一个新的剑派。霍天都住在天山，张丹枫为了成全弟子的后世之名，功成不居，却让弟子做开派的第一任掌门，这个新的剑派，就名为“天山派”。经过霍天都二十年的艰苦经营，天山派日益兴旺，人材辈出，虽然是僻处西陲，已是足以和中原的四大剑派——少林、武当、峨眉、青城——抗衡了。不过由于僻处西陲，知道“天山派”的人当然还是不及知道中原四大剑派的人多。张丹枫则乐得以闲云野鹤之身，遨游天下。他的妻子云蕾最喜欢云南石林这个地方，是以张丹枫在妻子死后，独自隐居石林，一者思念爱妻，二者借这世外桃源，穷研剑法。石林与天山相隔数万里，张丹枫在石林隐居之后，也没有回过天山了。

去年云浩曾到石林见过姑夫，张丹枫告诉他，他正在钻研一种境界极高的上乘剑法，这种剑法既没固定的招式，也不遵循剑法的常规，而是融汇各家，自辟蹊径的。当时云浩问他这套剑法叫什么名字，张丹枫笑道：“既无固定的招式，也就不必要非给它定名不可了。你若喜欢，就叫它无名剑法吧。可惜我虽然潜心研究了十年，这套剑法可还未曾完成。但愿天假以年，再有三年时间，或许我才可以完成一套完整的剑法。”

虽没全部完成，但张丹枫把这无名剑法演给他看，一鳞半爪，亦已足以令他五体投地，叹为生平仅见了。张丹枫已有七十多岁年纪，云浩不免想到：万一张丹枫有什么不测，这无名剑法岂非失传？当下委婉说出心中的顾虑，问张丹枫为何不把弟子招来？

张丹枫道：“我只怕时日无多，哪能抽出功夫到天山去？天都主持一派，我也不想他抛开正事到这里来。再说，若是委托别人传讯，这个人也是难找。”于是云浩自告奋勇，愿意替他担任这个传讯的人。张丹枫道：“我知道你的事情也很忙，上天山亦不容易。反正我的无名剑法尚未成功，不如这样吧，我把现在业已得到结果的这一部分抄个副本给你。将来倘若能够全部完成，而天都又不能够在我身边的话，我就把它藏在石林剑池旁边的剑峰之上。”

到了云浩辞行之日，张丹枫把抄好的副本给他，另外，将拟定埋藏剑谱的地点，也画了一个图给他，对他说道：“这件事你也不必急于办妥，只要有机会能送到天山派弟子的手上就行。副本可以作为凭信，天都一见，必然知道这是我所自创的剑法无疑。”原来他这“无名剑法”复杂奇异，有图无式，倘非武学有极深造诣，见了这个剑谱，只怕也会当作是平庸的武师胡乱画出来和人家开玩笑的所谓“剑谱”。云浩受张丹枫的重托，本来想亲自去一趟天山，不幸恰是给张丹枫料中，由于他是成名的侠士，与中原的武林同道还有一些未了之事，不能抽出身来。

单拔群和他有多年的交情，单拔群的为人他是绝对相信得过的，而且恰好单拔群又是霍天都的好朋友，去年才从天山回来的。是以他打算趁着这次约会，把张丹枫付托给他的事情转托单拔群。单拔群亦是闲云野鹤之身，要

去天山，比他容易。

七星岩里不见日光，但料想也是将近黄昏的时候了。云浩无心听向导的讲解，暗自想道：“单大哥不知来了没有，要是他看见我所留的标证，一定会跑到洞里来的。据他说他曾经游过几次七星岩，不用向导，也能进来。哈，要是他突然在洞中出现，那才妙呢？”

忽听得水声叮咚，果然像是琴声。向导说道：“客人小心，千万不可滑倒。下面是无底深潭。”云浩拾一颗小石子抛下去，果然很久很久，方才听得见石子丢在水上的声音。

潭在左岸边悬挂着一张鱼网，网儿又断了一截。向导的解说颇有奇趣，说道：“左边‘鱼网’，右边‘鱼塘’，三十年一撒，五十年一收。年代久了，沤霉了鱼兜！”潭的右岸有明初才子解缙题的一首七言律诗，写道：“

“早饭行春桂水东，
野花榕叶露重重。
七星岩窟篝灯火，
百转萦回径路通。
右溜滴馀成物象，
古泽深处有蛟龙。
却归为恐衣沾湿，
洞口云深日正中。”

云浩笑道：“要是潭底真有潜龙，潜龙被困深潭，永世不能见天日，那才叫做倒楣呢。”

向导笑道：“蛟龙是不会有，但人若是掉了下去，尸骨也没处打捞，那也等于是给蛟龙吞掉了。”云浩忽觉腹中有点隐隐作痛，他内功深湛，二十多年从没生过病，不禁有点奇怪，“难道是我中了瘴毒，但这洞中好像并无瘴气。要是有瘴气的话，就不可能天天都有游人了。”

好在只是隐隐作痛，并非痛得厉害，云浩默运玄功，吐一口浊气，登时恢复了精神。云浩问道：“潭底有没有瘴气？”

向导笑道：“山明水秀的地方，怎会有瘴气？我每一天都是要从潭边经过的呢。客人，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什么不妥？或许是你不习惯的缘故，在洞里久了，感到有一些闷吧？”

云浩也不敢断定自己是否中毒，心想：“以我的内功造诣，即使错吃毒药，也害不到我，何况瘴气？或许是偶然腹痛吧？”

正自思疑不定，忽听得琴声又起。这次可不是水声而是真的琴声了。琴韵幽扬，似乎是一个魔术师的手，把他带入了一个恍惚迷离的境界，听得他心神如醉，这可不正是他刚才听到的琴音？

云浩忍不住就叫道：“你听，这不是有人在弹琴么？就在那边，那边！你带我过去找那个人！”话犹未了，忽地眼前一片漆黑。原来是那向导手中的火炬突然灭了！云浩惯经阵仗，临变不惊，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听得背后暗器破空之声，迅即反手一弹，使出“弹指神通”的功夫，把一枚透骨钉弹落无底深潭。

向导叫道：“是谁恶作剧打灭我的火把？哎呀，救命，救命！”跟着有失足滑倒的声音。急切之间，不容云浩仔细思量，只道那向导果然是已经遭人暗算。下面是无底深潭，跌下去焉有命在？云浩侠义为怀，岂能连累一个无辜的村夫为自己送命？

云浩听声辨向，一跃过去，抓住那个向导的足踝，将他拉起。

不料奇变突生，那向导跌进他的怀里，猛地双掌一击，云浩胸口如中巨锤，翻身便倒。

向导笑道：“下去喂蛟吧！”加上一脚，要把云浩踢下深潭。

云浩喝道：“看是你下去还是我下去？”身躯陡地反弹起来，发出金刚掌力。

双掌相交，声如郁雷。云浩一个踉跄，盘龙绕步闪过一边。那向导闷哼一声，也是闪过一边，仗着熟悉地形，躲在石笋后面，哈哈笑道：“云家的金刚掌果然名不虚传，不过，你今日要想逃出我的手心，可是千难万难了！”他的声音也突然变了，根本不是桂林本地人的口音，听来铿铿锵锵，宛如金属交击，十分刺耳！不问可知，这人是假冒本地人来作云浩的向导的。

云浩与他拚了一掌之后，陡然间又觉胸中烦闷不堪，几欲作呕，连忙吸一口气，默运玄功，促使气血畅通，凝神待敌。

那人哈哈一笑，说道：“云大侠，刚才我给你的酥糖很好吃吧？可惜这酥糖的‘滋味’却是先甜后苦的！嘿嘿，你现在明白了吧，你要生出此洞，唯有乖乖地听我的吩咐了！”云浩这才知道刚才吃的酥糖乃是毒药。云浩吐出一口浊气，说道：“我与你无冤无仇，因何暗算我？”那人又再发出金属交击般的笑声，说道：“我与你无冤无仇，与张丹枫却是有冤有仇！”云浩喝道：“你是谁？”

那人躲在石笋后面，缓缓说道：“你没有见过我，但想必你也应该知道我的名字，我是厉抗天！”

云浩吃了一惊，喝道：“你就是乔北溟的弟子厉抗天？”心里想道：“怪不得他能够下毒害我！”原来乔北溟是数十年前名震天下的大魔头，不但武功卓绝，而且擅于使毒。以云浩的内功造诣，寻常的毒药原是害他不得。但厉抗天乃是乔北溟唯一的衣钵传人，由他亲自下毒，那又当别论了。

厉抗天哈哈笑道：“不错，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想当年，我的师父伤在张丹枫剑下，我也几乎性命不保。我们师徒，给张丹枫迫得无法立足中原，唯有逃亡海外。你说这样大的仇，我能够不报吗？”云浩不禁又是一惊，“听他这样说法，难道乔北溟这老魔头还没有死？”

原来四十年前，张丹枫是天下第一剑客，乔北溟是天下第一魔头，正邪不两立，两人曾经几次交手，互有胜负。最后一次，在崂山绝顶决斗，张丹枫以新创的天山剑法，击败乔北溟。

乔北溟身上连中七剑，滚下山坡，厉抗天抢了他师父的尸体，跃入海中。当乔北溟倒地之时，已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何况那日海上的风浪又大，是以在场观战的群雄，都以为即使厉抗天能够逃生，乔北溟则必定是准死无疑了。果然这件事情过后，江湖上谁也没再听到乔北溟师徒的消息。岁月如流，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不但这件事情已是为人淡忘，连乔北溟、厉抗天师徒的名字，武林中人知道的亦已无多了。

厉抗天似乎知道云浩的心思，哈哈笑道：“张丹枫以为我的师父已经死了，岂知我的师父吉人天相，如今他还活在人间呢。老实告诉你，我就是奉了师父之命，回来给他报仇的！”

云浩斥道：“那你应该去找张丹枫报仇才是！”

厉抗天道：“张丹枫他还活着吗？他在什么地方？”

云浩冷笑道：“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你想要报仇，你自己找去。哼，

就只伯你没有这个胆量。”要知张丹枫正在潜心研究剑法，最忌外人骚扰，是以云浩宁可自己担当，也不愿把张丹枫的住处泄漏。

厉抗天哈哈一笑，说道：“你这话倒是说得对了。不错，一来我是因为找不着张丹枫，二来找着了，我只怕也还未能是他对手，所以我唯有找你了。谁叫你是他至亲的内侄呢？嘿嘿，据我所知，张丹枫的妻子死了后，你就是他至亲至近的人了。他的弟子霍天都远在天山，也还不如你和他亲近。”云浩冷笑道：“亏你好歹也还算得是一个人物，不敢去碰张丹枫，却来暗算于我，真是卑鄙！”厉抗天笑道：“我这是为了避免与你斗个两败俱伤，大家都没好处。如今你吃了我的酥糖，在这酥糖之中，我是混合了酥骨散的。你应该知道，服了我这酥骨散，你就会骨软筋酥，要想和我拚命，那也是决不可能的了。好，话已说明，你是要死还是要生，全凭你自己了，只要你肯听我吩咐，我就给你解药。”

云浩运气三转，真气凝聚丹田，冷笑说道：“划出道儿来吧！”

为何不敢站出来和我说话！”说罢，一声长啸，四壁响起回声，震得厉抗天耳鼓嗡嗡作响。他这一声长啸，倒不是用来向厉抗天示威的，心里想道：“不知单大哥已经到了没有，要是他已经到了约会之处，定能听得见我这啸声。”

厉抗天耳鼓嗡嗡作响，不禁吃了一惊，这才知道云浩的内功深厚，竟还在他估计之上。但虽然有点吃惊，却还是有恃无恐，当下冷笑说道：“你的狮子吼功，功力确是不弱，可也还吓不了我。好，你要我划出道儿，那你洗耳恭听吧！”

云浩见他身形一现，立即扑上前去。他随身佩带的宝刀已掣在手中，左刀右掌，刀削敌腿，掌劈敌胸。只听得“当”的一声，黑漆的石窟之中火花四溅！

云浩的宝刀斫着了一个精铜铸成的独脚铜人。这独脚铜人是乔北溟当年所用的兵器，传给厉抗天的。厉抗天事前把铜人藏在石笋后面，他将云浩引到潭边方始发难，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可以在潭边的这根石笋后面，随时取用兵器。

厉抗天见自己的兵器抵挡得住云浩的宝刀，放下了心，冷笑说道：“云家刀法，果然名不虚传。但我的铜人却也未必输给你的这柄宝刀。”说话之间，铜人的长臂点向云浩胸口的“璇玑穴”，黑暗之中，认穴竟是不差毫黍。

云浩何等武功，焉能给他点着？在乱石丛中，一个“盘龙绕步”，听风辨向，已是立即避招进招了。厉抗天把铜人舞得呼呼风响。劈头打下。云浩暗运内家真力，宝刀在铜人身上只是轻轻一划，但听得声如鸣钟击鼓，铜屑纷飞，铜人身上，又添上了一道伤痕。与此同时，云浩也觉得一缕极为阴寒之气，瞬息间便传到了他的掌心，透过了他的手少阳经脉。云浩心头一震，“听说乔北溟当年以第九重的修罗阴煞功和隔物传功的本领称霸武林，看来，这两种功夫，厉抗天如今都已得到了他的衣钵真传了。”云浩猜得不差，不过也只是猜中一半。厉抗天的“修罗阴煞功”只练到了第七重，“隔物传功”的本领也只是仅及乃师的一半。要是他有乔北溟当年的本领，云浩武功再强一倍也是难以抵挡。虽然只及师父一半，但厉抗天使出了“隔物传功”本领，把阴煞之气，透过了云浩的手少阳经脉，云浩原先服下的酥骨散的毒性，亦已给它引发。

云浩一面要运功抗毒，一面要对付强敌，不觉渐渐有了头昏目眩之感，

心里想道：“我要是独自在静室运气疗伤，不受旁人骚扰的话，最少可以支持一个时辰，如今要内抗毒、外御敌，恐怕最多只能支持半个时辰了，我必须速战速决！”

云浩呼的一口气喷将出来，厉抗天但觉扑面冰寒，但这股寒流瞬即过去，接着便感到有如春风扑面，竟自有点懒洋洋的感觉，厉抗天心头大骇，“想不到云浩的内功竟是深厚如斯！”原来云浩是把侵入体内的阴寒之气，以上乘内功，一口气喷将出来的。厉抗天先感寒冷，后感温和，其故在此。温和的是云浩本身的纯阳之气。

当下云浩采取速战速决的打法，一刀快过一刀，厉抗天也把独脚铜人舞得拨风也似！

但听得一片金铁交鸣之声，震得四面石壁回声不绝，回声汇合，有若郁雷！云浩这柄定刀有断金切玉之能，刀锋一划，铜人上便是一道“伤痕”！不过片刻，铜人身上已是伤痕斑斑，碎片纷飞。不过厉抗天熟悉这七星岩的地形，腾挪闪展，随意而为，不愁碰着那些尖削的石笋。是以云浩虽然占了上风，急切之间，想要伤他，却是不能。

正在双方舍死忘生，施展平生所学，在黑暗中激斗之际，忽听得“铿铿锵锵”之声在潭边又响起来，云浩初时以为是那个洞中高士，又再弹琴。继而一听，不是水声，不是琴声，却是弹奏琵琶的乐声。说是“乐声”，但听进了耳朵里，心头上却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厌烦之感！云浩一听，便知来者定是邪派高手。既是邪派中人，那就十九是厉抗天的同党了。他期待的是老朋友单拔群能够及时来到，想不到却是敌人及时来了。果然琵琶之声未绝，说时迟，那时快，只觉微风飒然，黑暗中已是有物向着云浩飞来。云浩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宝刀一立，把暗器碰落，原来是一枚透骨钉。

云浩喝道：“你是何人，偷施暗算？”那人笑道：“枉你见多识广，难道不知道我这一门的铁琵琶，乃是连着暗器使用的吗？”

“铁琵琶？铁琵琶？”云浩蓦地想起武林前辈曾经和他谈过的一个武林怪杰，这人名叫尚和阳，还是在张丹枫之前成名的人物，为人介乎邪正之间，在张丹枫成名之后，他就不知踪迹了，尚和阳手创铁琵琶这种外门兵器的独特打法，似乎并没传人，他和张丹枫是否结过梁子，云浩也不知道。这个人既然会用铁琵琶，想必不是他晚年在江湖上失踪之后所收的弟子，就是他的尚未为人知道的后人了。

说时迟，那时快，那人从石笋丛中闪出，铁琵琶夹着劲风，居高临下，已是朝着云浩的天灵盖猛砸下来。云浩听风辨器，宝刀一扬，和那人的铁琵琶碰个正着，响起一片极为难听的金属交击的噪声，云浩越发感到心头烦躁。他的宝刀劈不开对方的铁琵琶，对方的铁琵琶也砸不坏他的宝刀。双方真力一触，大家都是禁不住身形一晃，显然这人的功力，只有在厉抗天之上，不在厉抗天之下，和云浩几乎旗鼓相当。

如此一来，云浩以一敌二，可就更难对付了。何况他还中了酥骨散之毒，时间多过一分，他就多加一分不利。

剧斗中，云浩气力渐感不支。那人的铁琵琶腹内中空。藏着如透骨钉、梅花针之类体积较小的暗器，和云浩作绕身游斗，忽而远攻，忽而近袭，暗器源源不绝的从琵琶腹内发射出来。“嗤”的一声响，一枚透骨钉擦肩飞过，把云浩的衣裳穿了一个小孔。

厉抗天喝道：“莫说你打不过我们二人，就算是打得过，你中的毒也就

快要发作的了。你当真不要性命了吗？顽抗无益，我劝你还是依从我的话吧！”云浩涩声说道：“你要我依从什么？”

厉抗天道：“尚兄，反正他是逃不出咱们掌心的了，让他有点功夫考虑吧。”那人说道：“好，你和他说明白，看他识不识得好歹。”两人收了兵器，一左一右的站在云浩旁边，仍然采取夹攻之势。厉抗天缓缓说道：“张丹枫不在天山，必定是躲在什么地方，精研剑法。我已经得到消息，你最近曾经见过张丹枫，他是不是把他的最新剑谱，交了给你？”

云浩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要的是张丹枫的无名剑法。不觉心头一震：“怎的他们消息如此灵通？我到石林探访姑夫的事，事前只和单大哥一人说过，那也是好几年的事了。而成行则是去年的事，单大哥是决不会向别人泄漏的。是谁告诉他们的呢？”

厉抗天道：“怎么样？你是想要剑谱还是想要性命？”

云浩淡淡说道：“我又不是天山派的弟子，他纵有最新的剑谱，也只能传给他的弟子霍天都。”厉抗天冷笑道：“他不是传给你，是要你转交他的门人。因为你是他的至亲，他能够相信你。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么？”

“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个秘密？这个秘密可是连单大哥也不知道的呀！”云浩不禁大为惊诧了。此际他头晕目眩，无法仔细去想。原来并不是有谁知道这个秘密，而是因为乔北溟和厉抗天师徒曾与张丹枫半生作对，深知他的脾气性情，厉抗天既然知道云浩是最后一个见过张丹枫的人，自然猜想得到张丹枫的剑谱必定是托他转交门人。因为张丹枫也不想自己晚年的心血失传的。

云浩趁这机会运功阻遏毒气上升，索性和他们多磨一些时候，说道：“令师不论好歹，听说他当年也是以武功天下第一自负的，对吗？”厉抗天道：“他老人家本来是武功天下第一，和张丹枫的最后一战，不过是因为他先斗了少林三大神僧，才给张丹枫侥幸得胜而已。”

云浩冷笑着说道：“如此说来，倒是我的用字不当了。令师并非自负，而是他的武功当真天下第一了？”

厉抗天傲然说道：“这还用说？要不是他那年伤了元气，他早已亲自找张丹枫报仇了。张丹枫当年不过仗着三大神僧之助，侥幸胜他而已。真正论起武学修为，张丹枫如何能够和他老人家相比？”

云浩哈哈大笑，厉抗天怒道：“你笑什么？”云浩说道：“我笑一个自命武功天下第一的人，却要千方百计，谋夺别人的剑谱。”

厉抗天道：“你懂什么？他老人家是要把张丹枫的剑谱拿来，指出其中错误，好令天下英雄知道，张丹枫不过是浪得虚名！”

云浩哈哈笑道：“可惜！可惜！可惜令师不在此地！”

厉抗天道：“他在这里又怎么样？难道你胆敢和他较量？”

云浩笑道：“我怎敢和他相比？不过他要是在这里的话，倒是可以和这里的石壁比比。我看他老人家的脸皮，一定比这里的石壁还厚！”

厉抗天老羞成怒，正要发作，那姓尚的忽道：“厉大哥，别上他的当，让他拖延时候！”

厉抗天瞿然一省，说道：“对，咱们还是回到正题来吧！”

那姓尚的魔头拨动琵琶，发出极其难听的声音，说道：“姓云的，时间到了，你答不答应？”

云浩刚刚调匀气息，心神又给扰乱，不觉烦躁起来，真气似要涣散。

忽听得叮叮咚咚之声，在岩洞的一角，琴声又是隐隐传来。美妙的琴声“冲淡”了噪耳的琵琶声，云浩好像服了一股清凉剂似的，心境一片平和，重又归于宁静。

厉抗天喝道：“不要再弹了，再弹可休怪我把你连人带琴都抛下潭去！”那人似乎很怕厉抗天，琴声戛然而止。

云浩吸了口气，运功三转，淡淡说道：“你们要我答应什么？”

那姓尚的魔头道：“我要你自废武功，然后交出张丹枫的剑谱！”

云浩冷笑道：“哦，还要我自废武功？”

那姓尚的魔头道：“自废武功，总胜于掉了性命！”

厉抗天冷冷说道：“云浩，你要明白，我要取你性命，易于反掌。你落在我的手上，我有十八种酷刑让你一一去尝，每一种酷刑都要比自废武功更为难受十倍，你信不信？”

那姓尚的魔头又道：“我现在开始数，数到三时，你若还不自废武功，我就来替你动手！一，二——”

他和厉抗天都是武学的大行家，云浩是决不能弄假自废武功的。

是拼着丢了性命还是屈辱求生，云浩必须立即决定了！

云浩叹了口气，说道：“好吧，我依你们！”

厉抗天哈哈笑道：“对啦！这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云浩说道：“我先给你剑谱，然后自废武功，行吧？”

厉抗天谅他逃不出自己的掌心，便道：“好，也行。把剑谱放在地上。”

云浩说道：“拿去吧！”忽地把手一扬，好像是把一本小册子抛下深潭。黑暗中看得不很清楚，厉抗天和那姓尚的只道他抛的当真是剑谱。

那姓尚的魔头和他距离较近，百忙中无暇思量，飞身一纵，便想抢救剑谱。

与此同时，云浩亦是飞身纵起，陡地喝道：“下去吧！”呼的一掌击出！

那姓尚的魔头倒是粗中有细，早已料到云浩会袭击他。不过，他却没有料到云浩在中毒之后，武功还是这样高强。

他左手挥出腰带，卷那在半空中缓缓落的“剑谱”，右手拿的铁琵琶向云浩拦腰便扫。

他以为云浩非得倒纵避开不可，哪知云浩这一掌依然是迎面劈来。

“当”的一声有如铁杆撞钟，那精钢所铸的琵琶竟给云浩一掌打凹，琵琶腹内的暗器如雨纷落。那姓尚的魔头武功虽强，也是禁受不起他的金刚掌力，好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坠下悬岩！

在这性命俄顷之际，这姓尚的魔头挥出腰带，卷着一根横空伸出的石笋，身子悬在半空，急得大叫：“厉兄，快来救我！”

厉抗天正在提起独脚铜人向云浩击去，哪里还能顾他死活。

云浩运刀如风，把厉抗天杀得只能招架，猛地欺身直进，左掌疾劈，喝道：“你也给我下去！”

眼看这一掌就可以把厉抗天打下深潭，不料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候，云浩忽觉虎口一麻，竟然力不从心！

原来他刚才击毁铁琵琶之时，中了一枚淬过剧毒的梅花针，此时在真力大耗之后，不但毒针发作，酥骨散的毒也一并发作了。

双掌相交，厉抗天身形一晃，云浩却不由自己的连连后退，只觉得浑身无力，脚步虚浮，一步踏空，登时也像刚才那姓尚的魔头一样，从悬岩上直

跌下去！厉抗天呆了一呆，哈哈笑道：“终于是你喂大鱼！只可惜张丹枫的剑谱陪你同葬鱼腹！”

云浩坠下深潭，心里却有一丝快感，“无名剑法你们始终没有得到，我总算也还对得住姑丈！”原来他刚才掷下深潭的，乃是单拔群写给他的一封信。不过张丹枫付托他的事情，他却是无法做到了。从十几丈高的悬岩上跌下去，“咚”的一声，云浩头下脚上直冲水底，登时不省人事。

也不知过了多久，云浩渐渐有了知觉，眼睛睁不开，耳朵却听到了美好的琴声。正是那个引诱他踏进七星岩的琴声！

云浩试一试动手脚，半点气力也使不出来，身体竟似完全僵硬了。想要说话，喉头也发不出声音。云浩不禁心中苦笑：‘我这样不成了死人么？’不过他的知觉却是渐渐恢复了，记起自己是跌下深潭的，而现在则是躺在床上。心想：“想必是那位弹琴的高人救了我，可惜我看不见他，也不能和他说话。”

只听得那人一面弹琴，一面曼声吟道：

“孤鹤归飞，再过辽天，换尽旧人。念累累枯家、茫茫梦境，王侯蝼蚁，毕竟成尘。载酒园林，寻花巷陌，当日何曾轻负春。流年改，叹围腰带剩，点鬓霜新。交亲散落如云，又岂料而今余此身。幸眼明身健，茶甘饭软，非惟我老，尚有人贫。躲尽危机，消残壮志，短艇湖中闲采莼。吾何恨，有渔翁共醉，谿友为邻。”

这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晚年写的一首词（词牌名“沁园春”），表面似有甘于隐逸，不免颓唐，其实却是满腹牢骚，大有壮怀未展，无可奈何之慨。云浩暗自想道：“伤心人别有怀抱，看来这位高士，恐怕还是一位大有来历的人物呢！”

他的眼皮终于能够稍稍张开了，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白发萧疏的老头，侍立在老头旁边的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那少年道：“爷爷，这人好像醒来了，你瞧，他的眼皮在动呢。”那老翁道：“只怕又是像昨天那样，眼睛虽然张开，却是毫无知觉。恐怕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云浩这才知道自己躺在这里已经不止一天，心里苦笑道：“我知道我是谁，就只知道你是谁。”

那少年道：“真是可怕，他这样躺着已经是三天三夜了。爷爷，你懂医病，能救他吗？”

老翁叹了口气，说道：“他身上的毒针我已给他拔了出来，但他另外中的一种毒，我却无法解救。”

那少年好像大为着急，说道：“这么说，他是不能活了？”

老翁说道：“我不知道。好在他的内功深厚，但盼他能够自己慢慢复原。星儿，你不要再问了，待我弹琴给他听，我的琴声或许有助于他的生机复萌。”

只听得琴声充满祥和之气，正是那日云浩给那姓尚的魔头弄得心神纷乱之际所听到的琴声。不过那日听到的只是片段，厉抗天就不许老翁再弹下去。

云浩心境平和，渐渐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一切烦忧，都好似随着琴声飘散。

曲调在他不知不觉之中一变，变得更为欢愉，更为轻快。好像是情人的喁喁细语；好像是知己的款款深谈，又好像是灯前儿女笑盈盈，一家子在享天伦之乐。

琴声忽然停止，云浩如梦初醒的恢复了知觉，有说不出的舒服，真气缓缓在体内流转。但还是不能动弹，还是不能说话。

那少年道：“爷爷，你弹的是广陵散吗？”

云浩吃了一惊，心道：“怎么，难道广陵散尚未失传？”

原来“广陵散”乃是琴曲名，《晋书·嵇康传》说：“嵇康将刑东市，索琴弹之曰：昔袁为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吝惜不肯教他）广陵散如今绝矣。”想不到自古相传早已失传的“广陵散”，这个老翁竟然会弹。

那老翁道：“不错，是广陵散。”

那少年道：“爷爷，你为什么不弹下半阙？”

云浩正在心想：“嵇康在临终之际弹奏广陵散，似乎该是充满哀伤才对，怎的他的曲调却是如此欢愉？”

心念未已，只听得老翁回答他的孙儿道：“下半阙太过凄怆，对他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那少年道：“原来如此。我也不忍听下半阙呢。不过，感人之深，似乎还在下半阙。你弹奏的时候，我不想听却又不能不听呢。爷爷，你几时可以教我？”

老翁说道：“将来再说吧。”忽地叹了口气，说道：“广陵散其实还是让它失传的好。”那少年道：“为什么？”

老翁没有回答孙儿这个问题，却接着说道：“一般的读书人只道广陵散定当凄凉无比，其实并不完全如此。有高山才显出平地，有欢乐才衬出哀伤。嵇康受刑之时，他思念的是好友，想起昔日的欢乐，才有‘广陵散如今绝矣！’的悲叹。是以琴曲的前半后半大不相同。”那少年道：“咦，爷爷，你说呀说的，怎么流出眼泪来了？”老翁说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这个人是因为被我的琴声所迷，那天才踏进七星岩的。要是不能将他救活，我死了也要遗憾！”那少年道：“爷爷，我不许你说丧气的话。人家称你做琴仙，今天我才知道，原来你还会弹琴治病。爷爷，你每天都弹琴给他听，助他复原，他一定不会死的。”老翁道：“但愿如此。”替云浩把了把脉，半晌说道：“是像好了一些，不过大概尚未曾恢复知觉。”那少年道：“爷爷，你救活了他，他一定愿意和你做朋友的。”老翁笑道：“这又关你什么事了？”那少年说道：“你不是说他武功很高吗？我们做了朋友，我请求他教几手功夫，想来他一定会答应的吧？”老翁笑道：“原来你打的这个主意。但你可忘记了我教过你的施恩不能望报的话了。何况我对他不能说是施恩，只能说是补过。”

那少年道：“我知道。所以我本来想拜他为师的，也不敢存这奢望了。但要是朋友的话，彼此帮忙，那就说不上是什么报答不报答了。”

由于那少年谈起朋友之义，云浩不禁想道：“单大哥不知来了没有？但一柱擎天雷震岳是本地人，要找他却是容易。他最爱朋友，和单大哥又是至交，要是他知道我受了伤，一定会来照料我。可惜我现在还不能请他们将我送到雷家。我若能托庇雷家，那就不致连累他们祖孙了。”正是：

西南一柱独擎天，庇尽桃源避秦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广陵散绝留长叹 侠士刀传发浩歌

那老翁笑道：“真是孩子话，你做他的徒弟也不配呢，还要做他的朋友？”那少年道：“爷爷，你不是常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么？年龄的差别，贵贱的悬殊，都不足以妨碍真正的友情。”

云浩心里想道：“这孩子一片天真，谈吐倒是不凡，想必是跟他爷爷读过书的。这几句话说得很是不错。”

老翁说道：“这是咱们的想法。别人不一定这样想。总之，你刚才那些说话，要是给别人听见，人家一定会笑话的。”

那少年道：“对啦，爷爷，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老翁说道：“我也是那天在七星岩里才知道他是谁的，他是天下闻名的云大侠！”

那少年似乎吃了一惊，说道：“是那位曾经在雁门关帮助金刀寨主打败过瓦剌入侵的云大侠么？”

金刀寨主周健本是明朝雁门关的总兵，后来因为受奸臣陷害，弃官而逃，在雁门关外，占山为王，但仍是效忠明室，曾为朝廷屡次抵御外祸（事详见拙著《萍踪侠影录》）。二十年前，云浩曾经帮过他的忙，击败瓦剌的入侵。这件事情，武林中差不多人人尽皆知。不过，在一个僻处南疆的少年口中说出来，却是有点出乎云浩意料之外。

那老翁笑道：“不是这位云大侠还有谁？”

那少年道：“怪不得爷爷你非要把他救活不可。”

老翁缓缓说道：“我要救他，还不仅因为他是云大侠！”那少年道：“还为了什么？”

老翁叹口气道：“一来他是因我而遭性命之忧，这我已经说过了。二来，唉，广陵散可以失传，广陵剑不能失传！”

少年莫名其妙，说道：“什么是广陵剑？”

老翁说道：“我这不过是打个比方，像琴曲中的‘广陵散’一样，武林中人，梦寐以求，深恐失传的一种上乘剑法，我就称之为‘广陵剑’。”

那少年道：“爷爷，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

老翁说道：“云大侠有一部天下第一剑客传给他的剑谱，像以齿焚身，他就是因此，被两个想要抢这剑谱的人打伤的。他要是救不活，这剑谱恐怕就要成为‘广陵剑’了。”

云浩大为感动，暗自想道：“这剑谱其实并非姑丈传给我的，但他为了保全我这剑谱，不怕受我牵累，要是我能够侥幸不死的话，倒是不知应该如何报答他了。”又想：“我跌落潭中，不知剑谱失了没有？”他丝毫不能动弹，又不能说话，只好把这忧虑暂且抛之脑后。那少年问道：“那两个坏人很厉害吗？”

老翁说道：“当然厉害，否则云大侠也不至于遭受他们毒手。”

那少年再问：“爷爷，那两个坏人知不知道你救了云大侠？”

老翁说道：“我不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但愿他们以为云大侠已经死了。”少年又说道：“但当时除了他们以外，七星岩里只有你一个人，万一他们对你起了疑心……”老翁说道：“你害怕他们找到这里？”

少年低下了头，半晌，小声说道：“我真是有点担心。”

云浩害怕连累他们祖孙，比这少年更担心，“唯今之计，最好的办法是让我托庇于一柱擎天雷震岳的门下，他们祖孙也可以同受保护。但可惜我说

不出话，没法告诉他们。”

只听那老翁似乎很不高兴，说道：“星儿，我平时是怎样教导你的，你都忘了？做人应重道义，即使当真是有大祸临头，咱们也不能把云大侠置之不理！”那少年叫起撞天屈来，“爷爷，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老翁说道：“哦，那你的意思是——”

少年说道：“爷爷，我不是怕云大侠连累咱们，我是怕咱们保护不了云大侠。爷爷，你不是有武功很高的朋友吗，他们的本领，纵然比不上云大侠，但总胜过咱们，比如……”

话未说完，他的爷爷已是截断他的话题：“你不懂的，这事不能求助别人！”口气十分严厉，继续说道：“星儿，你要记住，云大侠的事情，绝不能泄漏出去。纵使是对一个你十分敬佩的人，一样不能泄漏。”语气之间，似乎已经知道他的孙儿刚才所要说的那个人是谁了。

少年莫名其妙，但见爷爷口气如此严厉，只好把闷葫芦藏在心中，说道：“是。爷爷放心，孙儿不会忘记。”

老翁忽道：“广陵散的上半阙你会弹了吗？”

少年说道：“只怕弹得不好。”

老翁说道：“我再弹一遍给你听，你留心捕捉曲中神韵。”他不是叫孙儿留心他的指法，可见这少年的琴技造诣已是颇高。

云浩又一次被美妙的琴声带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听罢这半阙广陵散，忽觉丹田似有一股势气，气血渐渐通畅，胸中的翳闷之感大大减轻。云浩心头大喜，试一试默运玄功，虽然想要凝聚真气还是极之困难，但总算可以运气了。不过，他还是不能动弹，还是不能说话。老翁说道：“记牢了么？”少年说道：“记牢了。”老翁说道：“好，你弹一遍给我听。”

云浩听这少年弹琴，琴声虽然不及老翁的美妙，亦足以令他心旷神怡。云浩藉琴音之助，把真气一点一滴的凝聚丹田。不知不觉之间，少年弹奏的这半阙《广陵散》，亦已弹奏完了。

老翁吁了口气，说道：“虽然欠缺一些神韵，大致还能应付，总算难为你了。”少年似乎有点奇怪，问道：“爷爷，你为什么急于要我弹奏这半阙广陵散？”

老翁叹口气道：“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要是我万一有甚不幸，救活云大侠的重担子就全在你的肩上了。”

少年呆了一呆，说道：“爷爷，我不许你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大家都知道你是好人，老天也要保佑好人的。爷爷，你会长命百岁，云大侠也一定不会死的！”老翁苦笑道：“但愿如你所言，但也应该有备无患。”

刚刚说到这里，忽听得“笃，笃，笃”的敲门声音。祖孙两人变了面色。老翁低声说道：“我去看看客人是谁，要是你听得有什么不对，赶快和云大侠躲进地窖，千万不要出来！”

那人一面敲门，一面叫道：“琴翁在家吗？”老翁松了口气，小声说道：“不是那两个魔头的声音。”回道：“来啦，来啦！”他知道不管来的是谁，他要躲也是躲不开的，只好出去开门纳客老翁是在客厅会客，云浩和他的孙儿则是在内进的琴房。他们听得见开门的声音，可听不见客厅里的谈话。少年绷紧心弦，云浩不能动弹，心里也在卜通通的跳。

他们在焦急的等待，幸好外面并没传来异声。他们没有听见开门送客的声音，老翁却先回到琴房来了。少年急不及待的连忙问道：“客人是谁？”

老翁摇了摇头，说道：“小声点儿，客人还在这里呢。他是雷大侠的家人。”

他的孙儿这一喜非同小可，几乎忍不住叫出声来。老翁狠狠的瞪他一眼，他才瞿一省，“不错，来的是雷大侠的家人，可不是雷大侠。虽然雷大侠派来的家人应是好人，我还是小心为妙，何必让他知道云大侠在这里的秘密。”于是小声说道：“爷爷，雷大侠叫家人来咱们这儿做什么？”

老翁说道：“雷大侠请我马上到他家里，却不知是有什么紧要的事情？”说也奇怪，他的孙儿喜形于色，他却是如有重忧。少年纳罕道：“爷爷，这不正是最好不过吗？你可以告诉雷大侠……”

老翁眉头一皱，打断孙儿的话，小声说道：“见了雷大侠，我自有分数。你只须记牢我的吩咐，替我小心照料云大侠。还有，你要记住，我回来的时候，敲门声是两快一慢。倘若不是我的敲门声音，你赶紧和云大侠躲起来。”匆匆交代了这几句话。老翁拿起几上的古琴，但随即又放下来，说道：“这是咱们的家传之宝，还是留给你吧。”换了另一张琴，就出去了。

少年来不及问他祖父，心里想道：“想必是雷大侠叫爷爷去弹琴给他听，他派来的家人，却把鸡毛当作令箭，说成是有什么紧要的事了。”原来这样的事情，曾经不止一次。

僵卧床上的云浩，也是像这少年一样，又是欢喜，又是奇怪，“不知这位雷大侠是否就是‘一柱擎天’雷震岳？但在桂林当得上‘大侠’之称的，想来也没有第二个姓雷的了。为什么这位琴仙的口气，却似乎还没拿定主意要不要把我的事情告诉他呢？难道他还不能相信雷大侠吗？也未免太过小心了。”

俗语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云浩知道救他性命的这个老翁和“一柱擎天”雷震岳是朋友之后，心中大喜，眼睛完全能够张开了。再试一试，手指也能够微微动弹了。

少年发现他的动作，喜道：“云大侠，你醒来啦。是不是已经有了知觉了？”随即笑道：“我真是欢喜得糊涂了，忘记了你还未能说话。但要是你有了知觉，记得起你遭遇的话，请你眨一眨眼睛。”

云浩接连眨了三次眼睛，那少年大喜道：“云大侠，你果然是有了知觉了，可惜爷爷不在这儿。”他欢喜了好一会子，继续说道：“我还是别忙和你说话，你有了知觉，一定会觉得饿了，先吃一点东西吧。”跑入厨房，把一大碗稀饭端了出来，扳开云浩的嘴巴，慢慢喂给他吃，他见云浩能够喝完一碗稀粥，更是欢喜，说道：“你还饿吗？不过爷爷说的，你一下子不能吃太多东西，待我今晚再给你吃稀饭吧。现在我弹琴给你听。我弹得没有爷爷的好，希望你也喜欢听。”云浩心情愉快，精神好了许多，想道：“这孩子真好，看来他大概是十四五岁，年纪和我的瑚女差不多。倘若我能躲过这次灾难，我就收他为徒，也好让瑚女有个师弟作伴。就不知他的爷爷舍不得让我将他带走？”本来像是死人一样的云浩，虽然只是喝了一碗稀粥，生机却已添了几分，在美妙的琴声中，他把真气一点一滴的凝聚丹田，真气渐渐可以在体内流转了。

五弦一划，琴声停了，云浩吸了口气，不知不觉转了个身，少年喜道：“啊，你当真是好得多了。你一定有许多事情要想知道，我说给你听。”他坐在云浩身边，缓缓他说道：“我姓陈，名叫石星。我的爷爷叫做陈劫遗。不过这大概不是他本来的名字，他本来的名字是什么，我也不知。还有他自号‘琴翁’，人家却叫他做‘琴仙’”。云浩嘴角绽出笑容，心里想道：“琴

仙的称号，这位老人家可真当之无愧！”陈石星又继续说道：“我爷爷会弹琴，他也很懂水性。你是三天之前跌落七星岩里的深潭，我爷爷把你救出来的，唔，你已经有了知觉，这个我不用告诉你，你自己也会知道的。嗯，待我想想，我还要告诉你一些什么！”

云浩喉头咕咕作响，陈石星凝神一听，欢喜得跳起来道：“云大侠，你能够说话了！”

云浩嘴唇开阖，可是说出的声音，细如蚊叫，连自己也听不见。陈石星把耳朵贴到他的唇边，好一会，才听得懂他的说话道：“那位雷，雷大侠。是不是一柱擎天雷震岳？”

陈石星大喜，说道：“不错，原来你也知道雷大侠的吗？他、是你的朋友？”云浩气力不加，轻轻的点了点头。陈石星道：“好，你先别说话，我告诉你。雷大侠也是爷爷的朋友，他很喜欢听爷爷弹琴。你出事那天，就是雷大侠叫他在七星岩里弹琴的！”云浩不觉心头一沉了！

云浩这才知道，原来琴翁那天在七星岩里弹琴，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一柱擎天”雷震岳叫他弹的！

这件事情太古怪了！为什么雷震岳要他在岩洞里弹琴？而那两个魔头就在洞中暗算自己。七星岩虽然是云浩和单拔群早已约好的必游之地，但要是那天没有听见洞中传出的美妙琴声，云浩也不会这样急于就要进去。他必定还是在外等待单拔群的。

琴声、暗算、雷震岳、厉抗天……高雅和丑恶，大侠和魔头，突然间连在一起，纠结不清，在云浩的心头投下阴影。难道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偶然的巧合？难道人心竟是这样难测？云浩几乎不敢再想下去。但这是和自己生命攸关的大事，云浩不能不想下去！

他感到无以名状的寒冷，是从内心深处直透出来的寒冷！比他跌落深潭的那一刹那所感受到的寒冷还要寒冷，他打了一个寒噤，不由得暗自想道：“莫非这是预先安排好的陷阱，有人以琴声为饵，诱我跌落陷阱之中？”他又想起琴翁所说的那些深感内疚的话，越发觉得这个猜测不是捕风捉影。而琴翁则是受人利用而不自知。

但这是可能的吗？这刹那间云浩但觉一片茫然，他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他在心里叫道：“不，不，以雷大侠的为人，他怎能干出这样卑鄙的事情？何况他还是单大哥交情极深的朋友！”

还有一层，云浩和雷震岳只是慕名之交，并非熟识，“他怎会知道我酷好音乐，更是琴迷呢？他不知道，又如何想得到安排这个陷阱？”唉，再想下去，岂不是连自己最好的朋友都要怀疑起来了？雷震岳是单大哥佩服的人，他外号一柱擎天，这外号天下闻名，又岂敢幸致？”

“森森剑戟千峰立，截壁临江当桂北。西南一柱独擎天，庇尽桃源避秦客！”想起了单拔群写的几句颂赞“一柱擎天”的诗句，云浩定了定神，心道：“这里面定有蹊跷，能够被单大哥赞为‘庇尽桃源避秦客’的义薄云天的雷大侠，料想也不应当是那等卑鄙的小人！”可是雷震岳为什么要琴翁在七星岩里弹琴？琴翁为什么要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这样的话？

陈石星见他面色灰败，嘴唇似在微微开阖，吃了一惊，叫道：“云大侠，你想说什么？我听不见！”云浩喉头作响，却没声音。

迷茫中忽听得琴声又起。

原来是陈石星给他吓得慌了，于是第三次给他弹奏那半阙广陵散。陈石星的心里想道：“我不会给他治病，只盼琴音能够助他好转了。”云浩混乱的心情在美妙的琴声中渐渐平静，陈石星见他面色有了一丝红润，没有刚才那样难看了，这才放下心上的石头。

弹罢了琴，陈石星又把耳朵凑近他的唇边，说道：“云大侠，你好了点吗？你刚才想说什么？”云浩定下心神，暗自想道：“好在我还没死，这件事情终须有水落石出之时！”

“我的那口宝刀，不知有没有失落潭中。”云浩终于又再说得出话了，声音也响亮一些了。

他本来想问那两页张丹枫手抄给他的剑谱的，但想起如此一问，只怕这少年误会自己是怀疑他的爷爷，他岂能伤害一个纯真的大孩子的心灵？陈石星拍一拍脑袋，笑道：“对啦，你瞧我多糊涂，我早应该告诉你了，你的衣物都在这儿，我拿给你看，看看有什么东西失掉。”

“这是你的宝刀，请你原谅，我忍不住好奇心，曾经抽出来看过你的宝刀，真是锋利，我试一试用它来劈石头，石头一劈就当中分开！”

陈石星接着拿出一个包袱，打开来给云浩看，说道：“这是你那天身上穿的衣裳，我给你洗干净的，你现在穿的衣裳是我爷爷的，你不介意吧。这几锭银子也没失掉。”陈石星把他的衣物给他看过，重新包好。剑谱呢？云浩见他迟迟没有提到，不由得着急起来了。正在他疑虑纠结之际，陈石星最后笑道：“还有一个盒子藏在你枕头底下，爷爷碰也不许我碰它一下，我可不敢擅自偷看了。”说罢在枕底下拿出那个盒子，问道：“你要不要我打开来给你看看？”

云浩松了口气，说道：“好的。不过这盒子不能胡乱打开，须得我教你才行。你把盒子平放几上，拇指按着盒盖，左转三下，右转两下，迅即退后三步。”

陈石星依法施为，只听得“喀嚓”一声响，盒盖突然弹开，里面伸出六把小刀，交叉穿插，组成一片刀网，替代了原来的盒盖。

陈石星伸伸舌头，“好厉害，幸亏我听爷爷的话，不敢偷偷打开来看，否则手指头非断不可。”

原来这盒子是张丹枫的天竺友人黑白摩诃两兄弟送给他的。张丹枫觉得好玩，保留下来。云浩离开石林之时，张丹枫就用这个盒子收藏剑谱。让他带走。

陈石星走近去看，只见金光璨然，有几十颗金豆压在一叠纸上。云浩说道：“你把金豆倒出来，另外藏好。然后把盒子翻转，在盒子的正中央用力弹它七下，不能多也不能少，那六柄小刀就会缩回去了。”陈石星弄好之后，笑道：“你这盒子可真好玩。”

云浩说道：“你喜欢我就送给你。还有，那些金豆送给你的爷爷。”陈石星佛然不悦，脸上的笑容登时收敛，说道：“云大侠，我和爷爷都是把你当作朋友，岂能望你报答？你，你这样做，这是看轻我的爷爷了。”

云浩连忙道歉，说道：“小兄弟，你别多心，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你们给我治病，只怕也要用点钱吧。”

陈石星道：“我爷爷用的药都是现成的，还有就是要每天弹琴给你听，这也可用不了花一文钱。”云浩说道：“你不要那就只请你先替我收藏。你把那几张纸拿出来给我看。”

盒子里藏有三张纸，一张是张丹枫画的剑峰藏宝图，另外两张是张丹枫手抄的无名剑法。

陈石星在云浩面前把那三张纸一一打开，云浩的摺法是有特殊标记的，一看就知果然没有人动过。云浩笑道：“你看，这就是你爷爷所说的‘广陵剑’了，那两个魔头害我，就是为了此物。”

陈石星见云浩这样相信他，大为欢喜，说道：“云大侠，多谢你，你真的是把我当作朋友了。”又道：“原来你早已醒了，我和爷爷说的话你都听见啦。不过，‘广陵剑’这三个字可不能随便用，爷爷说的，他可不想你这剑谱成为广陵剑。”

云浩叫他摺好，放回盒中，仍然藏在枕头底下，说道：“你想做我的徒弟，是么？”

陈石星眼睛一亮，但随即摇了摇头，说道：“不，要是我求你收我为徒，爷爷又要说我是挟恩图报了。”

云浩笑道：“是我求你做我的徒弟？好吗？”

陈石星想了一想，说道：“还是不好，我只是希望你把我当作朋友。”

云浩心头一动，得了个主意，正想和他说。忽听得敲门声两快一慢，陈石星欢喜得跳起来道：“爷爷回来了！”

陈石星出去开门，云浩心里又喜又惊，“一柱擎天让他独自回来，我确是多疑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陈石星的声音似乎充满惊惶，失声叫道：“爷爷，你怎么啦？”云浩睁大眼睛，只见陈石星扶着爷爷，跌跌撞撞的走了进来，陈琴翁脸色苍白，嘴角沁出血水。

陈琴翁道：“没什么，我在路上跌了一跤。”陈石星叫道：“爷爷，你骗我，你的脸色这样难看，恐怕是受了伤吧？”陈琴翁不答孙儿，向云浩看了一眼，说道：“啊，云大侠似乎好得多了。”

陈石星道：“爷爷，我叫你欢喜。云大侠是好得多了，他已经有了知觉，也会说话啦！但爷爷，你——”

云浩吐出微弱的声音，“琴翁，救命之恩，不敢云报。那雷大侠也算得是我的朋友，不知他，他怎样对你？”他是武学的大行家，已知陈琴翁受了内伤，伤势如何，虽不知道，料想也不是轻。云浩心想：“不知他是不是在一柱擎天雷震岳家里受的伤？唉，雷震岳想来不至于下这毒手吧？恐怕多半还是路上受的伤，碰上了厉抗天的党羽了。”

陈琴翁替云浩把了把脉，吁了口气，说道：“云大侠，你有望复原，我就放心了。不过，现在时机紧迫，你固然不宜多用气力说话，我也没有工夫和你多说。有件事情，我得立即交代孙儿！”

陈石星可还不知爷爷是受了重伤，惊疑不定，问道：“爷爷，究竟是出了些什么事情？”

陈琴翁吸了口气，说道：“星儿，你赶紧和云大侠躲进地窖，待会儿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许出来！”

陈石星大吃一惊，说道：“爷爷，坏人要害你吗？爷爷，你不说明真相，我不离开你！”

陈琴翁厉声说道：“你这样快就忘记我和你说的话么？即使我死了，也要保全云大侠的性命。你若不听我的吩咐，我死了也不瞑目！再说，就是你在哪里也帮不了我的忙，还不赶紧进去！”

陈石星无可奈何地抱起云浩，但还是迟疑不肯举步。就在此时，云浩已经听见外面似乎有脚步声了，但陈石星还没有听见。

陈琴翁强作镇定，微笑说道：“星儿，听爷爷的话，赶紧进去。爷爷话是这样说，也不一定就会死的呀！”

陈石星只好抱起云浩，打开墙壁的暗门。陈琴翁蓦地省起，连忙拿起那个盒子，塞入云浩怀中，把他们推入暗室，迅即关上。

他们两个刚刚躲进地下的暗室，只觉得“轰隆”一声，一听就知是大门给人撞破，敌人来了，而且进来的不止一人！

陈石星吓得一颗心几乎要从口腔里跳出来，云浩却不知哪里来的一点气力，手会动了，黑暗中慢慢摸索，握着陈石星的手，低声说道：“孩子，别害怕，吉人自有天相！”

云浩虽然是中了剧毒，不能动弹，但多年的武学修为，听觉还是比常人灵敏得多，外面说话的声音，他听得清清楚楚，即使是陈琴翁有气无力的声音。

只听得那些人七嘴八舌的喝问琴翁：“你把云浩藏在哪里？”“云浩身上那本剑谱呢？快快交出来！”“哼，你别骗我，我知道是你救了他，那本剑谱也一定是在你的手上！”

云浩心中难过之极，这些人果然是冲着他来的！但听这些人的口音，却没有厉抗天和那姓尚的魔头在内。云浩心里苦笑道：“想不到张丹枫的无名剑法竟然成了祸胎，但愿别要连累琴翁丧了性命。”

只听得陈琴翁嘶哑的声音苦笑说道：“可惜你们来迟了，剑谱是有的，但已经给一柱擎天拿去啦！”

“你这话当真？”

“我骗你们做什么？你瞧我是不是已受了重伤？”

“是给一柱擎天打伤的吗？”

“我刚刚从雷家出来，想必你们也该知道。要不是我把剑谱交给一柱擎天，他焉能放我回来？”

他并没说明是否雷震岳打伤他的，但言下之意，自是雷震岳伤他的了。

云浩恨得牙关格格作响，“真想不到号称一柱擎天的雷震岳，竟是人面兽心！”

那班人中有一个说道：“这话倒是不假，据我所知，这个老头子的是今天到过雷家的。我有个八拜之交在雷家卧底。”

“那么云浩呢？”另一个喝问。

“云浩早已给一柱擎天派来的人抢走了！”

“哼，说不定这老头子是骗咱们的，咱们搜搜！”

地窖里云浩背靠石壁，紧紧握着陈石星的手。他叫陈石星不要害怕，自己却也不禁心慌了。要知他在一生之中，虽然经历过不知多少大风大浪，但却从无一次有过这样惊险！他不是担心自己的性命，而是担心连累了陈家祖孙！

只听得乒乒乓乓之声，不断传入耳朵，显然是那些人正在外间大事搜索。陈石星心里叫道：“老天爷保佑，千万别让这些伤害了我的爷爷！”那些人却没找到剑谱，也没找到云浩，一个似乎是首领身份的人说道：“看来这个老头子的说话倒是不假，云浩是受了重伤的，决不能自己逃跑，恐怕必定是一柱擎天将他抢去了。”

另一个人道：“大哥，那么咱们怎样？”

那“大哥”身份的人说道：“待咱们找到了厉抗天再说，为了那本剑谱，咱们只好和他化敌为友，共同对付一柱擎天了！”

刚才那个人哼了一声，说道：“一柱擎天害了云浩，如今又装作好人庇护他。料想这件事情，一柱擎天是决不敢让外人知道的，咱们不如透露一点口风，让他知道咱们已经知道他的秘密，就用这个来要胁他！”另一个道：“好主意，大哥，不如就这样子办吧。要是找厉抗天的话。说不定他也是和一柱擎天串通的呢？那时他非但不会和咱们联手，只怕咱们反受其害了！”那个“大哥”冷冷说道：“你以为一柱擎天是好惹的吗？你居然想要胁他？”

刚才那个人道：“那么大哥，依你之见如何？”

那“大哥”道：“真相未明之前，切忌轻举妄动。如何做，咱们回去慢慢商量吧。”

陈石星吁了口气，“老天爷保佑，这班贼人快快走吧！幸亏他们没有发现墙上的暗门！”云浩久历江湖，老于事故，听了他们的谈话，心里却是不禁暗暗吃一惊，“老天爷保佑，这班恶贼千万别要毁了琴翁灭口才好！”

心念未已，只听得“卜通”一声，似乎是一个人倒地的声音！陈琴翁苍老的声音叫道：“求求你们高抬贵手，别毁坏了我这张琴！”

“哼，谁要你这张琴，你好好留着它去给一柱擎天弹吧，哼，就只怕你再也不能给他弹了！”是那个“大哥”身份的人的冷酷的声音！

陈石星吓得跳了起来，不顾一切，就要冲出去看。云浩将他一把拉住，在他耳边喝道：“不能出去！”陈石星也曾跟他爷爷练过武功，气力比一般的成年人还大得多，但给云浩拉住，竟然挣脱不开。

云浩刚才这一拉不过是一时情急，无暇思量的动作，想不到居然能把陈石星拉住，不由得又惊又喜：“咦，我怎的突然有了气力了？”但试一试想要站起身来，却又软绵绵的使不出气力。他是武学名家，呆了一呆之后，便即明白其中道理。原来一个人在危急之时，自然会发挥出身体中的潜力。但他是中了剧毒的，要是真气完全散乱，丝毫也不能凝聚的话，身体中的潜力也是无由发挥。如今能够发挥一点潜力，证明他的默运玄功，已是稍见功效。

云浩心中苦笑：“原来我还是一个废人，要一个小孩子保护的废人！唉，要是我能够恢复几分功力，那就好了。如今我的真气已耗尽，只好从头再来，但只怕想要恢复刚才那点气力，也得一个时辰了，听得陈琴翁断断续续的呻吟声，那些人匆匆忙忙跑出去的脚步声，过了一会，这些声音都听不见了。

云浩听得敌人远去的声，却听不见陈琴翁呼救的声音，不由得心痛如绞，连忙放开陈石星的手，说道：“快，快出去把你的爷爷抱进来！”陈石星跑出琴房一看，只见爷爷躲在血泊之中，犹自紧紧抱着那张琴，“啊，爷爷！”陈石星发出撕心裂肺的一声呼号，把爷爷连人带琴抱了起来。

陈琴翁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嘴唇贴着孙儿的耳朵说道：“别大呼小叫，提防贼人还会再来！”

声音虽然细如蚊叫，但陈石星听得爷爷还会说话，心中稍稍宽慰，忙把爷爷抱进地下密室。

“星儿，你亮起灯来，让我看看云大侠，他，他好了点么？”陈琴翁进了密室，便即这样说道。

陈石星把爷爷放在云浩身边，点亮了油灯，说道：“云大侠好得多了，但是，爷爷，你——”

云浩抓着陈琴翁的手，摸他脉搏。云浩虽然不是精干医术，听脉还是懂的，只觉琴翁脉搏凌乱，显然已是不治之象。云浩的一颗心不由得直往下沉，比那天他自己跌下无底深潭，自度必死，还要难受！陈琴翁却是脸上出现微笑，说道：“云大侠，你果然好得多了。但还不应浪费气力！”说话的声音比刚才响亮一些。

陈石星燃起一线希望，问道：“云大侠，我爷爷有得救么？”他怎知道，他的爷爷精神稍为好转，却正是回光反照的现象。

是用谎言安慰他呢，还是说出实话呢？正当云浩不知如何是好之际，陈琴翁已是苦笑说道：“人总是有一死的，你爷爷已经七十有多，死亦无憾。”说至此， “哇” 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陈石星哭叫道：“爷爷，你不会死的，我不许你死！”

陈琴翁也不知哪里来的气力，喝道：“这不是哭的时候，星儿，你听我说，我死了之后，你把屋子烧掉，赶紧和云大侠远走他方！”

陈石星忍住眼泪，叫道：“爷爷，你告诉我，你的仇人是谁？”

陈琴翁嘶哑着声音道：“我不知道，我也不希望你给我报仇。只盼你能够了却我的心愿，救云大侠脱险，和保全这张古琴！”声音又复渐渐低沉了。陈石星叫道：“不，我要知道，爷爷，你对他们说是一柱擎天打伤了你，这是真的吗？”他刚才听不清楚爷爷在外间所说的话，他是从贼人口中听得他们转述爷爷的话的。他已经知道爷爷说的剑谱被一柱擎天抢去是骗贼人的，那么给一柱擎天打伤的事，是否也是骗贼人的呢？

陈琴翁若有所思，半晌，断断续续的吐出三个字来：“不，不是！”

陈石星松了口气，心里想道：“果然是骗贼人的。其实我也不该怀疑一柱擎天，雷大侠焉能害我爷爷？”

云浩老于世故，听了陈琴翁的话，却是更加怀疑了。心里想道：“一柱擎天是好人，琴翁何以告诉那些贼人，说是我和剑谱都给一柱擎天抢去，这不是嫁祸于他吗？”

“那么，你从雷家回来，究竟是谁打伤了你？”陈石星问道。

陈琴翁怒道：“我不要你给我报仇，你别多管！”陈石星应了一个“是”字，脸上却也不禁出现怀疑的神色了。

陈琴翁似乎要为孙儿释疑，本来不想说的，终于还是叹了口气，说道：“虽然我是在雷家受的伤，却不关雷大侠的事，唉，但是可惜我没有工夫和你仔细说了！”陈石星道：“爷爷，我和云大侠可不可以到雷家避祸？”原来他倒不是怀疑一柱擎天害他的爷爷，而是觉得奇怪，既然爷爷是在雷家受的伤，为什么不叫他向雷大侠问个明白，反而要他和云浩远走他方？陈琴翁连忙说道：“不，不能！咱们不能连累人家，你也不必去向雷大侠问明真相。”

云浩心里想道：“你说剑谱和我被雷震岳抢去，那不是已经连累了他吗？”不过，这话他却是不便说出来，而且他心里已经明白，“他要孙儿远走他方，一定是害怕一柱擎天一不做二不休，对他的孙儿也施毒手！”陈琴翁似乎已知他的心思，说道：“我说剑谱已落在一柱擎天之手，那是雷大侠要我这样说的！”

这话云浩自然不能相信，但陈石星知道爷爷的脾气，却是相信爷爷临死的时候不会骗他，不禁问道：“为什么？”

陈琴翁道：“雷大侠已料到可能会有刚才之事，他一定要我这样说，我只能听他吩咐！”陈石星暗自想道：“雷大侠是要爷爷这样做，莫非就是为

了吸引贼人去对付他，令得贼人放松了搜查云大侠？”

陈琴翁的声音更微弱了，接着说道：“星儿，你别多问，我也没时间和你多说了。我、我、我……”说到后面，已是断断续续不能成声。

陈石星心头一凛，颤声叫道：“爷爷，你还有什么吩咐？”轻轻给祖父搓揉胸口，陈琴翁“哇”的吐出一口带血的浓痰。

似乎还有未了之事，不说不能瞑目，陈琴翁忽地重又抖擞精神，说道：“我死了之后，你烧掉房子，将我一同火化。还有——”说到此时，回头过来，望着云浩，接着缓缓说道：“云大侠，你会好起来的，我求你照顾我的孙儿！”云浩忍受住悲痛，说道：“恩公，你放心。我没有儿子，我会把你的孙儿当做儿子一般！”

陈琴翁面上堆满笑容，说道：“好，那我就放心了！”“放心”二字出了口，双眼亦已闭了。

陈石星把手一摸，祖父的身体已经僵硬。这刹那间，他只觉得地转天旋，抱着爷爷尸体，哭也哭不出来，竟然呆了。

云浩咽泪说道：“孩子，你哭呀，你快哭呀！”

呆了好一会子，陈石星这才“哇”的一声，哭得出来。一发不能收拾，从微弱的啜泣变成了呜呜的大哭。眼泪滴在祖父的身上，和陈琴翁身上流出来的血混在一起。

云浩悲痛之极，但他可没有哭。他心里在想：“事情的真相虽然还未明白，一柱擎天总是脱不了嫌疑。我倘若能够恢复武功，非找他算帐不可，我若是不能恢复武功那就只能把本领传给石星了。但一柱擎天并非易与之辈，说不定他还当真如那些贼人所说，是和厉抗天同谋害我的。星儿的本领就是学得和我一样，恐怕也还是不能替他爷爷报仇。怎么办呢？”忽听得外面似有声音，云浩吃了一惊，连忙说道：“星儿别哭，好像有人来了！”

话犹未了，只听得一个人哈哈笑道：“原来这墙上有个暗门，幸亏我够聪明，瞒着大哥，偷偷回来察看！”原来这个人是擅于制造机关的巧匠，但他的“大哥”却不知道他有这个本领。他刚才已经发现墙壁有点破绽，为了想要独吞剑谱，故意不说出来。大伙儿走了之后，他才找个借口，偷偷回来察看。

陈石星这一惊非同小可，跳起来就想吹熄灯火，准备在黑暗之中，和贼人一拚。

云浩忽地叫道：“别熄灯火！给我弹琴，快，给我弹琴！”

陈石星莫名其妙，但急切之间，已是无暇思索，云浩的语气有一股令人不能抗拒的力量，他在六神无主之际，只能听从云浩的命令了。

琴声叮叮咚咚的响了起来，云浩皱了皱眉，低声说道：

“你要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用心弹奏那半阙广陵散！”

陈石星这才想起云浩是要借琴声之助，恢复一点功力，连忙强慑心神，重理琴弦，轻挑慢拢，这次弹得果然好了许多。

在悠扬的琴声之中，只听得“蓬”的一声，墙上的暗门已给那贼人打开了。

云浩轻轻说道：“好孩子，别害怕，继续弹！”

脚步声由远而近，那个人走过六七丈长的一条地道，终于踏进他们这间密室来了！

“广陵散”正在弹到思念与良友同游之乐，琴韵轻快悠扬。

云浩陶醉在美妙的琴声之中，心头一片宁静，对这个人的来到恍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真气一点一滴的慢慢凝聚丹田。

但这个人的脚步声却扰乱陈石星心头的宁静，他不知不觉回头去看云浩，手指在微颤，一个本来应该是柔和轻快的音符变为高亢。

云浩眉头一皱，随即脸上泛起笑容，仿佛是在安慰陈石星道：“孩子，别害怕，弹下去吧！”

陈石星瞿然一省，省起了这是生死关头，要想死里求生，只有镇慑心神，依从云浩的吩咐。

“间关驾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叮叮咚咚的琴声，又再轻快得有如流水行云了。

那人踏进密室，看见这个情景，太过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倒是令得他不禁有点惊疑不定了！他看见陈琴翁的尸体躺在地上，云浩背靠着墙，动也不动，脸上毫无血色，分明是一死一伤。但这个少年却还是如此镇定从容的弹琴！

“他们在搞什么鬼？”这人心里想道：“难道这老头儿是在装死？难道云浩所受的伤并不如我们想象之甚？”他呆了片刻，再又想道：“云浩何等武功，倘若他不是受了重伤，还能动弹的话，焉能任我进来？哼，看来他摆的是空城计，我可不能让他唬住。至于这糟老头儿，即使他是诈死，他也决计不是我的对手，怕他何来？”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之下，这人终于放大胆子，走上前去，举脚踢陈琴翁的尸体。他要试一试陈琴翁是真死还是假死，同时也是要看一看云浩的反应如何？

云浩仍然动也不动，而且索性连眼睛也闭上了。

琴声戛然而止，陈石星喝道：“别碰我的爷爷！”他无法沉得住气了！

这人已经把陈琴翁踢得翻了个身，一试之下，确实知道他是真的死了。

陈石星霍的站起身来，喝道：“恶贼，我、我……”他想说的是“我和你拼了！”忽听得云浩轻轻叹了口气。

陈石星如受当头棒喝，心头一凛，自思：“我和他拼有什么用？我死了不打紧，可连累了云大侠！”他定了定神，颓然坐下，又再弹琴。

“那人哈哈大笑，说道：“你、你什么？好，你不许我碰你爷爷，我就碰你！”

陈石星好像没有听见他的恫吓，一心一意的弹他的琴。“广陵散”的上半阙已经弹到最后一段了。

那人大怒喝道：“小鬼，你在弄什么玄虚？我有话问你，你敢不理睬我，我把你活活捏死！”双臂箕张，作势就要过去叉陈石星的喉咙。云浩忽地张开了口，冷冷说道：“有话你该问我，你想得到你要的东西，也只能问我！不许你碰这孩子！否则你什么也得不到！”那人哈哈一笑，回头过来，说道：“好，我就问你！只要你肯说实话，我才懒得和这小鬼头计较呢。说吧，张丹枫给你的剑谱在哪里？”云浩缓缓说道：“你自己来拿！”

那人想不到云浩这样容易便答应给他，心里又惊又喜，想道：“原来那老头子果然是骗我的，剑谱并没给一柱擎天拿去。但一柱擎天何以会放过他和他的剑谱呢？依理推测，那老头儿既是在雷家受伤出来，分明是一柱擎天拷问他了，一柱擎天岂有还不知道云浩在他家中之理？”

那人踏上两步，冷笑说道：“来拿就来拿，我也不怕你捣鬼！”冷笑声中，突然把手一扬，一支钢镖，向云浩飞去！

云浩闻得一股腥风，这是一支喂毒的飞镖。云浩心头一凉，“我终于还是保护不了这个孩子！”那支飞镖眼看就要打着了云浩，忽地向上翻腾，几乎是擦着云浩的鼻尖飞过。“噤”的一声，钉在墙上。原来那人发的这支飞镖，用意只是在试一试云浩还有没有武功的。他这发镖的手法，倒是第一流的暗器功夫。拿捏时候，不差毫黍。

云浩定下心神，知道这一注是自己赌赢了。原来，他早就料到这个人不敢就杀死他的，因为这个人还没有得到他心目中以为必然会有的那本剑谱。

陈石星听得了“喀嚓”一声，不禁又吃一惊，正待回头看时，云浩喝道：“别理他，弹下去”

那人哈哈一笑，说道：“云大侠真好胆量，佩服，佩服！”

云浩哼了一声，说道：“剑谱收藏之处，只有我一人知道，我好意想要给你，你反而害我！”

那人赔笑说道：“云大侠，我只不过试试你的胆量，你别见怪。”

云浩冷笑道：“真人面前何必说假话？你当然不能容我，我也早已不打算活了。不过，你决不能害这孩子，否则我大不了是个死，剑谱你休想到手！”

那人是个老江湖，本来有点疑心，云浩为什么这样容易就肯给他剑谱的，听了云浩这段话，倒是释然于怀了。“原来他是要拿剑谱来交换这小鬼的性命。嘿，嘿，这个人情倒是不妨暂且卖给他，待剑谱到了手，那时还怕这小鬼飞得上天？”当下赔笑说道：“云大侠，你多疑了，我胡三虽然不算得什么人物，在江湖上，也还叫得响字号，岂能加害一个孩子？不但如此，你送我这份厚礼，我还要尽心医治你的。”云浩装作相信他的样子，缓缓说道：“但愿你说得话算数。你，你扶我起来，我和你去看剑谱。”

云浩刚才让那支飞镖贴着面门飞过，动也不动，胡老三只道他已是完全消失了武功，放下了心，便即过去将他扶起。不料就在这一瞬间，胡老三只觉虎口一麻，脉门已是给云浩一把抓着！胡老三挣脱不开，这才知道着了道儿，大惊之下，起脚就踢。

云浩心里一凉：“唉，我到底是不行了！”

陈石星听得他们扭打的声音，也是沉不住气，不觉指头一滑，又错了一个音符。云浩叫道：“用心弹琴！”

琴韵悠扬中，云浩呼的一掌直劈出去，这一掌是他毕生功力之所聚，胡老三如何禁受得起？一声惨号，登进像皮球一般的给抛了起来。但他踢出的那一脚，却也踢中了云浩的心窝。

胡老三像皮球一般从陈石星头顶飞过，咚的一声，撞在墙上，脑袋开花，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不用说已是一命呜呼了。

琴声戛然而止，陈石星恰恰在这时候，弹完了半阙“广陵散”。

回过头来，只见云浩嘴角流出鲜血，面如金纸。陈石星连忙放下古琴，跪到云浩身边，颤声问道：“云大侠，你怎么啦？”

云浩吸了口气缓缓说道：“好孩子，你听我说，不要多问。”他凝聚的真气已经是消耗殆尽，身体中的毒又再发作，即使刚才没有给那胡老三踢着心窝，自知也是难以保全性命了。

“好孩子，我不能替你爷爷报仇了，今后只能靠你自己去报仇啦！”陈石星听这话，大吃一惊，已知不妙。云浩脸上堆着微笑，说道：“好孩子，别伤心。这不是伤心的时候，听我说下去。”

“好孩子，你是我最后一个朋友，也是我最可以信赖的一个朋友。”说

至此处，云浩不觉忽地想起了单拔群来，要是在两个时辰之前，有人问他，他最好的朋友是谁，他一定会说是单拔群。但在他听到那个盗贼和陈琴翁的对答之后，虽然还没有事实可以证明是单拔群和一柱擎天串通了害他，但这信心却是有点动摇了。

唉，一个人在临终之际，忽然发觉自己的好朋友可能就是谋害自己的人，有什么事情，能够比这个令人伤心呢？

云浩眼睛一黑，心痛如割，连忙吸了口气，自己安慰自己道：“不，我怎能怀疑单大哥，单大哥决不会如此的，一柱擎天就难说了。”跟着想道：“现在对我来说，最紧要的事情，是要把应该交代的事情向这孩子交代清楚，莫说单大哥，即使一柱擎天是好是坏，我也无谓多费心思去琢磨他了。”

“我知道你想学武功，但我不配做你的师父，因为你即使练成我这样的本领，恐怕也未必报得了仇。”云浩继续说道：“不过，我可以代一个人收你为徒，这个人武林公认的天下第一高手张丹枫！他是我的姐夫。”

陈石星哽咽说道：“云大侠，我要你活，宁可不学什么武功。”

云浩凄然笑道：“谁不想活呢？但万一我活不成的话，傻孩子，你不学武功，谁来替你爷爷报仇？我，我只要你听我的话……”声音在不知不觉之时又微弱了许多。

陈石星抱着云浩摇了一摇，叫道：“云大侠，你醒醒呀！”

云浩倏地睁开眼睛，说道：“你放心，我不会马上死的。刚才我说到哪儿？”陈石星道：“你说要代张丹枫收我为徒。”心里想道：“但却怎知张丹枫愿意收我为徒？”

云浩似乎知道他的心思，继续说道：“张丹枫住在石林，你一定要到那儿找他，见到了他，把我的事情告诉他，把我留给你的东西也拿给他看，他必然会相信你，也会收你为徒的。你练过内功没有？”陈石星道：“跟爷爷学过一点入门的吐纳功夫。”

云浩说道：“好，那就行了。匣子内有我的拳经刀谱，另外就是你曾经见过的那几页张丹枫手抄的无名剑法了。我的拳经上附录着有修习内功的法门，你要好好去练然后才能循序渐进。”

“明天你就应该离开这儿，前往石林。”云浩继续说道：“不过，张丹枫年纪已经很老，我恐怕你未必见得着他。所以我要你有个准备，准备自己修练上乘的武功。张丹枫有一张收藏剑谱的地图，刚才我夹在无名剑法之中，已经交给你了。万一张丹枫已经死了，你可以按图寻找。以你的资质，或许可以无师自通的。你练成武功，给爷爷报了仇之后，把张丹枫的剑谱带往天山，交给天山派的掌门人霍天都，他是张丹枫的大弟子，亦即是你的大师兄。你和他说明原委，我想他会承认你是同门的。”说至此处，已是上气不接下气，要很费力才能说出话来。

“但我怎知仇人是谁？”陈石星心中想道。他见云浩说得如此辛苦，心中虽然还有疑团，却是不忍再问他了。

云浩忽地咬破舌尖，精神一振，提高声音，说下去道：“有件事我必须提醒你，你要记住，人心叵测，千万不可轻易相信别人，即使他是天下闻名的什么大侠！”陈石星心头一凛，不禁失声叫道：“云大侠，你说的可是一柱擎天？”云浩沉声说道：“不错。我的仇人已经知道的是厉抗天和一个姓尚的魔头，还没知道的是刚才来的这帮人。但这两帮人恐怕都和一柱擎天有点关系，从你爷爷临终的口气听来，这个一柱擎天，恐怕也就是害死你爷爷的

主凶！不过，他恐怕你也遭毒手，不敢对你明说！”

这几句话恍似晴天霹雳，震得陈石星脑袋阵阵晕眩，心里乱成一片。“一柱擎天，他可是爷爷的好朋友呀，这怎么会，这怎会呢？但爷爷为什么要我远走高飞，不叫我去求他帮助呢？爷爷说是不想连累他，这是他的真心说话吗？唉，恐怕还是云大侠的话更可以相信吧！”云浩的呻吟声将他从迷茫中惊醒过来，陈石星吃了一惊，叫道：“云大侠，你——”云浩继续续的说道：“我的宝刀送给你，金豆你拿去作盘缠，无论如何，要到石林，练成武功，给你爷爷和我报仇！”

陈石星叫道：“云大侠，我会替你报仇的。你还有什么要吩咐我吗？”把耳朵贴到云浩唇边。

只听得云浩细如蚊叫的声音说道：“我有一个女儿，名叫云瑚，年纪和你差不多。我和你是忘年交，我不敢把你当作儿子，但我希望你把她当作姐姐，你们、你们……”忽地声音听不见了，陈石星道：“我答应你去找云姐姐。”一探云浩鼻息，发觉他业已气绝！正是：

南国名山埋侠骨，人亡家破哭孤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惆怅故园劳梦想 何堪良友隔幽冥

爷爷死了，爷爷要他看护的云大侠也死了。陈石星呆呆的望着倒在他身边的两具尸体，好像在做着无休无止的恶梦，如今还在恶梦之中。如同没有人把舵的一叶孤舟，陈石星六神无主，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什么是伤心，心中但觉一片茫然，要哭，却是哭不出来。本来是爷爷要他救云浩的性命的，想不到最后却是云浩为了救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位名震江湖的大侠，为了他，一个山沟内的穷孩子，舍弃了自己的性命，连谁是谋杀他的主凶，都不知道。临死之前，只能把他——一个刚刚相识的大孩子——当成唯一可以信赖的朋友！“唉，他恐怕是死也不能瞑目吧？”

“爷爷，你要我做的事情我没做到，我辜负了你的期望了。爷爷，你骂我吧，你打我吧！”陈石星抱着爷爷的尸体摇了又摇，声音嘶哑的在叫。可怜他的爷爷如何还能开口骂他？

忽听得“啪哒”一声轻响，一件东西掉在地上。原来是一本琴谱，他的爷爷珍藏的那本《广陵散》琴谱。

陈石星茫然的拾起琴谱，翻了几页，说道：“爷爷这就是你最宝贵的琴谱，只教了我半阕的广陵散。如今我就要和你分手了，再也没人教我弹琴了。我知道你虽然不肯教我后半阕，但要是广陵散失传，你是死也不能瞑目的。爷爷，让我给你弹奏最后一曲，就拿这后半阕广陵散为你送行吧！”他理好琴弦，把《广陵散》琴曲的后半部翻开，按谱弹奏起来。

爷爷没有教过他，但此际，他伤心到了极点，心中充满悲苦之情，和琴曲所要表达的感情却是完全一致！

琴声宛如三峡猿啼，宛如鲛人夜泣，宛如老母倚闾，盼望出征儿子的归来，却不知儿子已经成了无定河边的枯骨；宛如楼头怨妇，侮教夫婿觅封侯，却不知自己挚爱的丈夫，早已是贪新忘旧。宛如刑场诀别，好友生离，宛如慈母弃养，树欲静而风不止……

无师自通，这恐怕是他有生以来，弹得最好的一曲了。但假如他爷爷还在的话，却不知是称赞他还是责备他了。如此悲苦的情怀，和一个不过十五六岁，好像春花初放的少年，是多么不相称啊！他弹得如此感人，以至一个闯进这间密室的不速之客也听得呆了。而陈石星沉浸在自己弹奏出来的哀伤曲调之中，竟也不知业已有人来到。

直到他弹出了最后一个音符，五弦一划“铮”的断了一根琴弦，抬起头来，方始发现一个虬髯如戟的大汉站在他的面前。

一个恶梦连着一个恶梦，这个不速之客竟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一柱擎天”，雷震岳！陈石星呆了一呆，蓦地想起了云浩临死之前对他所说的话，这个“一柱擎天”很可能就是串同贼人，谋害他的爷爷和云大侠的幕后凶手！

“他来做什么？莫非他不知道云大侠已死，是要来杀害他的？他能够放过我吗？”这刹那间，陈石星浊气上涌，几乎就要叫出来：“好呀，你这假仁假义的大侠，你害了我的爷爷还不够，害了云大侠还不够，你来杀了我吧，杀了我吧！”可是也不知是由于伤心到了极点，还是由于恐惧到了极点，就像是在做着恶梦，喉头阻塞，张开了口，想叫，但却发不出声音！“一柱擎天”雷震岳也像是置身恶梦之中，蓦然惊醒，呆呆看着倒在地上的三具尸体，呆呆的看着陈石星，死掉的三个人，他认识陈琴翁，也认识刚才被云浩杀掉的那个贼，胡老三，就是不认识云浩。

半晌，雷震岳似乎心神稍定，茫然的目光从倒在地上的云浩转移到站在他面前的石星身上，颤声问道：“你的爷爷死了？”

陈石星没有回答。雷震岳从他的目光中可以感觉到他对自己的仇恨。

一股寒意直透心头，雷震岳又是难过，又是伤心，“我应不应该和这孩子说呢？”他迟疑半刻，终于没说，却再问道：“这人是云大侠么？他怎么死的？”

陈石星终于忍耐不住，爆发出来：“云大侠怎死的，你自己应该知道！”雷震岳虎目蕴泪，蓦地“乒”的一拳，自己在自己的胸口重重打了一拳，叫道：“云大侠，我对不住你，我来迟了！琴翁，琴翁，这着棋我下错了，我不该让你回来！唉，说什么庇尽桃源避秦客，我连自己最好的老朋友也不能庇护！”

“猫哭老鼠假慈悲！”陈石星心里在骂。只见雷震岳缓缓的走到他爷爷身边，弯下了腰，看样子像是要把他的爷爷抱起来。

“别碰我的爷爷！”陈石星明知雷震岳只要伸出一根指头就可以将他杀掉，却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就是不许雷震岳碰一碰他所爱的爷爷。

“一柱擎天”在武林中是何等威望，平时只有他发号施令，别人不敢道半个“不”字，几曾受过人家如此呼喝？但此际他却好像被陈石星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唬住了，他苦笑着把手缩回，退回两步。

“孩子，你一定以为你的爷爷是我害死的吧？”一柱擎天雷震苦笑着说道。陈石星怒目而视，冷冷说道：“你用不着向我分辩，要是你没有做过亏心的事，你也大可以不必心慌！”

雷震岳道：“你是不是要给你爷爷报仇？”

陈石星拼着豁出去，挺出胸膛说道：“不错，我发誓给爷爷报仇，你倘若怕我报仇，赶快杀我灭口，否则——”

“否则怎样？”雷震岳心中隐隐作痛，但在难过之中，却又好像颇为“欣赏”这个并不怕死的孩子。

“否则，我誓必练好武功，总有一天，我要手刃害死我的爷爷和云大侠的那个奸人！”陈石星道。雷震岳似乎想说什么，却又迟迟不能出之于口。过了好一会，说道：“好，但愿你能如愿，我不分辩，你要把我当作仇人尽管把我当作仇人。不过你要杀我可没那么容易，所以必须如你所说，用心去练武功。唉——”

从口气听来，他应该是还有一些话要说的，却突然停下了，看神情，似乎是在竖起耳朵凝神静听什么。

不错，他是听见了，他听见远处传来的一声长啸。陈家在七星岩后面的一座山峰，这声长啸正是从七星岩那个方向传来的。

啸声宛若龙吟虎啸，越过山头，飞过漓江，穿门入户，送进“一柱擎天”的耳朵。

可是从那么远的地方传来，也只有像雷震岳这样练过听声辨器、具有深湛内功的人才听得见，陈石星只能从他神色不定的脸上，猜度他是听见了什么奇怪的声音。

这啸声的确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对他来说，这啸声却并不陌生。

“一柱擎天”心中是又喜又惊：“这不是单拔群的狮子吼功吗？我还以为他不来了呢？但这啸声何以再衰三竭，以他的功力似乎不该如此？啊呀，不好，单大哥恐怕是受了伤了！”

心念未已，又听得有好几个人的轰笑之声，就在陈家屋后不很远的地方。那些人的脚步声也听得见了，正是向着陈家跑来。雷震岳虎目一睁，变了面色，倏的就跑了出去！

雷震岳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把陈石星吓了一跳。他固然松了口气，却也是他始料之所不及。

他以为雷震岳绝不会放过他的，叫他练好武功报仇，不过是说的反话，好像猫儿戏弄捉到口边的老鼠而已。谁知雷震岳忽然跑了。

“是他听到了有本领比他更高的对头来了，才急不及待的逃走么，但倘若他要杀死我，易如反掌，也不争在这片刻，何不杀了我才跑？”陈石星百思不得其解，倒是为雷震岳这样轻易的放过他而胡涂了。

没有多久，他也听得见屋子后面那些人的声音了。

最刺耳的是一个宛如金属交击的笑声，这正是上半夜闯入他的家中，搜索云大侠的那伙人的“大哥”的笑声。

随即听得雷震岳的声音说道：“我已经去仔细搜查过了，陈琴翁已经死掉，但却没有云浩，也没有你们的胡老三！”

雷震岳的声音也听得很清楚，但那些人的说话他却听不见，只听得他们的大笑声。陈石星哪会知道，雷震岳是特地用传音入密的功夫让他听得见的。

先入为主，他的心里充满了对雷震岳的仇恨，当然也不会想到这是雷震岳为他消弭一场灾祸，引开那一班人。

“哼，果然不出云大侠所料，这个一柱擎天当真是和打死爷爷的这些贼人勾结，他们如此亲热，看来交情还真的不浅呢！”陈石星心想。

那个“大哥”不知说了些什么，只听得雷震岳说道：“如此说来，单拔群已是着了你们的道儿了？那你们还怕他做什么？嘿嘿，你们怕他临死反噬？好，我和你们一起回去吧，做事还是小心一点的好，别让他像云浩一样，也不知是不是给别人救了去。就是死了，咱们也得找着了尸体才能放心！”

听到这里，后面的话就听不见了。此时已是将近四更时分，万籁俱寂，唯闻墙角虫声。

“一柱擎天好狠毒的心肠！”陈石星暗自想道：“那个姓单的人不知是什么人，但既然是给这班贼人所害，想必该是真正的侠士。唔，听一柱擎天的口气，说不定他还是云大侠的朋友呢。一柱擎天真是可恨，居然还要将他毁尸灭迹。”

但陈石星自己的事情已是够他烦恼，他也没有本领再去理会别人的事情。他定了定神，想起了爷爷和云浩的吩咐，必须在天亮之前离家了。

“当务之急，是要让爷爷入土为安。”陈石星想道：“爷爷最喜欢七星岩，我应该把爷爷葬在七星岩下。”

但还有云浩呢，他可不能负着两具尸体出门。要是先把云浩埋葬，只怕时间又来不及。

他想起了云浩的吩咐，跪下来向云浩磕了个头，说道：“云大侠，请原谅我把你的尸体火化，我要把你的骨灰送回家中，亲手交给你的女儿。”他把云浩的尸体火化之后，将骨灰盛在二个坛子里，负起爷爷，便即从地道的另一方出口离家。暗室里的火头他并没扑灭，他是按照爷爷的吩咐，亲手烧毁了自己所爱的家。

这个家虽然没有什么值得他宝贵的东西，但却留下他最宝贵的情感。他

的父母已早死，他是和爷爷相依为命，在这个家度过十五个寒暑的。

他咽着眼泪，不敢回头去看就快要从小地暗室透出来的火光。他背着爷爷，背着传家之宝的那张古琴，携着云浩的骨灰，抄捷径匆匆奔向七星岩下。

雷震岳没有猜错，在七星岸上发出长啸的那个人果然是单拔群。

他是在将近午夜的时分。来到和云浩约会的那个地点的。

当然他是什么人也没见到。

单拔群心中苦笑：“我来迟了三天，云大哥怎能老是呆在这儿等我？嗯，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失约，好在是相知极深的老朋友，云大哥一定会料想得到我是途中出了事情，无可奈何的。”

正因为他和云浩相知极深，是以他虽然没有发现云浩，但却料想得到云浩一定会给他留字或者其他什么标记。“云大哥不会以为我失约的，必定会有什么线索给我，让我可以很快的找得着他。”

他擦燃火石，果然看见悬岩上有云浩以金刚指力划出来的箭头。

一时之间，他还没有想到云浩这个标志是告诉他在七星岩里，黑夜中火石的微光也是看得不很清楚，他以为云浩可能还在石壁留字，于是走近去看。

刚刚走到悬岩的下面，忽地一步踏空，原来已是踏着浮泥草皮遮掩的陷阱，单拔群冷不及防，跌进陷阱里了。

好个单拔群，不愧是第一流高手，虽惊不乱，不待坠下坑底，一脚立即横踢！

“砰”的一声，单拔群脚板撑着坑壁，身形平地拔起，在砂石纷飞之中，居然跳出了陷阱！

在这生死一瞬之间，他只觉有冷森森的寒光耀眼生颖，原来坑底倒插着六十四把明晃晃的尖刀，刀锋向上，要是他跌下去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可是他虽然躲过了跌落刀林之灾，却躲不开上面射来的乱箭。就在他身形拔起，刚刚跳出深坑，脚尖尚未站地之际，悬岩上已是箭如雨下！他身子悬空，武功再高，也难抵御。半空中单拔群倒翻一个筋斗，双掌拍出，数十支乱箭，给他掌风扫落。饶是如此，也还是中了三支。一支穿过他的左掌掌心，一支射着他的右肩，还有一支更是危险，射着他的面门，只差少许，几乎就要把他的眼睛射瞎。

单拔群双臂一振，插在他肩头上那支箭反射出去。跟着拔出插在面上那支箭，血流满面，大怒喝道：“下三滥的小贼，有胆的出来！”虽然中了三支箭，受伤不轻，兀是神威凛凛！

草丛中一支长枪突然伸了出来，一个贼人喝道：“姓单的，你死在临头，还敢目空一切！”挺枪向单拔群刺去，这一枪对准他的丹田，来势狠辣之极。单拔群喝道：“来得好！”一抓抓着枪头。哪知左面草丛中还埋伏有一个人，悄没声的倏地一刀斫出，正中他的右腿。悬岩上的群盗见他伤上加伤，齐声欢呼！

就在群盗的欢呼声中，只听得单拔群一声大吼，跟着两声裂人心肺的惨呼，单拔群腾地飞起左腿，把那个使刀的贼人踢得滚下山坡；再一抓抓着那个使枪的贼人，甩小鸡一样抛出数丈开外。幸亏得那贼魁接住，方不致死于非命。说时迟，那时快，单拔群已是拔出宝刀，一招“夜战八方”的招式，荡起一团银虹，拨打乱箭，冲上悬岩。

那盗魁这一惊非同小可，“单拔群以七十二把大擒拿手和八八六十四路

蟠龙刀法驰誉江湖，果然是名不虚传！”吓得慌忙叫道：“散开，别和他硬碰！”

单拔群斥道：“无胆匪类……”话犹未了，只听得“当”的一声，火花四溅，原来是单拔群一刀砍着了石头，要不是他收步得快，几乎就要撞着石岩。那盗魁大喜叫道：“单拔群，你中了我们的毒箭啦，毒性如今已经发作，看你还能猖狂！”单拔群沉住了气，忽觉面上麻痒痒的甚是难受，眼前一片漆黑！

此时虽然是三更时分，也有星月微光，加以单拔群目力过人，在他跳出陷阱之时，还隐约可以看见悬岩上的幢幢的黑影的。但现在却忽然什么都看不见了。单拔群不由得心中一凉：“莫非是我的眼睛瞎了？”那盗魁得意之极，续声笑道：“为了免使你做了糊涂鬼，死了也不能甘心，我不妨说给你听，嘿，嘿，单拔群，你走了眼了，我们毒龙帮虽然算不得是什么大帮大派，在江湖上也有个小小的名头，你岂能如此藐视于我！”单拔群冷笑道：“哦，原来你是毒龙帮的帮主铁敖吗？失敬了！”铁敖哈哈笑道：“不敢。不过，铁某大概还不能说是是什么下三滥的小贼吧？”

单拔群冷冷说道：“我知道你们毒龙帮在东南沿海一带横行霸道，新近还得到了一个大靠山厉抗天。哼，哼，但在单某眼中，你这个什么毒龙帮的帮主，也不过是条小小的泥鳅！”

铁敖怒极气极，反而大笑，“单拔群，你的眼睛已经瞎了，用不着我来骂你，你也是有眼无珠的了。由得你暂且猖狂，你的性命总是捏在我的手中了。放箭射他！”群盗四面散开，冷箭纷飞。单拔群陡地喝道：“你笑什么？不服气是不是？好，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也接我的暗器试试。接得住我这颗小小的石子，我说你是好汉！”

单拔群刀交左手，舞得泼水不入，右手一扬，把一颗随手在地上拾起来的小石子飞上悬岩。

这座悬岩离地面有七八丈高，一颗小小的石子从下面掷上来，竟是隐隐挟着风雷之声！

铁敖也是个武学行家，一听这石子的破空之声，不由得心头大骇，想不到单拔群中了三支毒箭，居然还有如此功力！他自忖本身的功力决计接不下这颗石子，慌忙舞起盾牌，当的一声，把石子磕开。

不料那颗石子余劲未衰，斜飞出去，恰恰打着铁敖身边一个贼人。这人在毒龙帮中也是个大头目，本领本来不弱，但却无法像帮主一样磕开石子，给打了个正着，登时头破血流！如此一来，群盗都是大惊失色，乖巧的连忙悄悄躲起来，不敢张弓放箭。有一个盗人不知是一时没有醒起还是欺负单拔群瞎了，依然一箭射下。却不知单拔群眼睛虽看不见，却还有听声辨器的功夫。一听得弓弦声响，立即又是一颗石子向那人飞去！

这个贼人的本领又比刚才那个头目差了一截，如何能够抵挡单拔群以“弹指神通”的上乘武功飞来的石子？他“啊呀”一声，张开大嘴，那颗石子无巧不巧的飞入他的口中，门牙打碎了，满口鲜血，不过比起那个头破血流的头目，他还算得是比较幸运了。

群盗心惊胆颤，吓得谁也不敢拉弓。单拔群吸一口气，缓缓走上山坡，作势要截断在悬岩上群盗的后路。盗魁连忙打个手势，叫部下撤退。其实用不着他下令，群盗已是一个个的悄悄溜走了。盗魁跑到估计单拔群石子打不到的地方，方敢张口大骂：“姓单的，你在这里逞威风吧，用不着待到天明，

我们会回来和你收拾尸骸！”

单拔群凝神静听，听得群盗去得远了，不觉松了口气。这口气一松，登时便觉地转天旋，再也支持不住。

他仗着深湛的内功，运真气护着心房，中毒虽然不轻，一时还未能要他性命。但脸上麻痒痒的感觉却是越来越甚，眼睛睁不开来。

单拔群不禁心头苦笑，“看来我一定要变成瞎子了，如果我找得着雷大哥，或许还可以保全性命，但我瞎了眼睛，如何还能够前往找他？嘿嘿，想不到我半世纵横江湖，竟然丧在宵小之手！”他怆然长笑，自忖心死。忽地心念一动，啊呀一声叫道：“不好，石壁上那支箭头，绝对是云浩用金钢指力划出来的无疑，但贼人却敢利用他留下的标记，引诱我跌下陷阱，恐怕云大哥十九也是受了他们的暗算了！”再又想道：“我死了不打紧，但云大哥生死未卜，我未知他的确讯，死难瞑目！无论如何，我要设法通知一柱擎天！嗯，此时大概应该是四更的时分了吧！”

此念一起，单拔群重新鼓起求生的意志，当下纳刀入鞘，以长刀当作拐杖，一步步走下七星岩，但盼在天明的时候，自己还没有毒发身亡，那时只要碰上一个村民，就可以请他把自己带到雷家。

也不知走了多远，单拔群只觉气力渐渐不加，渐渐踏出一步，也是颇感艰难了。

单拔群一声长叹，心道：“想不到我终于命丧于此。埋骨名山，本来也是人生一大幸事。但我不能死，我不能死呀！我死了，谁给一柱擎天报讯？谁能替代我寻找云大哥呀？”忽听得有个人哭泣的声音就在前面不远，单拔群又惊又喜，心想：“老天爷真开眼，终于给我碰上一个人了。但他不知是什么人，为什么哭得这样凄凉？”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跑来七星岩下，埋葬他爷爷的陈石星。

陈石星用云浩给他的那柄宝刀，挖了个坑，草草掩埋了他的爷爷，跪在地上默祷：爷爷，求你在天之灵保佑我能够学成武艺，回来给你报仇，重建新坟。”

本来他害怕七星岩上面还藏有贼人，不敢哭的，但在和爷爷诀别之际，伤心之极，忍不住还是哭出来了！

忽听得有脚步声向自己走来，陈石星大吃一惊，慌忙跳起，回头看时，只听得“咕咚”一声，但见一个满身血污的人，刚好跌在地上！陈石星蓦地心中一动，大声叫道：“你是不是姓单的？”

单拔群早已支持不住，但听得他这么一说，也是禁不住心头一凛，立即以肘支地，坐了起来，喇的拔刀出鞘，横在胸前，说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我？”

陈石星道，“我先问你，你认不认识云大侠云浩？”

单拔群惊疑不定，说道：“认识又怎么样？不认识又怎么样？你到底是什么人？”陈石星道：“我是云大侠的朋友，你若是认识他，请相信我，和我说实话！”

单拔群又惊又喜，惊喜之中有几分不敢相信。他听得陈石星的声音稚嫩，不像是成人的声音，心想：“听来他最多是十五六岁的少年，焉能是云大哥的朋友？”

但他如今已是面临绝境，抓着一个希望，总比没有希望的好，不相信也得相信了。说道：“好，我相信你。不错，我姓单，名叫拔群，和云大侠正

是多年的好友。你叫什么名字？”陈石星报了姓名，单拔群不禁又是一呆，“陈石星，这个名字我可从来没有听过！”陈石星道：“单大侠，你是不是受了贼人暗算？”

单拔群又是一惊，紧握刀柄，问道：“你怎知知道？”陈石星道：“你的伤很重，我怕也不能在这里久候，请你相信我，把刀放下，让我给你看看，看看是否能够给你治伤？”

单拔群听他说得极为诚恳，心想：“反正我是无法走到雷家的了，无奈何只好拿性命作一赌注吧。”于是把刀入下，说道：“你别忙给我治伤，你既然是云大侠的朋友，快点告诉我，他现在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陈石星颇感为难，心想：“他受了重伤，要是给他知道云大侠已死，只怕——”单拔群听不见他的回答，喝道：“云大侠究竟怎样，你为何不说？”陈石星咬一咬牙，说道：“云大侠和你一样，受了贼人暗算。”单拔群道：“他在哪里？”云浩受人暗算，早已在他意料之中，是以倒不特别惊奇。陈石星道：“我不知道。单大侠，求你先让我给你治伤吧，你总得养好了伤，才能去找他呀！”

单拔群老于世故，心知陈石星的说话不尽不实，但也相信陈石星不会害他，想道：“或许他是知道那些贼人的厉害，他不敢说。”说道：“我不会立即死的，你替我把一柱擎天找来！”

陈石星吃了一惊，说道：“什么一柱擎天，我不知道！”

单拔群道：“你是云浩的朋友，焉能不知道一柱擎天雷震岳的大名？”陈石星道：“你不相信我，我也没有办法。但无论如何，你的伤必须先治！”说罢，不理单拔群会不会打他，便即上去替他抹掉血污，敷上金创药。

陈石星的爷爷颇明医理。有自制的金创药和解毒丸之类药物，陈石星在医学上虽然未得祖父所传，多少略知一二，他离家的时候，金创药和解毒丸也带了一些。

单拔群的伤口瘀黑发出腥气，陈石星把一颗解毒丸纳入他的口中，心里想道：“但愿他中的毒没有云大侠中的毒那么利害，这解毒丸能够保全他的性命。”

陈石星没有猜错，“毒龙帮”虽然有个“毒”字，毕竟是邪派中的二流帮会，所发的毒箭远不如那个姓尚的魔头用以射伤云浩的毒针。单拔群吞下解毒丸，真气运转帮助药力发挥，觉得有点清凉之感，心知虽然不是对症解药，性命却是可以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单拔群松了口气，说道：“小兄弟，多谢你了。现在天亮没有？”陈石星道：“还没天亮，但也快要天亮了。”单拔群道：“好，我现在已无大碍，你替我把一柱擎天找来，我相信你一定认识他的。”陈石星道：“不，你不能去找一柱擎天！”

单拔群道：“为什么？”

刚说到这里，忽听得有一群人的脚步声从山坡上走下来，接着说话的声音也听得见了，正在说后的这个人恰好就是“一柱擎天”雷震岳！

单拔群连忙伏下来，伏地听声，只听得雷震岳说道：“怎么还是鬼影也没有看见一个，单拔群哪里去了？”

单拔群这一喜非同小可，心里想道：“这可真是刚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正待张口大叫：“雷大哥，我在这儿！”忽地被人掩住嘴已，叫不出的。单拔群精疲力竭，推也推他不开。掩住嘴巴的这个人。不用说当然是陈石星了，

陈石星在他的耳边，低声说道：“单大侠，你千万不可出声！”单拔群心里在叫：“为什么？为什么？”心念未已，只听得又是一个熟悉的声音笑道：“不用担心，单拔群中了我的毒箭，谅他也走不远，咱们慢慢找吧。”

这个人正是刚才埋伏在悬岩之上，暗算单拔群的那个毒龙帮帮主铁敖。单拔群如坠五里雾中，不觉呆了。陈石星在他耳边继续说道：“单大侠，你听见没有？一柱擎天和贼人是一伙的！”

脚步声自远而近，不多一会，已是走下山坡，火把的亮光也看得见了。有个贼人叫道：“你们瞧，这里有血迹！咱们跟着血迹去找，一定可以找得着单拔群！”

陈石星心里如同悬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怎么好呢？”他给吓得六神无主，只知道倘若给这些人发现，后果真是不堪想像！

趁着陈石星发抖之际，单拔群猛的一甩头，陈石星的手掌已是掩不着他的嘴巴。单拔群低声说道：“不必顾我，你走吧！”

脚步声来得更近了！

陈石星定一定神，暗自思量：“爷爷和云大侠的血海深仇，还得我替他们来报！我在这里，其实无济于事。万一单大侠也遭毒手，我更不能轻易送掉性命。”想至此处，陈石星一咬牙根，把单拔群抱起来，放在乱草丛中，在他耳边说道：“单大侠，我要走了。但愿天佑善人，你能逃过大难。最后有一句话我要和你实说，云大侠已经死了，杀害云大侠的人正是一柱擎天！”说出了最后一句话，便即蛇行兔伏，在乱草丛中偷偷溜走。单拔群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怎么会？雷大哥焉能是害死云浩的人？但他为什么和毒龙帮的帮主一起来找我呢？”

要知单拔群和雷震岳，乃是心腹之交，他是绝对相信雷震岳的。刚才他叫陈石星走开，也并非担心雷震岳会下毒手，而是恐防毒龙帮的帮主铁敖会伤了他。虽然他还未能弄明白雷震岳何以要和铁敖同在一起。

陈石星在草丛中悄悄溜走。虽然极为小心，还是免不了弄出些微声响。铁敖竖起耳朵一听，说道：“那边似有人声，咱们过去看看。”他手下一个头目说道：“帮主请小心。单拔群不知毒发没有？”铁敖笑道：“有雷大侠在这里，你怕什么？”

雷震岳道：“对，你们不用担忧，倘若当真是单拔群藏在那里，就让我来对付他好了。他既然受了伤，相信我总还对付得了。”铁敖连忙奉承他道：“单拔群即使没有受伤，他也不能是雷大侠的对手。雷大侠去对付他，等于是割鸡之用牛刀。”雷震岳哈哈一笑，做然说道：“好说，好说。”单拔群暗自思忖：“雷大哥不是这样的人，莫非其中另有跷蹊？”霍的便站起来，喝道：“单某在此，你们不用费神找了！谁要杀我，请来动手！”

他是拿生命当作赌注，假如雷震岳并不如他所料，那就是必死无疑的了。不过，他也是拼着一死的，为的是要掩护陈石星逃走。

铁敖这些人突然看见单拔群就在他们的前面出现，倒是不觉吃了一惊，注意力果然全都集中在单拔群身上，谁也没有觉察草丛里，还有一个人悄悄溜走。雷震岳沉声说道：“你们瞧着，看我杀了他！”说到一个“杀”字，突然反手一掌，大出众人意料之外，竟然是向着毒龙帮帮主胸膛劈下！

铁敖与他并肩而立，做梦也想不到雷震岳会忽然对他痛下杀手，只听得“砰”的一声，铁敖的身体像皮球般抛了起来，跌出数丈开外去！雷震岳使的是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铁敖如何禁受得起？只见他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

来，倒在地上，好像一摊烂泥。这刹那间，铁敖的手下，全都吓得呆了。

这刹那问，单拔群也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拿生命当作赌注，终于是赌赢了。

雷震岳叫道：“单大哥，我来迟了！”此时铁敖的手下方始如梦初醒，纷纷逃走。只有一个心腹亲信，跑过去想要扶起铁敖。

铁敖忽地翻了个身，三支毒箭向雷震岳背心射出，单拔群叫道：“雷大哥，留心暗箭！”雷震岳是面向着他，背向着铁敖的。

雷震岳喝道：“好，我正要借你的毒箭一用！”反手一招，三支毒箭全都接在他的手中，反射出去。铁敖那个心腹，刚刚跑到他的身边，中了一箭，登时毙命！

另外两支毒箭射向跑得最远的两个贼人，这两个人，一个向南逃跑，一个向北逃跑，已经跑出百步开外，不料仍是难逃性命。

剩下的几个贼人吓得魂飞魄散，纷呼“饶命！”雷震岳咬一咬牙，喝道：“你们毒龙帮作恶多端，死有余辜！”展开矫捷的身法，左面一兜，右面一绕，拳打脚踢，掌劈指戳，转瞬之间，只见尸横遍地，铁敖的手下，全都给他杀掉了！

“一柱擎天”尽歼群盗之后，叹了一口气，说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我本来也不想斩尽杀绝的，但今日之事，却是非把他们杀了灭口不可！”

单拔群心里想道：“毒龙帮虽然不过是江湖上的二流帮会，但帮众人人善于使毒，却是最为难缠。要是他们知道帮主死在雷大哥之手，定必千方百计来报此仇。唉，雷大哥不惜为我而树强敌，我刚才还几乎对他起疑。”不由得又是感激，又是惭愧，热泪盈眶。

雷震岳道：“单大哥，你的伤怎么样？啊呀，你的眼睛——”此时他走得近了，方始发现单拔群的眼睛红肿得好像核桃。

单拔群苦笑道：“总算不幸中之万幸，有人给我敷上了上好的金创药，大概是没有性命之忧了。”

雷震岳怔了一怔，说道：“那个人呢？”

单拔群道：“跑了！”雷震岳更觉奇怪，问道：“是什么人？”单拔群道：“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不过这件事我们慢慢再谈，我有更紧要的事情问你。”

雷震岳道：“你的眼睛总得先治一治，我和你到那边山洞去洗一洗吧。”

单拔群道：“眼睛瞎了也是小事，雷大哥，你为什么不说紧要的事情？”

雷震岳已经猜到他要问的是什麼，心里不由得一阵绞痛，强笑说道：“什麼紧要的事情？”

单拔群忍耐不住，叫起来道：“云浩已经到了桂林，你见着他没有？”

雷震岳黯然说道：“见着了！”

单拔群松了口气，说道：“这就好了。我刚才误信人言，还以为他真的是死掉了呢。”

过了好一会儿，听不见雷震岳回答，单拔群虽然看不见他脸上的神情，心里已知不妙，连忙问道：“雷大哥，有什么不对吗？”

雷震岳咽泪说道：“那人没有骗你，云大侠是真的死了！”

单拔群一下子掉进失望的深渊，比刚才中了毒箭还要难受，呆若木鸡。半晌，方如噩梦初醒，失声叫道：“死了？怎么死的？”

雷震岳道：“他不幸在七星岩上，遭了贼人暗算！”

单拔群本来亦已料到云浩已遭暗算，但从雷震岳的口中得到证实，仍是不禁震骇莫名，涩声说道：“是谁暗算他的？”

雷震岳道：“听说是厉抗天和尚宝山。”

单拔群咬牙说道：“果然是这两个人！他们还在桂林吗？”

雷震岳道：“不知道，不过料想还没离开。因为他们尚未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云大侠是生是死，他们也还要查个水落石出。”

单拔群道：“如此说来，敢情他们也是受了伤了？”他是据理推测，要知云浩遭受暗算，已有五天，假如这两个魔头没有受伤的话，在这几天当中，决不甘于销声匿迹。

雷震岳道：“不错，听说他们受了伤，这几天大概是躲在什么地方疗伤去了。”

单拔群道：“怪不得我昨晚遭受毒龙帮的暗算，这两个魔头没有露面，否则我焉能还有命在？唉，云大哥，我来迟四日，累你丧命，但想不到我的性命却还是你救的。”

雷震岳道：“对啦，单大哥，我正要问你，你素来一诺千金，何以这次来迟四日。听你的口气，你似乎早已料到暗算云大侠的是这两个魔头，这又是怎么回事？”

单拔群道：“我在途中，得知这两个魔头要来暗算云浩的消息，我便即兼程赶路，想要阻止他们。不料途中接二连三，遭受他们党羽的伏击。虽然侥幸脱险，约会之期已是过了四天了。”

雷震岳道：“云大侠要往桂林，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单拔群道：“我也觉得奇怪，我从来没有和人说过，料想云浩也不会轻易泄漏。”

雷震岳道：“是呀，我在几年之前听你说云浩想来桂林游玩，但这一次他来到桂林，我也是在他遭受暗算之后方始知道的。”接着苦笑说道：“不过说起来还是我约略知道一点风声，只怕在云大侠的心中，我的嫌疑还是最大的呢。可惜我已不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向他解释了。”

单拔群道：“雷大哥，你怎么说这个话，你是我相知最深的人，难道我还会怀疑你吗？依我猜想，云浩对你也不该有所猜疑的。”

雷震岳摇了摇头，苦笑说道：“单大哥，你不知道——”

单拔群道：“不知道什么？”雷震岳道：“我是应该受他嫌疑，因为我曾对人自认，我是串通贼人，谋害他的凶手。”

单拔群大吃一惊，问道：“你为什么这样说？”

雷震岳道：“说来话长，咱们边走边说。”单拔群道：“对啦，我也是正想问你，你说你见过云浩，是几时？在哪里？”

雷震岳道：“在昨晚三更时分，一个朋友的家里。但可惜我见到的只是云大侠的尸体了。”单拔群道：“你这位朋友是不是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大孩子，姓陈，名叫石星？”

雷震岳道：“一点不错，你怎么知道？”

单拔群道：“这位小朋友就是刚才给我敷上金创药的人。”

雷震岳苦笑道：“他对你说了一些什么？”单拔群道：“你猜得不错，他对你的确是有极大的怀疑，认为你是害死云浩的主谋。”

此时他们已经来到溪边，雷震岳同单拔群洗干净脸上的血污，并给他换药。清凉的溪水洗过了眼睛，单拔群觉得舒服许多，看得见一点模糊的景物

了。

雷震岳继续说道：“你知道琴仙吗？”

单拔群道：“琴仙？”蓦地瞿然一省，说道：“你说的可是陈劫遗这位老前辈？”雷震岳道：“不错。”单拔群道：“这位老前辈也在桂林？”雷震岳道：“他隐居七星岩下已有二十多年了，但因他与我相约，不许我泄漏他的行藏，故而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单拔群道：“这位老前辈的琴技世上无双，我是慕名已久的了，但你好端端提他干吗？”

雷震岳道：“救你性命的那个少年陈石星，正是他的孙子。云浩在七星岩内遭受那两个魔头的暗算，跌落深潭，幸得琴翁救起，但已是受伤不省人事。这件事我于昨日方知，我叫琴翁不妨把我当作谋害云浩主凶，而且要他设法使别人相信。”

单拔群恍然大悟，说道：“因为当时云浩生死未卜，你恐怕还有另外一些要想谋害云浩的人，故而不惜背上恶名，好让那些人把目标转到你的身上。唉，你的用心也未免太苦了！”

雷震岳唱然叹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单大哥，多谢你知我之深。可惜云大侠已死，我是无法向他剖明心迹了。”单拔群黯然说道：“雷大哥，事已如斯，伤感无益，当务之急，我们还是应该赶紧去代云浩料理后事。”

雷震岳道：“不错，石星这个孩子，我也应该给他一个安置才行。”他只知道陈石星此时已是跑回家里，心里还在踌躇未决，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他呢？

陈家在普陀山南面的瑶光峰下，普陀山有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四峰，形成“斗魁”，七星岩即在天玑峰上。这四座山峰再加上南面的玉衡、开阳、瑶光三峰所形成的“斗柄”，七峰断续排列，形状正像天上的北斗七星。故此当地人就把这风景荟萃的七座山峰合称“北斗七星”，算得是桂林的主要名胜。

雷震岳以为陈石星是在家里，不料当他绕过普陀山的山麓，只见光峰下的一处地方，火光熊熊，起火之处，正是陈家。雷震岳呆了一呆，不由得又是一声长叹。

单拔群眼睛虽然睁不开来，也是感到火光耀眼，热气逼人。吃了一惊，问道：“雷大哥，出了什么事？”雷震岳叹道：“陈家已经烧成二片瓦砾了！”单拔群大惊道：“那么琴翁那个孙儿雷震岳道：“石星这个孩子刚刚从这里逃跑，但陈家如今已是烧成瓦砾，看来这把火是他离家之前自己放火烧的。我以为他会逃回家里，那是猜错了。”单拔群松了口气，说道：“这样还好一些，但愿这孩子平安无事就好。”雷震岳叹道：“可是我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着他，他一定是把我当作大仇人了。”

单拔群忽地想起一事，说道：“这件事以后或许还会有机会解释，但在目前，雷大哥，恐怕你要离开桂林了。那两个魔头不待他说下去，雷震岳已是明白他的意思，当下苦笑说道：“不错，这两个魔头伤好之后，他们是绝不会放过我的。我在尽歼毒龙帮之时，也早已打定主意了。”单拔群道：“什么主意？”雷震岳道：“就像这孩子一样，毁家避难。”单拔群甚是难过，说道：“可惜我眼睛瞎了，还要累你给我治伤，帮不上你的忙。”

雷震岳笑道：“身外之物算得了什么，但求无愧吾心，对得住朋友便已无憾。”笑得可是甚为苍凉。

独秀峰青，漓江波冷，花桥烟月朦胧。在这拂晓时分，陈石星离开了生

于兹长于兹的故里，踏过花桥，看一看左面的普陀山，看一看右面的月牙山，多少幽美的故乡风景，从今以后，恐怕只有魂牵梦索。心中凄楚，实是难于言宣。

漓江的分流灵剑江在花桥底下潺潺流过，江的两岸，垂杨掩映，景物更加显得清幽。想来陶渊明笔下的武陵源也不过如是。可惜于株万株杨柳，柳丝难系行人。陈石星弯下腰喝一口漓江水，抬起头和七星岩告别，心中发出誓言：“迟早我会回来的！归来之日，我要在灵剑江磨剑，誓报血海深仇！”

“江名灵剑，或许就是我定能报仇的预兆吧？”陈石星想道：“云大侠要我去拜天下第一剑客张丹枫为师，江若有灵，剑若有灵，请保佑我得如心愿。哼，哼，什么一柱擎天，你等着吧，待我归来，灵剑一挥，就要把你砍掉！”陈石星当然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发出这个誓言之际，雷家亦已烧成一片瓦砾。“一柱擎天”雷震岳是不会在桂林等他回来的了。

三个月后，陈石星踏入了云贵高原。这三个月来，他有空便练云浩给他的拳经刀谱。拳经上附录有修习内功的法门，陈石星早晚两次，按照心法的指示，自行练功。好在他曾跟爷爷学过一点入门的吐纳功夫，天资又极聪颖，修习上乘的内功心法，居然也能无师自通。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虽然对上乘的内功仅能说是略窥藩篱，但比起从前，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过张丹枫那几页无名剑法的图谱，他还是看不懂。

这一天他来到一个小镇，天色已晚，镇上只有一间简陋的小客栈，陈石星便到那间客栈投宿。陈石星离家的时候，只带两套衣裳，三个月来，忙于赶路，无暇缝制新衣，身上穿的衣裳已是相当褴褛了。加以他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满面风尘，背着一个三尺多长古色斑斓的匣子，和一具破旧的行囊，形状显得颇为古怪。店主是有点势利的人，见他求宿，不觉皱了皱眉，说道：“小店规矩，房饭钱请客官先惠。”陈石星道：“好的，多少钱我给你就是。”不料一摸衣袋，却是不禁一呆。原来他的碎银子早已用完，只有几文铜钱和云浩给他那些金豆。

店主人道：“房钱算你三钱银子，加上两顿饭钱，算你一整数，只要一两银子好了。”

陈石星道：“我没有银子，不过——”

店主人没有听他说完，就勃然作色，说道：“你只有几文铜钱，就想来白食白住，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

陈石星忙道：“不是的，不是的，我虽然没有银子，却有金子。”店主入可吃了一惊，睁大眼睛说道：“你有金子，拿来看看！”

陈石星掏出一颗金豆，说道：“这颗金豆给你，大概总值一两银子吧？”从前的贵州，虽然有个“贵”字，却是出名的穷省份，俗语有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其穷可想而知。这个小镇位于云贵高原的山区，小客栈的客人，大都是贩夫走卒，哪曾见过一个有金子的阔绰客人？连这个势利的店主人，也是未曾见过金子的。

店主仔细打量这个衣衫褴褛的少年，哪敢相信他拿出的真是金子，冷笑他说道：“你拿一粒小小的黄铜来骗我，当我是傻瓜么？”

陈石星道，“这是真的金子，不信你可以到钱庄兑换银钱的。”

店主人道：“我可没有功夫去跑一趟县城！”

陈石星道：“可是这是真的金子呀！你有空才换掉不行吗？”

店主人哼了一声，说道：“就算是真的金子，我也不知你是怎样得来的。”

我们做小本生意的人规规矩矩，可不敢惹下官非。”越说越是难听，就差“贼赃”二字没有说出来了。

陈石星不禁恼了起来，怒道：“你以为我是偷来的么？”

店主人道：“这是你自己说的，我可没有这样说。总之，我只要银子，不要金子！没有银子，你就给我滚出去，别在这里胡混了！”

陈石星又羞又气，但想自己何必和这店主人一般见识，于是忍住了气，也不和他吵闹，说道：“好，你不相信这是金子，我走，我走就是！”

忽听得有个人说道：“小哥，你发这样大的脾气干吗？镇上只有这家客栈，你到哪里投宿？别人也不敢收留来历不明的陌生人的。还是口来吧，待我帮你说一说情。”

原来是两个住客走出来看热闹，一个是短小精悍的中年汉子，另一个却是勾鼻深目的虬髯大汉，看形象不像是汉人。叫陈石星口来的那个是中年汉子。

陈石星道：“我又不是叫化子。用不着向他乞求。”话虽如此，他还是停下脚步了。那汉子道：“当然，当然，谁敢看轻你老弟呢？不过老板既然是不要金子，而你也不能勉强他的，是吗？不如这样吧，你拿一件东西给他抵押如何？反正你的金子随时可以换回银子取赎的。这不是两全其美么？”陈石星道：“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抵押。”那汉子道：“你这个匣子是什么东西？”

匣子里装的是陈石星家传之宝的古琴，怎能放心拿去抵押，当下说道：“是一张烂琴，我想这位老板大概也是不肯要的。”

那汉子道：“拿出来看看也不妨吧？”

陈石星毕竟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沉不住气，暗自想道：“我要是不拿出来给他看，只怕他们当真以为匣子里藏的是贼赃了。”

那个不似汉人的虬髯汉子见了这张古琴，目不转睛的注视。那个短小精悍的汉子亦是怦然心动，不过脸上的神色却是丝毫不露。

店主人哼了一声，说道：“你这烂琴拿来作柴烧最多值十文铜钱。嗯，你那背囊里有什么东西？”

背囊别的东西不打紧，紧要的是云浩的那柄宝刀。陈石星由于恐怕挂在腰间太过露眼，故而藏入背囊，心里暗想道：“古琴还可以给人看，这宝刀可是不能给人看的。”当下故作恼怒，说道：“我宁愿在街头露宿，也不受你的气。不抵押了。”店主人冷笑道：“谅你的背囊里也不过几套烂衣裳，我才不稀罕你呢，滚吧！”

陈石星正待要走，那勾鼻深目的虬髯汉子将他拦住，说道：“小弟兄，何必与他一般见识？”说的汉语，甚为生硬，果然一听就知不是汉人。

与此同时，那短小精悍的汉子亦把一块银子拿了出来，递给店主，说道：“你称一称，这块银子大概总有一两吧？多出来的给你！”

店主怔了怔，说道：“你替他付账？”

那汉子笑道：“宝号的规矩，想必不会禁止我替朋友付帐？”

店主人道：“客官取笑了，我们做生意的岂有把财神爷往门外推的道理？”其实他要陈石星一两银子的房饭钱，已经是多要几倍的了。像这样简陋的客栈，供应两餐粗饭，房钱饭钱不过三钱银子而已。他刚才多要，乃是有意为难陈石星的。

那汉子笑道：“这位才是真正的财神爷，你还不赶快把财神爷请回来，

给他一间上房？”

店主人得了银子，脸色登时两样，连连打拱，赔笑的说道：“大人不记小人过，相公，刚才我没礼貌，得罪了你，你可不要见怪。小店正好还有一间上房，就与这两位客官的房间相邻，请你进去歇吧。”陈石星不屑和他计较，把一颗金豆拿了出来，对那汉子说道：“多谢，你替我付帐，这颗金豆，请你收下。”

那汉子道：“区区的一两银子，算得什么？你要是还给我，那就是不把我当做朋友了。”好像忘记刚才还要陈石星拿出东西作抵押了。

陈石星道：“萍水相逢，我岂能要你破费。”那汉子哈哈笑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是诚心交你这个朋友的。”蓦地想起刚才的事，却有点不好意思这才强自辩解道：“本来我早就想替你付这笔帐的，只是我怕你不乐意受人之惠，所以，所以陈石星听他这么说，倒是不便强要他收下金豆子，于是说道：“多谢兄台高义，不胜感激。青山绿水，后会有期，小弟定当图报。请两位回房歇息吧，我已经累得你们太费神了。”说罢打了一个呵欠。他是恐怕这两个汉子当真就要借这机会和他攀交，那时他可是说谎也难，不说谎也难了。

陈石星学大人的江湖口吻说话，听得那个汉子暗暗好笑，俱是想道：“谅你这个初出道的雏儿，也飞不出我们的掌心。”那短小精悍的汉子说道：“小兄弟，你一路奔波想必累了，你也早点歇吧。”陈石星吃过晚饭，关上房门，纳头便睡。他吃饭的时候还在害怕那两个汉子会来找他闲话，不料那两个汉子比他更早就关上了房门，果然没有来打扰他。

陈石星躺在床上，心里想道：“这两个汉子倒是好人，我可不能平白受人之惠。待他们熟睡了，我把一颗金豆偷偷塞入他们的行囊便是。”但跟着又再想道：“但这样好不好呢。他们是把我当作朋友的，我这样做，反而显得我看重钱财了。”

他想不出一个报答的好办法，不觉神思渐渐困倦，正在朦朦胧胧就要入睡的时候，忽地嗅到一股香气，吸进鼻中，登时更加渴睡，陈石星吃了一惊，连忙一咬舌尖，定睛看时，这才发觉窗子给人弄穿了一个小洞，洞口隐约可以见着一点火星，香气就是从那小孔喷入他的房间来的。陈石星心道：“好呀，居然有人暗算我这穷小子！”正是：

穷途犹自多灾难，如此苍天太不平。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苍天有意磨英骨 青眼何人识使君

幸亏陈石星练了三个月的上乘内功，这迷香虽然厉害，一时之间，却也未能见他昏迷。此时他咬破舌尖，疼痛的感觉登时驱散了渴睡之意。陈石星摸出一颗解毒的药丸放入口中，心里想道：“老人家常说钱财不可露眼，贼人想必是因为看见我这‘穷小子’能够拿出金豆，故此就来暗算我了。”想至此处，瞿然一省：“路过贼人怎会知道我有金豆？看来十九就是这间客栈的住客。”

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一好似熟人的声音道：“对付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其实用不着花这许多心思，我看行了。”另一个贼人道：“还是小心一点的好，这小子是懂武功的，多待会儿。”他们说话的声音很轻，而且捏着嗓子说话，陈石星不敢断定是否就是帮忙他的那两个客人。

过了一会，大概那两个贼人以为陈石星定已昏迷，大着胆子，推开窗子，便跳进来，落地无声，似乎轻功也还不弱。

陈石星本来是枕着云浩给他那柄宝刀睡觉的，假如他用宝刀对付贼人，出其不意，要杀这两个贼人也是不难。但他心地仁慈，怎会胡乱杀人，反而把行囊推到床后，暗自想道：“倘若真是那两个客人，他们曾帮过我的忙，我把他们吓走也就是了。”

说时迟，那时快，贼人已走到床前，向他抓下，一抓抓空，陈石星霍地坐了起来，说道：“朋友，你要钱用，这里有几颗金豆，你拿去吧。”口中说话，便即用敏捷的手法，把三颗金豆，塞入那贼人手心，跟着将他一掌推开。

不料他心地仁慈，贼人对他可并不仁慈。另一个贼人扑将上来，五指如钩，倏的便来叉他喉咙。给他推开的那个贼人更狠，竟然拔出刀来便斫。

陈石星大怒，听声辨器，腾的飞起一脚，黑暗之中，竟是不差毫黍，踢着那人手腕，当的一声，钢刀飞出窗外，跌在地上。

另一个贼人没叉住他的喉咙，变招抓他肩头的琵琶骨，琵琶骨是人身要害，倘给抓碎，多好的武功，气力也是使不出来。陈石星此时已是从床上跳下，一个侧身，用了一招“铁门闩”的招数，拗他手臂。这个徒手的贼人可比那个持刀的贼人高得多，一个沉肩缩时，反手擒拿，只听得“嗤”的一声，陈石星衣裳给他抓破。失了刀那个贼人退而复上，呼的一拳，从他背后击来。陈石星同时应付两个贼人，可就有点难以兼顾了。正在吃紧，武功高的那个贼人忽地“哎哟”一声，好像是受了伤。

陈石星反手一拳，打着另一个贼人，正中他的胸膛。贼人闷哼一声，“砰”的一脚踢开房门，和那个受伤的贼人不约而同的逃了出去。陈石星暗暗叫了一声“侥幸”，心里好生纳罕，“头一个贼人本领平常，后来那个贼人，武功可是在我之上。奇怪，我相信我并没有打伤他，难道是有人暗中帮了我的忙了？”

他本来只想赶跑贼人，目的已达，当然也就不去追了。当下连忙点燃灯火察看，看看有否失掉东西。

灯火一燃，首先发现的是跌在地上的一个盒子。正是云浩用以收藏剑谱的那个盒子。这盒子是有机机关的，不懂开法，盒盖一触便会弹开，里面立即伸出六把小刀，交叉穿插，织成一片刀网。此时这盒子是打开的，但小刀已缩回去了。陈石星恍然大悟：“原来是这盒子帮了我的忙。”料想定是那个

贼人，偷了他的盒子，却给盒子里暗藏的小刀割伤了他的手指。

幸好张丹枫手录的那几页无名剑法和云浩所留的拳经刀谱都还藏在盒中，并没有失。陈石星松了口气，盖了盒盖，放入怀中。再提灯察看，一看床上，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他的行囊不见了！

行囊里的一套破衣服算不了什么，但云浩那柄宝刀也在行囊之中，可是不能失掉的。刚才他把行囊推入靠床的一边，用被窝盖住，就是恐防照顾不周，给贼人顺手牵羊。哪知虽加小心，还是给人偷走。还好，传家之宝的那张古琴并没有失掉。

店主和住客闻声惊起，此时方始陆续来到他的房中。这间小客栈总共不过五个住客，连同店主和他，也不过七个人，已是把他的小房间挤得满满的了。

客人七嘴八舌的向他发问，陈石星哪有心思和他们细说，简单答了几句，一面敷衍他们，一面却是暗中注意那两个帮过他的忙的客人。

一加留意，果然有所发现。只见那个勾鼻深目的虬髯大汉，中指用纱布包裹，血渍隐约可见，短小精悍那个汉子说话时好似上气不接下气，每说几句，咳嗽一声，不时揉搓胸口。

陈石星疑心大起，想道：“那两个贼人声音和他们相似，身材也是一高一矮，看来准是他们无疑。”

客人们听说他只失了一个行囊，行囊只有一套破旧衣服和一些零星用品，遂都不以为意，笑道：“这小偷也算是倒霉了，我还以为你失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言下之意，好像还在责怪陈石星不应大惊小怪。店主人冷笑道：“我们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小偷，小店开张几十年，也从未发生过窃案。想不到一有小偷，第一个就光顾你。不过这小偷也真奇怪，为什么他不拣有钱的客人下手，却要偷你的破衣！”有一个好心的客人说道：“或许是外来的小偷，黑夜中摸进店来，也不知哪个客人有钱。小哥。你再仔细看看，可有失掉银钱没有？”

店主人冷笑道：“他身上若有银钱，也用不着别人替他付帐了。”那两个客人替陈石星付帐之事，有的人还未知道，店主人就告诉他们。

陈石星得那好心的客人提醒，想起那包金豆，把手一摸，那包金豆果然业已不见。料想是给贼人撕破衣掌之际偷了去的。不觉“啊呀”一声叫了起来：“我的金豆不见了！”

那好心的客人诧道：“什么，你有金豆？有多少？”看他穿得破破烂烂，心里实在不敢相信。陈石星道：“大概有二三十颗。”

那客人道：“怎么只是大概？”陈石星道：“我没仔细数过。”

那客人皱了皱眉，说道：“如此说来，你这位小哥倒是真人不露相了。这样豪阔的气派，我可还当真没有见过！”当然是越发不敢相信陈石星的话了。

店主人冷笑道：“你听他说，他哪里有什么真的金豆？不过。他是曾拿出一颗黄澄澄的豆子，说是金豆子，给我当作房钱。嘿嘿，给我一看，那只是黄铜！”

陈石星怒道：“反正已经失去了，你定要说是黄铜，我也没法和你分辩！”那短小精悍的汉子道：“你失了这许多金子，要不要报官？”

陈石星看了他一眼，说道：“我不想惊动官府，只盼偷了我的东西的人，

能够偷偷还给我。金豆不要也罢，只要他肯交回我的行囊。”

店主人大怒道：“好呀，我忍无可忍，非得揭破你不可，你这穷小子假报失窃，是不是想要讹诈我？”

陈石星又气又恼，说道：“我又不是要向你讨！”

店主人哼了一声，说道：“你有这许多金子在小店失窃，告到官府，我怎能卸脱关系？这件事情非要弄得个水落石出不可！”

陈石星道：“我已经说过，我并不想惊官动府！”

那好心的客人只道陈石星当真是个骗子，此时亦已不满他的所为，冷冷说道：“听你刚才的口气，你好像是怀疑住在这店子里的人偷你的东西，你不妨直说，你怀疑哪一个？”

陈石星道：“不敢。不过说不定贼人匆匆逃跑，不便携带赃物，会把它藏在这店子里的什么地方。要是你们哪位发现，送回来给我，我是感激不尽！”

陈石星毕竟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少不更事，自以为这番说话很是得体，可以保全贼人的面子，私下和解。哪知却是引起了公愤。

客人们纷纷斥骂：“好呀，你这样说，那是怀疑我们每一个人了，是不是要来搜查我们的房间？”“好呀，你这穷小子，你是穷得发了疯了啦，讹诈店主不成，又要来讹诈我们吗？”“把这穷小子送官究治，不能让他在这里行骗！”只有那两个汉子，倒是没有参加他们对陈石星的斥骂。

陈石星忽地面向那勾鼻深目的虬髯大汉说道：“请问你的手指是怎么受伤的？”

虬髯大汉变了面色，说道：“我伤了手指，关你何事？”陈石星道：“没什么，随便问问，你不肯说，也就算了。何须动怒？”

虬髯大汉怒道：“好呀，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是不是怀疑我偷你的东西？”他的汉语说得生硬，但一些民间俗语，却是运用得相当纯熟。

陈石星道：“偷我东西的人，自己心里明白。我可不是说你！”

虬髯大汉气得面色铁青，说道：“你这分明是说我了！真是岂有此理，我和友人见你穷得可怜，帮你付帐，你反而诬赖我作贼！”

众人都在帮他斥责陈石星，店主人说：“这种恩将仇报的小无赖，和他多说作甚，送他进县衙去吧！”

那个短小精悍的汉子作好作歹，拦阻众人报官，说道：“他未必是骗子，只怕是穷得糊涂了。咱们何必与一个乳臭未干的穷小子一般见识，待我和他说个明白。”回过头来，咳了两声，对陈石星道：“我的朋友是削梨子误伤了手指的，你为什么想要知道？”

陈石星忍耐不住，说道：“我和两个贼人扭打，其中一个给我伤了手指。你的朋友既然是削梨子受的伤，那就当然不是他了，请莫多心。”他叫别人不要多心，其实等于是指着和尚骂秃子。众人都动了怒，店主人道：“你瞧他像疯狗一样乱咬人，给他东西吃的人也咬，还能和他说什么道理？”

那汉子道：“他不讲理是他的事，咱们是大人，应该原谅他年幼无知。小兄弟，我和这位朋友是住一间房的，你怀疑他，是不是也怀疑我呢？”陈石星道：“还有一个贼人，给我在胸口打了一拳。”说话之时，正好那个汉子搓着胸口，咳了两声。

那汉子不由得也变了面色，说道：“我伤风咳嗽，原来你也怀疑我了。好，请各位做个见证，叫这小子到我们的房间搜查，看他能否搜出赃物？”那心地善良的客人说道：“对，我本来同情这孩子的，如今也觉得真是可恶

了。要是搜不出赃物，咱们是该惩戒惩戒他才好。但也莫要大难为他，送官究治一层，我看是可以免了。”

陈石星情知他敢让自己去搜，宝刀决不会藏在房间，冷笑说道：“失了的东西哪里还能找得回来，我认命罢啦！”

店主人道：“他不敢去，分明是作贼心虚！”

众人纷纷起哄，有的说道非送官究治不可，有的说可怜他穷得发疯，赶他出去就算了。

那短小精悍的汉子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气说道：“这孩子穷得一个钱也没有，也真是可怜。我当如做好事，你把这张烂琴给我，我给你十两银子，让你作盘缠回家。”众人听了，纷纷称赞这汉子是世上少有的好人。

店主人道：“你这穷小子倒是好造化，还不快快多谢恩人。”

陈石星道：“我穷死了也不卖这张琴！”

那心地好的客人道：“你真是不识好歹，你难道要人家平白送你银子吗？”

陈石星道：“谁要他可怜，我这张家传的古琴，也不能落在坏人的手里！”

此言一出，旁观的人也都为那汉子不平，那客人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我活了这一大把年纪，还不曾见过你这样的浑小子！”

店主人道：“其实这位客人已经替他付了一两银子的房饭钱，他这烂琴最多值十几个铜钱，这位客人有道理拿他的琴抵债！”

陈石星退后一步，抱着古琴，冷冷说道：“谁敢抢我的琴，我和他拼命！”店主人怒道：“你这臭小子穷得发了疯啦，白食白住，对待恩人，还要这样凶横！哼，我瞧他要吃了苦头才会舒服，送他到衙门打几十大板！”说罢，摩拳擦掌，作势就要上前抓他。陈石星咬牙说道：“好，我倒要看你能给我吃些什么苦头，你来试试！”

陈石星发了怒，那短小精悍的汉子不觉颇有怯意，劝道：“算了，算了，我也不稀罕他的烂琴。由他去吧。一两银子，当作是施舍乞儿。”

店主人其实也不愿意惊动官府，当下喝道：“难得这位客官如此宽宏大量，看在他的份上，我不追究你行骗之罪。你这患了失心疯的穷小子给我滚！”陈石星道：“走就走！”指着那两个客人道：“你们留下姓名地址给我！”那短小精悍的汉子道：“干什么？”

陈石星道：“你们给我付了一两银子的房饭钱，他日我一定加倍奉还！”那汉子哈哈一笑，说道：“谁要你还？我已经说过我当作——”陈石星圆睁双目，说道：“当作什么？”气得几乎炸了心肺。

那汉子有点害怕，“当如施舍乞儿”的话不敢再说，讷讷说道：“没什么。你不知道，我的为人是施恩不望报的。你走吧！”

众人起了公愤，纷纷道：“你这小子当真是穷得发了疯啦，你再胡闹，这两位善长仁翁不和你计较，我们也非打你不可。”

陈石星不怕和那两个人打架，可怎能和不懂武功的一些闲人打架？只好恨恨的抱着古琴，从人丛中挤出去，出了店门，回头说道：“哼，什么施恩不望报，我记着你们的恩惠了！”后面发出一片哄笑声和喝骂声。

陈石星情知在这小镇立不着足，只好在官道上等那两个客人出来，心里想道：“钱财不打紧，云大侠的宝刀可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哪知左等右等，却不见那两个人出来，不知不觉已是近午的时分，陈石星的肚子已饿得难受了。

陈石星瞿然一省：“想必他们是从另一条路走了。”大着胆子回去一看，那小客栈的门外，果然已不见那两个客人的坐骑。店主人又跑出来赶他了。陈石星一气离开这个小镇，走了一程，越走越饿得难受。

走了一程，又到一个市镇。这个市镇，比他昨晚居留的那个小镇，似乎兴旺得多。陈石星经过一问饭店，闻得酒香肉香，饥火如焚，不知不觉，便踏进去。

饭店里有四五桌客人，其中一桌，坐在上首的是个军官，主人是个富商。作陪的几个本地的绅士。这桌客人正在猜枚行令，高谈阔论，旁若无人。

衣衫褴褛的陈石星走了进来，一个客人皱眉头斥道：“你小叫化懂不懂讨饭的规矩？站在门外等候！”

陈石星面上一红，说道：“我不是叫化子！”那客人道：“哦，你不是叫化子，难道你是来喝酒的客人吗？”这个人是读过一点书的绅士，否则早已大声喝他滚开了。但这几句调侃陈石星的话一说出来，登时也引起哄堂大笑了。陈石星忍着怒火和饥火，说道：“我没有钱喝酒吃饭，但我并不是讨饭的，我是卖艺的。”

那大腹贾模样的主人酒醉饭饱，正想寻开心，笑道：“失敬，失敬，原来你是个艺人。你会的是什么玩意？”

陈石星道：“我会弹琴。”

那军官道：“哦，你这小子居然还会弹琴吗？弹来听听。”说罢回过头对那大腹贾道：“我虽然不懂弹琴这个玩意，但我们知府大人的二公子正在省城请来一个琴师教他弹琴，每个月要花好几十两银子。看来这是公子哥儿才有闲情逸致学的东西，我不相信这个穷小子也会弹琴。”那绅士道：“听他一弹，就知道了。喂，你的琴呢？还不拿出来弹？”其实这个绅士虽然读过点书，对琴棋诗画，却是一窍也不通的。冒充内行，不过是维持他的绅士的面子而已。

陈石星把匣子打开，取出古琴，说道：“请给我一张小几。”众人见了他这张琴古色斑斓，不觉又笑了起来。那大腹贾道：“也不知是在哪里拾破烂得来的一张烂琴。”

陈石星忍着气道：“我这张琴虽然不好，也还能够将就弹奏。只要你们大老爷听得喜欢，随便赏几个钱吧。”不知是饿坏了还是气坏了，调理琴弦，指头微微颤抖。

饭馆的老板倒是好心，说道：“小哥儿，你先喝一碗热汤，暖暖肚子吧。”他的饭馆里有早已熬好一大锅猪廋骨汤，五个铜钱一碗，卖给一般过路的贩夫走卒的。是廉价的肉汤。

陈石星喝了肉汤，饥火稍煞，重理琴弦，叮叮咚咚的便弹起来。一面弹一面唱道：“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廋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是诗经魏风“伐檀”篇的一段。檀是一种木材，“坎坎”是伐木的声音。“河之干”即河岸。“廋”是“束”的意思。“三百廋”言其数量之多，不一定是确数。“胡瞻”是“为什么会看到”的意思。“县”古文同“悬”，“挂着”之意。“貆”是一种野兽，今名猪獾，在这首诗里亦泛指一般野兽。“不素餐”犹言“不白吃饭”，但在诗中却是作为反话，刺讽那些“君子”的。

“伐檀”是一篇嘲骂封建社会那些大老爷不劳而食的诗。说你们这些“君子”不种庄稼，为什么拿的粮食特别多？你们又不打猎，为什么院子里悬挂

有野兽？你们这些“君子”呀？原来都是不干活儿白吃饭的。那军官向那读过一点书的绅士道：“李翁，这子弹唱的是什么调调？”

那绅士作了个鄙视的神色，说道：“我只懂诗文，谁知道他哼的是什么莲花落？”“莲花落”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小调名称，通常是叫化子在讨饭的时候，随口编出来唱，讨好施主的。

那军官摇了摇头，说道：“叫化子唱的莲花落可比他好听得多。”

那大腹贾道：“真是难听死啦，远不如苗家姑娘跳月时吹的芦笙。”陈石星几乎气得炸了肚皮，心里想道：“弹给这些俗不可耐的人来听，当真是辱没了我的古琴。哼，我宁可饿死，也不能这样糟蹋了自己了。”正待拿起古琴离开，忽听得一个人道：“我听他倒还弹得不错嘛！”陈石星抬头一看，只见说话的人是一个书生模样的少年，这个书生并无朋友作陪，坐在靠窗的座头，自斟自酌。他称赞了陈石星之后，掏出一块约莫一两多重的银子，叫店小二拿去给陈石星。

那个自命懂得诗文的绅士，摇了摇头，说道：“龙相公，你是可怜这穷小子吧？你是一位秀才，难道当真会欣赏这种下里巴人的曲调？”

那秀才本来想说：“你自己不识货，以为是下里巴人，在我听来，却是阳春白雪呢。”但因不愿和当地的大绅顶撞，只是微微一笑，说道：“他小小年纪，也应该算是弹不得错了。似乎比一般琴师还高明呢。”

那绅士道：“龙相公宅心仁厚，佩服，佩服。既然是龙相公给他说好话，咱们也赏他一点银钱吧。”当下和那大腹贾各自掏几钱碎银，那个军官也送了陈石星几十文铜钱。

陈石星欲待不要，又怕扫了这些人的面子，惹出事来。正在踌躇，那书生道：“难得相逢，请过来喝杯酒吧。”

陈石星把银子留在几上，过去向那秀才道谢。绅士、军官、大腹贾等人见他只是向秀才道谢，心里都是不觉有气。只是恐怕有失风度，不便在这秀才面前发作。那姓龙的秀才道：“小兄弟，你的琴技是哪位名师教的？”陈石星道：“我哪里请得起什么名师，是小时候胡乱跟我爷爷学的。”那姓龙的秀才道：“啊，令祖一定是位高人了？”陈石星道：“爷爷除了弹琴，只会捕鱼，我一出生就跟爷爷在山沟里住，我也不知他是高人还是矮人。”

那秀才道：“小兄弟，你怀才不遇，也难怪你有这许多牢骚。趁热吃了这只鸡腿，再喝一杯。若不嫌弃，我倒想和你交个朋友。”

那绅士不觉摇了摇头，暗自想道：“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位龙大少爷行事怪诞，以秀才的身份，居然要和一个小叫化做朋友，真是荒唐透顶。”

陈石星喝了两杯，牢骚满腹，站起来道：“多谢你看得起我，我给你弹奏一曲。至于说到做朋友的话，我是不敢高攀的。”

这次陈石星弹奏的是一首唐人绝句，沈彬写的《结客少年场行》。诗道：“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仇归。

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问布衣。”

这首诗不啻为他而写，虽然只是寥寥四句，却已包括了他的遭遇、心事和眼前的情景。他一面弹唱，一面心里想道：“我虽有决心重义轻生，但云大侠给我的宝刀却已失了，也不知是否有‘白虹贯日报仇归’的日子呢？至于‘酒市无人问布衣’，那是我早就情愿如此过这一生的了。”诗与心通，寄意琴音，不知不觉弹出自己的真感情来。那书生开头不住口的称赞，不知不觉也就听得出神了。

那绅士道：“似乎比刚才弹的好听一些。”那大腹贾道：“虽然好听一些，也还是比不上苗家姑娘吹的芦和笙。”

这支曲调还没弹完，又来了一个客人。他见陈石星在弹琴，现出颇为诧异的神色，和那大腹贾打了个招呼，说道：“刘翁，你怎的有这雅兴听琴？”那大腹贾笑道：“不是我爱听，是这位龙秀才要听的。老何，相请不如偶遇，过来和我们喝一杯。”跟着对那军官介绍这个“老何”，也是“黑石镇有名的无事忙，又是包打听。喂，有什么新鲜的事儿没有？”

那老何坐了下来，悄悄说道：“黑石镇昨晚发生一桩古怪的事情，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在东门那间云来客栈投宿，没钱交房租，还是好心的客人给他付的，他半夜里却报失窃。那少年也是背着一张烂琴的。”

那绅士看了陈石星，说道：“哪有这种道理，我瞧那穷小子多半是想讹诈云来客栈吧？”

那老何道：“李翁高见，一猜便中，那穷小子非但想讹诈客栈主人，还想讹诈施舍银子给他的恩人呢。”当下把听来的事情，加油添酱，说给这班人知道。

那绅士哼了一声，说道：“真是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小小年纪，如此无赖！你认得那小骗子吗？”

老何说道：“可惜那两个好心的客人放他走了。当时要是我在场，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往县衙送去。不过我虽然没有见着，却已打听得清清楚楚，那小骗子不过十五六岁年纪，衣衫褴褛，拿着一张烂琴到处招摇。嘿嘿，我瞧，只怕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

那绅士道：“你们黑石镇的人没上他的当，只怕世上还有些书呆子容易受骗。”眼睛看着那龙秀才。

那军官道：“可惜老何没见着他，要是有人指证的话，我立即亲手拿他！”

老何小声说道：“我瞧也是错不哪儿的了。先把他拿下来审问吧。”

那龙秀才正在听得出神，对他们的窃窃私语，恍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那军官道：“待他弹完再说。”

就在这时，忽地听得蹄声得得，有两骑马从饭店门前经过，听得琴声。停下马来。那老何叫道：“刚说曹操，曹操就到，证人来了！”原来这两个人，正是昨晚帮忙陈石星的两个客人。

那短小精悍的汉子喝道：“好呀！原来你这小无赖又在这里行骗！列位，这小无赖昨晚在黑石镇讹诈云来栈客的主人，我们也给他骗了一两银子”那老何道：“此事我们都已知道了，你也不用细说啦。好在本县的王守备就在这儿。守备大人定会替你们主持公道。”那军官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不错，这里是有王法的地方，我是维持地方治安的守备，决不容许骗子胡来，来人哪——”

这位守备老爷平日作威作福惯了，拿一个“小贼”自然用不着他亲自动手，是以他不知不觉就按照平日的习惯唤人，话到口边才省起自己现在是赴宴，并非是在衙门，身边又没亲兵随侍，总不能叫这些绅士客人去替自己拿人？

那秀才皱了皱眉头，劝道：“我瞧这位小兄弟不像是个骗子，似乎应该问清楚了再说。”

那军官怒道：“人证俱在，还问什么？龙秀才，你没有做官，回家念你的书去吧。衙门的公事用不着你这书呆子来管！哼，你这小无赖还敢瞪着眼

睛看我，待我亲自拿你！”

陈石星忍无可忍，陡的抓起几上的碎银，一把向那两个客人撒去，喝道：“昨晚你替我付了一两银子，如今我连本带利，归还给你！你偷了我的那把宝刀，快还给我！”说罢，回过头来，倏的又抓起了剩下的铜钱，喝道：“你们这些臭钱，我也不要！”这把铜钱，是向军官那张桌子撒去的。

那勾鼻深目的虬髯汉子本领不在陈石星之下，把手一招，将陈石星打向他的一块最大的银子接到手中，冷笑着说道：“你还债是天公地道，可不能诬赖我偷你的宝刀！”

那短小精悍的汉子本领可就差得多了，给陈石星撒过来的碎银，打得满是鲜血。那老何叫道：“不得了，好凶的小贼的，伤了人了！”忽地觉得不对，周围静悄悄的并没人随他呼叫，回头一看，不禁呆了！

原来陈石星撒向桌子的那把铜钱，每一枚铜钱都是竖直的嵌在桌上，露出上半边，吓得那军官面如土色。几个胆小的绅士，更是吓得钻入桌子底下。

陈石星背起古琴立即向站在门外那两个客人冲去，喝道：“你们才是骗子，你还不还我的宝刀？”

那虬髯汉子本来想和陈石星动手的，抬眼看见单独坐在靠窗那边座上的龙秀才似笑非笑的盯着他。

虬髯汉子心头一凛，慌忙上马，叫道：“这小子穷得发了疯了，咱们不能和疯子计较，走吧，走吧！”那短小精悍的汉子接连两次吃了陈石星的亏，更是害怕陈石星跑来和他拼命，用不着虬髯汉子提醒，早已跨上马背，跑在前头了。

那军官看见这“凶恶的小贼”跑得远了，惊魂稍定，方才松了口气，拍案骂道：“岂有此理，当真是无法无天！哼，我马上回衙发兵追他，看他能够跑到哪里？”他说是“马上”，两条腿还在发抖，生怕陈石星还会回来，哪敢出去？

陈石星的轻功不过比普遍的壮汉跑得快些，焉能追得上骏马？追到郊外，那两人两骑早已连影子也看不见了。陈石星泄了气，“看来我是给冤枉定了，如今又得罪了那个什么守备老爷，他若当真带领兵马跑来捉我，可是不好对付。”当下只好不走官道，往山上跑。

幸好并没追兵，陈石星兼程赶路，离开这个小镇越来越远，天色也越来越暗。不知不觉又是一个白天过去，黑夜来临。

陈石星喝的一碗肉汤，吃的一条鸡腿，早已化为乌有，肚子又饿起来。陈石星定了定神，暗自后悔，想道：“那个姓龙的秀才倒是个好人，他是诚心和我交朋友的。我不该把他给我的一锭银子也都扔掉。身上一个钱也没有，我怎能走到石林？要我弹琴给些俗人来听，那我宁愿饿死。”天色已黑，陈石星亦疲倦不堪，便在树林里选一棵枝繁叶茂，可以遮蔽风雨的大树，躺下来歇息。

肚子饿得越发难受，陈石星心头苦笑：“莫说走到石林，要是没有东西填塞肚子，再过两个时辰，恐怕我就走不动了。唉，大仇未报，难道我竟然就这样胡里胡涂的饿死异乡？”一阵风吹来，饿得发软的陈石星不由得打一个寒颤。

幸亏他随身携带的火石昨晚没给那个贼人顺手牵羊拿去，陈石星拾了一些枯枝败叶，擦燃火石，烧起一堆篝火。忽地眼睛一亮，发现地上似有什么物事，扒开泥土一看，找到几个山药蛋（一种野生薯类）。

陈石星吃了这几个山药蛋，当真欢喜得如同拾到了宝贝，“天无绝人之路，最少我不会今天饿死了！”烧熟山药蛋，吃下肚子，精神一振。

可是今后怎么办呢？难道就躲在荒山野岭里做个野人，靠山药蛋充饥么？陈石星越想越是烦恼，拿出古琴，在大树底下弹起来。不知不觉弹的正是他和爷爷诀别之时弹的那半曲广陵散。

想起爷爷的惨死，爷爷生前珍惜如命的这张古琴，自己几乎都保不住。陈石星不禁悲从中来，难以断绝。满腹凄凉情绪，尽都付托哀弦，借这琴声倾吐。

忽听得有人赞道：“弹的好琴！”陈石星吃一惊，跳起来看，只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了四个人，站在那棵大树底下。

前面两个老头，相貌非常怪异。两个老头长得一模一样，肤色却是刚好相反。一个穿着白衣，一个穿着黑衣。白衣老者肌肤如雪，黑衣老者肤色如墨，和他们的衣裳颜色正好相配，一黑一白，相映成趣。两个老头都是卷发深目、湛蓝的眼珠，一看就知，倘若不是西域的胡人，就一定是外国人了。这两个老头手上都拿着一根发绿色光华的拐杖，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做的。

但更令陈石星既惊且怒的还是站在后面的那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冤枉他行骗的那两个贼人！

那个虬髯大汉对黑白两老者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话，陈石星一点也听不懂。但见他们指着古琴说话，料想还是想要谋夺自己的家传宝物。那短小精悍的汉子笑道：“这可真是巧极了，想不到你这小子竟也躲在这儿。”陈石星大怒喝道：“我正要找你们算帐，我还了你们银子，你们为何不还我的宝刀？”

那汉子笑道：“你还想要讨还宝刀？胆子可也真是不小！告诉你，我们还想要你这张古琴呢！不过我们也不会亏待你的陈石星满肚皮没好气，哪有耐性听他把话说完？冲上去就骂：“岂有此理，你们这班强盗！偷我的宝刀，还要抢我的古琴！”

那白衣老者把手一挥，说道：“且慢打架，我们也不是强盗！”

这刹那间，陈石星只觉一股极为柔和的力道，就像有一只隐形的手掌向自己推来一样，力道虽然柔和，却是难以抗拒，不由得噤、噤、噤的接连退了几步。

白衣老者说罢，回过头来，哼了一声，斥责那个汉子：“你们帮我做买卖，我不是曾经告诉你们？咱们只能在买卖上占人家的便宜，可不能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是不是欺负这个孩子了？”他说的汉语甚为流利，比起那个虬髯汉子要好得多。

那个虬髯汉子忙替同伴辩护：“我们不是抢他的，我们是拿钱买的。”陈石星骂道：“胡说八道！你们假装好人，替我付钱，谁说要把东西卖给你呀！”

那短小精悍的汉子一脸孔谄媚的神情对那两个老者说道：“你们两位老人家什么古董宝玩都有，就只缺少一张古琴，是以我想把它弄到手中，送给你们当作寿礼。你老请瞧，这古琴可好？”

黑衣老者缓缓说道：“好是好，可也不能强要人家的。不过这把宝刀嘛——”

虬髯大汉生怕黑衣老者要把这柄宝刀还给陈石星，连忙问道：“这把宝刀怎样？”

黑衣老者说道：“这把宝刀我倒是难以处置，待我问清楚了再说。”虬髯大汉心里想道：“习武之人，谁不喜爱名马宝刀？”只道黑衣老者已经意动，并不坚持他一向做买卖的“规矩”了，于是说道：“老爹子，抢人家的东西当然不好，不过，不过黑衣老者盯着他道：“不过什么？”

虬髯大汉说道：“我记得老爹子似乎说过，黑吃黑是可以的。不知我有没有记错？”

黑衣老者道：“你说这小子的宝物也是抢来的吗？你怎么知子道？”

那短小精悍的汉子得到同伴的提示，紧接便即说道：“这小子是什么来历，我们虽然并不知道，但他穷得连一件破衣都买不起，焉能藏有两件宝物？”

黑衣老者点了点头，“你这话也说得是，这孩子的来历是有点可疑。”

陈石星怒道：“我的来历，你管不着。但你这两个手下，却是捏造谎话。”白衣老者道：“哦，他们怎样捏造谎话？”

陈石星道：“他说我穷，不错，我的确不是富人，但昨天晚上，我身上还有几十颗金豆。是他们在偷我这把宝刀的同时，把金豆也偷了去的。”

短小精悍的汉子哈哈笑道：“你这话骗得了谁？——”话犹未了，只见金光闪耀，黑衣老者把手掌摊开，几十颗金豆已是全在他的掌中。那短小精悍的汉子把金豆藏在贴肉的内衣袋子，竟然给他迅捷无伦的手法一下子就掏了出来，外衣依然没有解开。莫说这汉子惊恐，连陈石星也看得呆了。

那汉子浑身发抖，说道：“我只是想弄点你们喜欢的礼物，孝敬你们两位老人家，可并不是为了自己。这小子不肯卖给我们，只能行此下策，叫他一个铜钱都没有，或许他才会卖给我们。”只听劈啪两声，虬髯大汉和这汉子都给打了一记嘴巴！

陈石星见黑衣老者惩罚他的手下，心里想道：“这两个胡人相貌可怖，心地似乎还不坏，这柄宝刀大概他们会还给我了。”不料那黑衣老者拔出宝刀，弹了两弹，忽他说道：“我不包庇手下，但你也要说句实话。这把宝刀你是怎样得来的？”

陈石星如何能够把云浩的事情告诉陌生的胡人？他又不擅于编造谎言，只好说道：“总之是我的东西，怎样得来的，用不着你来多管！”黑衣老者道：“别的闲事我可以不管，这把宝刀的来历我是非管不可，快说实话，云浩的宝刀，为什么会到了你的手里？”

陈石星大吃一惊，奇怪之极，暗自思忖：“难道他们是云大侠的朋友？哼，人心险恶，焉知这两个胡人老头不也是假装好人，想要套出云大侠说给我听的秘密。”黑衣老者道：“你是云大侠的弟子吗？”陈石星道：“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云大侠、雨大侠。”

黑衣老者忽地倒转刀柄，递过去道：“接下！”

陈石星呆了一呆，想不到黑衣老者如此轻易就肯把宝刀交到他的手中。正想向他再讨刀鞘，黑衣老者已是把那根绿玉杖交给白衣老者，喝道：“你得回宝刀，朝我斫来吧！”

陈石星不禁又是一呆，半晌说道：“好端端的我为什么要用刀斫你？”要知道把这把宝刀有断金截铁之能，吹毛立断之利，陈石星怎敢用它来对付一个空着双手的老头。

黑衣老者冷笑道：“你莫以为你拿的是一把宝刀，谅你也伤不了我的一根毫毛！老实告诉你，我要你用刀斫我，因为我立有一条规矩，只有别人向

我动武的时候，我才能够抢人家的东西！不过，现在我已经说给你听，你听不我听，我也是要你这张古琴的了！”

眼看黑衣老者张开蒲扇般的大手，扑将过去，一抓就要抓住他的这张古琴。陈石星只怕他会毁坏这张古琴，焉能不怒。心想：“原来他刚才说得好听，却也分明乃是强盗！”无暇思索，一刀就劈过去。

黑衣老者哈哈笑道：“你中计了，你既然动了我，我就可以间心无愧的拿你的宝物了！”陈石星这一刀本来还是只想吓他住手的，黑衣老者反手一弹，刚好弹着刀背，登时震得陈石星虎口一麻，宝刀都几乎拿捏不牢。大笑声中，黑衣老者又再向那古琴抓下！

陈石星喝道：“你要得到这张古琴，除非将我杀了！”他气得红了眼睛，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挥动宝刀，便向黑衣老者伸向古琴的右臂斩去！

此时陈石星已经知道对方的本领胜过自己不知多少，如何还敢手下留情？这一刀劈下，正是云浩刀谱中的杀手绝招，刀光俨若长虹，威猛之极！黑衣老者哈哈一笑，说道：“好小子，当真要拼命么？”说也奇怪，他的手臂就像会拐弯似的，陈石星一刀劈空，只听得“乓”的一声，左肩已着他一拳。这一拳看来似乎打得很重，但陈石星却并不感到怎么疼痛。

这刹那间，陈石星不禁怔了一怔。要知黑衣老者这一拳突然打着他的肩头，大出他的意料之外。他本来以为自己非给对方击得倒下不可的，哪知却是没事。虎口的酸麻反而止了。

“难道我只练了两个月的内功，就有如此神奇的功效？”陈石星心想。

说时迟，那时快，黑衣老者双臂箕张，又扑过来，作势竟是要抢他的宝刀。陈石星无暇思索究竟是自己的内功功效还是对方手下留情，连忙一招“横云断峰”，阻挡对方攻势。接着“三羊开泰”、“跨虎登山”、“龙跃深渊”，一连三招，反守为攻。这三招当然也都是云家的刀法。黑衣老者左面一飘，右面一闪，就像和他戏耍似的，陈石星一口气劈了十几刀，连他的衣角都没沾着。黑衣老者笑道：“你拼命也没有用，乖乖的将宝刀和古琴双手奉上吧，我不杀你。”

陈石星抱着“人在琴在，人亡琴亡”的决死之心，咬紧牙龈，一声不响，只是把宝刀向对方斩去。将自己在云浩的刀谱上所学得的刀法，全部施展出来。

转眼间，黑衣老者又和他游斗了数十招，陈石星依然是连他的衣角都没斩着。黑衣老者忽地笑道：“你这招铁门门可是使得有点不对，这一招应该全取守势，下一招倒骑驴方始反击敌手下盘，你却守中带攻，这就错了。你看你的这招倒骑驴不是露出空门了吗？要是我掌拍你的风府穴，你怎么办？”他喝破陈石星下一招招数的时候，果然陈石星正是刚刚在使出“倒骑驴”。

陈石星吃了一惊，奇怪这黑衣老者怎的如此熟悉云浩的刀法？但想“风府穴”位在背心，他与我正面交锋，如何能攻击我背后的空门？云家刀法本是沉雄轻捷兼而有之，陈石星远远未到收发随心之境，急速之间，焉能变招，加以他断定对方无法攻击他背后的“空门”，于是这一招“倒骑驴”就仍然按照刀谱，唰的挥刀斩劈黑衣老者的双腿。

突然间面前消失了黑衣老者的影子，原来黑衣老者已经从他的胯下钻过去了。黑衣老者这个身法古怪之极，而且快得非常，陈石星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钻到了自己的背后。

其实黑衣老者这个古怪的身法，岂只是出陈石星意料之外，即使有个武学造诣比陈石星高明十倍的人，只怕也是难以想到。要知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岂肯甘受胯下之辱，是以任何中土的门派都没有这种身法的。原来这黑衣老者是天竺人，他这身法乃是从瑜伽术变化出来的。天竺人和中国人的观念不同，并不认为从对方胯下钻过是什么耻辱。陈石星的武学造诣远远未到收发随心的境界，黑衣老者的影子突然在他面前消失，他这一刀仍然劈将过去，“当”的一声，斫着了地上一块石头。

就在这一瞬间，陈石星只觉背后的“风府穴”一麻，黑衣老者手掌一拍他的背心，就轻轻的将他推开了。

“风府穴”本是人身三十六道大穴之一，倘给敌人用重手法点着这个穴道，不死也重伤。但陈石星只是感到片间酸麻，向前踉踉跄跄的冲出几步，脚步一稳，这酸麻之感也就顿然消失。连穴道都未被封，依然能够纵跃挥刀。

黑衣老者又是哈哈一笑，说道：“我已经提醒了你，你却不信，现在你心服了么？”陈石星喝道：“你要杀便杀，我有一口气在，就不能让你抢我的东西！”黑衣老者笑道：“好倔强的小子！好，你还有十八招刀法尚未使完，你使完了我再杀你，让你死得眼闭！”

陈石星此时哪里还再理会自己的死活，挥刀再战，不知不觉，把云家刀法最后的十八招也使完了。

黑衣老者忽地头下脚上，一个“蜻蜓倒竖”，足尖向上一挑，“当”的一声，把陈石星手里的宝刀，踢得飞上半空！又是一个陈石星做梦也想不到的古怪打法！

说时迟，那时快，黑衣老者已是一跃而起，抢在陈石星前面，接下了半空中落下来的宝刀。

他一接下宝刀，突然又是倒转刀柄，塞到陈石星手中，笑道：“以后你可要更加小心，不可让这柄宝刀再失掉了。”陈石星还在发呆。这黑衣老者说过待他使完十八招刀法就杀他的，岂知非但不杀，反而还他宝刀。正是：

落魄穷途逢怪客。是邪是正费疑猜。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陌路惊逢三恶贼 穷途巧遇两摩诃

黑衣老者双眼盯着陈石星，冷冷问道：“你说你不是云浩的弟子，这刀法是谁教你的？”陈石星怒道：“你们这班强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黑衣老者笑道：“宝刀已经还了给你，古琴我也不要你的。如何还是强盗？”

陈石星思疑不定，“莫非他是志在张丹枫的剑谱，想要从我的口中，套出云大侠弥留之际告诉我的秘密？”当下反问那个黑衣老者：“你不是强盗，是什么人？”

黑衣老者眉头一皱，说道：“你没听人说过黑白摩诃的名字？”陈石星道：“什么诃里吉蒂、罗里罗唆？我没听过！”

黑衣老者哼了一声，上上下下的仔细打量陈石星，好像是石头里爆出来的怪物。

一直袖手旁观的白衣老者此时方始摇了摇头，“不用盘问他了，这小子的刀法料想也非云浩教，否则怎会这样笨拙？”

黑衣老者也是思疑未定，“不错，倘若他是云浩弟子，怎会不知道黑白摩诃？一看我们兄弟的这副长相，早就应该知道了。但云浩的这把宝刀，怎会到了他的手里？又为何他会使云家刀法？虽然使得笨拙，毕竟也还是云家刀法呀？”

正当他捉摸不透，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对付这个“倔强的小子”之际，忽听得两声急促尖锐的叫声，跟着他们兄弟一起来的那个虬髯大汉抚着胸口，闷哼一声，晃了两晃，“卜通”的就倒下去。那个短小精悍的汉子仍然还在站着，动也不动，喉头鲜血却是一点一点的滴了下来。原来他哼也未能哼出一声，就中了人家的暗器，死了，过了一会，方始像木头一样突然倒下。

就在这时，树林里影影绰绰的忽地出现了许多人，火把也亮起来了。前头的三个人一步一步的走近黑白摩诃。

在这三个人当中，陈石星“认得”一个手抱铁琵琶的汉子，正是那天在七星岩里暗算云浩的那个姓尚的魔头。

那天他并没在七星岩里，他的所谓“认得”乃是因为他的爷爷曾经告诉过他这个姓尚的魔头和厉抗天的形貌，以及他们所用的兵器。厉抗天用的是独脚铜人，那个姓尚的魔头用的是铁琵琶，这两种兵器都是极为罕见的。

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黑衣老者冷笑说道：“尚宝山，你暗杀我的两个手下，是在向我示威么？”陈石星心道：“原来这个魔头名叫尚宝山，他是云大侠的仇人之一，我可得记牢这个名字。”

尚宝山笑道：“不敢。少两个人，方便说话。”

此时为首的三个人和黑白摩诃相距已是只有十来步了，他们对黑白摩诃也似颇为忌惮，三人犄角相依，站好有利的地位，注视黑白摩诃的来势，黑白摩诃站在原位，并不向前踏进。

另外两个，一个是身形枯瘦的老头，一个是肥头大耳的和尚。瘦老头腰悬长刀，胖和尚手里拿着一根镔铁打的禅杖。

他们的手下约有十来个人，此时都已从林中出来，对黑白摩诃采取包围的态势。陈石星站在大树底，是在黑白摩诃的左斜方，距离在三十步开外，手里紧握宝刀，心里想道：“这个姓尚的魔头恐怕已经知道云大侠死在我家的秘密，要是他冲着我来，我只有拼了这条命了。”黑衣老者说道：“余庄主，你请来的朋友，来头可是不小啊，这位是铁杖禅师吧？”

那胖和尚傲然说道：“不错，多承江湖上的朋友看得起我，给我这个称号。嘿嘿，我知道你们是黑白魔诃，咱们虽然没有会过，倒也算是彼此闻名了。”原来这个和尚本是少林寺的弟子，法号“照空”，二十年前因犯清规，给少林寺的主持痛禅上人赶出山门的。可是他的少林派武功学得当真不错，尤其八八六十四路疯魔杖法，更是使得出神入化，据说少林寺所有的和尚都比不上他。是以得了个“铁杖禅师”的称号，本来的“法号”反而知者无多了。

黑衣老者道：“还有一个厉抗天呢？听说前两年他已经回到中原，经常和这位尚朋友一起。余庄主，你邀了这位尚朋友，怎的却不邀他？”

那余庄主哈哈一笑，说道：“黑白摩诃，你们也未免自恃过高了吧？厉抗天另外有事，但依我看，今日之事，大概也无需他在场了。”

陈石星心里想道：“这个余庄主不知是否有快刀刀王之称的余峻峰，倘若是他，这黑白二老恐怕凶多吉少！”原来陈石星曾有一次偶然听得“一柱擎天”雷震岳和他的爷爷谈论过这个“刀王”余峻峰，雷震岳说他的快刀虽然未必天下无双，但用刀的名家，恐怕也只有云浩才能是他对手。

那白衣老者的脾气比哥哥急躁得多，忍不住把那根绿玉杖在地上重重一顿，亢声说道：“余峻峰，爽快说吧，你找上我们，意欲何为？”果然是快刀刀王余峻峰！

余峻峰慢条斯理的说道：“两位少安毋躁，我正是有个不情之请，要请两位见谅。”

白衣老者喝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余峻峰面色一变，说道：“我不是不会骂人，不过咱们还是先礼后兵的好。黑白摩诃，这几十年，你们在中国积聚的财富也不少了，要是全部带了出去恐怕也是够麻烦的。故此我想请你们把藏宝的地方告诉我，我也不想多要，只分一半就行。另外一半，我替你们运出去，包保妥当。”

白衣老者冷笑：“你们打的倒是如意算盘，可惜我现在是个穷光蛋，休说宝藏，我还想向你们借点银子使用呢！”

铁杖禅师把禅杖也是在地上重重一顿，冷冷说道：“钟不敲不响，灯不点不明。如此说来，洒家恐怕只有用这根禅杖，来向两位化缘了。”白衣老者怒道：“打就打，我还怕你不成！”

黑衣老者却摆了摆手，说道：“且慢，我可不信你们就只是为钱而来。有没有别的‘不情之请’，一并说了吧！”

余峻峰冷冷说道：“黑摩诃，你可是比你的老弟精明多了。不错，有位朋友托我代问你们，你们是张丹枫的好朋友，想必知道他的住处，我这位朋友要找他。”

黑摩诃先不回答，两眼朝天，嘿、嘿、嘿的冷笑三声，这才说道：“凭你们这几个东西，也配去见张丹枫吗？”余峻峰怒道：“我是先礼后兵，已经给了你们天大的面子。你竟不识好歹，胆敢看不起我！好，我倒要领教领教你们黑白摩诃，究有多大本领？”

铁杖禅师道：“余庄主，请让洒家先与黑白摩诃见个高低，他们兄弟用的是绿玉杖，听说是件宝物，我想和他们打个赌，看看是他们的绿玉杖厉害，还是我的这根禅杖厉害，要是他们的绿玉杖赢了我的禅杖，从今之后，江湖上就算没有我这号人物。要是我赢了他们，我可要不客气拿他们的绿玉杖当作彩物了。”

当余峻峰与铁杖禅师争着要和黑白摩诃较量之时，尚宝山则在目不转睛的盯着陈石星。余峻峰的一个手下说道：“把这小子先打发了吧？”尚宝山摇了摇头，说道：“这小子似乎是陈琴翁的孙儿，不可伤他性命。”

那手下问道：“陈琴翁是什么人？”尚宝山道：“他是天下第一琴师，来历如何，我也不清楚。不过我却知道云浩曾在他的家里养伤，云浩是死是生，我要从这小子口中得知确讯。”那手下道：“好，这么说，我们就只拿活的不要死的好了。”当前的大敌是黑白摩诃，余峻峰的手下自是不把陈石星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放在眼内，当下就和另一名好手跑过去要捉陈石星，留下尚宝山给他们的庄主押阵。

黑白摩诃听说云浩受了伤，不觉都吃了一惊，变了面色。

铁杖禅师哈哈笑道：“尚未交手，你们就害怕了么？”黑摩诃一声冷笑，突然跃起，身法之快，端的难以形容、铁杖禅师只道他是向自己扑来，连忙横杖一封，喝道：“为什么不用你的独门兵器？”话犹未了，眼前人影已是倏的消失，黑摩诃指东打西，一个转身，早已到了尚宝山跟前，喝道：“我先领教你的暗器功夫！”

尚宝山一按铁琵琶，三枚透骨钉电射而出，黑摩诃一掌拍下，只听得“当”的一声，和铁琵琶碰个正着。尚宝山虎口酸麻，身形一晃，铁琵琶横扫黑摩诃下盘。这一变招也真是厉害之极，快捷狼辣，兼而有之。说时迟，那时快，黑摩诃已是退回原处，只听得“哼”的一声，一枚透骨钉飞到了尚宝山面前，尚宝山双指一钳，把那枚透骨钉接到手中，冷笑说道：“你用我的暗器，如何能够伤我？咱们还是各凭本身武学，见个真章吧！哎呀，不好！”

话犹未了，只听得连续两声裂人心肺的惨叫，原来黑摩诃左手接了暗器，把三枚透骨钉从不同的方向射出，另外两枚竟像长着眼睛似的，射向他的背后左斜方刚刚跑近陈石星的那两个人，分毫不差的射入了他们的心窝，当然是立即一命呜呼了！

黑摩诃身手一露，刚才还在大言炎炎的铁杖禅师都不禁吃了一惊，“想不到他年过六旬，身手还是如此敏捷。像这样形同鬼魅的对手，可是不大好斗。”

尚宝山更是吃惊，“他这接发暗器的手法，我虽然勉强可以做到，但要打到百步开外，分毫不差的正中心窝，而且还是在背后的两个人，取了他们性命，这个本领，我可是没法比上他了。”

黑摩诃一声长笑，“尚宝山，你伤了我两个手下，礼尚往来，我也只是伤了你们的两个人，总算是公平交易了吧？”

余峻峰怒道：“你的手下可不是我杀的！”

黑摩诃哈哈一笑，说道：“反正你们都是一丘之貉，你若怪我不分皂白，尽可上来替你的手下报仇！”

铁杖禅师道：“咱们的赌赛怎样？”

黑摩诃笑道：“你急什么？我见识了余庄主号称天下无敌的快刀，自然还要会你。你可不用替我担心，余庄主的快刀虽然号称天下无敌，料想也未必就能够将我一刀杀死了。”他连接两句“号称天下无敌”，把余峻峰直气得七窍生烟。

白摩诃脾气比哥哥急躁，听得铁杖禅师一再挑战，禁不住把绿玉杖重重一顿，喝道：“你这秃驴，也真是太不知自量，你是什么东西，胆敢向我们兄弟同时挑战，哼，你要是活得不耐烦，我和你单打独斗！不必什么彩物，

拿性命作赌注好了！”

黑摩诃笑道：“弟弟，你和我都是一大把年纪的了，火气也该收敛一些。戏应该一句一句的唱，同时唱两台戏，看得人眼花撩乱，观众只怕也要喝倒彩的。”

孪生兄弟心意相通，白摩诃对哥哥要和余峻峰先行较量的用意，猜到了几分，便道：“好，哥哥，我听你的，让这秃驴多活片刻。”

铁杖禅师怒道：“我等着替你念往生咒呢，谁死谁活，走着瞧吧！”其实他已是色厉内荏，巴不得余峻峰替他先接一场，好让他看清楚了黑摩诃的武功家数，待会儿对付白摩诃就有利得多。

余峻峰自恃快刀无敌，对黑摩诃刚才显露的那手神出鬼没的本领，心里虽也微有怯意，但却想道：“我不信他能快得过我的快刀，他若像对付尚宝山那样来对付我，未欺到我的身前，我已先在他的身上搯几个透明的窟窿了，怕他作甚？”胆气一壮，便即说道：“黑摩诃，你指名挑战，余某敢不奉陪。你若输了怎样？”黑摩诃道：“你要怎样？”余峻峰道：“还是刚才的那句话，只要你的一半家财。”黑摩诃道：“你若输了如何？”余峻峰道：“从此闭门封刀！”黑摩诃哈哈大笑道：“好，就照你划出的道儿，这便宜我是稳占的了！”

余峻峰道：“你莫猖狂，亮兵器吧！”黑摩诃道：“你急什么？”忽地走到陈石星面前，说道：“借你的宝刀一用。”陈石星一来盼他得胜，二来也知他若要夺刀易于反掌，索性大大方方的把云浩那柄宝刀交给了黑摩诃。

余峻峰大惑不解，心里想道：“他的绿玉杖就是一件宝物，为何向这少年借刀？”要知黑白摩诃的双杖合璧，不仅称雄天竺，在中土也曾横扫江湖，罕逢敌手的。余峻峰和他们兄弟虽是初次对敌，但对他们“双杖合璧”的厉害，却是闻名已久的了。黑摩诃舍弃使惯的兵器不用，却向一个衣裳褴褛的少年借刀，自是难怪余峻峰猜想不透。

黑摩诃缓缓走了回来，在余峻峰面前一站，宛似渊停岳峙，慢慢拔刀出鞘，只见刀锋宛如一泓秋水，射出一道光芒。云浩这口刀不知染过多少人的鲜血，但它仍是那样明亮，就像刚出熔炉的宝刀！

余峻峰心头一凛：“不错，这倒端的是把宝刀！”黑摩诃冷冷说道：“余庄主，你号称快刀无敌，我刚刚跟这位小兄弟学了几手刀法，想向你领教领教！”

此言一出，余峻峰不由得勃然大怒，他是天下闻名的“刀王”，黑摩诃和他比刀，已经分明乃是蔑视，何况黑摩诃还说是刚刚学来的刀法，“教”他刀法的人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穷小子！

余峻峰暗自思量：“他纵然能仗宝刀之利，刀法上也决非我的对手。”气极怒极，反而哈哈大笑：“黑摩诃，这可是你自己找死，怪不得我！”狂笑声中，但见四面八方都是刀光人影，余峻峰已是把他的快刀绝技施展出来。虽然只是一人一刀，但由于使得太快，就好像有十几个人四面八方的同时向黑摩诃攻来。看这情形，只怕眨眼之间，黑摩诃便有丧身在“乱刀”之下的灾祸。陈石星倒吸了一口凉气，心弦绷紧，想道：“余峻峰号称刀王，果然名不虚传。这个黑老头恐怕是过于轻敌了。”心念未已，只见黑摩诃刀锋回舞，闲雅舒徐，当真说得上是从容应敌，和余峻峰的火爆猛攻，大异其趣。但他刀锋那么轻轻一掠，却是恰到好处的把余峻峰的攻势解开，满天刀影，顿时收敛。

陈石星看得心旷神怡，暗自赞叹：“好啊！原来这一招雁落平沙是应该这样使的。我却只是学到姿势，未得神髓。”双方互为攻守，转眼斗了数十招。余峻峰的刀法虽然比黑摩诃快了几分，却也只能堪堪打成平手。陈石星看得有点迷惑起来，“这几招可不大像云大侠刀谱上的招数，但沉稳而又轻灵的格调却是一样，不知是否云家刀法的变招？”

黑摩诃好像知道他的心中疑惑，一招“横云断峰”，挡住了余峻峰的攻势，缓缓说道：“武学贵在创意，只要得其神韵，任何上乘刀法，都可随意变化。甚至完全不依所学，自出机杼也行。嘿嘿，余庄主，你说是么？”原来黑摩诃的武学修为，还在云浩之上。云家的刀法，他当然没有陈石星学得那么纯熟，（故此他刚才要诱使陈石星把全套刀法使出来，好让自己温习一遍。）但这几招深得云家刀法神韵的自创新招，即使云浩复生，殚精竭虑，料亦不过如是。他这番话其实是说给陈石星听的，但在余峻峰听来，却好像黑摩诃是在教训他了。

余峻峰怒道：“黑摩诃，你也未免太狂妄了，我姓余的刀法，还用得着你教么？”气呼呼的就好像扯起了风箱。黑摩诃哈哈一笑，说道：“岂敢，岂敢。谁不知道你余庄主是号称快刀无敌的刀王呢？不过愚者一得，我或者还可与你切磋切磋。依我看来，刀法只是使得快，恐怕还不能算是登峰造极的刀法。”

余峻峰冷笑道：“你的刀法是登峰造极了么？”

黑摩诃笑道：“我没有这样说。我倒是说过，我这几手三脚猫的刀法，只是刚刚跟这位小哥学的，和‘登峰造极’，差个十万八千里呢，怎能比得上你号称天下无敌的刀王呢？不过，我好比一个食客，你好比一个厨师，虽然我不懂得烹饪，你弄出来的菜肴，味道好不好，我还是可以品评的啊！你说不对吗？”

又是接连几句“号称”，说得余峻峰更加气恼。余峻峰喝道：“你是比刀不是？休要罗嗦！”就在说这两句话的时间，一口气劈出六六三十六刀。

黑摩诃轻描淡写的只是使了七招，就把他的三十六刀一一化解开去，笑道：“我又要比刀，又要说话。你划出道儿的时候，可并没禁止我开口的啊！喂，你瞧清楚了，我认为上乘的刀法，只贪图快没有大用，刀法的要诀是为我为主，与其为客犯主，不如为主待客。嫩胜于老，迟胜于急。别人斫出十刀，我一刀就可以抵敌十刀。如果你以为我说得不对。咱们可以印证印证。”

所谓主、客、嫩、老，都是刀法中的术语，先发制敌，是以客犯主，后发制敌是为以主待客，以刀尖开之称“嫩”，以刀柄碰磕为“老”，磕托稍慢为“迟”，刀尖先迎为“急”。黑摩诃一面说一面用刀比划，让陈石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陈石星“无师自通”学了几个月的云家刀谱，所得的实在只是表面功夫。此时方才真正是得到了名师的指点，心中许多疑难之处，豁然贯通。

黑摩诃说到“印证”二字，左手虚招，忽地指东打西，一招“玄鸟划沙”，刀锋自肘底穿出。这一招拿捏时候，妙到毫巅，余峻峰的快刀刚要斫到他的胸前，他已是好像预先知道余峻峰的来势，宝刀先迎上去。这么一来，余峻峰的刀法本来比他快的，却反而变成比他慢了半分。

只听得“当”的一声，火花四溅，余峻峰斜窜三步，低头一看，刀背上已是损了一个缺口。余峻峰使出“夜战八方”的藏刀式，护着身躯，暗暗叫了一声：“侥幸！幸亏我这是厚背扑刀。”原来他在那电光石火之间，反转

刀背，用刀背和黑摩诃的宝刀相碰，这刀只是损了一个缺口；否则要是锋刃相交的话，余峻峰那口刀非给削断不可。他能够随机应变，变招如是之快，刀法上的造诣也是非同小可。黑摩诃心想：“余峻峰号称刀王，虽嫌夸大，倒也并非浪得虚名。”当下说道：“刚才余庄主是‘为客犯主’，我则是‘为主待客’，一下子就变得主客易势，可见我所说的似乎也还有点道理吧？”他用实战作为例子，给陈石星讲解刀法，陈石星心领神会，好生感激。余峻峰则以为黑摩诃是在教训他，不由恼羞成怒。

余峻峰恼羞成怒，喝道：“你不过赢了一招，就敢把我当作晚辈！”咬紧牙根狠狠打，刀光霍霍展开，强行采取攻势，宛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黑摩诃道：“岂敢，岂敢！不过我可提醒你，心浮气燥，乃是武学的大忌，你犯了这个毛病了！好，现在我再和你印证印证‘嫩胜于急，迟胜于老’的各种刀法诀窍，瞧清楚了！”他是叫陈石星“瞧清楚了”，但余峻峰也是不能不全神贯注，注视他的刀尖。暗自想道：“想不到黑摩诃竟也是个刀法的大行家。但他也忒小觑我了，他说的这些道理，难道我还不不懂，要他罗唆？”

但懂得是一回事，运用得好不好又是一回事，余峻峰使出浑身解数，终是棋差一着，处处受到对方制肘。黑摩诃从容不迫的把云家刀法施展开来，随意挥洒，都是恰到好处的破解绝招。一口宝刀，盘旋飞舞，时而闲雅舒徐，时而刚猛迅捷，当真是攻如雷霆疾发，守如江海凝光。但不论是快是慢，一招一式，都能够让陈石星看得清清楚楚。过了不多一会，“刀王”余峻峰已是陷于攻既不能，守亦不易的困境。本来是黑摩诃被他的刀势笼罩的，如今则是刚好颠倒过来，只见黑摩诃宝刀的光芒越来越炽，余峻峰已被罩在光网之中！

铁杖禅师看见余峻峰处境不妙，忽地迈步上前，提起碗口般粗大的禅杖，指着白摩诃喝道：“时候不早，老子等得不耐烦了，咱们较量较量！”原来他是因为要顾着身份，不好意思就和余峻峰夹攻黑摩诃，故此只好采取“围魏救赵”之策。他知道白摩诃的本领不及哥哥，自己纵然不能取胜，料想也不至于落败。一上来便即猛攻，只要攻得白摩诃忙于招架，黑摩诃就少不了要为弟弟分心了。

白摩诃怒道：“打就打，你当我怕你不成！”手提双杖，上前迎战，说道：“哥哥，不是我不听你吩咐，这秃驴欺人太甚！”

黑摩诃笑道：“反正我这台戏就快唱完了，你就接下去唱吧！”

话犹未了，那一边铁杖禅师已是呼的一杖，向白摩诃横扫过去。劲风起处，砂石纷飞。金铁交鸣之声，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

铁杖禅师的镔铁禅杖有碗口般粗大，比白摩诃所用的绿玉杖粗大得多。但双杖相交，碰击之下，铁杖禅师却是丝毫也没占到便宜，虎口反而一阵酸麻。白摩诃在对方猛击之下，也是禁不住身形一晃。

铁杖禅师打定强攻主意，趁着白摩诃脚步未稳，禅杖向前进招，骤然一指，杖尾起处，“毒蛇寻穴”，直取白摩诃丹田下“血海穴”。白摩诃左杖一挑，右杖当作判官笔使，刺向他的“肩井穴”。铁杖禅师气力较大，禅杖虽给挑开，余力未衰，“当”的一声，荡开白摩诃右手的绿玉杖，迅即一招“横扫千军”，又向白摩诃下三路猛扫过去。白摩诃一个“盘龙绕步”，再度闪开。铁杖禅师抢了先手，立即全力进攻。招招凶猛，咄咄逼人。

铁杖禅师内功深湛，膂力雄厚，抡起碗口般粗大的禅杖，呼呼轰轰，四面八方，都是一片杖影，真有排山倒海之势，风雷夹击之威，等闲之辈，休

说吃他一杖，只受杖风震荡，只怕也要五脏俱伤。

白摩诃心里想道：“少林寺的疯魔杖法果然名不虚传！这出戏我可得好好的唱，不能让他比下去了。”当下沉着应付，双杖夭矫，严如两条玉龙和一条乌龙在半空缠斗。

就在此际，只见黑摩诃的宝刀扬空一闪，余峻峰的头皮忽地感到一片沁凉，半边头发。已是给他刀锋削去，随着刀风，乱草一般飘舞。白摩诃笑道：“哥哥，他又想做和尚，你就给他剃度了。”

黑摩诃纵声大笑，说道：“所谓快刀无敌，原也不过如此。

领教了！”陡地喝道：“余庄主，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

余峻峰曾经说过，倘若是他输了，从此不再出现江湖，当然也就不能和黑摩诃纠缠下去。但他号称“刀王”，在刀法上输给了黑摩诃，这口气却如何能咽得下？何况他是有备而来，自以为稳操胜算，又怎肯因为输了一招，便即善罢甘休？

保名之念，贪婪之心，盖过了他心中的怯意。余峻峰恼羞成怒，喝道：“今日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一招半招的得失，焉能就判输赢？”说罢，挥刀再上。

比武本来有“点到即止”和“不死不散”两种，倘若有言在先，“不死不散”，输了一招，当然还可再战下去。不过余峻峰已然画出道儿，虽还未曾说得十分清楚，那意思却是“点到即止”的，如今方才改口要和黑摩诃“不死不散”，实是未免有点耍无赖了。

黑摩诃冷笑道：“亏你也是成名人物，如此无赖，也不怕江湖上的好汉笑话么？”

余峻峰冷笑道：“我若死在你的手下，那不比闭门封刀还更干脆，有何违背我的诺言？嘿嘿，倘若是你死在我的手下，我已经杀了你灭口，这里都是我的人，江湖上又有谁知道你我比刀之事？”

黑摩诃一口气化解了他的二十四招快刀，喝道：“你要杀我，只怕也没那么容易。单打独斗，你不是我的对手，叫你们的人并肩子上吧！”尚宝山哈哈一笑，接声便道：“黑摩诃，我正要报复你刚才偷袭之仇，如今你自己狂妄，可怪不得我和余庄主联手对付你了！”

陈石星知道尚宝山的厉害，心里想道：“他和厉抗天联手，云大侠尚且死在他们手下。‘刀王’余峻峰的本领不逊厉抗天，他们二人联手，这黑老头不知能否对付得了？”他为黑摩诃忧急，不由得骂了出来：“不要脸！”

尚宝山作势向黑摩诃扑去，突然一按铁琵琶，三枚透骨钉从琵琶腹中电射而出，却是打向百步之处的陈石星。他的暗器功夫，在武林中是顶尖儿的高手，有把握射中陈石星的穴道而不伤他性命。

黑摩诃喝道：“不要脸！”手中的宝刀突然化作一道长虹，飞了出去！

宝刀飞出，去势急劲，比透骨钉要快得多。只听得叮叮之声，不绝于耳，那三枚透骨钉，飞到中途，就给宝刀打落。宝刀去势未衰，刚好落在陈石星身边。刀锋插进泥土，刀柄兀自颤动不体。

黑摩诃叫道：“宝刀还你，你快走吧！”陈石星拔起宝刀，纳入鞘中，心头却是一片茫然，这两个异国老人，虽然尚未知道他们底细，但陈石星已有几分相信他们是张丹枫和云浩的朋友了，心里想道：“这黑老头两次救了我的性命，我应该把云大侠的事告诉他。”但黑白摩诃此时正在和强敌激战之中，陈石星当然不能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们，是以，“走呢？还是不走？”

陈石星不禁踌躇难决了。

尚宝山一见黑摩诃抛开宝刀，心头大喜，抓紧机会，铁琵琶一招“铁犁耕地”，便向黑摩诃下三路扫来，这一击的力道非同小可，劲风起处，尘土飞扬。

以黑摩诃的功力，本来可以用肉掌和他的铁琵琶硬碰一下。可是他还得提防余峻峰的快刀。他若硬碰硬接，即使能够击退尚宝山的铁琵琶，势必也要伤在余峻峰的刀下。说时迟，那时快，余峻峰的快刀亦已闪电般的劈过来了！

好个黑摩诃，在这间不容发之际，身形倏地拔起。大袖一挥，反卷刀锋。只听得“嗤”的一声，接着“当”的一响，火星飞溅！

原来他是用上乘武学中的借力打力功夫，衣袖卷着刀锋，便即轻轻一带，余峻峰快刀如电，收不住势，一刀斫去，恰恰和尚宝山的铁琵琶碰个正着。但黑摩诃的衣袖也给余峻峰削去一幅。这一招当真是用得险到极点，若非他拿捏时候妙到毫巅，给削掉的恐怕就不是衣袖而是半条臂膊了。

余尚二人功力相当，厚背扑刀和铁琵琶碰个正着，扑刀反震回去，铁琵琶也向下一沉，斜铲过去，在地上铲出一道浅窄的泥沟。余尚二人呆了一呆，大怒喝道：“黑摩诃，往哪里跑？”

黑摩诃暗暗叫了一声“侥幸！”哈哈笑道：“尚宝山，你这招铁犁耕地当真是用得好得很啊！你别着忙，你要跑我却不许你跑呢！”尚宝山用的招数名为“铁犁耕地”，给黑摩诃的怪招打去，把他的铁琵琶真的变作了耕地的铁犁，气得尚宝山七窍生烟。

黑摩诃捷如飞鸟般的向弟弟那边疾掠过去，两兄弟心意相通，白摩诃立即把一根绿玉杖往外一抛。黑摩诃接过宝杖，喝道：“叫你们见识双杖合璧的功夫。”

白摩诃一杖在手，却是挡不住铁杖禅师的压力。黑摩诃一跃而前。玉杖一抖，杖尾已是把铁杖禅师那支碗口般粗大的镔铁禅杖挑了起来。陡然间，只见绿玉色的光华大盛，两根玉杖，宛似双龙出海，登时把铁杖禅师圈在当中。只听得“当”的一声，如雷震耳，铁杖禅师的铁杖几乎掌握不牢，反打回来，险些打伤了自己的额头。这刹那间，铁杖禅师只觉胸中气血翻涌，忍不住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不过还幸余尚二人业已赶到，减轻了他所受的压力。

余尚二人见状大骇，要知铁杖禅师乃是少林派的嫡传弟子，内功的深厚在他们这一伙里面谁都比不上他，按说纵然不能和黑白摩诃相敌，最少也该接得十招八招，哪知在双杖合璧之下，一招都接不了。双杖合璧的威力之大，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黑白摩诃一个转身，双杖又向余峻峰横扫过去，余峻峰连忙改变打法，身似水蛇游走。只听得叮叮当当之声，俨如八音齐奏，余峻峰跃出绿色圈的，不过他却并没受伤。这并非是因为他的内功比铁杖禅师还高，而是因为他的刀法使得太快，一沾即退，一掠即过。虽然和双杖碰击了十七八下，所受的反震之力，却是不如铁杖禅师所受之大。

尚宝山看出一点巧妙，叫道：“把他们两兄弟隔开！”趁着黑摩诃追击之际，以极溜滑的身法斜窜过去，突袭白摩诃。

白摩诃一招“白虹贯日”，把玉杖当作剑使，径刺过去。尚宝山的铁琵琶横拖斜掠，五条绷紧的弦索“割”向白摩诃的脉门。他这铁琵琶乃是武林罕见的独门兵器，妙用甚多，白摩诃虽然见多识广，却也未尝能详悉。

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只听得“铮铮”两声，铁琵琶的两条弦索已是给绿玉杖挑断。挑断了的两根弦索，本是垂下来的，尚宝山把铁琵琶一扬，这两根弦索，登时又抖得笔直，突然刺向白摩诃的眼睛。他的内功虽然未必比得上白摩诃，但内力运用之妙，犹在白摩诃之上。

白摩诃冷不及防，百忙中只好使出中土所无的瑜伽功夫，头下脚上，倒翻出去。这么一来，果然就给尚宝山得逞，隔开了他们兄弟二人了。铁杖禅师也真不愧是得到了少林寺的真传，在这片刻之间，业已调匀气息，又再加入战团。与余峻峰联手，一刀一杖抵柱了黑摩诃的绿玉杖。

尚宝山用铁琵琶的弦刺向白摩诃面上双睛，这一招已是用得古怪之极，哪知白摩诃的应招更加古怪，陡然间头下脚上平空翻了一个筋斗，绿玉杖反打回来，“当”的一声，和铁琵琶碰个正着。两人功力相敌，尚宝山身形一晃，斜窜三步，白摩诃半空中一个鲤鱼翻身，落下地来，只觉肩头隐隐作痛，原来衣服已给刺穿，幸而不是伤着要害。说时迟，那时快，黑摩诃一声暴喝，逼开了余峻峰的快刀，两兄弟同时纵起，又再双杖合璧，凌空下击，绿光大盛！

金铁交鸣之声震得众人耳朵嗡嗡作响，铁杖禅师的铁杖溅出点点火星，余峻峰的厚背扑刀又损了两个缺口，尚宝山的铁琵琶一角打扁，机括亦已打坏，琵琶腹内的暗器是不能再用了。他们以三敌二，在双杖合璧之下，兀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余峻峰气红了眼睛，喝道：“布刀网阵！”他带来的那班手下，本已布好阵势，得到命令，立刻把圈子收缩，把黑白摩诃困在核心！

这一来形势登时大变，只见满空刀光盘旋飞舞，宛似千百道冷电精芒交叉穿插，当真便似一张硕大无比的刀网，把黑白摩诃罩在当中！那两道绿光在白刀包裹之下，光华大为收敛，但仍似玉龙矢矫，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吞波吐浪。

原来余峻峰号称“刀王”，不仅由于他本身的刀法精妙，他所创的“刀网阵”更是厉害非常。“刀网阵”九个人一组，八人分站坎、离、兑、震、巽、乾、坤、艮八个方位，另外一人居中接应，以快刀攻敌，分进合击，九人如同一体，对方决不能同时打死九个人，若图各个击破，势必伤在乱刀之下。余峻峰训练出来的刀手本来有二十七名，全部带来，但因给黑摩诃先杀了两个，是以只能布成两组刀网阵，余下七人，作为后备。但这两组刀网阵已是足够黑白摩诃对付的了。

余峻峰的这班手下若然单打独斗，在江湖上顶多只能算是二流角色，但九个人合起来，却足以和当世任何一个一流高手周旋，十八个人合起来，即使顶尖儿的高手只伯也是仅能自保，无法破阵的了。

余峻峰布了刀网阵，仍是久战不下，蓦地醒起，喝道：“你们这几个傻瓜呆在这里做什么？”

那七个充当后备的刀手只道庄主命令他们助战，不觉都是一呆。要知刀网阵是必须九个人一组，方能发挥威力的。他们上去，布不成刀网阵，就只能各自为战了。对手如是之强，各自为战，只怕一个照面，就要伤在黑白摩诃杖下。

余峻峰眉头一皱，喝道：“傻瓜，还不赶快给我把那小子抓来！”这七名刀手方才知道原来庄主是要他们去捉陈石星，大家松了口气，齐声应诺。余峻峰骂道：“蠢材，对付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用得着七个人全去吗？去

两个！”他是患得患失，既怕陈石星逃跑，又怕万一有甚闪失，刀网阵的弟子受伤，没有后备刀手，那可不成。两名最胆小的刀手，连忙抢先跑去。他们给这场恶斗吓得心惊胆战，当然是宁愿去对付“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不愿留在这里充当后备了。哪知他们想要“趋吉避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黑摩诃见过陈石星的刀法，知道他的刀法乃是无师自通，确实未曾得到云浩真传，余峻峰的手下本领虽然有限，只怕他也是对付不了。激斗中陡地一声大喝，右手的绿玉杖格开余峻峰的快刀，左臂一伸，竟然在乱刀斩劈之下，从刀网阵中硬生生的把一个人抓了出来。暴雷也似的大喝声中，黑摩诃把那个人高高举起，作了一个旋风急舞，抛将出去！只听得两个人的声音同时惨叫，接着是“卜通、卜通”的跌倒地上的声音。那个“人球”给黑摩诃抛出百步开外，刚好撞着一个正在向陈石星跑去的刀手。

这个刀手给撞得抛了起来，刚好又撞着前面的同伴，前面那个汉子骨碌碌的滚下山坡，后面这两个汉子则是重伤倒地，登时晕了过去！

这一下连环撞击虽然给陈石星解了危，但黑摩诃的左臂却已是受了一处刀伤，给利刃割开一道三寸多长的伤口了。要知“刀网阵”是余峻峰的“镇山之宝”，岂是那么容易破的？幸而这一刀不过割开皮肉，伤得还不算重。

刀网阵折了一个，亦即是开了一个缺口。在那瞬息之间，白摩诃当然也没放过机会，绿玉杖一挑，把守在坎门的刀手打得筋断骨碎，倒在地上翻滚，杀猪般的狂吼！

铁杖禅师忙来接应，双杖相交把白摩诃的攻势阻遏。余峻峰把那受伤的弟子踢开，喝令两名后备的刀手补上空缺。

十八名刀手，目睹同伴惨状，无不心寒。余峻峰喝道：“你们放大胆子，黑摩诃业已受伤，怕他作甚？”

黑摩诃纵声大笑，笑声震撼山谷，说道：“余峻峰，你欺负我受伤？你上来试试！”双杖相连，倏地划成一道圆圈，只听得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十八口钢刀全给双杖荡开。黑摩诃余力未衰，杖尾直指余峻峰的面门，绿色光华，耀眼生烁，余峻峰连忙闪避。

陈石星听说黑摩诃受了伤，先是一惊，继而想道：“我在这里帮不了他们的忙，反而拖累他们，倒不如走开的好。”

黑摩诃逼退十八刀手，缓过口气，叫道：“你还不快走？走得越远越好！这些鼠辈害不了我的，用不着你替我担心！”陈石星听见黑摩诃响亮的笑声，中气似乎还很充沛，放下了一点心，背起古琴就跑，叫道：“好，我在山下等你！”黑摩诃喝道：“你尽管跑得远些，我要找你，自然会找得着！”

陈石星拔步飞奔，可惜已是迟了一些时候。剩下的三名后备刀手，不待余峻峰的吩咐，都追上来。陈石星不过跑出十多步，便给他们追上。铁杖禅师冷笑道：“黑摩诃，你虚张声势，吓得了谁？”原来黑摩诃刚才笑声显示内力，乃是勉强施为，在陈石星听来，觉得他的中气似乎还很充沛；但在武学造诣甚高的铁杖禅师听来，却已知道他是强弩之末，难以为继了。

跟着余峻峰也识破了黑摩诃是虚张声势，想起自己刚才的害怕，不由得面上一红，说道：“你们真的不用害怕啦！他是困兽之斗，谅也支持不了多少时候。”指挥十八名刀手，布成了两个刀网阵，把黑白摩诃紧紧包围。黑白摩诃果然只能招架，无法重施故技，冲进刀网阵中伤人了。

黑白摩诃在这边苦斗，陈石星在那边也是陷于苦斗之中。

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首先追到，陈石星反手一刀劈将过去。尚宝山远远

叫道：“留心他的宝刀！”那汉子道：“我知道！”快刀以“斜切藕”的招式疾削过去，由于他的刀法太快，攻敌之所必救，陈石星不能不回刀防身，转攻为守。刀光人影一掠即过，那汉子连劈七刀，都没有和他的宝刀碰着，已是攻得他有点应付不暇。说时迟，那时快，另外两名刀手也来到了。

这三名快刀手，论单独的本领，在江湖上还不能算是什么角色，但对付陈石星则是绰绰有余，陈石星给他们攻得手忙脚乱，虽然仗着宝刀之利，仍是左支右绌，险象频生。不过也幸亏他手上有把宝刀，否则后果更难想像。陈石星暗暗叫苦，忽叫得黑摩诃叫道：“与其以客犯主，不如为主待客。嫩胜于老，迟胜于急！”

脑海中灵光一闪，黑摩诃所授的口诀登时提醒了他。陈石星呼的一刀劈出，已是颇得云家刀法的神髓，刀尖迎接正面刀手的锋刃，刀柄磕撞左面刀手，刀口斜斜削下，吓得右面那个刀手也连忙缩手。这一招“云摩三舞”，正是黑摩诃刚才用来削掉余俊峰头发的那一招！他使这招，当然远远不及黑摩诃使得那么神妙，但这三名刀手也是远远不及他们的主人“刀王”余俊峰。陈石星领悟云家刀法的精义，一使出来，虽然尚未能够取胜，已是力足自保！

不过他所领悟的刀法，这次还是第一次使用，使得对是不对，自己也不知道。黑摩诃喝道：“目中有敌，心中无敌！尽其在我，管他强弱！”

这四句口诀正是上乘武学的精华所在，“目中有敌”，即是在交手时要认真对付敌人，“心中无敌”则是不管敌人多强，和他们拼斗，就必须蔑视他。

陈石星正是因为第一次使用自己所领悟的刀法，心中缺乏自信，听到这四句口诀，心领神会，登时精神大振。一口气连环三刀，反守为攻，朗声说道：“多谢指点！”那短小精悍的汉子见他刀法的威力突然大增，又惊又急，喝道：“犄角相连，乱刀劈他！”他们三个人虽然布不成刀锋阵，但由于平素配合惯了，攻守配合，互为章法。威力确也不可小觑。激斗中听得嗤嗤声响，陈石星的衣裳被刀锋划破，一副袖子都给他削去，在乱刀斩劈之下，化为片片蝴蝶！不过由于是快刀一削即过，衣裳虽然破烂，可没伤着他的皮肉。若在从前，陈石星处于这样危险的情形下，胆子再大，恐怕也要慌了。此时他对身受的危险却似毫无所觉，斗了一百多招，刀法越来越是纯熟，熟能生巧，所领悟的精义也越来越多。

舍死忘生的恶斗中，陈石星一声大吼，猛地又是一招“云摩三舞”，宝刀挥出！同样的一招“云摩三舞”，第二次在陈石星手中使出，威力可是比第一次大得多了。

霎然间，面前刀光四散，只听得裂人心肺的一声惨叫，向陈石星正面攻击的那个短小精悍的汉子，一条右臂已是给陈石星的宝刀削了下来，倒在血泊之中。左面那个汉子钢刀断为两段，虎口划破。右面那个汉子给刀柄撞着了肋下的“愈气穴”，痛得掩着小腹，伸不直腰。这两个汉子，顾不得身受重伤的同伴，负痛狂奔。

陈石星从没杀伤过人，忽然在苦斗中获胜，想不到自己这一刀威力竟是如此之大，眼看那断了一条手臂的敌人，在自己面前倒了下去，倒在血泊之中翻滚，这刹那间，陈石星反而不觉吓得呆了。黑摩诃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一见陈石星得胜，便即叫道：“此时不跑，更待何时？你要去什么地方自己去吧，我有办法找到你的。”陈石星抬头一看，只见黑白摩诃仍然困在刀网阵中，白光绿光，忽合忽分，缠斗正急。他的武学造诣尚浅，看不出是哪一

方占了上风。心里想道：“看这情形，黑白摩诃、暂时虽然未能脱困，倒是未见显露败象。我跑开之后，他们用不着分心来照顾我，说不定就可战胜强敌。”此时他对黑摩诃已是极为佩服，黑摩诃所说的话，他也是完全相信。由于余俊峰、尚宝山等人在场，他怕泄漏张丹枫的秘密，于是说道：“好，我在你们要去的地方等你！”便即飞跑下山。此时他业已相信黑白摩诃是张丹枫的朋友，只道他们亦已知道张丹枫的隐居之处，他这么一说，黑白摩诃料想也该知道，他要去的地方乃是石林了。

陈石星好似做了一个噩梦，跑了一会，已是听不见兵刃碰击之声，心里想道：“人真是不可貌相，我以为这两个老头是大恶人，谁知他们却救了我的性命。要是能够和他们一起到石林去见张大侠那就好了。”想起自己的遭遇之奇之险，不禁心中犹有余悸。

正在跑下山坡之际，忽听得草丛中有人呻吟，陈石星收不住脚步，踢着一个人，突然给那人抱着双腿。陈石星吃了一惊，低头一看，在暗淡的月光下依稀认得，正是那个被黑摩诃用人球撞得滚下山坡的刀手。他伤得很重，双腿都已跌断，紧紧抱着陈石星不放。

陈石星不忍他受痛苦，替那刀手敷上金创药，那刀手也感激他的好心，在知道他要去的地方之后，就指点了他下山后应走的方向。

下得山来，已是第二天的清晨时分，山风吹来，隐隐听见啸声，也不知是虎啸还是人啸。陈石星不觉有点儿惴惴不安，“那两个天竺老头不知脱险没有？”但想自己身负血海深仇，决不能留在险地。余峻峰有那么多手下，黑白摩诃即使能够打败他们，也不能够将他们尽歼。万一有几个漏网的追下山来，给他们追上，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他趁着大清早路上没有行人，施展轻功，一口气跑了二三十里，到了一个小镇，买两套现成的衣服换了破衣，饱餐一顿，又再西行。陈石星一路提心吊胆的前行，可喜却是平安无事。日头还未落山，他已经走了一百多里路了。

“但愿老天保佑，我能够平安到达石林，找着了当今之世第一剑客张丹枫，学成武艺，回去报仇。不过听说张丹枫年纪已经很老，不知是否还活着？那两个天竺老头是张丹枫和云大侠的朋友，如果我能够再见他们，请他们教我一点本领，想来他们也会答应？”陈石星打的如意算盘，可惜跟着来的却是失望。

他一路西行，这天已经第三天了。一路上倒是平安无事，但却没有碰见黑白摩诃。

正在他怅怅惘惘，独自前行之际，忽听得有人叫道：“啊呀，你，你不是那位小琴师吗？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了你！”

陈石星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少年书生正在加快脚步向他跑来。虽然不是黑白摩诃，陈石星稍稍有点失望，但与这少年书生意外相逢，却也不禁有了意外之喜。

这个少年书生不是别人，正是那天在那个小镇的酒馆里，赞赏他的琴技，请他喝酒，送他银子的那个龙秀才。

陈石星停下脚步，说道：“龙相公，那天的事情，我还没有多谢你呢。”那少年书生道：“那天我真是为你担心呢，想不到你不但琴弹得好，还有一身武艺。你逃出了那些恶人的掌握，我才安心。好啦，我还没有请教你的姓名呢。”

陈石星心想自己不过是个初出道的“雏儿”，江湖上也不会有人知道他是谁，让这书生知道自己的名字也无妨，于是便老老实实的告诉他。那少年书生道：“我姓龙，名叫成斌。你叫我的名字或者叫我一声龙大哥好啦，别那么客气。”陈石星道：“我是个穷小子，不敢高攀。”

龙成斌眉头一皱，说道：“你这么说，那是把我当作俗人了。结交何论贵贱，何况你是身怀绝技，说句实话，我还恐怕配不上和你做朋友呢。”

陈石星笑道：“我不过学会几招庄稼汉的把式，哪称得上是身怀绝技？”

龙成斌笑道：“武功一道我是门外汉，你那天抖露的功夫，已是足以令我五体投地了。不过我说的身怀绝技，还不是指你的武功，我最佩服的是你弹得一手好琴，不瞒你说，我性喜琴棋书画，尤其酷嗜弹琴。我结识的琴师也很不少，可没有一个比得上你！”

陈石星听他称赞自己的琴技，不禁颇有知音之感，说道：“龙相公谬赞了。”

龙成斌道：“怎么又叫我龙相公了？你若看得起我，请与我兄弟相称。”

陈石星心想：“这秀才的确不俗。”当下便叫了他一声“龙大哥”，说道：“龙大哥，你留个地址给我。他日若路过贵乡，定当登门拜访。”

龙成斌道：“别忙，别忙，小兄弟，你上哪儿？”

陈石星当然不能把要去石林找张丹枫的事情告诉他，想了一想，说道：“我是在江湖卖艺的穷小子，四海为家，哪有一定去处。”

龙成斌道：“小兄弟，你既无一定去处，我倒想和你商量商量。”陈石星道：“商量什么？”龙成斌道：“我想请你到寒舍住下，拜你为师，跟你学琴，不知你可肯答应？”

陈石星道：“我这点微末之技，怎配为师？龙大哥，多谢你的照顾，我心领了。”

龙成斌道：“你的年纪虽然比我小，但项橐七岁为圣人师，你是学有专长，何用这样客气。小兄弟，我是诚心拜师的，你若不信，我给你磕头。”

陈石星连忙将他拦住，说道：“不是客气，我自问尚未到家。再说我浪荡江湖，已经惯了，也不想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

龙成斌看他辞意坚决，料想请不动他，忽地哈哈一笑，说道：“小师傅，你不肯到我家里，那我只好跟你走了。”

陈石星吃了一惊，说道：“你是位秀才公，怎能跟我江湖流浪？”

龙成斌笑道：“功名富贵算得什么，像你这样的琴师却是难得一遇的。既然给我碰上，那就不能放过你了！”

陈石星感激他的知音，但却怎能让他缠上？一时间不知如何应付才好，情急之下，只能连连说道：“这怎么行？这怎行？”

龙成斌道：“为何不行？”陈石星道：“你有你的事情，我有我的事情。”龙成斌道：“你有什么事情？”陈石星道：“我要走江湖混饭吃，你要读书应考，不回家里怎么成？”他不擅言辞，只好重复刚才的理由。龙成斌好笑道：“我早说过我不求功名富贵了。至于你要谋生，那更不成问题，我跟你学，难道还能不供养师父吗？”陈石星摇头道：“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龙成斌道：“为什么还是不行？”

陈石星道：“你这次出来，总有一点你自己的事情吧，怎能说走就跟我走？”龙成斌笑道：“原来你是为我顾虑这个。实不相瞒，我性喜游山玩水，这次离家，也是和你一样，并无固定的去处，只是随意所之，哪个地方风景

好，就在哪里多留几天。嘿嘿，这可对了你的脾气吧？”陈石星心里想道：“怪不得那天那个酒馆的人说他行径怪诞，不通世务。”其实不通世务的是陈石星自己，他碰上了这样出平常理之外的事情，也不仔细想想人家是有什么用意，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行径怪诞”所能解释的。

龙成斌继续说道：“反正你也是一个，咱们结伴同行不好吗？你高兴的时候，就随便点拨我几下弹琴的技法。”

陈石星一来是对他有知遇之感；二来也实在没法拒绝他的请求，心想：“待将到石林的时候，我再设法摆脱他吧。或许他是公子哥儿脾气，一时高兴，任性而为。过得几天，待他吃了苦，就会知难而退的。”于是说道：“好吧，咱们结伴同行。我教你弹琴，你教我读书写字。大哥，你想到哪里游玩？”

龙成斌道：“这里已是云贵交界之处，咱们就去一访滇中名胜如何？先到四季如春的昆明，再到风花雪月的大理。”昆明、大理当然是云南省的风景幽美之地，但还有一个石林，更是被人目为“天开异境”的地方，龙成斌说了昆明大理，却单独没有提到石林。

不过陈石星对他也没疑心，反而暗自欢喜，“这可正合我的心意了，我可以陪他同到昆明。”石林在离昆明二百多里的路南县的地方，陈石星在路上早已打听清楚了。

陈石星道：“好，咱们走吧！”故意加快脚步，令他吃点苦头，龙成斌赶得吁吁气喘，陈石星听得不忍，只好又再放慢脚步等他。这样边走边停，结果这一天仍然走了六七十里，龙成斌居然没有叫苦，晚上宿店的时候，他的精神也没显得如何疲倦，还是谈笑风生，脚上也没起泡。

陈石星笑道：“龙大哥，想不到你也还能走路。”龙成斌道：“我常常独自出去游山玩水，当然不是普通的秀才可比。你的本领这样好是谁教的？”陈石星道：“我是山沟里长大的孩子，走山路更是走惯了的。爷爷教过我一些强身健体的拳术，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本领。”

龙成斌乘机便问他的家世。

陈石星道：“我自幼父母双亡，与爷爷相依为命，度过了十几个寒暑。不幸今年爷爷也去世了，我只好独自出来流浪江湖啦。”

龙成斌道：“那么你弹的这手好琴，想必也是令祖所教的了？”

陈石星道：“不错，我的爷爷平生没有什么嗜好，就是喜欢弹琴。”龙成斌道：“你的武功和琴技都是令祖教的，如此说来，他老人家倒是一位文武全才的隐士呢！乱世埋没多少高人，可叹，可叹！”叹息两声，跟着便问：“不知令祖大名，可能见告？”

陈石星道：“人家都叫他做琴翁，他原来的名字，我也不知。”

龙成斌道：“你的琴已经弹得这么好，令祖想必更是出神入化。依我看来，他老人家应该称作琴仙才对。但不知他老人家既然身怀绝技，何必自甘遁迹山林？”

陈石星道：“爷爷从没和我谈过他的生平，不过他倒是非常喜欢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村夫野老的生涯；怀才不遇之感，我相信爷爷是不会有，只可惜，唉！”

龙成斌注视着他，问道：“可惜什么？”陈石星道：“只可惜这样平静的生活，我们过不久长。”想起爷爷平生与人无忤，人家却不肯放过他，垂暮之年，竟遭害死，不觉眼圈红了。

龙成斌道：“小兄弟，你有什么伤心之事？”

陈石星抹了眼泪，说道：“没什么，我是想起了爷爷。龙大哥，别谈我的爷爷了，我弹琴给你听好不好？”

龙成斌瞿然一省，暗自想道：“不错，我若盘问太多，只怕反而引起他的疑心了。”于是说道：“好，我正想跟你学琴。”

在客店住宿一晚，第二天继续前行。龙成斌没再盘查他的身世，只是和他谈讲琴棋诗画。陈石星教他弹琴，自己也得益不少。

陈石星和他一路同行，除了怕他盘查身世之外，还担着一重心事，要是碰上了黑白摩诃，那怎么办？“我是没法和他说得清楚的，到其时只好撇下了他，和黑白摩诃走了。”陈石星心想。

他们在路上走了将近半个月，不知不觉，这一天已经来到昆明，仍然不见黑白摩诃踪迹。

昆明号称四季如春，当真是名不虚传。时序虽是暮秋，郊外仍是繁花如锦。

进得城来，但见市街整洁，处处花木扶疏，时序虽是暮秋，仍是颇饶春意。城西有碧鸡山，迤迤数十里，好像一个侧卧的美人，俯瞰全城。西山脚下，滇池环抱，远远望去，但见波光浩淼，俨若水乡。陈石星赞道：“这地方果然真是不错，”心中却是不禁想起故乡：“这地方倒有几分像是桂林，桂林有个漓江，昆明有个滇池，水色山光，各有佳趣。但不知什么时候，我才能够重赏故乡景色，如今只有在这昆明聊解乡思了。”

龙成斌见他欢喜昆明，心里十分高兴，笑道：“是不错吧，那么咱们可以在这里多玩几天了。”两人绕城一匝，先饱览了一遍昆明景色，然后才到市中心找了一间最大的客店住下。

第二天龙成斌替他拟下行程，上午游大观园，下午游西山。

这两处地方是昆明风景的精华所在。大观园是宋代就已经有了的名园，最初的主人是谁，已不可考。不知什么时间开始，辟为公园，任人游览。经过千百年的经营，的确是昆明一处风景绝佳之地。一进园门，便觉一路花香，红酣紫醉。园中有个大湖，名为“翠湖”，两岸垂杨，翠拂行人，人从杨柳丛中穿过，俨如置身千层翠幔之中。两边又有莲叶田田，荷香沁脾。陈石星这几个月来饱经忧患，几曾得过一日如此心情闲适，从千层翠幔之中踏过湖滨，便觉人似忘忧鸥鹭，好像重回七星岩下，面对漓江。

园中有个大观楼，楼高百尺，登楼一望，但见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远处蟹屿螺州，俨若风鬟雾鬓。陈石星心醉神驰，遥看滇池归帆点点，想起漓江景色，在晴波潋滟中的片片渔舟，和这滇池景色不是正好相似。乡思一起，不觉悲从中来，难以断绝，人倚栏杆，俯瞰滇池，茫然若梦。

忽见两名大汉走上楼来，冷笑一声，四只眼睛，都在盯着龙成斌。正是：少年不识人心险，疑阵安排待上钩。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秘笈几番招鬼魅 瑶琴叠奏谒宗师

龙成斌正在念楼上的楹联，忽听得那两个汉子在旁边插科打诨，一个说道：“我最怕听书呆子的念书声，大哥，你给我唱一段京戏，解解闷好不好？”另一个汉子道：“好！”于是擎开喉咙，大声唱道：“一马离了西凉界，……”声音刺耳异常，震得陈石星耳鼓嗡嗡作响。陈石星不禁心头一凛：“这两个粗汉武功的底子倒似乎很不错呢！”龙成斌似乎有点害怕这两个汉子无事生非，忙道：“咱们到别处玩吧。”

两个下了大观楼，只听得那两个汉子戏也不唱了，却在上面哈哈大笑，好像是因为赶走了他们，十分得意。陈石星道：“碰上这样两个俗人，真是大煞风景！”龙成斌笑道：“天下多的就是这种俗人，也气恼不了这许多，咱们到西山玩吧。”

走出城来，天方过午，万里无云，是一个大好的晴天。陈石星胸怀舒畅，把刚才的气恼忘了，尽情观赏山景。心里想道：“昆明西山的景色，也不在桂林普陀山之下，只可惜少了一个七星岩。不过这里的‘龙门’之险之奇，普陀山却也没有。”

昆明西山，果然名不虚传，越上山势越奇越险。一到“龙门”，更是令人惊心骇目。原来那“龙门”是从山上凿出来的，从下望上，峭壁千丈，上面的庙宇，竟似凌空而建，下面是苍茫无际的滇池。拾级而上，山风振衣，如登仙境。据说滇池中的鲤鱼，要是能够跳过“龙门”，就可以化身为龙。

“龙门”两边，刻有一副对联，“仰笑宛离天尺五，凭临恰在水中央。”陈石星读过对联，下望滇池遥想漓江，悠然神往。

龙成斌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你看这短短十四个字的对联，非但写尽眼前景物，还有不尽的韵味供人驰思呢。陈石星细细咀嚼“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两句话，半晌说道：“大哥说得不错。我不懂做文章，依我看来，做文章的道理，和弹琴的道理，甚至和武学的道理恐怕都是一样。‘功力’之外，还要加上‘妙悟’。”

龙成斌点了点头，说道：“我不懂武功，做文章的道理和弹琴的道理恐怕的确有可以相通之处，触景生情，情发乎辞，乃成妙文。弹琴也必须具有至性至情，在情景交融之下，心与琴合，方成绝唱，是故嵇康与好友刑场诀别，乃有广陵散从今绝矣之叹，伯牙与钟子期相遇，方能奏出高山流水之音。假如换了第二个地方，对着第二个人，也就未必弹奏得出这样好的琴曲了。”

陈石星听他谈起“广陵散”的故事，想起爷爷临终之际，自己方才学会弹奏整阕的“广陵散”，便即拿来和爷爷诀别。不由得触起了心底的创伤，默然不语。龙成斌道：“小兄弟，你在想些什么？”陈石星道：“没什么，我在咀嚼大哥说的这番道理。”龙成斌笑道：“都是我不好，咱们本是来游山玩水的，我却大发议论，把你也弄得变成书呆子了。来，来，来，我带你去看龙门的一处名胜。”

龙门沿崖凿成石廊，有的地方，仅容一人侧身穿过，下临无地，俯瞰滇地，当真令人惊心动魄。陈石星道：“幸亏是有善长仁翁凿出回廊筑有栏杆，否则一个失足，那就是粉身碎骨了。”

走上龙门高处，只见有个魁星的石雕，是用整块石头刻出来的，只有手里的笔却是木头。龙成斌道：“雕刻魁星石像这个人，是远在石廊未曾开凿之前上来的。”陈石星诧异道：“他为什么要冒险上来刻这石像？”

龙成斌道：“龙门也是他凿出来的，在他死之后，后人才补凿石廊。”陈石星道：“那就更难得了。”龙成斌道：“开凿龙门的是个少年，有个哀艳绝伦的故事。你看这题记。”

陈石星读罢题记，叹道：“天下竟有这样痴情的人。”原来“题记”记的是个古代传说，据说有个少年，因为失掉了他的意中人，心无寄托，便独自跑到西山上凿刻龙门，想为西山留下一个胜迹，纪念他的情人。刻到最后的魁星像时，没有合适的石头，刻魁星的笔。

这少年一生致力的工作，就差这一点点不能完成。伤心到了极点，竟从龙门跃下，丧身滇池。

龙成斌道：“小兄弟，你年纪还小，不懂男女之情。虽然这是传说，不知真假，但我相信这种痴情的人，古代有，现代也有。所以我倒是宁可信其为真。”笑得颇有几分凄凉的意味。

陈石星稚气的问道：“何以你这么相信？”

龙成斌道：“我是将心比心。假如有一个令我倾倒的女子，要是我得不到她，我也会学这个少年。”

陈石星道：“为朋友两肋插刀，我想我也能够。但我不会这样傻去自尽。”龙成斌笑道：“所以我说你不懂男女之情。”

两人从“龙门”高处下来，走了一会，龙成斌似乎有点疲倦，倚栏杆休息。下眺滇池，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忽他说道：“小师父，我有几天没有跟你学琴了。你读过诗经中‘蒹葭’这首诗么？”

陈石星道：“别客气，叫我小兄弟好了。读过的，怎么样？”

龙成斌道：“古琴的曲谱，有许多取材诗经，不知有没这首？”

陈石星道：“或许是有的，不过我不知道。”

龙成斌道：“我曾为蒹葭此诗作曲，不知是否合律，想请你指教。”陈石星道：“指教不敢当。不过好在这里没有人，你弹来给我听听，咱们切磋切磋。”

龙成斌借了陈石星那张古琴，叮叮咚咚的就弹起来。“蒹葭”是诗经“秦风”中的一篇，有人以为是不得志于朝廷的怨臣之辞，其实是首情歌。诗中写的是一个秋天的早晨，芦苇（即蒹葭）上露水还不曾干，诗人来寻找他的“伊人”，“伊人”所在的地方有流水环绕，好像藏身州岛之上，可望而不可及。诗道：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译成白话诗就是：

“芦花一片白苍苍，清早露水变成霜。

心上人儿她在哪？人儿正在水那方。

逆着水流去找她，绕来绕去道儿长。

顺着水流去找她，像在四边不着水中央。”

曲调缠绵悱恻，陈石星虽然年小，不解男女之情，听入耳中，也是不禁有荡气回肠之感。

琴声戛然而止，龙成斌推琴起立，说道：“小兄弟，请你指教。”陈石星赞道：“弹得好极了。”龙成斌笑道：“小师父，你怎么和我客气起来啦？”

陈石星正容说道：“不是客气，我这是由衷之言。假如我弹这曲的话，音律方面，或许比你严谨，但一定没有你弹得这样感人。龙大哥，你是不是有一个令你心中倾慕的女子，但却还不敢告诉她？”龙成斌苦笑道：“你怎么知道？”

陈石星笑道：“情发乎辞，曲表心声，这是你刚才说过的话。”

龙成斌黯然说道：“你猜得不错。我自知配不上那位姑娘，所以一直不敢向她表露。”陈石星道：“龙大哥，像你这样人材，天下最美丽的姑娘都配得上，何须如此自谦？”龙成斌道：“小兄弟，你不知道，这位姑娘喜欢武艺好的人。做文章我或许还懂一些，说到武功，我可是一窍不通了。小兄弟，你可以帮我的忙吗？”

陈石星道：“这个忙我怎么帮得上？”

龙成斌道：“你可以教我呀！”

陈石星模仿他的口气笑道：“说到弹琴，我或许勉强还可以充作行家，说到武功，我这点微末之技，怎能为人之师？”

龙成斌道：“你的本领在我的眼中，已经是好得很了。”

陈石星笑道：“那是因为你不多接触武林中人的缘故。比起真正有本领的人，我可还差得远呢！”

龙成斌道：“那么你可不可以给我举荐一位明师？”

陈石星心中一动：“莫非他是试探我的？”但见他的态度甚为诚恳，不禁又在心中责备自己：“龙大哥对我这样好，我怎么会可以瞎疑心他？”当下苦笑说道：“我自己想找明师，都找不到呢。”这话倒也不是敷衍之辞，他此行的目的，虽然是要到石林去找张丹枫，但是否找得着，张丹枫又肯不肯收他为徒，都还是未知之数。龙成斌道：“小兄弟，你心目中有哪一位明师？”陈石星怔了一怔，说道：“我都未曾沾上武林的边儿，武林有哪些高人，我根本就说不上来。再说明师可遇而不可求，事先又怎能知道？”他这话可是半真半假，不得不瞒着龙成斌了。

龙成斌好似甚为失望，颓然说道：“小兄弟，你这话说得也有道理，明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唯有希望将来能有奇遇啦。”

陈石星心里对他抱有几许歉意，不想再谈下去，便即扭转话题，说道：“咱们还是谈谈弹琴吧。龙大哥，你的曲作得很好，还有什么新作吗？”

龙成斌似乎给他挑起兴致，想了一会，说道：“我有一首即景之作，是用‘虞美人’这个词牌填的词，你给我配曲好不好？”

陈石星道：“好，你把词念给我听。”

龙成斌倚栏遥望滇池，缓缓念道：

“韶华争肯催人住？已是滔滔去。

西风无赖过江来，历尽千山万水几时回？

秋声带叶萧萧落，莫响城头角。

浮云遮月不分明，欲倾滇池一洗放天青。”

陈石星道：“好一个，欲倾滇池一洗放天青。这首词寄托遥深，感慨之中不失豪情。我的文学造诣很浅，恐怕领悟不够。姑且试给你配曲吧。”龙成斌笑道：“多承谬赞，愧不敢当。但你的曲一定是作得很好的，我这首词得你谱成曲调，也可以沾点光了。”

陈石星凝神想了一会，接过古琴，说声：“献丑”，便弹起来。

词中表达的感情，虽然稍嫌萧索，却不失其豪气，正合他的心境。叮叮

当当的弹将起来，当真是有如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涤荡胸怀；又如西风落叶，晴空飘落，瑟瑟秋声，令人感唱。听得龙成斌摇头晃脑。

正当两人沉醉于悠扬的琴韵之中，忽听得有人擘大喉咙唱道：“一马离了西凉界，——”刺耳的噪音，令得陈石星再也弹不下去。

只见山坳转角处突然出现两个人，正是他们上午在大观楼碰见的那两个恶客。

龙成斌眉头一皱，轻轻说道：“讨厌！”

唱京戏的那个汉子骂道：“我不说你讨厌，你反而说我讨厌！”倏地加快脚步，竟然就向龙成斌撞过来。

龙门沿崖的山路，本来是从没有路的地方开凿出来的，龙成斌倚栏之处，只能容得一人侧身穿过，倘若给他撞个正着，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陈石星大吃一惊，要救龙成斌已来不及。另一个恶客也向他冲过来了。陈石星连忙拿起古琴，在间不容发之际，一招“拂云手”将那人带着转了一圈，转过自己的背后。

那人武功委实不弱，身体失了重心，居然能将势就势，身形斜转，一个反剪金钩脚，反勾陈石星脚踝，要把陈石星摔倒。

幸而陈石星的武学造诣早已不是数月之前可比，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动作比那汉子还快半分，一个沉肩坐马，肘锤撞出，只听得“咚”的一声，那人虽然勾着他的脚踝，气力却还未能使得出来，就给陈石星的时锤撞着胸口，骨碌碌的从石廊斜坡滚下去了。

陈石星回过头来，眼前的景象令他不禁又是大吃一惊。他看见的只是那个唱京戏的恶客跌在地上，龙成斌却不知哪里去了。

说时迟，那时快，恶客一个鲤鱼打挺跃起，作势就要向陈石星扑来。敢情他是因为看见同伴败在陈石星手下，故而不敢太过莽撞。

距离约莫三丈左右，掌风扑面，已是隐隐作痛。陈石星恐怕打不过他，唰的拔出宝刀，一刀劈下，把一块石头劈掉一角，石屑纷飞，喝道：“来吧，我倒要试试你的脑袋是不是硬过这块石头！”那恶客见陈石星的宝刀如此锋利，如何还敢上前邀斗，陈石星话犹未了，已是吓得他转过身去，拔足飞奔。

两个恶客都给赶跑之后，陈石星方始听见龙成斌的声音叫道：“小兄弟，救命，救命！”

陈石星探头出栏杆一看，只见龙成斌紧紧抓着栏杆下面的一根石笋，身子挂在半空摇摇晃晃。陈石星连忙解下腰带，双足倒勾栏杆，腰带的长度刚好够得上把龙成斌扯上来。

龙成斌惊魂未定，过了好一会子，方才能够定下心神，气喘吁吁的向陈石星道谢。陈石星说道：“龙大哥，这件事情可是有点奇怪！”

龙成斌道：“是呀，咱们和这两个恶汉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真是不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横蛮无理，刚才不是老天保佑，我恐怕早已粉身碎骨了。”

陈石星道：“龙大哥，你受伤没有？”

龙成斌道：“还好，只不过擦破掌心。刚才那人向我扑来，我死撑他一脚，跟着就跌了下去，幸亏抓着一根石笋。小兄弟，你的本领真好，这么凶横的两个恶汉，你一个人就把他们打跑了。”

陈石星道：“不是我的本领，是他们怕了我的宝刀。”想起刚才的情形，心中犹有余悸。

龙成斌喘息已定，说道：“小兄弟，你的这张古琴没受损坏吧？”

陈石星心头一凛，连忙小心察视，吁了口气，说道：“幸亏没有受损。”

龙成斌苦笑道：“西山本来还有许多名胜，可恨碰上这两个恶客，败了咱们的游兴，我是无心游览了。咱们不如回去吧。”

一路上，龙成斌似乎害怕那两个恶客还会再来，一副惊魂未定的神色，匆匆忙忙的走路，已是没有心情和陈石星谈笑。

陈石星却是不禁有点思疑：“那两个恶汉假如真的和龙大哥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怎么横蛮，也不应该下此毒手？不过也说不定这两个人是冲着我来，不是冲着龙大哥来的。他们会不会是余峻峰的手下呢？”陈石星猜疑不定，倒是不禁对龙成斌抱有几分歉意，“倘若真是那样，这倒是我连累了龙大哥了。”

回到客店，龙成斌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笑道：“小兄弟，我今日是死里逃生，你也受了一场虚惊，咱们可得好好喝一顿压惊酒了。”

也不知是酒喝得多，还是日间所受的惊恐过甚，心力交疲，龙成斌吃过晚饭，便即蒙头大睡，不多一会，已是鼻息如雷。陈石星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不知不觉，只听得街上传来的击拆声，“笃、笃、笃”的连敲三下，已是三更时分。

陈石星披衣起来，轻轻叫了两声“龙大哥”，只见龙成斌仍然是熟睡如泥，哪唤得醒。

陈石星心乱如麻，“本来我可以陪龙大哥多玩两天，但还是早点走吧。反正迟早都要和龙大哥分手。那两个恶汉倘若是冲着我来，我走了之后，龙大哥也可以免受牵累。”

他正在考虑要不要留张字条给龙成斌，又不知怎样写才好。忽地窗门无风自开，一道白光射了进来，“咔嚓”一声，只见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已是插在桌上。刀尖穿着一封信。

陈石星只道是仇家找上门来，给自己来一套留刀寄柬的把戏，当下便把那封信拆开，心里想道：“这样倒好，我的闷葫芦可以打破了。”但拆开来一看，却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这封信不是写给他的，是写给龙成斌的。

信上歪歪斜斜的写着几行大字：“龙三，难得你来到昆明，这笔帐我可要和你算了。有胆的明天晚上，你到龙门和我相会。我不会带手下，与你单打独斗。最后警告你，你要跑是跑不掉的。知名不具。”陈石星本来想要偷偷离开龙成斌的，看了这封信，却是不觉呆了。忽然有个人伸过手来，把那封信抓了过去，说道：“小兄弟，你受惊了！”原来龙成斌不知什么时候起床，业已站在他的背后。

陈石星道：“龙大哥，对不住，这封信是给你的，我不知道，拆开来先看了。”

龙成斌看了这封信，面色大变，半晌说道：“小兄弟，有件事情，我要请你原谅，我说不会武功，这是骗你的。我名为秀才，其实也是武林中人。”

陈石星笑道：“昨日你没受伤，我也有点怀疑你懂得武功了，但我懂，这是怎么回事？”

龙成斌道：“说来话长，总之我是得罪了一个武功很强的恶人。今天碰上的那两个汉子，不过是他手下的爪牙而已。”

陈石星道：“刚才来的那个送信的人呢？”

龙成斌道：“也不过是他的爪牙。那个恶人自视甚高，手段又狠，他是

算准了我逃不出他的掌心，才约我和他单独相会的。看来他是要我受够了他的折磨，方把我置之死地！”

陈石星道：“约无好约，会无好会。既然打不过他，这约会不赴也罢。”

龙成斌摇了摇头，说道：“跑不了的。一味躲避也不是办法。躲得过今天，躲不过明天。除非有个大本领的人帮我。”

陈石星苦笑道：“我是有心无力。你的仇家如此厉害，今天碰上的他那个两个爪牙，我自问都没有取胜的把握。”

龙成斌道：“我知道。说老实话，我和你结交，本来是想得到的助力，但从今天的情形看来，你的本领固然比我高明，可还远远不是那个魔头的对手。纵然你要帮我的忙，我也不能让你受累。小兄弟，我看你已经背起行囊，是不是准备就要离开这里的？”

陈石星面上一红，说道：“我并不是想要瞒着大哥偷走，不过，不过——”龙成斌道：“小兄弟，你快走吧，用不着多说了。你能够这样关心我，已是不枉我和你结交一场。一个人死生有定，要是我明天晚上当真大限难逃，我也只好自己认命了！”

陈石星热血沸腾，“我本来是个人家看不起的穷小子，龙大哥却对我青睐有加，待我情如手足，为朋友尚不辞两肋插刀，我岂能见死不救？”想至此处，不觉把本身利害置之度外，冲口而出，便即说道：“龙大哥，你和我一起走？”

龙成斌道：“走，走到哪儿？”

陈石星道：“大哥，你别多管，我自有去处。”

龙成斌道：“跑不掉怎么办？你不怕连累你吗？”

陈石星慨然说道：“我刚才想偷走，乃是未曾知道你的事情。如今既然知道你有灾难，若不和你祸福同当，这兄弟要来何用？我也不知道是否跑得掉，但总胜于束手待毙！”

龙成斌连连摇手，说道：“不、不、不，你还是自己逃跑的好！”

陈石星急道：“大哥，其实你也无须太过担心，那地方离昆明不远，不过现在起程，连夜赶路，跑得快些，明天晚上就可到达。到了那个地方，会有人帮忙咱们的。你的仇家再厉害，也不敢招惹那个人！”他怕龙成斌不肯答应跟他逃跑，是以只好先透露一点秘密让他知道。

龙成斌喜出望外，把一个元宝放在桌上，说道：“难得兄弟这么重义，那么咱们就走。也不必惊动店主人了。”

陈石星的打算就是把龙成斌带到石林，托庇张丹枫门下。

“张丹枫是普天下武林中人的都景仰的大侠，当然是侠义为怀的了。我拿云大侠的信物去求他，想必他会答允我的要求。要是他肯把龙大哥一并收为弟子，固然最好；就算不肯，他看在云大侠的份上，推屋乌之爱，至少也会给龙大哥以庇护的。”陈石星心想。不过，张丹枫是否还活在人间，到了石林，是不是就能找着张丹枫？这些都还是未可知之数，是以他对龙成斌也还未能说得太过确实，在未到石林之前，暂时只好含糊其辞了。

龙成斌留下了房饭钱，便与陈石星偷偷离开客店。陈石星这才发现，原来他的轻功比自己还要高明得多。昆明的城墙三丈多高，陈石星无法逾越，还是龙成斌先用“壁虎游墙功”爬上去，然后才用准备好的长绳把陈石星拉上去的。到了郊外，龙成斌更是健步如飞，和从前判若两人，陈石星勉强才跟得上。

“想不到龙大哥还有这样高明的装假骗人的本事。”陈石星想起自己不久之前，还把他当作丝毫不懂武功的人，想要他“知难而退”的事，不觉暗自失笑。同时也有点被骗之感。不过，随即再想：“他有他的难言之隐，我有一些事情不也是瞒着他吗？”

陈石星听龙成斌把他的那个仇家说得那么厉害，一路上提心吊胆，生怕会在途中出事，给那魔头抓了回去。但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比原来的预算还要早一个时辰，黄昏日落之前，就平安无事的到达石林了。

西风残照中抬头前望，只见无数石峰，层层罗列，有的孤峰峭立，有的如障屏连，就像地面上突然涌起无数石笋。陈石星游目骋怀，心里想道：“前人咏桂林风景，有诗云：水似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我只道是桂林独有风景，原来石林也是一样。”

两人走近石林，只见头顶一块悬空的大石上题有“天开异境”四个擘窠大字，旁边还有“天造奇观”、“鬼斧神工”、“大气磅礴”等等赞叹的题辞。望入“林”中，但见万户千门，阴森可怖。

龙成斌出现又惊又喜的神色，在石林的门户停下脚步，说道：“小兄弟，这不是石林吗？”

陈石星道：“不错，咱们这就进去吧。怎么，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龙成斌道：“慢来，慢来。你以前来过石林没有？”陈石星道：“没有。”龙成斌道：“那就太冒险了。古人游记中说：石林万户千门闭，不亚武侯八阵图。这岂是可轻易进去的？倘若迷失道路，就不能走出石林了。”陈石星道：“这点险值得冒的，咱们所要寻访的那位前辈高人，就是住在这石林里面。”

龙成斌道：“那位高人是谁，你现在可以和我实说了吧？”

陈石星一想，既然要带他去见张丹枫，自然该把实情告诉他，便道：“是武林中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剑客的张丹枫。”

龙成斌“啊呀”一声叫了出来：“你为什么不早说，原来你是和张大侠相识的？”陈石星怕他误会，说道：“我不是故弄玄虚，离开昆明之时，我也想不到能够这样顺利平安到达的。不过，我和张大侠从来没见过面，可谈不上什么相识。”

龙成斌沉下面色，说道：“小兄弟，你是和我开玩笑吗？”

陈石星道：“大哥别急，请听我说。我与张大侠虽然素昧平生，但却是受人之托，来见他的。那个人是张大侠的至亲，他告诉我，只要我替他把事情办妥，张大侠料想可以收我为徒。”

龙成斌道：“那个人是谁？他托你办的又是什么事情？”

龙成斌打破沙锅问到底，倒是叫陈石星感到为难了。云浩的秘密，应不应该告诉他呢？

龙成斌见他面有为难之色，故意叹了口气，说道：“小兄弟，我本来不应该打听你的秘密，但这是和我生死攸关的大事，我自是难免关心。唉，小兄弟，咱们相处了这许多日子，难道你还不能相信我吗？再说我若完全蒙在鼓里，见到了张大侠的时候，只怕说话也不会得体呢！”

陈石星暗自思量：“我既然是和龙大哥一起去见张大侠，这些秘密迟早都是瞒不了他。我向张大侠禀告之时，难道好意思叫他离开么？既然迟早要让他知道，又何必令他多忧虑几个时辰？”

一个不过十六岁的大孩子，虽然饱经忧患，毕竟还是未能深切的认识人心险恶，终于把秘密吐露出来：“这个人名叫云浩，他是张大侠的内侄。”

“为什么他不亲自去找姐夫，却要托你？”龙成斌问道。

陈石星黯然说道：“云大侠已经死了，他是临终之际嘱托我的。”想起伤心往事，自己的爷爷也是同一天惨死，不觉热泪盈眶。

“小兄弟，你心里难过，痛痛快快哭一场吧。我虽然不是你的亲人，但却无殊异姓手足，你就把我当作亲人吧。伤心的事情，哭了出来，说了出来，也许会好过一些。”说得十分真挚。

秘密泄漏了一点，就好像防洪的堤坝穿了一个缺口，终于会渐渐扩大，让洪水都宣泄出来。待到陈石星抹干眼泪之时，他已经把自己祖孙二人的遭遇，以及云浩的遭遇，原原本本都告诉龙成斌了。

龙成斌得知来龙去脉之后，心中大喜，脸色丝毫不露，假意安慰了他几句，说道：“小兄弟，你的遭遇真是不幸，不过古人说得好、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受了许多折磨。现在已是否极泰来的时候了。你有云大侠的宝刀为凭，又有张大侠手书的剑谱作证，张大侠一定会相信你的话，收你为徒弟。”陈石星道：“但愿如此。我还有个奢望，假如咱们能够成为师兄弟，那就更好了。”

龙成斌装作十分感激的模样，说道：“小兄弟，多谢你的提携，我但求能够托庇于张大侠宇下，躲过这场灾难于愿已足。”说到这里，忽地好似想起一事，说道：“小兄弟，云大侠给你的信物，你没失掉吧？”陈石星道：“这样重要的东西，怎会失掉？你瞧，张大侠手书的那几页剑谱，就是放在这个盒子里面。”一面说话，一面拿出那个盒了。

龙成斌眼睛发亮，挨近陈石星身边，忽地伸指向陈石星胁下的“章门穴”重重一戳！陈石星正要打开盖子，做梦也想不到“清如手足”的龙成斌突然会暗算他，“咕咚”一声，登时倒在地上。“章门穴”是麻穴，给人点了，动弹不得，话也说不出，但却没有失掉知觉。

龙成斌首先抢了那个盒子，跟着拿了那把宝刀，狂笑说道：“小兄弟，你别怨我心狠手辣，与其你做张丹枫的弟子，不如我做张丹枫的弟子。”陈石星一听就知他是想要冒充自己，骗张丹枫收他为徒，气得几乎晕了过去。

狂笑声中，龙成斌继续说道：“小兄弟，你别怨我。按理说，我从你这里得到的好处，是不应该再杀你的。但我可不敢相信你甘愿吃这大亏，即使你不和我为难，我也怕你泄漏秘密。为了免除后患，只好杀你灭口了！不过，你心爱的古琴，我让它陪你葬吧。也算是尽咱们异性兄弟一点情份。”

龙成斌缓缓抽出宝刀，弹了一弹，赞道：“好刀，好刀！”就像猫儿戏弄自己爪下的老鼠一样，在陈石星身旁把玩这把宝刀，却不立时斩下。也不知是由于宝刀的寒光，还是由于感到人心的险恶，陈石星只觉寒意直透心头！心里暗暗叹了口气：“都是我的不好，我怎么可以这样轻易相信别人。”无可奈何，唯有闭目待死。忽然听得两个人的声音同时叫道：“好刀，好刀！好手段，好手段！”龙成斌吃了一惊，顾不得挥刀去杀陈石星，连忙跃过一旁，横刀护身，这才转过头去。

陈石星听得声音好熟，睁开眼睛，只见来的两个汉子，不是别人，正是昨天先后在大观楼和龙门碰上的那两个恶客。龙成斌插刀入鞘，笑道：“原来是你两个，倒把我吓了一跳。不过，你们何必也跟来这儿？”身材魁梧那个汉子说道：“龙老三，恭喜你大功告成。我们昨天充当你的配角，这出戏

唱得还不坏吧？”

陈石星这才知道龙成斌说的什么“仇家”，原来全是假话。他和这两个恶客原来是串通了来骗自己的。龙成斌勉强笑道：“老李，你是擅唱反派的角儿，当然是唱得出色当行了。”另一个较为瘦小的汉子说道：“不过，这宗生意是咱们合伙做的，你得了好处，可不能把我们忘掉啊！”

龙成斌道：“这个当然。咱们自家兄弟，难道你们还不相信我吗？”

那“老李”说道：“不是不相信你，但总是先君子后小人的好，既然合伙，帐目就得分明。我们要不是暗中跟你来到这儿，怎知你有什么进帐？”

龙成斌听他口气，料想已经瞒不过他们，便道：“我和这小子说的话，想必你们已听见了。那么你们应该知道，这好处可是在后头的呢！你们想想，张丹枫只能收一个徒弟，当然只有由我冒充这小子。待我学成之后，方能和你们分享。”

那粗豪汉子道：“老韩，你的意思怎样？”那姓韩的道：“大的好处，固然是在后头，小的好处，现在未尝不可分赃！”

龙成斌道：“分什么赃？”

那姓韩的道：“李大哥，你要宝刀，我要剑谱。如何？”他不直接答复龙成斌如何分赃，却和那粗豪汉子商量，显然是他们之间，业已有了协议。那粗豪汉子笑道：“本来张丹枫的剑谱当然更珍贵一些，但咱们是自家兄弟，做哥哥的还好意思和你挑肥拣瘦么？你说怎样就怎样吧。”龙成斌忙道：“这样不行呀！”

那粗豪汉子冷笑说道：“龙老三，一个人应当知足才好，你已经占了大大的便宜，还和我们争论？”

那姓韩的接着说道：“是呀，龙老三，你想想看，你做了天下第一剑客张丹枫的徒弟，将来你的武功不是天下第一也是天下第二的了，这好处不比什么宝刀、剑谱大得多么？亏你还好意思和我们掂斤论两？”

龙成斌苦着脸道：“两位大哥有所不知，这两件东西是我要拿来当作信物去见张丹枫的。待我学成武功，再给你们不迟。那时我非但可以给你们宝刀，剑谱，我学到了手的武功，也可以转授你们，那不更好？”

那粗豪汉子双眼一瞪，说道：“龙老三，不是做哥哥的不相信你，但俗语有云：现钟不打反去炼铜，我可也不能这样笨呀！”

龙成斌皱眉道：“你们拿走这两件信物，却叫我如何取信于张丹枫？”那姓韩的笑道：“龙老三，你能言会道，一张嘴能把树上的鸟也哄下来。这小子已经把全部秘密告诉你，你还怕骗不过张丹枫吗？”龙成斌道：“你们别忘了张丹枫是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人，他岂能像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容易受编？”

那姓韩的道：“这也未必。君子可以欺其方，云浩死在桂林，这总是真的。陈琴翁祖孙于云浩有恩，这也总是真的。你说的既然都是‘真话’，没有‘信物’，料亦无妨。”那粗豪汉子似乎等得已是甚不耐烦，大声说道：“龙老三，我不管你怎样去骗张丹枫，我们可不能帮你白干一场！”

龙成斌道：“我已经答应将来把好处分给你们了！”那粗豪汉子冷笑道：“将来，将来，谁知你将来不会藏私！总而言之，废话少说，宝刀剑谱，快交出来，否则休怪我们对你不客气了！”

龙成斌作出无可奈何的神气，苦笑说道：“两哥哥既然这样不相信小弟，我也只好依从你们了。”

那粗豪汉子道：“对啦，你早肯这样，不是少了许多唇舌？”

那姓韩的道：“你把藏有剑谱的盒子放在地上，我自己会拿！”

粗豪汉子瞿然一省，说道：“对，你把宝刀抛给我，不必走过来了。”

龙成主苦笑道：“两位哥哥如此多疑，难道小弟还能暗算你们吗？”当下掏出盒子放在地上。那姓韩的折下一枝树枝，把盒子拨到跟前。粗豪汉子道：“宝刀抛过来！”

龙成斌道：“是！”陡然间只见刀光如电，龙成斌以迅捷无伦的手法，倏地拔刀出鞘，就掷过去。

那粗豪汉子虽然有所戒备，却想不到龙成斌在给他们喝破之后，还敢骤施杀手。要想拔刀招架，已来不及。只听得“咔嚓”一声，血光迸现，宝刀已插入了他的心窝。就在此时，那姓韩的亦已飞出一支钢镖。龙成斌听得暗器破空之声，慌忙斜身疾闪。饶是他闪得快，肩头给钢镖擦过，也划开一道伤口。还好未伤着琵琶骨。

说时迟，那时快，两人不约而同的去抢那把宝刀。那姓韩的汉子抢快半步，但亦已无暇去拾宝刀，只能一脚把宝刀踢开，让大家都得不到。姓韩的汉子喝道：“龙老三，你好狠！”龙成斌冷笑道：“谁叫你们苦苦相逼，我这是无可奈何！”口中彼此指责，拳脚也是此来彼往了！陈石星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看他们打得十分激烈，不禁暗暗吸一口凉气，“原来龙成斌的本领果然是比我高得多。这汉子的本领也是在我之上。”

论本领龙成斌是比那姓韩的汉子稍胜一筹，但他受了镖伤，此消彼长；却只能堪堪打成平手。

龙成斌道：“韩大哥，咱们别打了吧。宝刀剑谱，全都送给你！”

那姓韩的道：“谁相信你的鬼话！”“蓬”的一声，长拳捣出，正中龙成斌胸口。龙成斌好像一根木头似的，晃了两晃，“卜通”倒地。

那姓韩的大喜，上来察看龙成斌死了没有，正想补他一记窝心腿，不料脚跟突然一麻，自己先站不稳倒下去了。原来龙成斌用的是苦肉计，倒在地上，乘其不备，突然将他勾倒的。

龙成斌忍着疼痛，连忙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把那姓韩的汉子压在下面。

龙成斌使出吃奶气力，紧紧扼着他的喉咙。那姓韩的汉子拼命撑拒，翻滚滚，困兽之斗，份外骇人。龙成斌肋骨断了两根，但十指如钩，紧扼对方咽喉，仍是半点也不放松。过了半支香的时刻，那姓韩的汉子发出呜呜的怪叫，终于支持不住，气绝而亡。看得陈石星毛骨悚然。

龙成斌筋疲力竭，受伤亦是不轻。他杀了两个伙伴，已是站不起来。慢慢爬过去，把那口宝刀从那个粗豪汉子的身上拔出。那个汉子的胸口开了一个窟窿，血如泉涌，当然是不能活了。

龙成斌只觉浑身无力，心里想道：“好在我早就点了这小子的穴道，不怕他会反噬，慢慢杀他不迟。”吸一口气，慢慢又爬过去，拾起了那个盒子。狂喜之下，龙成斌哈哈笑道：“两件宝物都到了我的手上，张丹枫的徒弟我也是做定的了。再过几年，我的武功就是天下第一、天下第一啦！”他按捺不住好奇之心，一面狂笑，一面打开盒子。先睹为快，要看一看张丹枫的剑谱究竟如何奥妙。

那知乐极生悲，笑声未已，跟着就是一声惨厉的呼叫。原来他触动了机关，盒盖倏的弹开，刀片伸出，割断了他的一根手指。

俗语说十指痛归心，更何况龙成斌是在力竭筋疲、身上受伤之后，突然给割断一只手指，哪里还支持得住？一声惨叫，登时晕倒，不省人事。陈石星又惊又喜，“苍天有眼，果然是恶有恶报。我刚才本来要给他打开这个盒子的，要是他不那么心急，此际剑谱早已到了他的手中了。他点了我的穴道，却不知道开盒子的方法，断送了一根手指，这是活该。想不到这个盒子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不过，陈石星还未能说是就已脱离险境。关键在于：他的穴道是否能够在龙成斌醒转之前解开？

龙成斌是用重手法点了他的麻穴的，倘若没人给他解穴，必须十二个时辰方能自解，龙成斌不过一时晕了过去而已，他的武功底子甚是不差，虽然受伤也是不轻，但在十二个时辰之内，一定会慢慢苏醒。那时陈石星的性命，就仍然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在这样荒僻的地方，哪里会有人来？除非是隐居在石林的张丹枫会走出来。但“石林万户千门闭”，张丹枫深藏石林里面，纵有天大的神通，也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他又岂会无缘无故的走出来？陈石星叫不出声，唯有心中苦笑，笑自己的希望太过不切实际，实是渺茫。

陈石星紧紧注视龙成斌，龙成斌动一下，他的心头就跳一下。幸好龙成斌还未醒过来。暮霭苍茫，天色渐渐黑了。要想有人来救自己，这希望是更属渺茫了。

陈石星忍受不住精神的磨折，蓦地心头一动，“求人不如求己，我何不试试自行解穴？即使仍是不能成功，也总胜于束手待毙！”于是索性不再去注视龙成斌，试行慢慢凝聚真气。

云浩留给他的拳经刀谱附有正宗内功的修练方法，可以自行解穴。不过陈石星只是练了三个月，只能说是略窥藩篱，要想自行解穴，谈何容易？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陈石星但觉丹田一股热气升起，看来是有点成效了。修习上乘内功，倘若有了相当火候，自行解穴，最多也用不了半个时辰。但现在已不知多少个时辰过去，陈石星仍然只能一点一滴的慢慢凝聚真气，身体丝毫不能动弹。

天色完全黑了，一轮明月也从东方升起来了。龙成斌在地上翻了个身，喉头发发出咕咕的声响，看来用不多久，他就可以醒过来了。陈石星咬了咬牙，暗自思量：“死生有命，我总之尽力而为。”对周围的一切，宛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此一来，真气的运行倒是比刚才加快了许多。

龙成斌终于醒过来了！

断了的手指，鲜血还是在流，很痛。不过，他却是可以动弹了。他敷上了金创药，养了一会神，觉得好了一些，留心察看，只见那个盒子还在他的脚边，盒盖已经自行关上。

龙成斌拿起一根树枝，把那盒子轻轻拨动，看见盖子并不弹开，方始大着胆子，战战兢兢的把那盒子纳入囊中。原来这个盒子，倘若不是去打开它，就不会触动里面的机关。

一轮明月正在天心，龙成斌恢复了两分气力，心里想道：“这小子武功不弱，只怕用不了十二个时辰，穴道就会自解。当务之争，我可得先杀了他。”此时距离陈石星被点穴，已有七八个时辰，要到天亮之前，他的穴道方能自行解开。龙成斌做梦也想不到他会自行运功，凝聚真气，当下毫无顾忌抓起宝刀，哈哈笑道：“小兄弟，幸好我能够在你的穴道未解之前醒来，这是我的命大福大，你只好自己认命了！”

忽听得“当”的一声，突然间一颗石子打来，把他的宝刀打落地上。龙成斌大吃一惊，定睛看时，只见陈石星已经跳了起来！

原来陈石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急之下，奇经八脉突然打通，真气瞬息流转全身，穴道已然自解！

陈石星打落了他的宝刀，戟指骂道：“成龙斌，枉你读的是圣贤书。行为却是这等卑鄙，连市井小人都还不如，还幸苍天有眼，你这小人害不死我！”龙成斌虎口隐隐作痛，只道陈石星已经恢复武功，就要来杀自己。他受伤不轻，如何敢和陈石星交手？

“小兄弟，请你念在往日之情饶我一命。”龙成斌吓得连宝刀也无暇再拾起来，一面叫一面飞奔。性命关头，也不知哪里来的气力，跑得居然好像没有受伤一样。转瞬间，滚下山坡，跑得影子都不见了。

陈石星喝道：“滚你的吧！谁还和你称兄道弟？”一口闷气吐了出来，突然双腿发软，不由自己的又坐在地上。原来他的穴道刚刚解开，飞出石子，打落龙成斌手上的宝刀，体力其实亦是早已支持不住。假如龙成斌不是给他吓跑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陈石星睡了一觉，天明方始醒来。看了看两具尸体，心中犹有余悸。“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两句老话当真说得不错。”慨叹良久，纳刀入鞘，想道：“还好宝刀和古琴没有失掉，只是可惜张大侠的剑谱却给他拿去了。不过那只是几页有图无文的草稿，谅他也未必看得懂。”

朝阳冲出云海，大地遍洒金光，天际阴霍尽扫。陈石星迎着朝阳，踏入石林。

陈石星一面走一面赞叹，“前人说石林乃是天开异境，果然名不虚传，和七星岩相比，当真是难分轩輊。”但见石峰处处相连，构成了各种各样的图案，几乎是移步换景，佳妙纷呈。

不过陈石星却是无心细赏，他急于知道的是，张丹枫是否还在石林之中。

石林奇峰罗列，万户千门，张丹枫即使是在石林，他也不知该当如何寻找，只好信步所之。

忽地眼前豁然开朗，只见峭壁下面一个小湖，湖边野花朵开，幽香扑鼻，峭壁上题有“剑峰”两个大字。

陈石星蓦然省起，云浩曾经对他说过，张丹枫每天都在剑峰练剑，剑湖洗剑。这“剑峰”二字就是张丹枫的手书。自己在无意之间，竟然误打误撞的来到了剑峰之下、剑池之旁了。

可是还是没有见着人影，他高声叫道：“张大侠，晚辈陈石星奉令亲云浩之命前来求见。”也是没人回答。

陈石星坐在湖边，放下古琴，蓦地心头一动：“我何不用琴音表达来意？”

他弹奏的是屈子“离骚”的一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前两句以制衣裳来比喻修身，亦即以香花来比喻君子的美德。后两句用浅白的语句来说，就是：“只要我的内心真是高洁芳香，没有人知道我那又何妨？”这几句诗本来是屈原内心的“独白”，用来表达自己的“孤高”的，后世则借用来颂扬隐士高人。张丹枫隐居石林，自是不折不扣的当世高人，是以陈石星弹奏此曲，用来表达自己对张丹枫的仰慕之忱。

一曲告终，余音袅袅。但只有剑湖的水轻轻荡起涟漪，剑峰上仍是空林寂寂。

“莫非是张大侠不愿接见尘世俗人？又难道他根本就早已不在人世？”陈石星猜疑不定，心乱如麻。想起自己历尽艰辛，方能到此，倘若找不着张丹枫，爷爷的仇如何能报？悲从中来，难以断绝，不知不觉又把“广陵散”弹奏出来。

广陵散的后半阙是天下最悲怆的曲调，当今之世，除了陈石星，也没有人会弹了。林中的鸟儿，本来是习惯一大清早离巢觅食的，此际却不知是否受了琴音的感染，三三五五，尽都停在枝头，伤心得不能振翅高飞。

正在弹到伤心之处，忽听得有脚步声隐隐传来。

石林里是无数做兀矗立的石笋，聚而成“林”。人在林中，往往左穿右插，找不到出路。故此前人诗云：“石林万户千门闭，不亚武侯八阵图。”那脚步声由远而近，好像就要来到跟前，其实却还不知要多少过“路转峰回”才能见面？

陈石星初时听到脚步声，乃是又惊又喜；等到听清楚之后，却不由得只是有惊无喜了。

来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的脚步声。

云浩曾经告诉他，张丹枫是独自一人独居石林的。十多年来，除了一个云浩之外，根本也就没有外人进过石林，而现在却是三个人一起前来。

寻常的人，绝不会无缘无故，冒险踏入石林的。那么依理推测，假如不是张丹枫的话，那就十九是张丹枫的仇家了。

陈石星正在怔忡不安，手指在弹琴，眼睛则全神贯注视着脚步声的来处。忽地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他背后发出：“不要再弹了！”正是：

广陵散绝千秋恨，此曲人间哪忍听？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要诀玄功传弟子 广陵绝曲悼宗师

陈石星骤吃一惊，回头看时，却是不禁喜出望外。

站在他背后的是黑摩诃！

但黑摩诃脸上却是毫无喜色，甚至好像是在恼他。“张大侠在闭关练功，你懂不懂？”

什么叫做“闭关练功”，陈石星的确不懂。不过从黑摩诃斥责他的语气听来，似乎是怪他不该用这样凄凉的琴声扰乱张丹枫的心神。陈石星惶然说道：“我，我不知道。但，外面，外面外面的脚步声越发近了，有了他似曾相识的声音说道：“奇怪。张丹枫怎的还有闲情逸致弹琴？”另一个陌生的声音道：“他是想学诸葛亮的弹琴退敌吧？不过我可不信他是孔明，咱们也不是司马懿。”

黑摩诃面色沉重，在陈石星耳边低声说道：“快躲起来，这几个人比刀王余峻峰更厉害，我可保护不了你！”

陈石星有过上次的经验，情知倘若自己在旁，非但帮不了黑摩诃的忙，反而会拖累他，于是连忙拿起古琴，爬上剑峰，躲在一块岩石后面。

他刚刚藏好身子，那三个人也走到剑湖来了。其中一个，是他曾在七星岩见过的那个魔头厉抗天。

另外两人，一个是老道士，一个是拿着龙头拐杖的白发婆婆。

陈石星又是吃惊，又是诧异：“黑白摩诃兄弟如同一体，为什么现在只见哥哥，不见弟弟？糟糕，来人既然比余峻峰那一伙人还更厉害，黑摩诃独自一个怎打得过他们？张大侠又正在闭关练功，闭关练功，顾名思义，恐怕是不能出来迎敌的了？”

此时双方已是剑拔弩张，陈石星只能怀着满腹疑团，无暇去想了。

厉抗天哈哈笑道：“黑摩诃，你想不到我终于会找到这里来吧。嘿嘿，你知不知道，那一天我本来可以帮余峻峰忙将你杀掉的，但我要借重你做我们的向导，只好让你多活些时。嘿嘿，如今用不着你了，我可要给余峻峰报一杖之仇啦！”

那老婆婆道：“黑摩诃，你要想活命，快快把张丹枫叫出来！”

黑摩诃冷冷说道：“你这老乞丐想和张大侠交手，未免太不知自量了吧？”那老婆婆怒道：“你是什么东西，胆敢轻视我鸠盘婆？你知不知道，张丹枫也不敢对我如此无礼！”说到“无礼”二字，龙头拐杖猛地一击，把一块大石头打成粉碎。

黑摩诃笑道：“鸠盘婆，几十年不见，你的脸皮倒是越老越厚了。当年你和六阳真君、赤霞道人给张大侠赶下点苍山，张大侠曾和我们说了些什么话来？你不记得，我可以提醒你！”

原来三十年前，天下闲四大魔头，为首的是厉抗天的师父乔北溟，依次是六阳真君、赤霞道人和此刻正在向黑摩诃大吹法螺的鸠盘婆。乔北溟败于张丹枫剑下，远走海外。其他三人联手向张丹枫寻仇，在点苍山上一场恶斗，结果仍然不敌。他们发誓在张丹枫有生之日不再出现江湖，张丹枫方才放过他们。

三十年过后，赤霞道人已死，乔北溟则仍遁迹海外，只遣徒弟重回中原。当年的四大魔头，在中原就只剩下鸠盘婆和六阳真君了。六阳真君就是此际给鸠盘婆押阵的那个老道士。

黑摩诃揭开他们的疮疤，鸠盘婆和六阳真君不由得都是勃然大怒。六阳真君沉声说道：“你懂得什么，我们就是要趁张丹枫未死，来找他报仇的。”鸠盘婆喝道：“黑摩诃，你不想做替死鬼，就快点叫张丹枫出来！”黑摩诃哈哈笑道：“杀鸡焉用牛刀，你们三个并肩子上吧，我替张大侠打发你们！”鸠盘婆冷笑道：“黑摩诃，谅你能有多大本领？你要求死，那还不易，只我老婆子便可以‘成全’你了，何须帮手？”话声一顿，呼的一拐，便即卷地扫来。

六阳真君已经跨出几步，听得鸠盘婆这么一说，重又退回原处，心里想道：“不错，我须得留些气力斗张丹枫。张丹枫虽然年迈，也还是不可轻敌的。”

黑摩诃举杖相迎，但听得一阵金铁交鸣之声，震得陈石星耳鼓嗡嗡作响。定睛看时，只见黑摩诃和鸠盘婆两条人影倏地分开，原来彼此都给对方的内力震退三步。黑摩诃虎口酸麻，但鸠盘婆的龙头拐杖损了一个缺口。

黑摩诃固然心头微凛，鸠盘婆的龙头拐杖损了一个缺口更是吃惊不小。

“这绿玉杖的确是件宝物，怪不得余峻峰的刀网阵也奈何不了他们兄弟，黑白摩诃孪生兄弟决不会只有黑摩诃出来迎敌？这正是我剪除张丹枫羽翼的好机会！待到白摩诃来到，只怕我们三人联手，要除掉他们兄弟也是不易。如何还能再斗张丹枫？”鸠盘婆心有所忌，力求速战速决，一退即止，再施杀手。

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双方倏的又是由分而合。鸠盘婆拐杖直戮对方丹田下的“血海穴”，黑摩诃玉杖形如白鹤亮翅，斜拍脉门。

绿光电闪，倏的一圈，裹住了鸠盘婆的龙头拐杖，在旁观战的两个魔头也吓得胆战心惊。猛听得鸠盘婆大喝一声，龙头拐杖往下一沉，一招“平沙落雁”，卸开了黑摩诃绿玉杖的压力，接着顺势一拍，往上反展，大喝一声：“着！”拐杖一转，龙头的铁嘴，伸到了黑摩诃的面门。六阳真君和厉抗天同声喝采，陈石星则是手心里捏了一把冷汗了。

鸠盘婆这几招用得精妙绝伦，险狠之极。闪电反击，满以为黑摩诃难逃拐下。焉知她快黑摩诃也快，但听得“当”的一声，黑摩诃的绿杖已然封了上来，冷笑说道：“不见得！”绿光一圈，又把龙头拐杖裹住。

这几下兔起鹘落，霎那之间，主客易势，互争先手，把旁观三人看得眼花缭乱。但见鸠盘婆连声怒吼，龙头拐杖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但兀是摆脱不了绿光缠裹。鸠盘婆胜在功力略胜一筹，但黑摩诃的杖法更加精妙，加以他的绿玉杖坚逾金铁，在兵器上占了便宜，不多一会，鸠盘婆的龙头拐杖上又添了几个缺口。

六阳真君看得直皱眉头，要想上前助战，又怕张丹枫突如其来，自己先行消耗气力，实属不智。

厉抗天忽道：“弹琴的那个人不是张丹枫！”

六阳真君道：“你怎么知道？”

厉抗天道：“张丹枫虽然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但弹琴却没有这个人弹得好。当今之世，只有桂林的陈琴翁才有这样高明的琴技，我在七星岩曾经听过他弹奏的。”

六阳真君道：“你不是说陈琴翁已经死了吗？”

厉抗天道：“我知道他受了重伤，不过也只是猜测他死掉而已，并没有见着他的尸体。”

六阳真君道：“陈琴翁本领如何？”厉抗天道：“琴技天下第一，武功顶多只能算是二流角色。”

六阳真君沉吟半晌，说道：“奇怪，张丹枫为什么不出现？”

厉抗天道：“张丹枫年纪老迈，说不定是练功强求精进，业已走火入魔。”

六阳真君的见识在厉抗天之上，心中暗自思忖：“张丹枫的内功之纯，三十年前，已经是天下无匹。以他练的这样纯正内功，走火入魔想来是不会有。但黑白摩诃是最忠心于他的人，倘若他在此间，也绝没有袖手旁观之理。嗯，说不定是他已离开石林，却叫黑摩诃留守？”

六阳真君最怕的是张丹枫就在附近，突如其来。如今已经知道弹琴的人不是张丹枫，心想这个险是值得冒的了。于是说道：“好，你去找弹琴的人，我去助鸠盘婆一臂之力。”厉抗天正是要他如此，便欣然答应。

六阳真君喝道：“黑摩诃，你的兄弟哪里去了？我想看你们兄弟的双杖合璧有什么了不起的能为？”

黑摩诃冷笑道：“对付你这牛鼻子臭道士何须双杖合璧？我早就叫你们并肩子的齐上，用不着假惺惺啦！”

六阳真君说道：“好，这可是你自己求死，怪不得我恃众凌寡！”说话之间，已是加入战团，亮出一件奇形怪状的兵器。

他这独门兵器是一条通红如血的长鞭，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做的。鞭上挂着两个白金所铸的骷髅头，骤眼看去，就像真白骨骷髅一样，衬着那条色泽殷红的长鞭，更显得狰狞诡异。

六阳真君喇的一鞭打去，那两只骷髅头随着鞭风飞舞，嘴巴忽地裂开，露出两排白嶙嶙的牙齿，向着黑摩诃咬来。

黑摩诃冷笑说道：“你使用这等邪门兵器，就吓得了人么？”振臂一挥，绿玉杖荡开鸠盘婆的铁拐，杖头直插骷髅头的“血盆大嘴”。

六阳真君手腕一翻，骷髅鞭倏的又飞起来，使出“连环三鞭”“回风扫柳”的绝技。黑摩诃一个“移形易位”，避开鸠盘婆的铁拐，绿玉杖荡歪鞭梢。只听得“嗤”的一声，衣裳却已给骷髅头的利齿咬破。六阳真君冷笑道：“怎么样，邪门兵器也奈何得了你吧！”

陈石星看得胆战心惊，只见厉抗天已经跑到剑峰脚下，叫道：“陈琴翁，你躲不了的。只要你据实回答我的问话，我不会要你性命的，出来吧！”

就在此时，陈石星忽觉肩头一麻，已是给人抓住。

陈石星大吃一惊，只听得那人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别作声，我带你同去见张大侠。”

声音好熟，陈石星定了定神，这才发觉拖着他的那个人是白摩诃。

白摩诃熟悉地形，在乱石丛中，借物障形，蛇行兔伏，展开了轻灵迅巧的身法，奔上剑峰。山脚下的厉抗天，竟是丝毫未觉。不消片刻，已是把陈石星带进一个石窟。只见石窟里有一个三绺长须，相貌清癯的老者盘膝而坐，料想就是当代的第一剑客张丹枫了。

历尽艰辛，终于得偿心愿，陈石星又惊又喜，急切之间，竟是说不出话来。

白摩诃把陈石星放了下来，说道：“刚才弹琴的就是这少年。他，他是——”

张丹枫道：“我已经知道他的来历。你别耽搁了，快去助你哥哥！”

白摩诃似有为难之色，说道：“张大侠，那么你——”

张丹枫道：“我可以‘开关’了，你不用替我担心，快去，快去！”

原来修练上乘内功，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闭关练功”。“闭关”多则七天，少则三日，在这期间，练功的人，不眠不食，不动不言，恍似老僧入定，对周围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此时若有外敌侵袭，一个普通的人也可致他死命。黑白摩诃来到石林之时，恰巧碰着张丹枫闭关练功，是以当他们知道外面有三个魔头来到之时，必须留下一人，为张丹枫守卫。

白摩诃知道哥哥此际正临险境，无可奈何，只好说道：“张大侠，你多保重，不必忙于应敌。”跑出石窟。片刻之后，只听得金铁交鸣之声，震得群峰回响，料想是白摩诃已经和厉抗天交上了手。

张丹枫和颜悦色的说道：“好孩子，我等你来这里已经等了许久了，不过却想不到你恰巧在我闭关练功的期间来到，但你也暂时不必理会外面的事情。”

陈石星跪下磕头，说道：“晚辈陈石星，奉令亲云大侠之命话未话完，张丹枫已是把他扶起，说道：“你别拘礼。”接着叹口气道：“云浩的不幸遭遇，我已经知道了。好孩子，你刚才弹的是什么曲子？”

陈石星不禁一怔，不解张丹枫何以在如此紧张的情形之下，还有如此闲暇的心情问他这个。当下恭恭敬敬的答道：“我弹的是‘广陵散’。”

张丹枫叹道：“原来是‘广陵散’，怪不得如此悲怆，凭我五十年的定力，也为之神摇心动！”原来张丹枫闭关练功，本如老僧入定，是“广陵散”的琴音，方能将他从“禅定”的境界之中唤醒过来的。

陈石星惴惴不安，说道：“张大侠，我不是有意惊动你的，我，我不知道……”

张丹枫轻轻抚拍他，柔声说道：“我非但不怪你，我还要感激你呢。要不是你的琴声将我唤醒，这‘天开异境’的石林，就要受妖人践踏了。好孩子，你把‘广陵散’给我再弹一遍，只弹上半阙！”

“广陵散”的上半阙是稽康怀念昔日与好友的畅游之乐，充满欢愉的情感，琴音一起，光线黯淡的石窟之中，也好像是遍地明媚的春光。张丹枫闭目垂首，神游物外，仿佛到了“暮春三月，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江南，与爱侣同游，良朋论剑半曲告终，余音犹在石窟之中缭绕。张丹枫忽地一声长啸，宛如虎啸龙吟，听得陈石星又惊又喜。

这一声长啸显示了深厚的内力，陈石星虽然还谈不上有什么高深的武学造诣，亦已知道张丹枫业已恢复精神，体内真气充沛了。

果然只见张丹枫站了起来，说道：“好孩子，我已经可以‘开关’了，你和我一起出去吧！”

黑白摩诃双杖合壁，在剑峰脚下，恶斗三大魔头，此时正是到了最紧张的时刻。啸声蓦地传来，三个魔头都是大吃一惊，黑白摩诃则是喜出望外！

六阳真君喝道：“我和你们拼了！”长鞭一卷，似左反右，鞭梢卷到了白摩诃的足跟，鞭上挂着的两个骷髅头却飞了起来，一个啣黑摩诃的右肩，一个啣白摩诃的左肩，这一下一招三用，端的是阴狠之极！

黑摩诃一个“燕子钻云”，唰地跳起一丈来高，绿玉杖一招“鹰击长空”，凌空挥下；白摩诃使出一招“枯藤缠树”，把卷地扫来的骷髅鞭挑开。

只听得“砰、砰”两声响过，那两只骷髅头突然裂开，喷出一溜暗赤色的火花！

原来六阳真君这条长鞭名为“骷髅烈火鞭”，那两只白金铸成的骷髅头

内有机关，不但能够啮人，咬断对方的筋脉，而且内中还藏有火器，能喷磷火。六阳真君之所以敢和鸠盘婆、厉抗天结伴前来石林，向张丹枫挑衅，除了欺负张丹枫年老之外，就是恃有此鞭。

这一下当真是变出意外，陈石星人在山腰，只见爆炸声音过后，黑白摩诃都是已在火光笼罩之下，头发衣裳全烧着了。

黑摩诃喝道：“好妖道，我和你拼了！”不顾身上着火焚烧，猛的一杖向六阳真君击下。

白摩诃功力较弱，已是支持不住，连忙在地上打一个滚，想要弄熄身上的火焰，人还没有跳起，鸠盘婆的铁拐亦已向他打了下来。

黑摩诃一杖挑开六阳真君的骷髅鞭，倏地卧倒，叫道：“雷电交轰！”白摩诃还未能跳起身来，黑摩诃要与他双杖合壁，自己也非卧倒不可。

双杖同时举起，只听得当的一声巨响，鸠盘婆口喷鲜血，倒掠出数丈开外。

但黑摩诃这一杖击下，亦已是强弩之末，他把弟弟拉了起来，跑出十来步，两个人都是恍似风中之烛，摇摇欲坠。

厉抗天大喜道：“他们支持不住啦，快点干掉他们！”

话犹未了，忽听得霹雳似的一声大喝，“你们这几个妖人胆敢违背昔日誓言，我张丹枫今日可不能放过你们了！”张丹枫这一声“狮子吼”，震得厉抗天失魂落魄，独脚铜人业已高高举起，却是不敢向黑摩诃击下。

说时迟，那时快，当真是声到人到，张丹枫严似从天而降，人在十步之外，劈空掌的掌力已似排山倒海而来！

只听得“轰隆”一声，六阳真君鞭上挂着的那两只骷髅头给张丹枫的掌力震成粉碎，烈火反烧自身，倒在地上，不过片刻，化为灰烬。

厉抗天恍如泥塑木雕一样，铜人仍然高举，身子却是动也不动。张丹枫皱眉说道：“我念在你是替师报仇，愚忠也还可悯，饶你不死，你还不愿意么？”厉抗天仍然动也不动，也没回答。张丹枫发觉有异，迈步上前，把他的独脚铜人夺下。

碰着他的身子，厉抗天这才像根木头一样，“卜通”一声，倒了下地。原来他给张丹枫的“狮子吼功”震破了胆，已然死了。

鸠盘婆倒在血泊之中，呻吟叫道：“张大侠，求求你成全我吧！”黑白摩诃那一招双杖合壁的“雷电交轰”，威力奇大，鸠盘婆刚才独力硬接这招，狂喷鲜血，业已气息奄奄。

张丹枫心中不忍，叹道：“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随手弹出一颗石子，打着鸠盘婆的死穴，让她少受痛苦，便即身亡。

黑白摩诃身上的火焰已经熄灭，但亦已是气息奄奄。并排躺在地上，此时正想挣扎起来。

张丹枫道：“我们别动，我给你们疗治。”

白摩诃气若游丝，嘴唇开阖，张丹枫把耳朵凑近他的唇边，只听得白摩诃说道：“张大侠，你替我报了仇，我很欢喜。这磷火有毒……”声音细如蚊叫，话未说完，气已断了。

张丹枫左掌按在白摩诃背心，右掌按在黑摩诃背心，把本身真气输入体内。不久，只觉白摩诃身体渐渐僵冷，黑摩诃则动了一动，缓缓张开眼睛。

张丹枫暗暗叹了口气，心里想道：“原来我也要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了。”他以本身真气，助黑白摩诃推血过宫，岂知白摩诃还是不能救活。黑摩诃虽

然醒来，但看来也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黑摩诃道：“张大侠，你不应该这样快就‘开关’，的，我们不打紧，你可还要保重身子，把你的绝世武学继续钻研，传之后人呢！”

张丹枫心痛如割，说道：“你别胡思乱想，赶快气沉丹田，我给你打通奇经八脉。”

黑摩诃道：“我的兄弟呢？”

张丹枫道：“你暂时别管他，听我的话。你受的火毒宣泄出来还可活的。”张丹枫一生对朋友没有说过假话，此时不忍把白摩诃已死的真相告诉黑摩诃，但黑摩诃从他的语气之中亦已知道了。

黑摩诃低声说道：“张大侠，你没事就好。我们兄弟同年同月同日生，也该同年同月同日死。你不必为我消耗真气啦。两根绿玉杖，请代收藏，留给我的弟子来取。要是没有人来，就送给这位小兄弟。”

张丹枫叫道：“不可！”话犹未了，只见黑摩诃软绵绵的倒在他的怀中，低下了头。原来已是自断经脉而亡了。

陈石星此时方始赶到，看见黑白摩诃惨死，不禁一声惊呼，扑上前去。

张丹枫衣袖轻轻一拂，一股柔和的力道，把陈石星推开，说道：“磷火有毒，你的功力尚浅，不可碰着他们身子。”

血雨腥风过后，石林重又归于寂静，但黑白摩诃却已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想起了这两位老前辈对自己的救命之恩，陈石星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欲哭无泪，呆若木鸡。

张丹枫说道：“他们两兄弟由邪归正，他们要做的事情，也已经做到了。你知道他们在临死之前，心里是并不感觉什么痛苦的。不过，好孩子，你要哭就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吧。”放下黑摩诃的尸体，回头奔上剑峰。

陈石星呆了一会，方才能够哭出声来。正在哭到力竭声嘶的时候，只听得背后有人说道：“好孩子，你也别要太难过了，帮我的忙，让他们入土为安吧。”回头一看，只见张丹枫左手拿一把铁铲，右手拿着一把铁锹，不知什么时候，又已从剑峰下来了。

陈石星默默无言，接过铁铲，帮忙挖土。张丹枫掩埋了黑白摩诃的尸体，说道：“你再挖一个坑，把那三个人也一齐掩埋了吧。”

张丹枫找了一块合适的石头，拿来用作墓碑。取出一柄短剑，在墓碑上刻了几个大字：天竺友人黑白摩诃之墓。”放声歌道：

“广陵散绝隔幽冥，大化迁流孰与停？

剩有高风吹发白，更无佳日付年青！”

“大化迁流”是日月运行不息之意，诗的大意是说，生老病死，乃人生之所必经，过去与良朋共度的“佳日”已是一去不可复回，如今我是白头人吊白头人了。吟声悲苦，实不亚于陈石星刚才弹奏的“广陵散”。

陈石星已经把那三个魔头埋葬，走到张丹枫身边，只见张丹枫好似突然变成了衰老不堪的老头，他安好墓碑，已是止不住吁吁气喘。

陈石星担心张丹枫的身体，强抑眼泪，反过来对张丹枫道：“张大侠，你保重身子要紧。既然是大化迁流，有生必有死，你也不必太过伤心了。”

陈石星不懂他要办的是什麼“交代”，隐隐感到不祥之兆，一看月亮已到中天，说道：“张大侠，你也应该早点歇息了，要办的事情留等明天不行吗？”

张丹枫苦笑道：“大化迁流，明天、明天的太阳还是一样会从东方升上

来，但我已不知身归何处？”

陈石星不觉心头感到一股寒意，一时间竟是不知说些什么话好。

张丹枫继续说道：“好孩子，你的来意我已知道，你是不是想拜我为师？”

陈石星本来不想在他伤心的时候麻烦他的，但张丹枫既然自动提出，陈石星当然亦是求之不得，立即便跪下去，向张丹枫行拜师大礼，说道：“弟子正有此意，只不知张大侠可肯张丹枫道：“你我虽然刚刚相识，我已知道你是个诚朴的少年，更难得的是你也是性情中人，正对我的脾气。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关门弟子了。”

陈石星悲喜交集，抹干眼泪，恭恭敬敬叫了一声“师父”。

张丹枫将他扶了起来，说道：“你把云浩传给你的刀法演给我看。”

陈石星心里想道：“让师父的精神转移到另一方面也好。”他本来是没有心情的，如此一想，也就强振精神，把自己所领悟的云家刀法，在张丹枫面前，一招一式的练起来。

张丹枫微笑说道：“好孩子，你很聪明，有了这个根底，更上乘的内功，看来你也可以无师自通了。嗯，我是可以放心啦。”

陈石星怔了一怔，张丹枫称赞他虽然令他感到欢喜，但“师父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可以无师自通，他就可以放心呢？”

张丹枫拿出了一本书，缓缓说道：“这是我著的玄功要诀，你用心研读，不过三年，便可有成。有几点难解之处，我现在先和你讲解一遍。”

陈石星摒除杂念，用心倾听，好在张丹枫的解释深入浅出，并不难懂。张丹枫道：“倘有还不十分明白的地方，你只要熟记口诀，日后也会自己领悟的。”

陈石星不觉又是一怔，为什么张丹枫要他日后“自己领悟”？“难道师父要离开石林么？”

张丹枫继续说道：“我创有一套无名剑法，刻在石窟的壁上。我的大弟子霍天都是天山派的掌门人，但他也还不知道我有这套剑法。你学成之后，倘有机会和大师兄相见，就把这套剑法转授给他。倘没机会相见，也就算了。他的武学自成一家，他日成就只有在我之上，决不在我之下，也用不着我替他操心啦。”

这晚月色明亮，湖中花树的倒影和石峰的倒影，构成了绝美的画图，湖光更增潋滟。陈石星不知不觉想起了小时候爷爷教他读过的一首诗，心里想道：“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和靖孤山咏梅的这两句诗，倘若移到这里来用，也是贴切不过。”但晚风掠过林梢，吹皱一湖绿水，依稀犹带血腥气味。陈石星不由得又是瞿然一省，心中叹了口气，“此地本是无殊世外桃源，可谁想得到，就在这幽美的剑湖旁边，刚才就曾卷起过一阵血雨腥风？唉，可见得‘世外桃源’，也未必就真能避世！”

张丹枫也似若有所思，忽地喟然叹道：“今晚月色真美，可惜和我同一时代的人，不论是敌是友，差不多都已‘大去’（死）了，再也没人陪我赏月啦，唉，这世界真是寂寞得很，我也活得太长了。”

陈石星感到一股寒意，说道：“师父，弟子今后可以陪伴你老人家呀。”

张丹枫微喟说道：“你是个好孩子，但你年纪太轻，一个孤独的老人的心情，说给你听，恐怕你还是不会懂的。”说了这几句话之后，好像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之中，默默的凝视湖面荡起的涟漪。

陈石星正想劝他早点休息，张丹枫忽地拿出一把长剑，一把短剑，放在

石上，说道：“奇怪，今晚我的心情似乎有点异样，有许多话想和你说。我给你说一说这柄宝剑的故事。”

陈石星不敢扫他的兴，只好听他再说下去。

“你的师娘名叫云蕾，她是云浩的姑姑，想必云浩曾和你说过？”

陈石星点了点头，张丹枫继续说道：“我和她是师兄妹，我这把长剑名叫白虹，她这把短剑名叫青冥，我和她合创了一套双剑合璧的剑术，黑白摩诃就是由于他们的双杖合璧被我们的双剑合璧打败，给我们收服的。”

“你的师娘最喜欢石林风景，”张丹枫拨弄湖水，似乎是在追忆往事，过了一会，方才往下说道：“她比我年轻，想不到她却先我而去。我为了无名剑尚未练成，只好遵从她的嘱咐，在这石林里又独居了十多年。最近我发觉自己身体太过衰老，恐怕天不假年，是以在三日之前，作最后一次的闭关练功。希望能够多活些时，完成心愿。原定‘闭关’七日的，不料这三个魔头却在今晚来到，以致害死了黑白摩诃。”

陈石星道：“师父，这不是你的过错……”

张丹枫打断他的话道：“虽然不是我的过错，他们究竟是因我而死，我总是觉得对他们不住。不过好在我已经把无名剑法的最后一招想出来了，刚才我回到石窟，就是把这最后一招的图形添刻上去。”说至此处，凄然笑道：“我总算没有辜负你的师娘和黑白摩诃的期望，现在是已经大功告成啦！”

陈石星道：“师父大功告成，可喜可贺！”

张丹枫道：“更可喜的还是我收了你这个关门弟子，不愁我的无名剑法没有传人了。”说至此处，忽地问陈石星道：“云浩有个女儿，叫做云瑚，他告诉你没有？”

陈石星道：“云大侠曾经嘱咐我将他的刀谱将来交回他的女儿。”

张丹枫道：“好，那么待你艺成之后，我还要顺便麻烦你做一件事情。”

陈石星道：“师父尽管吩咐。”

张丹枫拿起那柄长剑，说道：“这把白虹剑给你，希望你别辜负了它。”陈石星受宠若惊，讷讷说道：“弟子，弟子不敢受师父如此珍贵……”

张丹枫笑道：“傻孩子，本门宝物，我不传给你，难道要把它带进坟墓去吗？你的大师兄如今已是一流的剑派宗师，武学修为，将来可能还在我之上，他早已无需用剑的了。”若再推辞，就是矫情了。陈石星只好把那白虹剑接了过来。

张丹枫接着把短剑拿起来，说道：“这把青冥剑，请你送给云浩的女儿。”

陈石星接了过来，说道：“弟子遵命。”

张丹枫面露笑容，继续说道：“这把剑本是云家之物，云浩死了，云家就只剩下他的女儿了，这把剑应该回到她的手上。希望你能明白我的用心，要是你们也能双剑合璧，那就更加好了。”

青冥、白虹是张丹枫夫妻的佩剑，他们夫妻曾以双剑合璧威震武林。如今张丹枫将这把宝剑分赠陈石星和云浩的女儿，而且说出这番说话，倒是令得陈石星猜疑不定了。“师父是什么用意呢？难道，难道他有意……嗯，我刚入师门，大仇未报，怎可如此胡思乱想？”

张丹枫若有所思，半晌忽他说道：“今晚的月色真美，星儿，你给我把‘广陵散’再弹一遍。这次是要弹奏全曲，不是只弹半阙。”

陈石星怔了一怔，心里想道：“下半阙曲调凄沧，师父此刻精神似乎有点异样，听这样哀怨的曲调，恐怕不宜。”

张丹枫似乎知道他的心意，微笑说道：“古人有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广陵散’失传已久，当真说得是绝世琴音，我若得闻此曲，就如古人得闻‘大道’一样。难得你会弹奏，就当作你的拜师礼物吧。”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从张丹枫口中说了出来，听得陈石星不觉又是如感一股寒意透过心头，“师父为何出此不祥之言？”但张丹枫的话已经说了出来，他要是不弹的话，岂非更着痕迹？何况张丹枫是指定要这“拜师礼物”的。

陈石星无可奈何，只好把“广陵散”重弹一遍。

初时虽是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但琴音一起，他自己也不知不觉全神贯注，沉浸在他自己所弹奏的曲调之中了。渐渐周围的一切，对他都恍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忘却了张丹枫的存在。

张丹枫低首冥思，往事一幕幕从心头揭过，有多少欢乐，有多少哀伤……“蕾妹，为了不负你的期望，练成无名剑法，我让你久等了。其实没有你在我的身边，我就算练成了绝世武功，又有什么欢乐。”

琴声戛然而止，陈石星抬起头来，只见张丹枫俨似老僧入定，仍然是动也不动。

陈石星叫道：“师父。”不见张丹枫回答，吃了一惊，大着胆子，走过去将他扶起来，这才发觉张丹枫已经死了！

一代武学宗师，在人间难得一闻的琴声之中去世，死得十分“洒脱”，可是陈石星却不禁伤心欲绝了。正是：

入门方一日，洒泪悼师亡。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胡马久惊侵禹域 人间哪得有桃源

春去春来，花开花落，不知不觉，陈石星在石林已是过了三年。

在这三年当中，他每隔几个月，就到三十里外的一个山区市集，向土人购买粮食，倒也结交了几个朋友。

这天他从市集回来，心里闷闷不乐。原来他碰上一批从大理逃来的难民，说是蒙古有个名叫瓦刺的部落兴起，蚕食四疆，有一支瓦刺骑兵，数月前侵入青海西康，矛头直指大理，居民恐遭战祸，是以闻风逃避。这支骑兵，还不过是流寇性质而已。据说瓦刺的北面大军，此刻正集结在山西省的雁门关外，准备随时侵入中原呢。

陈石星不由得心里想道：“这里虽然无异世外桃源，但外面干戈扰攘，我却怎能独善其身？爷爷的坟墓恐怕已经是野草丛生了吧？唉！爷爷和云大侠的仇，也还要等待我去替他们雪恨。只是我的武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练成？”

他是无师自通，究竟是否已经练成了武功，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越学越觉得张丹枫所传的武功精深博大，学了三年，还好像只是乍窥藩篱。

不过想起若要报仇，武功非得练成不可。既然自己都觉得若是拿来应付雷震岳、尚宝山、余峻峰等人，恐怕还嫌不足，那就当然还要勤加苦练。于是摒除杂念，按照张丹枫的“玄功要诀”练那上乘的内功心法。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觉浑身燥热，痛苦难熬。过了一会，一股热气，似乎从丹田升起，转瞬之间，流遍全身。忽地胸口烦闷顿消，就像猪八戒吃了人参果一样，八万四千个毛孔，无一个毛孔不舒服！陈石星练功完毕，站起身来，不由得惊喜交集。暗自想道：“按照玄功要诀的说法，我好像已经打通了奇经八脉！难道，我的内功当真是已经练成了么？”

他提一口气，走出石窟，试一试跑下山去。剑峰陡峭，平时他施展轻功，也还是要牵藤附葛的，但此际他竟然步履如飞，一口气跑到平地。

皓月当空，湖平如镜。浮光耀金，静影沉璧，和他师父坐化的那天晚上一样，一样的剑湖，一样的月色。陈石星的心情可是大大不相同了。

他呆了一会，拔出师父所赐的那把白虹宝剑，抖起一朵剑花，暮地凌空跃起。待他落下地时，只见片片花瓣，飘落湖面。原来他把湖边一棵树上的十几朵花，每朵花削掉一瓣，那棵树竟是枝不摇，叶不动。

陈石星大喜如狂，跳起来叫道：“无名剑法的最后一招我也已经练成了！”

“明天我就可以出去了，我应该向师父告别啦。”他正想到师父坟前，把自己练成武功之事，告慰师父在天之灵，忽然就在这个时候，听得似有异声。

陈石星的武功已是今非昔比，听觉、视觉都比常人敏锐得多。发觉有异，立即伏地听声。果然听得似是有两个人的脚步声。

那两个人踏入石林未久，距离剑湖也还有一段路程。但他们的内功造诣比不上陈石星，他们没听见陈石星刚才的笑声，陈石星却已发觉他们踏进。

过了一会，那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也听得见了。

声音好熟，陈石星怔了一怔，终于听出是谁，不禁怒从心起。

原来这两个人，一个是曾经用尽心机，阴谋害他的龙成斌；一个是曾和尚宝山、铁杖禅师等人联手，那天晚上，和黑白摩诃恶斗了一场的那个“刀王”余峻峰。

只听得龙成斌说道：“余庄主，假如张丹枫未死，咱们恐怕还得小心。你看，是不是由我去假冒陈石星那小子更好一些？”

余峻峰道：“张丹枫若还未死，那小子当然已经变成他的徒弟了，你怎么能够再假冒他？”

龙成斌小声笑道：“我可以颠倒过来，把真的说成是假的。我有他的剑谱和宝盒为凭。”

余峻峰道：“张丹枫虽然年老，未必就糊涂了。恐怕骗不过他吧。”

龙成斌道：“余庄主，要是咱们自忖打不过张丹枫的话，这个办法，还是值得冒险一试。”

过了一会，才听得余峻峰说道：“据我所知，厉抗天在三年前已经和鸠盘婆及六阳真君来过石林，但直到现在，都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也不知他们是给张丹枫杀了，还是张丹枫给他们杀了？又或者他们都已同归于尽了？不过，纵使作最坏的打算，是他们给张丹枫杀了，张丹枫年纪老迈，经过这场恶斗，也一定元气大伤。凭我的快刀，也未必就会输给他了！”

龙成斌道：“那么咱们是决定硬来啦？”

余峻峰沉吟片刻，说道：“咱们的来意，本是想探明虚实的。你先进去看一看也好，我伏在暗处……”

说话之间，他们已是将要踏进剑湖的入口。

陈石星按捺不住，一跃而出，喝道：“鼠辈敢来骚扰我的师父！”

龙成斌大吃一惊，叫道：“小兄弟，你……”说时迟，那时快，陈石星已是唰的一剑向他刺去！

双剑相交，当的一声，火花四溅。龙成斌手中的长剑已是给削为两段。百忙中一个鹞子翻身，倒跃出三丈开外，只觉头皮一片沁凉。把手一摸，半边头发也给削去了。

照面一招，陈石星就不但削断他的兵刃，还险些割掉他的头皮，龙成斌这一惊固然是非同小可，陈石星也是颇感意外。

原来陈石星宅心仁厚，他这一剑并非想取龙成斌的性命，而是想刺中他的穴道的。三年之前，龙成斌的本领虽然比他高明，但相差也没多少，故此，陈石星并没使无名剑法的绝妙杀手。他以为龙成斌根本无法招架他的快剑，就会给他刺中穴道。

但结果却是，龙成斌的兵刃虽给削断，但毕竟是双剑相交了，亦即是他最少已能够招架一招了。而且陈石星也没刺中他的穴道。

“这是他的剑法比前高明了呢？还是我所学的剑法其实没有真正练成呢？”陈石星在颇感意外的情形之下，不觉怔了一怔。

龙成斌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躲在乱石丛中，尖声叫道：“这小子厉害得很，余庄主，余庄主，你、你快来呀！”

余峻峰根本没有看见他们过招的情形。

他踏进剑湖的入口，目光就给湖边的两座坟墓吸引住了。

一座是“天竺友人黑白摩诃之墓”。墓碑是张丹枫刻的。

一座是“张大侠丹枫之墓”，下书“弟子陈石星立”。墓碑是陈石星刻的。

余峻峰看见这两座坟墓，他的欢喜，就像龙成斌的吃惊一样，同样都是非同小可！在龙成斌尖叫之时，他也狂喜叫道：“张丹枫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啦！”

余峻峰最忌惮的张丹枫已经死了，张丹枫最得力的帮手，武功在他之上的黑白摩诃也已死了，余峻峰哪里还会把陈石星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放在眼内？

“嘿嘿，这小子有什么厉害？龙相公，你若害怕，躲远些，让我将他收拾！”余峻峰回过头来，哈哈笑道。

陈石星缺乏自信，他知道余峻峰是武林中顶尖儿的角色，远非龙成斌所能相比，心里想道：“打恐怕是打他不过的，不过今日却是非和他拚命不可！”于是唰的一剑，就是杀手绝招。

余峻峰见多识广，但一看陈石星这一剑来势飘忽，似是青城派的“峰回路转”，又似嵩山派的“叠翠浮青”，剑势如环，奇幻莫测，不觉一怔：“这是什么剑法？”

说时迟，那时快，陈石星剑尖吐出碧莹莹的寒光，倏然间已是直指面门，耀眼生花！

余峻峰霍的一个凤点头，快刀削出，以攻为守，还了一招。

刀剑并没相交，但听得“嗤”的一声，余峻峰的衣袖给削去一幅，陈石星的腰带，却也给余峻峰的快刀削断。兵刃并没有碰着，彼此吃了点小亏，损了衣物。这是由于双方抢攻，出手都快的缘故。

但其实陈石星这一招杀手，本来可以令得余峻峰不死也要受伤的，只因他缺乏自信，难免慌张，这才给余峻峰打成平手。

余峻峰暗暗一惊：“这小子果然有几分硬份。”但他还不知道，陈石星的本领其实尚未发挥出来。吃了小亏，大怒喝道：“好小子，胆敢和我动手！十招之内，我姓余的不杀了你，誓不为人！哼，哼，杀了你，再挖张丹枫的坟墓！”

陈石星一听他要挖师父的坟，火气就大了，喝道：“你敢！”就在说话之间，余峻峰已是一口气研出六六三十六刀，有的是一招三式，有的是一招四式，但总而言之，早已是过了十招开外。陈石星也还了七剑，中间只有一次刀剑相交，余峻峰的刀锋损了一个缺口。

陈石星冷笑道：“十招早已过了，你誓不为人是不是？不过你本来就不是人，我也不必和你计较了。”

余峻峰满面通红，忍住心头怒火，想道：“这小子用的是宝剑，我得把闪电刀法施展出来，别让他削断我的兵刃！”于是咬牙狠斗，快刀越展越快，恍如天风海雨，迫人而来！

陈石星记着张丹枫所传的“目中有敌，心中无敌”的要诀，目光所注，只是对方的剑尖。敌人是强是弱，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无名剑法”讲究的是临机应变，自然妙悟。敌人一刀劈来，己方自然而然的就会变出最恰当的应招，并无一定章法，却又是融汇各家之长。余峻峰急攻不下，只觉对方的奇招妙着，层出不穷。他的刀法本来是以变化繁复著称的，但陈石星的剑法，瞬息百变，繁复精微还在他的刀法之上。余峻峰不由得越打越是吃惊。

陈石星初时殊无自信，打了一会，却反而气定神闲了。心里想道：“奇怪，三年之前，我看他的刀法，快得看也看不清楚，但现在看来，却也寻常，似乎还不及三年之前的奇快。怎的在这三年之中，他非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呢？”

其实并不是余峻峰退步，而是陈石星的进步远在对方之上。此消彼长，

是以余峻峰的所谓“闪电快刀”，在他眼中已是甚属平常。

双方越斗越紧，陈石星的无名剑法展开，在不知不觉之间，已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剑影刀光，急如掣电。在余峻峰看来，只觉四面八方都是陈石星的影子。此时方始暗暗后悔，不该太过轻敌。但悔之已晚，此时他想要逃走，亦已冲不破陈石星的剑幕了。

斗到酣处，陈石星的白虹宝剑陡地反手一圈，剑花错落，宛如洒下满天繁星，把余峻峰荡起的一圈圈“刀浪”全都反逼回去，余峻峰大叫一声，倏地倒纵出三丈开外。

陈石星怔了一怔，心里想道：“他尚未落败，怎的就要逃跑，莫非是计？”喝道：“有胆的你再来和我斗三百招！”口中说话，横剑当胸，凝神待敌。

只见余峻峰晃了两晃，嘴角沁出血水，忽地“卜通”一声，就倒下去。

陈石星还不敢相信这个大名鼎鼎的“刀王”，真的已经被自己杀了。过了一会，不见余峻峰动弹，他走上前去，一脚把余峻峰踢得在地上翻了两翻，这才知道，余峻峰确实已经死了。

陈石星又惊又喜，“早知他如此不济事，我刚才出手应该稍轻一些，留下一个活口。”

原来陈石星由于缺乏自信，深恐不是“刀王”之敌，是以在一有机会可乘之时，自然而然的便是全力进攻。最后的一剑，他已是刺着对方的死穴，但他自己却未知道。

陈石星不觉有点后悔，心想早知可以胜得了他，应该将他生擒更好。他是想从余峻峰口中，盘问出口供，好解决他心里的一個疑问——“一柱擎天”雷震岳是否和他们一党，现在余峻峰已死，这个闷葫芦只好留在心里了。

但死了一个余峻峰，还有一个龙成斌。“龙成斌大概也会知道他们同党的一点秘密吧？”

“龙成斌，你出来，我不杀你。我只要你和我说实话！”陈石星叫道。

石林寂寂，唯闻水声。哪里有人回答？

陈石星找遍石林，龙成斌早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我也应该离开石林了。其实用不着盘问余峻峰，我爷爷之死，即使不是雷震岳亲手杀的，也必定是他所害无疑。不然那日在七星岩之事，哪有如此凑巧。龙成斌这小子慢慢再找他算帐吧，我还有许多要紧的事情，必须一一去做呢！”陈石星回到石窟，收拾行囊，眼光一瞥，看见黑白摩诃留下的绿玉杖，不觉有点踌躇。黑白摩诃临死之前，是曾拜托张丹枫代为保管，留待他的天竺弟子前来讨取的。但他的天竺弟子，却一直没有来到。

这两根绿玉杖和白虹、青冥两把宝剑，都是稀世之宝，但宝剑容易携带，两根绿玉杖带在身边，却是惹人注目，且也不易收藏。陈石星只好把它埋在石窟之中，出去的时候，用大石堵上。从剑峰下面望上去，倘非本来就知道剑峰上有这个石窟秘密的人，根本无从发现。剑峰峭立如笔，能够爬上去的人已经不多，能够发现这个石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万一给人偷去，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他在师父坟前默祷：“弟子今天要和你老人家告别了，你吩咐我的事情，我一定会替你办到。求师父在天之灵，保佑弟子能报大仇。”在师父坟前重弹一遍“广陵散”，作为告别的祭礼。

一阕告终，既有伤心，也有欣慰。心里想道：“‘广陵散’曾经失传千

年，但师父的剑法却是不会变成广陵剑吧？我会将他交给霍师兄，让他发扬光大，传之后世的。”他知道师父晚年最大的心事，就是恐怕自己所创造的无名剑法好像“广陵散”一样，变成绝响。

走出石林，阳光满地，这是一个大好的晴天。陈石星的心里却是有着阴翳。

走出石林，天地豁然开阔，但茫茫人海欲何之，倒是令得陈石星费煞踌躇了。

故园风物惹相思，何况他爷爷的大仇也正待他回乡去报。

不过他虽然起了还乡之念，却并没有便即还乡。

因为还有比报仇更紧要的事情待他去办。

“死别生离，同属伤心恨事。我的爷爷死了，我明明知道回去见不到他，我还是想要回到他的坟前祭扫，那位云姑娘，等了三年，仍然未见她的爹爹回来，恐怕早已望眼欲穿了。唉，亲人死生未卜，她这份长时间忧急等待的心情，只怕也是比起业已知道亲人的死讯，更加痛苦吧？”

陈石星再又想道：“前日那些难民告诉我，瓦刺的大军，正在雁门关外集结，准备随时进犯中原。云大侠的家乡在山西大同府，那正是雁门关所在地。假如我不及早找她，战事一起，马乱兵荒，那就不容易找到她了。而且她是一个单身女子，纵有武功，在战乱之中，乏人照顾，也是有危险的。万一她有什么意外，我又怎么对得起师父临终的嘱咐？怎么对得起云大侠对我的信赖呢？”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云大侠的遗物和师母这把青冥宝剑，都是要我交给那位云姑娘的。这桩事情，应该先办！我不能让她再焦急的等待下去了。爷爷的大仇，反正我已经等了三年，再等三年去报，那也不迟。”

陈石星想了又想，终于决定暂缓报仇，先到大同府去找云浩的女儿。

从石林到山西的大同府，这是比回乡更为遥远的路程。

他到山区的小镇买了一匹健骡代步，并向外地逃难来的商人打听往大同府的走法。那些人听说他要去大同府，都很诧异，不过还是详细的告诉了他。

一条路是向南走，再折而北走，经川东，出湖北，入河南再进山西。这条路比较安全，但路途较长，恐怕最少也得走三个多月。

一条路是向北走，从大理入川西，径入汉中，再经陕北便可直入山西。这条路快捷许多，不过走的多是山路，难行得多。沿途也不平安。但走得快的话，两个月就可到达目的地了。

陈石星急于了此大事，决定采取后一种走法。

从石林到大理，一千多里路程，全是山地高原，盘旋曲折，险峻崎岖。往往五步一转，十步一回。后面的人，抬头但见前人履底，前面的人，俯视可见后人发顶。尤其在山助转弯之处，更是越盘越高，越上越险。前路的路，分明就在眼前，往往也要走个半枝香的时刻。幸而他挑选的那头骡子，虽然其貌不扬，却是擅于行走山路。

走了四五天，还是在丛山峻岭之中，罕遇行人。好在云南有花国之称，气候又特别好。一路上鸟语花香，山奇水丽，陈石星倒也不觉寂寞。

这日陈石星正在骑骡转过一个山拗，盘旋而上之时，忽听得有人歌道：“黄鹤之飞尚不过，猿猱欲度愁攀缘。……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冰崖转石万壑雷。其险

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作的《蜀道难》中的一段，陈石星心里想道：“人家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没有走过蜀道，不知是否夸张。但这段山路，确是难行，料想蜀道亦不过如此。”

那人放歌未已，一个女子已是笑了起来，说道：“表哥，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说一个难字，怎的你也后悔此行了么？”那男子说道：“我是怕你过不惯风霜之苦：刚才你不是还在想着家吗？”那女子笑道：“哦，我明白了。原来你读这一首诗，乃是讽刺我的。”

那男子笑道：“把你比作李白，那也不能算是讽刺你呀。思念家乡，乃是人之常情，是以，以李白的豪气薄云，亦自不禁有蜀道难行之叹。这首诗我还没有念完呢，后面有两句是那女子抢先念了出来：“是不是：‘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那男子道：“不错。要是你真思家的话，那我就要改两个字奉赠你了——大理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那女子噗嗤一笑，说道：“表哥，你误解了李白的诗意了。”那男子道：“请教。”

那女子说道：“这首诗是李白因永王一案，被皇帝放逐，从四川回家的中途写的。”

唐“永王”李璘因和哥哥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争帝失败，李白曾任永王幕僚，因而也被放逐。

那男子道：“不错，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他一生中最失意的时候。”那女子笑道：“你知道就好，李白由于宦途失意，故而想要早日还家。但蜀道难行，想要归家归不得，故而李白这首诗最后两句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他平生最爱游览名山大川，要不是因为失意思家也不会有‘蜀道难’之叹。他不是真正的畏难，而是由于失意，由于思家。你怎可厚诬古人。”

那男子笑道：“那么你呢？”那女子说道：“我和李白刚好相反，这次能够来大理，正是我认为最得意的事。”

那男子道：“为什么？”

那女子娇声嗲气的说道：“你是明知故问，我，我不说！”那男子道：“我要你说。”过了片刻，才听得那女子低声说道：“因为我是和你在一起呀！”陈石星虽然只是闻其声，未见其人，但也可以想像得到，那位可爱的姑娘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杏脸晕红，眼波欲流。

陈石星骑骡走出山坡，看见那棵大青树下，除了这双情侣之外，还系着两匹白马，配上银鞍，相得益彰，令人更感到光彩夺目。陈石星虽然不懂相马，也知这两匹白马定非凡品，不由得暗暗喝采，心里想道：“是要有这样两匹壮美的名驹，才配得上他们俊雅的主人。”他乘坐的那头黑骡，也不知是否因为走了几天山路，未曾见过“同类”，甚感寂寞，发现了前面这两匹白马，不由得发出欢喜的嘶鸣。那两匹白马对它却似不屑一顾的样子，仍然低头吃草，毫无反应。陈石星心中暗暗好笑：“你这头丑陋的驴子，不知自量，想要高攀，人家可不愿意和你交朋友呢。”

那少女看见有人走近，不好意思再谈情话，换过话题说道：“一路上人说，天子庙坡最高，红崖坡最险，果然名不虚传。”

陈石星想道：“原来这里已经是红崖坡了。”他曾向土人打探路程，知

道过了红崖坡之后，再走两天，便可到达大理，未来两天的路程，好走得多。精神为之一振。

那男子道：“一路上人们也说，大理风景最佳。经过险阻的路程，才更显得那是桃源福地。我看这是天公有意安排，必须先历艰难，然后才可享受安乐。世事如此，行路亦然。”

陈石星如闻生公说法，暗暗点头，“这几句话说得倒是很有意思。”不觉油然而生和对方结交之念。于是遂下骡步行，牵着他的那头“其貌不扬”的骡子，走到另一顶大青树下歇息。

那少女看见陈石星像个乡下少年模样，一身残旧得褪了色的衣裳沾满尘土，却背着一具古琴，不觉有点诧异，看了他一眼。随即就转过了头，和她表哥说话。她的表哥对陈石星似乎更注意，但也没有和他搭讪，还好像特地对陈石星装出冷淡的神气。

陈石星好似被浇了一盆冷水，心里自己嘲笑自己：“陈石星啊陈石星，你笑骡子不知自量，岂知你在人家的眼中，也不过是一头丑陋的笨骡？”

本来他只要一弹古琴，定然可以引得那个少年先来和他攀谈，但他随即又想：“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外表谈吐，龙成斌何尝不是满肚文才，谈吐不俗？当然这个少年未必就是龙成斌那一类人，但只听了他的几句谈话，就想和他结交，那也未免太幼稚了。何况人家是一对情侣，你凑上前去，不是更惹得人家讨厌么？”

心念未已，只见那少女已经站了起来，说道：“表哥，咱们走吧！”

那少年道：“对，早点赶路，说不定明天中午就可以赶到大理。”两人跨上坐骑，绝尘而去。

陈石星不便立即就走，仍然坐在树下歇息。但见那少年走过前面那个山墩之时，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又回头向他望了一眼。跟着与那少女并辔而行，嘀嘀咕咕的在她耳边似乎说了几句不想让陈石星听见的私话。

原来这少年是个有经验的江湖行家，比他的表妹细心得多，他的表妹只注意到陈石星那具古琴，他却察觉陈石星身上藏有两把宝剑。这对情侣刚刚走了不久，忽听得“呜”的一声，掠过空际，那是响箭的声音。跟着一阵山风吹来，隐隐听得远处似乎有许多人在大声吆喝。

陈石星吃了一惊，连忙跨上骡背，跑出山坳去看，只见在山前面大约二三里路的山坡之上，那对情侣已是陷入贼人的埋伏。

原来山坡上长满高逾人头的茅草，那伙强盗埋伏在茅草丛中。待他们经过之时，茅草丛中突然伸出几枝挠钩，那少女冷不及防，马失前蹄，跌下马背。那少年好快的身手，就在这瞬息之间，只见他马鞭一卷，那少女未沾地，已是给他马鞭卷着，少女一握马鞭，登时一个翻身，跨上她表哥的坐骑。但她自己乘坐的那匹白马，却已给一个强盗头子捉住了。

说时迟，那时快，那伙强盗一拥而上。少年喝道：“好，我就给你这些小贼一点赏钱！”

他身上没带暗器，随手撒出一把铜钱。只听得铮铮之声不绝于耳，有三口兵刃给他打飞，两名强盗中了他的钱镖，倒在地上。

但有一个魁梧的大汉，却是厉害得很，一伸手就把那少年掷出的铜钱接了五枚，反打回去。少年一记劈空拳把五枚铜钱震落，但其中一枚几乎是擦着少女的鬓边飞过。可见那大汉的内力，实是不弱于这个少年。

少女叫道：“表哥，我的短剑——”原来她心爱的一把佩剑在她跌下马

背的时候，刚拔出鞘，就因拿捏不牢，落在地上了。

少年又再拨转马头，马鞭一挥把地上的短剑，连同剑鞘都卷起来，拿下剑鞘，却让马鞭仍然卷着短剑，倏的又挥出去。他的马鞭比普遍的马鞭长得多，正好可以当作软鞭使用。

他用马鞭卷着短剑唰的刺将出去，居然如臂使指，吓得本领高强的盗魁也不禁为之一惊！

说时迟，那时快，少年把短剑收回，和那少女合乘一骑，冲出包围去了。

少女似乎心有不甘，说道：“表哥，咱们的坐骑本来是成双作对的……”话中之意，自是舍不得她的那匹坐骑落在强盗手中。

少年低声笑道：“表妹，只要咱们人能成双，马儿暂时失掉伴侣，那也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将来还可以把它抢回来的。”

少女面上一红，说道：“表哥，你说得不错，咱们快走！”她也知道，在目前的情势之下，表哥的武艺虽然高强，亦是寡不敌众。既然她不愿意表哥为一匹白马拼命，只好忍痛抛弃它了。

他们合乘的那匹白马冲出包围圈，跑得飞快。盗魁用重手法射出三支飞镖，两支飞镖给少年马鞭打落，第三支飞镖已是落在他们后面十数步之遥了。

盗魁道：“可惜，可惜，眼看到了口的馒头又给溜了。”他手下一个头目安慰他道：“好在咱们已抢到一匹骏马，也算不虚此行。”

另一个强盗头子是这盗魁的副手，此时正在驯服从少女手中抢来的那匹白马。

那匹白马给挠钩伤了腿，但仍是不甘驯服。盗魁的副手骑着它试跑，它忽地人立长嘶，强盗几乎给它抛下马背。

盗魁眉头一皱，说道：“老二，让我来！”

那二头领满面通红，说道：“这匹马野性难驯，恐怕是只有大哥的神力才能降伏。”

盗魁正要走过去接替他，忽听得手下叫道：“咦，又有一个人来了。”盗魁回过头来一望，只见一个好似乡下人模样的少年，骑着一匹又瘦又黑的骡子，从山拗那边飞跑过来。这少年背着一个长方形的匣子，也不知是什么东西。但腰间胀鼓鼓的，落在这盗魁的眼里，却一眼看得出是藏着两把一长一短的剑。“这小子倒似乎有点邪门。”盗魁心想，当下喝道：“兀这小子，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陈石星道：“你们又是些什么人，在这里干什么？”

群盗轰然大笑，说道：“原来是个傻小子，大哥，别理会他，干脆将他干了。”

乱箭纷飞，已是向着陈石星射去。陈石星挥袖成风，荡开乱箭。但他护得了人，护不了胯下的坐骑。那头黑骡中了几箭，哀嘶倒地。陈石星跳了下来，叫道：“我这匹骡子是我全副家当，给你们杀了，你们须得赔我！”

群盗纷纷笑道：“你是装傻还是真傻，我们是杀了人也不偿命的，杀了你一头骡子，你居然敢要我们赔偿！”盗魁喝道：“好，你来吧，拿出来一点玩艺给我看看，我看得上眼，就赔给你。”

陈石星道：“我只知道捕鱼打鸟，别的‘玩艺’是没有的。但我也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乃是正理，你们不赔我，我可不依！”他展开八卦赶蝉的轻功，在短距离内，跑得比马还快。说时迟，那时快，已是像旋风一样跑上了群盗所在的山坡。

群盗此时方知道这“貌不惊人”的乡下少年，原来身怀绝技，但欺负他单身一个，却也并不怎样将他放在眼内。当下便即一拥而上。

盗魁叫道：“你们小心了！”话犹未了，陡然间只见精芒电射，陈石星剑已出鞘了。

连这盗魁也还未曾看得清楚，围攻陈石星的七八名强盗，已是全都倒地。这伙强盗总共不过十多个人，一下子就折了过半。

倒在地上的强盗哼也不哼一声，身上也没鲜血流出。余盗大骇叫道：“不好，这小子会妖法！”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同党是给陈石星以迅捷绝伦的剑法刺着了麻穴，只道是已经给“妖法”害死了。

那盗魁又惊又恐，在马背上居高临下，厚背研山刀一招“力劈华山”，向着陈石星的天灵盖直剁下来。陈石星挥剑招架，只听得当的一声，火花四溅，盗魁的厚背研山刀竟然给他削断了刀头。但陈石星的腕口也是一阵酸麻，白虹宝剑几乎掌握不牢。

这盗魁也真顽强，断了兵刃，立即从一个小头目手中接过一根熟铜棍，以“泰山压顶”之势，向陈石星猛击。大声喝道：“你有宝剑，我也不怕。有本领，你把这根铜棍也削断吧！”铜棍是重兵器，宝剑虽利，要想一下削断也是不能。盗魁的气力比陈石星大得多，而且一在马上，一在地下，陈石星先吃了亏。一阵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之声响过，盗魁的熟铜棍损了一个缺口。陈石星却给这股猛力一震，跌在地上。

盗魁飞身上马，拨转马头，又是一棍向着陈石星打去。另外四个骑马的强盗也都放马向他冲来，想要把他踏成肉泥。

好个陈石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鲤鱼打挺，已是跳将起来，这三年来在石林所练的上乘轻功登时派上了用场！

四匹向他猛冲过来的快马扑了个空，说时迟，那时快，陈石星已是一个“旱地拔葱”，身形平地拔起，跃起一丈多高，比骑在马上那个盗魁还高出半个头。陈石星喝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的骡子你非赔不可！”唰的一剑，凌空刺下。这一招名为“鹏捕九霄”，不但剑势凌厉，而且奇幻莫测。盗魁武艺虽高，哪曾见过这等奥妙的上乘剑法，他的那根八尺多长的熟铜棍还未来得撤回来招架，已是给陈石星一剑刺个正着。

这一下主客易势，盗魁给他迫得跳下马背，陈石星却已抢了他那匹坐骑，稳坐雕鞍，冷笑喝道：“不服气的换马再来打过！”盗魁心知肚明，对方实是手下留情，否则自己纵然能够保全性命，琵琶骨一断，武功也是废了，这一下盗魁吓得肝胆俱寒，哪里还敢恋战，连忙跳上一匹空骑，逃下山去。

盗魁一走，那四个骑着马的强盗当然也跟着走了。

此时除了那七八个被陈石星刺着穴道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强盗之外，剩下的就只是那个二头领了。

他不是不想逃跑，但那匹白马，却不听他使唤。

陈石星自言自语道：“这匹坐骑比我的骡子差得多了，健骡换劣马，我可是大大的吃亏。嘿，你这厮骑的这匹白马倒还可以将就，就拿这匹白马来抵偿吧！”

那个二头领见他跑来，而胯下的白马又不肯跑路，只是在原地打着圈儿，时不时还冷不防的给他来个虎跳，这二头领束手无策，眼见陈石星已是拦住他的马头，不由得魂飞魄散，连忙叫道：“好汉高抬贵手，我赔给你！白马你牵去吧！”他惊惶失措之际，那匹白马又是一个虎跳，把他抛下马来。

陈石星冷笑道：“你这是慷他人之慨，我可不领你的情，给我滚吧！”那二头领摔得面青唇肿，连忙和衣滚下山坡，哪里还敢作声。陈石星拍一拍那匹白马，笑道：“你可别向我发臭脾气，我送你去见你的主人。”这匹白马果然似乎颇有灵性，俯首贴耳的依偎着他。陈石星给它在前蹄的伤处敷上了金创药，那匹马就在他的面前屈下四蹄，矮了身躯，好像是示意请他骑上。

陈石星本来舍不得就骑它的，见它这样的善解人意，而伤得也还不算很重，于是笑道：“好，我知道你急于要见主人，那我也就不客气了。”从红崖坡到大理，不到三百里，以这匹白马平日的脚力，一天就可走到。但陈石星怜惜他腿伤未愈，不忍叫它跑太快，故此在途中又歇宿一宵。

第二天一早起来，走过了一段崎岖的山路，中午时分，转出山坳，但望见一座黑蓝色的像是从地底突然涌出的高山巍然耸立面前，开始只见山峰，渐渐看到山脚，看到山脚的时候，在山的东面也看到了被阳光照得耀眼的湖水。途人告诉他说，“下去便是下关，从下关再走，没多久就可到大理了。你看这座山便是有名的苍山，这个湖便是有名的洱海。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是大理著名的风花雪月的四景。”

陈石星谢过途人，策马续行，心里想道：“那少年说是要和他的表妹一同到大理去的，他们想必昨天已经到了，但愿他们还没离开，在大理可以碰见。”要知陈石星心地纯良，那对情侣虽然对他神情倨傲，但他知道他们一定不是坏人，是以宁愿自己在大理多耽搁两天，也要找着他们，让白马重归故主。他策马跑快一些，果然没有多久，便到下关，苍山洱海的面目已是完全豁露。

“下关”坐落在苍山洱海的南边，依傍着苍山十九峰南端最末一峰的斜阳峰，面临洱海的一角，从洱海泻出来的水，绕过这座山城，穿过一个山口一个山口，流入漾鼻河。到了下关，大风陡起，一眼望去，洱海一望无际的蔚蓝海水，掀起了奔腾的波涛，浪花卷着烟雾，随风飞舞。这景色令陈石星想起了漓江的落日，不过漓江乃是轻波荡漾，和目前的波涛拍岸的洱海不同。陈石星给眼前的景色撩起了阵阵乡思，心里想道：“拿漓江来比洱海，一个是‘清丽’，一个是‘壮丽’，可说是各有千秋。只不知苍山的景色又是如何，比得上普陀山否？”

此时已是将近黄昏时分，陈石星记挂着自己到了大理还要寻人，只好放弃欣赏美丽的景色，放马奔驰，路旁游人啧啧赞叹道：“你们看，这匹白马！啊，跑得真快，我可从没见过跑得这样快的马。”

入黑之后，陈石星到了大理，找一间客店住下。第二天出去打听，但因他既不知道那双情侣的名字，又不知他们是路过还是要到大理住下的，什么都说不清楚，打听了一整天都没结果。

第三天陈石星得了一个主意，“与其我去寻找他们，不如让他们来寻找我。苍山洱海是大理著名的风景，既然到了大理，苍山不可不游。”于是一大清早起来，便即骑上白马，特地从几条繁盛的街市经过，向闲人打听得苍山的走法，这才缓缓策马出城。其实他在客店里早已打听清楚了，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让那一双情侣得知他的行踪而已。

乘船渡过洱海，到了苍山脚下，只见山顶积雪覆盖，在积雪中露出一点点苍翠的山色，陈石星赞叹道：“怪不得苍山又名点苍山，真的名不虚传。”从山脚望上去，又见层层白云笼罩，好像一条白玉宝带，围绕了苍山十九峰。舟子告诉他，当地人称这景致为“玉带苍山”，陈石星笑道：“这名称可更

雅了。”舟子说道：“我是粗人，不懂什么是雅，什么是俗。不过客官如果要游苍山，还是步行的好。”陈石星笑道：“我知道，走马观花，尚且是大煞风景之事，何况是游苍山。”

陈石星舍舟登岸，牵着白马，走上苍山。苍山有十九峰十八涧，美景目不胜收。十八条溪流犹如人体的脉络一样，穿插在群峰之间，通到洱海。苍山顶上的积雪虽是终年不化，山坡的气候却暖洋洋的恰似江南暮春，长满了如茵的绿草和万紫千红的花朵。陈石星禁不住欢喜赞叹，想道：“果然不愧是天下名山之一，和普陀山相比可说是各有千秋。”

山上游人稀少，但有碰上他的，亦是不赞他的这匹白马。

陈石星心里有事，暗自想道：“接连两天，我带了它亮相，假如它的主人在大理，想必亦有所闻了，我且回去再说。”

陈石星下了苍山，在芦花深处唤出扁舟，舟子笑道：“相公这么快就回去了？”

陈石星道：“苍山九溪十八涧，一天半日，哪里能够遍游？我在山上虽没骑马，也等于走马看花了。”

此时已是将近黄昏时分，望洱海又是一番景色，但见湖光似镜（云南人习惯把大湖称为“海”，洱海其实是内陆的大湖），湖面上归帆点点，令人感到宁静幽美。湖岸遍植垂杨，细嫩的枝条，飘曳水面，好似欲系行舟。湖面水鸟低飞，水底锦鳞游泳，景物如诗似画。陈石星想起三天前的恶斗，恍如一梦。正在欣赏山色湖光，忽见有一条装饰得甚为华美的画舫顺流而下。

舟子似乎有点诧异，说道：“小王子游兴倒是不浅，这么晚了，还来洱海泛舟。你都已经游罢苍山，要回去了。”

陈石星怔了一怔，说道：“是段府的小王爷吗？”

舟子笑道：“我们大理，除了段府，还有哪位小王爷？老王爷就只有这一个儿子，名叫做剑平。”

原来大理古号南诏，在唐末宋初，自成一国。

开国的皇帝名叫段吉城，也是他们段家的始祖。到了明代，明成祖把大理收归版图。段家虽然失了政权，仍然世袭王爵，在洱海之旁蛇骨塔边，建有一座王府。陈石星未到大理，早已知道。

陈石星随口问道：“这位小王爷很喜欢出来游玩的吗？”

舟子说道：“不错，这位小王爷常常出来玩的。他对人很和气的，往常见到我也打招呼，丝毫没摆小王爷的架子。”

陈石星心不在焉，但见舟子谈兴正浓，姑且与他闲聊，说道：“是吗？这倒真是难得。”

舟子说道：“是呀，我们这位小王爷的确是位难得的人物。听说他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武艺也非常好。王府那么多武师，能够跟他过招的也没几个。不过只有一样不好。”

陈石星道：“什么不好？”

舟子笑道：“也不是什么不好。不过我们是他的属下的百姓，大家都爱戴他，他没有如我们所盼，所以我们觉得有点遗憾罢了。”陈石星道：“究竟是什么事情？”

舟子说道：“他直到现在还没成亲。”

陈石星笑道：“是不是老王爷觉得他年纪还小，故此尚未给他定亲。这也没有什么稀奇呀。”

舟子说道：“我们习惯叫他小王爷，其实年纪也不算小了，有二十七八岁啦。”

陈石星笑道：“他既然是文武全材，当然要一个配得上他的妻子。佳偶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舟子说道：“相公，你这话说得不错。老王爷宠爱他，婚事由他作主。到王府说亲的人不知多少，可都碰了他的钉子。”

说话之间，顺流而下的那条画舫和他们的小舟距离又近了许多。

忽听得有叮咚的琴声起自画舫，陈石星一听不觉呆了。

舟子说：“小王爷常常喜欢在游湖的时候，在船中和客人下棋或者自己弹琴的。”言下之意，似乎觉得陈石星未免少见多怪。

但陈石星却并非因为这位小王爷懂得弹琴而感奇怪。

他是为了那熟悉的琴音而感到诧异。虽然只要会弹，每一张琴都能发出乐声。但不同的木材配上琴弦，弹奏出来，就会有不同的音质。时间久远的古琴和制成才不过一年半载的新琴，发出的琴音也是大有分别。甚至同样的材料，同一时间制造，大匠巧手造成的乐器，音色也要比拙匠优美得多。这只有内行的人，才能从细微处分别出来，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

琴韵悠扬，从小王爷的画舫中飘送过来，陈石星一听，就知是他的那张家传古琴！他离开客店的时候，是把这张古琴交托给掌柜保管的。在他的眼中，自是无价之宝，在不识货的别人眼中，不过是一段烂木头。因此他也放心让那掌柜替他保管。但现在却听到了这张古琴发出的琴声！

是掌柜的擅自拿去送给小王爷呢？还是天地间竟有这样的巧事，小王爷也有一张古琴和他的家传之宝完全相同的呢？舟子见他听得出神，说道：“客官，敢情你是个知音的人？我们的小王爷弹得好不好？”

陈石星茫然说道：“好，弹得很好！”心中则是在想：“假如当真是我那张古琴，我该怎么办呢？”

他不愿招惹王府的人，可是这张古琴是他的家传之宝，他是决不能让它落在别人手中的。

顺流而下的画舫和他的小舟，距离更加近了。画舫珠帘半卷，可以看得见舱中的情景了。只见一个贵公子模样的少年，面前摆着一张大理石的几案，案上放着一张琴。陈石星一望过去，心头就止不住卜通通的跳，这张琴烧成了灰他也认得，可不正是他的爷爷临死时候交给他的那张古琴？

两个丫环装束的少女侍立在旁，一个正在给几上的檀香炉子添香，一个则正在笑着对那公子说道：“小王爷，你再弹一个小曲给我们听好不好？”

小王爷道：“你喜欢听什么？”

那丫环道：“我记得从前有个外来的老和尚，遁迹苍山，他很喜爱大理的风景，曾经写了一首是吟咏洱海波平如镜之时的风光的。这首诗谱成的琴曲，可不正适合现在弹吗？”小王爷笑道：“你的腹笥倒是很富，好，那么我来弹，你来唱吧。”琴声再起，那舟子却悄悄的把陈石星拉近他的身旁。

陈石星愕然看他，舟子在他耳边低声说：“客官，你回舱去吧，别这样瞧着人家的丫环！”陈石星面上一红，心里想道：“不错，我这样盯着她们来看，可能令那位小王爷也误会了。”于是只好钻进舱中。不过心里仍是不住在想：“我的那张古琴，我的那张古琴，可怎么办？”

只听得那小丫环曼声唱道：“鳧雁唼蝶菱苕光，翡翠摇裔兰苕香。古寺双林带烟郭，平湖十里通春航。远梦似曾经此地，游子恍疑归故乡。苍海泛

舟看明月，浮萍梗泛悲苍茫。”

一曲告终，画舫和小舟已是迎头碰上。陈石星听得悠然神往，并非是因为小王爷弹得好。虽然小王爷的琴艺也算不错，但在陈石星听来，却也平常。他是因为这支琴曲撩起他的乡思。

“远梦似曾经此地，游了恍疑归故乡。”洱海的景色正似漓江，但现在他却只能在洱海上，看着“浮萍梗泛悲苍茫”了。

画舫上传来的声音打断他的遐思。那丫环说道：“咦，小王爷，你看那匹白马！”陈石星的那匹白马是系在船头的。

小王爷“唔”了一声，似乎轻轻的说了几句话，陈石星躲在舱里听不清楚。

两舟相接，画舫珠帘垂下，陈石星的舟子把小船停住，画舫的舟子说道：“杜大叔，小王爷叫我向你问好。”

舟子喜得眉开眼笑，说道：“不敢当，请你代我向小王爷请安。”

画舫的舟子说道：“杜大叔，你船上的客人是谁？”

陈石星心头卜通通的跳，心道：“来了，来了。”

舟子说道：“是游山的少年客人。”

画舫的舟子说道：“小王爷叫我传话，说是有个不情之请陈石星的舟子不懂什么叫做“不情之请”，但也懂得大概是小王爷有什么事叫他做，连忙说道：“小王爷这样客气，折杀小人了。请吩咐吧。”

画舫的舟子道：“小王爷想请你们船上这位客人过来一叙。”

舟子又惊又喜，连忙进去低声问陈石星道：“客官，原来你和小王爷是相识的吗？”陈石星道：“要是我和他相识，刚才也不会向你询问了。”舟子说道：“但小王爷请你过去呢，你陈石星暗自思量：“我虽然不想惹事，但事情找到我的头上，要躲也是躲不开的了。”于是说道：“小王爷给我面子，我不去岂非不识抬举？”舟子说道：“是呀，这是别人求也求不到的福气呢。”此时两条船并排停在湖中，舟子放下踏板与画舫相连，帮陈石星把那匹白马牵了过去。小王爷的手下给了舟子赏钱，说道：“这位客人，我们会送他回去，你不用等候了。”舟子诺诺连声，撑了小船离开。小王爷段剑平拉起珠帘，站起来道：“佳客远临，请恕失迎。”陈石星道：“山野草民，承蒙青眼，荣宠何似。但不知素不相识，小王爷何故见召？”

陈石星说话的时候，眼睛可没有看着小王爷。那张古琴就放在他的面前，他看了又看，可正是他的那张家传之宝的古琴。

小丫环噗嗤一笑，说道：“小王爷，你和客人这样文绉绉的说话，不嫌有点酸气么？”

段剑平笑道：“不错，佳客光临，客套话说得多反而俗了。我这次冒昧相邀，也难怪客人心中疑惑，还是让我快点言归正传吧。我叫段剑平，请问兄台高姓大名？”

陈石星道了姓名之后，段剑平道：“陈兄，你目不转睛看这古琴，可是以前曾经见过？”

陈石星下了决心，拼着得罪这位小王爷，于是也就不客气的说道：“我觉得有点奇怪！”段剑平道：“什么奇怪？”

陈石星道：“实不相瞒，小人家里也有这样一张古琴。不料天地间竟有如此相似之物。”一面说话，一面把眼偷觑，看看小王爷有何反应。

段剑平并没回答他的问题，却笑了一笑，说道：“你我虽然素不相识，

不过说起来或许有一点渊源。这段渊源，或许就是和这张古琴有关系的。”

陈石星大惑不解，说道：“我从来没有到过大理。不知渊源从何而来？”

段剑平道：“有一位天下无双的老琴师，也是姓陈，他自称琴翁，人家都称他为琴仙。不知这位陈琴翁是陈兄何人？”陈石星道：“正是家祖。”

段剑平笑道：“这就对了。陈兄，你没有到过大理，令祖可是曾经到过大理的。”

陈石星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段剑平道：“说起来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还只有七岁。”陈石星心想：“怪不得我不知道，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呢。”段剑平继续说道：“我虽然只有七岁，印象却是极为深刻。令祖琴声一起，满堂宾客都听得如醉如痴。那天我本来要一个武师带我上苍山捉鸟儿玩的，听了令祖的弹琴，觉得比什么鸟儿的歌唱还要好听，这个约会也就忘了，害得那个武师白等一场。我记得十分清楚，令祖当时用来弹奏的那一张琴，就是现在摆在儿上的这张古琴。当时我还曾经抚摸它，心想一块烂木头，几根琴弦，怎的在这位老大爷的手里，就能弄出这样美妙的声音？”接着哈哈笑道：“陈兄，这你可该明白了吧？”

陈石星又惊又喜，说道：“如此说来，这张琴就是、就是段剑平说道：“一点不错，这张琴就是你家之物。但请你放心，我虽然不告而取，却并非想要你的。现在请你过来，为的就是物归原主。”陈石星道：“小王爷喜爱这张古琴，我本来应该送给小王爷的。……”话未说完，那小丫环已是笑道：“这怎么可以，你要是不拿回去，我们的小王爷岂不是要变成小贼了？”段剑平说道：“我知道你心里一定还有疑问，为什么我会到客店去擅自拿了你的东西？哈哈，陈兄，假如刚才你没有听见我用这张古琴弹奏出来的琴声，恐怕你未必肯答应跟我见面吧？”陈石星心道：“这个倒是真的。”

当然他不便直说出来，当下问道：“我还有一事未明，想要请教。小王爷怎么知道我有这张古琴？”

段剑平道：“未到你住的客店之前，我也并不知道。我是特地去找你的。”陈石星已经猜着几分，故意说道：“这真是令我受宠若惊了。但不知小王爷何事要屈驾来找小人？”

段剑平道：“陈兄，请别这样客气。你再这样客气，就不是把我当作朋友了。这件事说来话长，不过我可以先简单的告诉你一句，为了这匹白马。”

陈石星笑道：“这匹白马可不是我的！”

段剑平道：“我知道。这是江南双侠中女侠钟毓秀的坐骑，对不对？”

陈石星道：“江南双侠？”

段剑平道：“哦，原来你还未知道他们的来历。杭州有两家武学世家，一家是郭家，一家是钟家。两家乃是姨表之亲，郭家的小主人名叫郭英扬，他的表妹叫钟毓秀。年纪虽然不大，在江南已经闯出很大名头，人称江南双侠。”

陈石星道：“不错，我听得他们是表兄妹相称，不过，这匹马我却是从强盗手中夺来的，说来话长——”

段剑平道：“事情的经过我已经知道了。”

陈石星诧道：“你怎么知道的？”

段剑平道：“江南双侠前两天来到大理，和我见了面，说起在红崖坡失了坐骑之事。今天有人告诉我，说是有这么一位从外地来的少年客人，骑了

一匹白马，在西城的一家客店投宿。因此我就到那家客店找你。掌柜的说你往苍山游玩去了，大概是因为他要讨好我，把你寄存的东西也拿给我看。我认得这张古琴，深信陈琴翁的后人决不会是红崖坡的强盗一伙。”

段剑平如此敬重他的爷爷，由于敬重他的爷爷，连带对他也是深信不疑，陈石星听了，不由得顿生知己之感，心里想道：“他喜爱这张古琴，我本来应该送给他的，只是爷爷的大仇未报，爷爷唯一的遗物，我还不能丢开，且待报了大仇，再酬知己吧，不过这匹白马却是可以交给他了。”

主意打定，便即说道：“小王爷，我有一事求请。”

段剑平道：“你我一见如故，陈兄不用客气，但请说吧。”

陈石星道：“这匹白马请小王爷代为保管。”

段剑平道：“我已经另外送了一匹好马给钟女侠代步了，虽然比不上这匹白马，也不会相差太远。江南双侠已经离开此地，白马留在我这里无甚大用，你是出门人，却是正好用得着它。”

陈石星道：“正因为他们已经离开此地，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遇上他们。而我又不能在大理等待他们回来，所以我想还是请小王爷代我交还原主的好。料想他们总是要回来再见小王爷的。”

段剑平道：“这可说不定啊，或许他们回来的时候，也未必会经过大理的。而且，就算他们回来，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的事。”想了一想，忽地问道：“陈兄，请恕冒昧，不知你是要上哪儿？”陈石星道：“我想到山西大同府去。”段剑平喜道：“那可正好了，江南双侠也正是要到大同府去的。”

陈石星又惊又喜，说道：“他们也要到那个地方？听说那个地方正在打仗呀！”

段剑平道：“你不是也要去么？”

陈石星道：“我是有点私事，不能不去。”

段剑平笑道：“他们则是除了私事之外，还有公事，所以更加不能不去。”

接着加以解释道：“想必你已知道。瓦剌有支骑兵，数月前已经侵入青海西康，可能西进，侵犯大理。不过这支骑兵，属于流寇性质，未足以成大患。我们自信，尚可抵御。但瓦剌的大军，却集结在雁门关外，准备随时侵入中原。雁门关外有一支义军，首领是号称金刀寨主的周山民。江南双侠就是准备去助他一臂之力的。而我们也正要和金刀寨主联络，以收策应之效。”

陈石星想了一想，说道：“既然如此，只好由我骑这白马到大同府去再找他们了。不过——”

段剑平道：“不过什么？”陈石星道：“实不相瞒，我是初走江湖，和江湖上的人物无一相识，与金刀寨主更是没丝毫关系，即使我能够避开敌骑，出得了雁门关，恐怕也不易找到金刀寨主。”

段剑平笑道：“金刀寨主的队伍，在雁门关外，据说是随时转移的。他固定的‘总舵’在什么地方，其实江南双侠和我也不知道。不过，你却无须去找金刀寨主，到了大同，多半就可以打听得到他们的消息。”

陈石星道：“大同府这样大，又是兵荒马乱之秋，怎生打听？”段剑平道：“有一位名闻天下的大侠，姓云名浩，你想必听人说过？”

陈石星吃一惊，说道：“我虽然孤陋寡闻，云大侠的大名也是久仰的了。”心里想道：“听小王爷的语气，莫非他与江南双侠也是和云大侠相识的？”

段剑平接着说道：“云浩的姑丈三十年前被武林中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剑客的张丹枫，这位张大侠和先祖交情甚好，曾在我家住过。因此云大侠每次

来到云南，都必定要特地来一趟大理，在我们家里小住几天。最后一次是三年多之前，后来不知怎的，就没了他的消息，也不知他回家了没有？”陈石星心中悲痛，想道：“他是回‘老家’去了。可惜这个‘老家’是在九泉之下，并非大同的那个老家。”但因他和段剑平毕竟还是初识，虽然是对他颇有知己之感，却也不敢就把自己和云浩的秘密都告诉他。

段剑平继续说道：“不过，虽然云大侠尚未回家，他的女儿是一定会在家中的。好啦，我忘记告诉你，云大侠只有一个女儿，名叫云瑚。这位云姑娘也曾来过我们家里一次的。”

说至此处，那小丫环忽地“噗嗤”一笑，说道：“小王爷，你当然不会忘记这位云姑娘。”段剑平面上一红，说道：“小丫头，别打岔，我们在说正经事呢。”小丫环道：“我说的不是正经事么？”

段剑平不理睬她，继续说道：“江南双侠，到了大同，会先去云家。要是云大侠在家，当然最好，云大侠自然会帮忙他找着金刀寨主。如果不在家，那位云姑娘可能也有办法的。唯一担心的就是已经打起仗来，连云姑娘也离开了。不过，无论如何，你到大同，还是可以试一试去找她的。希望你见着她，那也就可以得到江南双侠的消息了。”

陈石星道：“好的，我一定替你去找这位云姑娘，你有什么话要我转达么？”小丫环再“噗嗤”一笑，说道：“对，万一江南双侠碰上什么意外的事情，去不成大同府的话，小王爷，你也可以有个人替你来做红娘。”段剑平面上一红，说道：“你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不许你再打岔。”但仍然回过头来，对陈石星道：“不过，陈兄，你给我带个口信也好。你告诉云姑娘，假如她要避难的话，欢迎她前来大理。”

不知怎的，陈石星忽地感到有点酸味，暗自想道：“原来这位小王爷之所以迟迟不肯成家，乃是因为有了意中人的缘故。他的意中人就是云大侠的女儿。”

云浩的女儿，对他来说，是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但又好像是相当“熟悉”的亲人。云浩临终的时候，要他去找自己的女儿，希望他和自己的女儿能够像兄妹姐弟一般，相亲相爱，他的师傅张丹枫更把自己夫妻生前所用的鸳鸯剑分赠他们，师傅的希望虽没说出口来，陈石星也能意会。

陈石星可不敢有非份之想，不过忽然发觉原来这位小王子的意中人就是云瑚之时，这刹那间，却也不禁有点茫然了。这感觉很难说得分明，或许只能用“异样的感觉”来形容吧？似乎有点“酸”味，但更多的是欢喜。陈石星心里想道：“云大侠的女儿配上小王爷，才真正说得是珠联璧合，我应该祝他们好事能谐。要是能成事实，云大侠在九泉之下，也当欢喜。”

段剑平见他似在呆呆出神，说道：“陈兄，你在想些什么？”

陈石星瞿然一省，说道：“没什么，我想不回客店去了。小王爷，请你代付房钱。”正要掏出银子，段剑平笑道：“我早已替你付了，这点小小的东道我还做得，你别客气。不过，你这样快就要离开大理吗？到舍下往两天再走好吧？”

陈石星道：“不了，烽烟正绕边关，小王爷的事情也是不宜耽搁，我还是立即动身的好。”

段剑平想了一想，说道：“那也好。希望你回来的时候，能够和我畅叙几天。”此时小舟已过湖心，对岸渐渐近了。段剑平道：“陈兄，分手在即，你能为我抚琴一弹，让我得聆雅奏么？”

陈石星道：“琴为知音奏，诗向会人吟。小王爷喜欢听琴，我虽然未登大雅之堂，也只好献拙了。”当下正襟危坐，理好琴弦，便弹起来。

段剑平听了引调，已知他的弹奏是用文天祥的《关山月》词来谱曲的，于是引吭高吟，与他拍和。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

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睨柱吞羸，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

文天祥写这首词的时候，正是元兵沿江东下（公元一二七四年，宋恭帝德佑元年。）南宋宰相贾似道率精兵十三万、战舰二千五百艘御敌，不战溃逃，芜湖、建康（今南京）、镇江、扬州相继失陷，南宋首都（今杭州）危在旦夕之时，文天祥率水师奉恭帝与太后由海道入闽，在海途中感怀国事，忧愤难平，因写此词。虽然忧愤难平，但仍是词句激昂，气冲斗牛，无一毫萎靡之色。

陈石星弹奏此曲，乃是因为瓦剌入侵，和南宋当年的形势虽然不尽相同，亦有颇多相同之处。是以不无借古慨今之意。一曲奏终，忽觉胸口隐隐作痛。原来他在红崖坡剧斗一场，元气尚未恢复，弹奏这样激昂慷慨的曲调，心与琴合，忧愤之气，横梗胸际，不知不觉，血脉僨张，登时胸口就好像给压上一块巨石似的，极不舒服。

如此迹象，殊非吉兆。倘若不能善自调处，只怕就有身受内伤的危险。陈石星正想调匀气息，默运玄功，忽地只觉颈背、肩头、胸口三个地方，同时一麻。段剑平出指如风，已是点了他的三处穴道。——颈背的“大椎穴”，肩头的“井渊穴”，胸口的“璇玑穴”。

陈石星大吃一惊，只道小王爷是乘机暗算。不料骤然一阵酸麻之后，只觉气血畅通，就像猪八戒吃了人参果似的，八万四千个毛孔，无一个毛孔不舒服！

段剑平说道：“陈兄请恕冒昧，我见陈兄真气似乎受阻，必须立即活血舒筋，是以来不及和陈兄说明，即用一指禅功替你医治。陈兄放心，我家传的一指禅功，和别家的点穴不同，别家的点穴用以伤人，我家的一指禅功，却是可以用来救人的。对身体有益无损。”

过了片刻，陈石星但觉精神奕奕，倍胜从前。情知段剑平所言不虚，不禁又惊又喜。

惊的是这位小王爷的点穴功夫如此高明。本来以陈石星此际的武学造诣，倘若早有提防，决不能让段剑平点中他的穴道，但虽然是出其不意，段剑平能够在瞬息之间，同时点着他的三处大穴，亦已是非常之不容易了。“怪不得师父在玄功要诀的附录中议论各家武学，推许大理段氏的点穴功夫为天下第一，果然名不虚传。”陈石星心想。

喜的是一指禅功奇妙如斯，不但使自己免除了内伤的危险，而且立即恢复精神，更胜从前。要知他在真气受损之后，纵然能够默运玄功，调匀气息，打通经脉，可无大碍。但却未必能有把握完全医好内伤。又纵然能够医好，也决不会恢复得如此之快。陈石星钦佩之余，忙向段剑平道谢。

段剑平道：“陈兄果然是不愧家学渊源，琴技的美妙不逊令祖当年。你不辞损气伤神，为我强奏此曲，我才是应该感谢你呢。小弟无以为报，请陈兄接受微物。”说罢拿出一张写满蝇头小字的纸张。

“这张纸上写的是如何用一指禅功治病的方法，请陈兄晒纳。一指禅功本来还可用作伤人的，但以陈兄的本领不屑学这微末之技，就请恕我没有写上了。”

陈石星吃了一惊，说道：“我如何敢受小王爷如此厚礼？”段剑平说道：“陈兄此去，艰险甚多。纵然毋需自用，用来救人也是好的。陈兄，你与我素昧平生，一听我说，就愿意接受我的请托。区区微物，不敢云酬，聊表敬意而已。你若不受，叫我怎生过意得去？”

陈石星见他辞意诚恳，心里想道：“不错，用来救人，也是好的。”于是也就不再客气，道谢之后，接了过来。此时画舫已将拢岸了。

段剑平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请让我借花献佛，就用陈兄此琴，奏一曲给陈兄送行。请陈兄指教。”陈石星道：“小王爷客气了。”

段剑平叮叮咚咚的弹起琴来，那小丫环轻捻珠喉，曼声唱和。

“雪月风花歌大理，苍山洱海风光美。三塔斜阳波影里，山河丽，黎民但愿征尘息。”

陈石星赞道：“好一个：黎民但愿征尘息。小王爷仁者之心，令人钦敬。”

段剑平叹道：“我一向把大理当作世外桃源，想不到如今也面临烽火。但愿你归来之日，胡尘已靖，依然是明媚山川。我陪你再上苍山，重游洱海。”

段剑平的慨叹引起了陈石星的感触：“几个月前，我何尝不也是把石林当作世外桃源？但外面的世界却是漫天血雨，遍地腥风，哪容得有一个世外桃源，独自能保持宁静？”

琴声戛然而止，画舫亦已拢岸。陈石星道：“但盼能如小王爷所愿。”跨上白马，与段剑平道别。

段剑平伫立凝眸，但见他几度回头，且依稀闻得他一声叹息。但白马还是绝尘而去了。

小丫环笑道：“这人倒是很重感情，他好像是舍不得和你分手呢。”另一个丫环也笑道：“俗语说人结人缘，当真说得不错。小王爷，你和他第一次见面，就对待他这样好，怪不得他要感激你了。”

段剑平道：“焉知他不是舍不得大理的山河之美？”回味他的一曲琴音，不禁怅然良久。

陈石星的心情，他们都只是猜中了一半。

不错，陈石星为新获得的友情而感动，也为苍山洱海的迷人景色而倍感临别依依，但他更有难以名说的复杂情绪。这次他来到大理，惹下了麻烦，获得了友谊，临走之时，更平添了几分怅惘，一段闲愁。

但他还是欢欣之意更多，惆怅之情较少。他摩娑师父给他的那对鸳鸯剑，心里想道：“青冥剑我遵师父之嘱，当然是要交给那位云姑娘的，这把白虹剑我也应该转赠给那位小王爷才对。只可惜师父给我的本门宝物，按照武林规矩，我又似乎不能擅自送给外人。嗯，这位小王爷文武全才，配上云大侠的女儿，当真说得是人中龙凤，户对门当。”不知怎的，想起了这位小王爷，他就不知不觉有自惭形秽之感。

而且说也奇怪，他也不时梦见那位从未见过面的云姑娘，梦中的形象或许每次不同，但总是引起他的遐想，好像怀念一个似曾相识的人一样。

从云南的大理到山西的大同，途中万水千山，若是寻常的人步行，恐怕最少要走一年。好在他有这匹神骏的白马，不到一个月，便从大理入川西，径入汉中，再经陕北而蹈入山西省境了。

过了榆林之后，一路上便不时会碰上南逃的难民了。正是：
兵火浮家今古恨，黎民何日得安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忍见名城浮劫火 心伤大侠送遗书

从难民口中，陈石星知道瓦刺的大军已经逼近雁门关，但大同府还在官军手里。陈石星稍稍放下了心。

过了榆林，再走数日，南逃的难民亦已绝迹。想来能够逃走的都已逃了出来，不能逃走的老弱妇孺，只能守在家中听候命运的安排了。

这一天他踏上了雁儿山，雁儿山在大同西南，出了此山，相距就只有六七十里了。陈石星为了贪图快捷，仗着坐骑神骏，不走平路而走山路。走平路要在雁儿山下绕一大圈，最少要多花一天的功夫。走山路抄捷径，以他这骑白马的脚力，说不定当天晚上就可到达。正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之际，忽见山脚出现一队兵马。人数不多，大约只有十骑左右。

这队官兵在草原上奔驰，大声唱着战歌，可是陈石星却一句都听不懂。

稍近了些，服饰和旌旗大致都可以看得清楚了。原来不是明朝的官兵，竟是一队胡骑。

陈石星大吃一惊，想不到在这里会发现瓦刺的骑兵，“莫非大同已给瓦刺攻陷？”此行的使命能否完成，他不由得暗暗担心了。

不料还有更令人吃惊的事情在后头。

那队瓦刺骑兵突然勒住坐骑，战歌也不唱了，有几个人跳下马来。

陈石星居高临下，定睛一看，发现他们原来是在追逐一个汉人，此际已然追上，是以有几个瓦刺兵下马捉他。

这个汉人身材瘦小，好像年纪不大。远处望下去，看得不大清楚。但也可看见他似惊弓之鸟一样，仍在东奔西窜。瓦刺兵哗哩哗啦的大声吆喝，不过片刻，已是将他团团围住，眼看就要手到擒来。陈石星不觉热血沸腾，双腿一夹，放马就冲下去。

骏马嘶风，片刻之间，已是跑到平地。就在这片刻之间，下面的形势，已是大有变化。陈石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个汉人是个瘦弱的少年，满面泥污，衣裳还算整洁。看来像是个特地涂污脸孔，以便于逃难的文弱书生。但这个“文弱书生”手中却挥舞着一把银刀！陈石星跑下山脚的时候，刚好看见他一刀劈翻一个魁梧的瓦刺兵！在他脚下还有两具尸体，另外还有三个瓦刺兵也受了伤。陈石星看见他劈出的那一刀，刀法利落干净，十分精妙。

但令得陈石星吃惊的还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瘦弱少年的刀法精妙而已，最令他吃惊的是这少年的刀法他竟然似曾相识。少年刚才劈出一刀，招里藏招，式中套式，不求攻而自攻，不求守而自守，分明是云家刀法中的一招“夜战八方藏刀式”，以寡敌众，用这一招，最是巧妙不过。不过陈石星从云浩刀谱中学来的这招“藏刀式”和眼前这个少年使出来的“藏刀”却又微有不同。谱中的“藏刀式”较为刚猛，少年使出的“藏刀式”则较为阴柔，在刀法中有剑法的轻灵翔动之势，和云家刀法的纯刚之势不同。

陈石星知道云浩只有一个女儿，并无弟子。突然看见少年使出这一招来，不禁大为诧异，心里想道：“莫非是我见闻不广，可能有哪派的刀法与云家这招大同小异，或者是从云家刀法中偷招而自加变化的也未可知？”要知云浩是名播天下的大侠，他的刀法自然会有许多人见过。是以陈石星这个推断。也是属于情理之常。

围攻少年的那六个瓦刺兵已是三死三伤，有两个还骑在马上瓦刺军官

一见形势不妙，连忙纵马上前，一个奔向陈石星，一个奔向那个少年。陈石星正在一呆之际，只觉脑后风生，瓦剌军官的狼牙棒已在他的背后朝着他的脑袋打下来了！在这瞬息之间，那少年又是一刀劈翻了一个瓦剌兵，随手夺了他手中的青铜铜，就向攻击陈石星的那个军官掷去，叫道：“朋友，当心！”陈石星本来是救他的，不料反而要他相助。

不过，陈石星虽然因为惊奇于这少年的刀法而至分了心神，他毕竟还是个在武学上有深湛造诣的人，猝然遇袭，本能的就会抵御。就在这瞬息之间，只听得“当”的一声，“喀嚓”一响。“当”的一声是少年掷来的青铜铜和那军官的狼牙棒相撞，“喀嚓”一响，则是陈石星的反手一剑已经把那军官的脑袋削掉，洒下了一片血雨！

陈石星骑的这匹白马神骏之极，也就在这瞬息之间，陈石星双腿一夹，这匹白马已是知道主人的意思，蓦地跳将起来，箭一样的向那个袭击少年的军官“射”去！少年刚在回头，正要斩那军官，只见白光一闪，陈石星的白马已经从他身旁飞过，迅即又回来了。他要杀的那个军官已是身首异处，剩下两个瓦剌兵吓得魂飞魄散，连忙逃跑。少年也不理会逃跑的敌人，双眼只是盯着陈石星望。

陈石星还以为他是注意自己的这匹坐骑，心里想道：“我这白马，神骏非凡，也怪不得他要惊异。”于是下马施礼，说道：“兄台本领高明之极，小弟适才不自量力，教兄台见笑了。”

少年淡淡说道：“你的本领也很不错，这把剑更是宝剑。”态度冷漠之极，既不道谢，也不还礼。

陈石星觉得有点奇怪，说道：“请恕冒昧，敢问兄台高姓大名，可是从大同逃出来的。”

少年又是没有回答，却反问他：“你是谁？”

陈石星道：“小姓陈，贱名石星。请问——”

少年听了陈石星自报姓名，忽地面色一变。陈石星话犹未了，他已是唰的一刀就斩过来。

陈石星做梦也想不到这少年会恩将仇报，冷不及防，几乎给他斫着。还幸身法机灵，在刻不容发之际，恰好避开。

陈石星惊骇之极，叫道：“我与你素不相识，纵然不合多管闲事，对你也是一番好意，为何你要杀我？”

少年一刀劈空，跟着的是连环三刀，陈石星只好展开空手入白刃的工夫与他周旋，已是无法分神说话。

转瞬间过了三五十招，陈石星夺不了他的兵刃，这少年也伤不了陈石星。陈石星暗暗留神，只觉他的刀法越看越似云家刀法。

陈石星心中一动，冒险进招，中指一弹，弹着少年的刀背，趁他第二招未能及时发出，迅即跃开，说道：“住手，住手，云大侠是你何人？”

少年并没住手，眼中怒火更炽，喝道：“你居然有胆量提起云大侠，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陈石星说道：“为，为什么？——”一句话未曾说完，但见刀光耀眼，少年出手更狠，每一刀都是劈向他的要害。

陈石星忙于招架，又不能分神说话了。

少年喝道：“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知道！”身随刀转“嗤”的一声响，刀锋过处，把陈石星的衣裳割开了一道裂缝。

少年暗暗叫声“可惜！”这一刀他本来以为可以斫碎陈石星的琵琶骨的。形势越来越险，陈石星被逼得拔剑抵御。

陈石星有剑在手，自是可以应付裕如，轻描淡写的一招“三转法轮”，就把那少年的连环攻势解了。

陈石星带有两把宝剑，一把是他师父张丹枫传给他的白虹剑，另外一把则是他师娘云蕾的遗物，名为青冥剑，他的师父临终时吩咐他携去送给云浩的女儿云瑚的。此时他匆忙拔剑，本来应该使用他自己那把白虹剑的，却不知不觉错拔了青冥剑了。少年刚才已经注意他所用的白虹剑，此时见了他又拔出青冥剑，不由得更是份外留神，看得当然也更加仔细。这把青冥剑是他相识之物，看清楚后，心里越发吃惊，越发恼怒。

少年本领虽高，陈石星倘若展尽“无名剑法”之长，实是不难将他打败。不过陈石星心里却有顾忌，恐怕稍一不慎，会误伤了这个少年。最初他以攻为守，意图令这少年知难而退。不料这少年却是不救险招，依然拚命抢攻。陈石星无法，只好见招破招，见式破式，竭力化解。他要避免误伤对方，又不能为对方所伤，化解对方那么凌厉的攻势，艰难之处，比起单纯的只求取胜，困难何止十倍！斗了一会，陈石星心里想道：“他再胡涂，也应该知道我是手下留情了。奇怪，他为什么还要和我拚命？”

这少年并不胡涂，他也正在想：“奇怪，这奸贼为什么对我手下留情？是了，敢情还想冒充好人，骗我上当！”

陈石星化解了他的攻势，说道：“朋友，我不知道你和云浩有何关系，但你既然尊称他为云大侠，纵然不是他的门人弟子，想来也该是个佩服他的为人的了。那么咱们为什么不可以好好的说个明白呢？实不相瞒，我和云大侠亦是颇有渊源！”

少年冷笑道：“你和他有什么渊源？”

陈石星道：“你把你和云大侠的关系告诉我，我就把我知道的告诉你！”

少年哼了一声说道：“你做的事情，我早已知道，用不着你告诉我啦！”陈石星诧异道：“你知道了一些什么？”少年蓦地又拔出一把剑来，左刀右剑，同时向陈石星劈刺，喝道：“我知道你是毒死云大侠的奸贼！”

剑势轻灵，刀势刚猛，两只手分用两种不同的兵器，使出不同的招数，本来极是困难，但这少年却能刚柔配合，妙到毫巅，饶是陈石星的名剑法最擅于随机应变，也几乎着了他的道儿，若不是闪得快，险些就要受伤。陈石星只好抖擞精神，再次化解他的攻势，说道：“不是我自己居功，但我做的和你说的却刚好相反。不错，云大侠是给奸人害死，但我却是救过他的人。虽然可惜我要救他的性命，结果还是没有成功！”

少年听他提起云浩之死，气得说不出话来，声音都颤抖了：“你这奸贼，你可以欺骗任何人，就是骗不过我！不错，以你这点本领，当然是不能害死云大侠的，但你却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作了帮凶，也等于是害死了他！”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刀劈剑刺，攻势越发凌厉。

陈石星愤然说道：“我是帮凶？我害死云大侠？你这是听谁说的？”略一分神，只听得嗤的一声，少年的右手剑，剑锋几乎是贴着陈石星的肩头削过，挑破了他的衣裳。陈石星见这少年如此仇恨自己，暗自思量：“我向他辩白，他一定不会相信。”心中一动，把云浩那口宝刀也拔了出来，说道：“好，我就用云家刀法向你讨教几招！”和那少年一样，左刀右剑，同时发招。

少年见了这宝刀，眼睛好像要喷出火来，喝道：“奸贼，你说不是你害死云大侠，他的宝刀怎么会到了你的手中？”

陈石星道：“是他亲手给我，托我送回去给他家人的。你想必知道云大侠的家事——”少年怒道：“谁相信你的鬼话？”不待陈石星把话说完，又是一连串进手的招数。

陈石星料想这少年必定是和云家有很深的渊源，只要他说得出云浩女儿的名字，宝刀也不妨交给他你为送去的。哪知道少年见了宝刀，越发好似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陈石星无可奈何，只好先胜他再说了。陈石星在石林苦练三年，最上乘的无名剑法都已练成，触类旁通，云家刀法的造诣自然也是今非昔比了。比较起来，还在这少年之上。

陈石星以刀对刀，以剑对剑，刀法剑法都克制了对方。十数招一过，少年已是完全处于下风，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陈石星冷笑道：“宝刀我可以擅取，刀法是不能偷的。你相信云大侠是感我之恩，才把刀法传授我了吧？”

少年冷笑道：“刀法不能偷，刀谱不能偷么？可惜你偷来的刀谱，凭着你一点鬼聪明偷练，练得可还没有到家！”说话之际，也不知是否因为分了心神的原故，所使的一招云家刀法，现出老大一个破绽。

陈石星气起上来，刀背一翻，原式进招，把少年的银刀压下，哼了一声说道：“要怎样才算学得到家？”

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少年银刀忽地转过刀锋，本来是挑向上盘的“上手刀”变而为斜削下三路的“下手刀”，喝道：“这个变招你也不会，你还敢骗我是云大侠教给你的？”

刀锋疾削而过，陈石星只觉膝盖一片沁凉，裤管已经削穿一个茶杯口般大小的缺口，要不是他抽身得快，险些就要给他削掉了膝盖。

在这危机瞬息的刹那，陈石星再也无暇思量，右手剑立即进招，本能地使出无名剑法的精妙绝招，破解对方攻势，顾不得要手下留情了。只听得当的一声，少年的银刀断为两截，陈石星的青冥剑有断金截铁之能，削断对方的银刀，余势兀未稍衰，跟着一翻一绞，少年右手拿的青铜剑也给他绞脱手中，飞上半空。

少年固然大吃一惊，陈石星也是吃惊不小。幸好那少年没有受伤，陈石星方始松了口气。连忙收回刀剑，纳入鞘中，喝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陈石星是得了张丹枫的上乘武学真传，方始参悟云家刀法的。论刀法的造诣，他是胜过这个少年。但说到衣钵真传的“正宗”云家刀法，这个少年是比他更为纯粹。从刚才那一招可以表露无遗。

少年没有回答，突然身形一起，使出“燕子三抄水”的超卓轻功，几个起伏，一个飞身，就跨上陈石星那匹白马！陈石星起初还以为他要逃走，待到见他跨上自己的坐骑，方始吃惊，连忙发出口哨，呼唤那匹白马回来。

这匹白马本来很听他的话的，不知怎的，这次却不听了。竟然没有反抗，让这少年骑了它疾驰而去。

陈石星疑团满腹，“这少年一定是云大侠亲自调教出来的。但我的师父又说，他的刀法只是传给女儿，这少年又是哪里钻出来的呢？莫非是他的关门弟子，我的师父也还未知。奇怪，这白马脾气何等倔强，居然又肯听他指挥。”陈石星百思不得其解，少年骑了那匹白马，早已去得远了。

幸好那些死掉的瓦剌骑兵，他们的坐骑还在附近，陈石星捉了一匹，心

里想道：“不管怎样，即使大同已经给鞑子占据，我也得去探听消息。”

由于碰上这队瓦剌骑兵，陈石星不敢行走官道，只能找寻山路来走。不过在山路上走，也还是可以看得见山脚下草原上的动静的。

一路小心翼翼，走了约莫两个时辰。奇怪得很，山路上固然没有碰见一个敌兵，草原上也是一直杳无人影。

陈石星正在疑惑，忽听得前面茅草丛中，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声音来处，距离百步开外，寻常人本来是不易觉察的，但陈石星经过了在石林中三年的苦练，内功已有很深的造诣，听党的敏锐，自是异于常人，一听就知草丛里埋伏有人。

陈石星心道：“来了，来了！”只听得草丛里果然有人有低声说道：“奇怪，这小子不知是什么道路，单人匹马，竟敢向北方走，难道他是去大同不成？”另一个人说：“管他什么路道，咱们正好抢他的马匹！”

陈石星不觉一怔：“奇怪，这两个鞑子的汉话倒是说得流利。”心念未已，嗖嗖连声，两枝利箭已是朝他射来。

这两枝利箭焉能射得着他？陈石星把手一抄，接住一枝，另一枝箭则是根本失了准头，在他身旁数丈之外飞过。看来这个瓦剌兵的箭法甚是不济，另外一个也是勉强合格而已。

陈石星纵马上前，喝道：“暗箭伤人的鞑子给我滚出来！”

草丛里埋伏的那两个人出来，不过却是大出陈石星意料之外，兵倒是兵，但不是瓦剌兵，而是明朝的汉人官兵。

这两个官兵跃出草丛，一个挥舞长矛，一个抡起大刀，拦住陈石星的马头就斫，使大刀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兵，一刀劈来，陈石星提马闪开，老兵自己收势不住，跌了个狗吃屎。

陈石星又是好气，又是好笑，随手把马鞭一挥一卷，把年轻的那个官兵的长矛夺了过来，“喀嚓”一声，折为两段，喝道：“你们不敢抵抗鞑子，只知道欺侮百姓吗？”抛开断矛，便即下马。

那两个官兵吓得连忙哀求：“好汉饶命！”

陈石星笑道：“我不是强盗，我是百姓，你们别怕，好好的和我说话，我就饶了你们。”

那两个官兵当然一口应承，陈石星问道：“大同怎么样了？”“给鞑子占据了！”“你们就是从大同逃出来的吧？”“不错，我们是最后一批逃出来的。”

陈石星虽然早已料到大同失守，但从这两个官兵口中得到证实，还是不禁倒抽一口凉气。想不到自己万里远来，大同在望，却已是在敌人铁蹄之下。

“为什么我没有看见大队的南逃官兵？”陈石星再问。

那年老的官兵说道：“我们总兵怕死，敌人尚未兵临城下，他已悄悄溜了。待到兵临城下，副总兵、统带、协统等各级长官也都纷纷逃走，底下的士兵当然也不肯再守危城啦。但因并非朝廷有明令准予撤退的，他们不敢逃回内地，也不敢再穿军服，大概都是改装作难民了。”

陈石星叹口气道：“官兵畏敌如虎，怎怪得鞑子猖狂！”

那老兵似乎要为自己辩护，说道：“强壮的都逃走了，我们的营官却指定我们一批老弱残兵留守，你评评这个道理，是不是太不公平？本来我也想把这条老命送在大同的，我这侄儿很有良心，他留下陪我，直到最后，我们才逃出来的。”

那年轻兵士说道：“我的叔叔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婶婶五十多岁，长年有病，三个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四岁。所以我劝他回家，我自己也有老母在堂，须得我回去侍奉。”

陈石星道：“本来你们当兵的守土有责，但你们的长官比你们更加怕死，那也不能怪责你们了。不过我这匹坐骑却不能送给你们。”

那两个官兵如何还敢有这奢望，连忙说道：“刚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好汉你别见怪。”

陈石星道：“你别误会，我并非拿你们消遣。这匹马我虽然不能送给你们，但可以指点你们一条明路。从这里向南走，大约四十里左右，向左转过一个山坳，山脚可能还有七八匹胡马在那里吃草。”

那老兵吃了一惊说道：“是胡人的马匹？”

陈石星笑道：“莫害怕，你在那里还可以发现七八具鞑子的尸体。马匹是无主的坐骑。”

老兵甚为感激，说道：“好汉，你大概不是要去大同的吧？”

陈石星微笑道：“我正是要去大同。”

那老兵大吃一惊，说道：“这个时候，你还要前往大同？好汉，你虽然本领高强，也不能独自跑到老虎窝里去呀！”陈石星笑道：“古语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必替我担心。但愿你们一路平安，早早回到家里。”

陈石星跨上坐骑就走，老兵目送他的背影，摇了摇头，叹口气道：“这小子心地很好，不知何故，却要自寻死路，我真是替他可惜。”他的侄儿说道：“叔叔你还看不出来吗？”老兵道：“看出什么？”他的侄儿低声说道：“看来这人恐怕十九是金刀寨主的部下。”

陈石星隐约听见他们的对话，心里想道：“金刀寨主果然名不虚传，在官军中也有这么大的威望，这两个官兵就相信只有金刀寨主的手下才是不怕鞑子的勇士。不过我虽然不是勇士，这大同也是非进不可的。纵然见不着那位云姑娘，最少也该探听她的消息。否则怎对得起她去世的父亲？怎对得起师父临终的嘱咐？”

他策马继续前行，奇怪得很，走了一天，仍是发现没有敌骑，“大概瓦剌的大军占据了大同之后，需要休息一个时期，所以没有继续西进，路上碰上的那小队骑兵，只是他们派出来侦察敌情的墩卒？”

第二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大同名城已经在望。陈石星在对面的一座山上，居高临下，观察“敌情”。只见城墙上空荡荡的既没旌旗也没兵士。他伏地听声，听了许久，也没听见有战马的嘶鸣。城门外更是静悄悄的不见人影。陈石星不觉大起怀疑：“难道是一座空城？”

他本来准备到了晚上，施展轻功，偷入城中的。见了这情形，胆子大了起来，于是骑马下山，索性跑到城下去看。

他一路走近，城内并无敌兵出来拦截盘查，看来更像是一座没有兵士驻防的空城了。待至走到城下，果然看见城门洞开，并无守兵。

陈石星狐疑满腹，心想：“既来之，则安之。总要进去看个明白。”

进入城中，但见长街寂寂，两旁店铺都关上门，也不知里面有人没有。

走过了两条街，方始看见一间茶店半掩着门，有个年约十一二岁的小孩躲在门背伸出头来张望，说道：“爷爷，不是鞑子，是个骑马的汉人。”

陈石星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以为我是鞑子。”当下上前敲门，说道：“我是南边来的，讨杯水喝。”

那孩子道：“爷爷，咱们许久没有做生意了，可难得有客人上门。我肚子饿着呢，咱们开门吧。”他年纪小，只知道有生意做便有铜钱，有铜钱便可买面充饥。

那老汉打开两扇板门，苦笑说道：“还做什么生意？客官，不瞒你说，我虽然是开茶铺的，如今铺子里可连一片茶叶也没有啦。你讨水喝，我可真的是只能给你一杯清水呢。”

陈石星道：“不瞒你说，我今天一滴水也没有进过口。渴时一滴如甘露，得老丈赐饮，胜于美酒佳肴。”

那老汉心地很好，给了他满满一碗水喝，说道：“小哥，你怎的这个时候跑来大同？”

陈石星道：“消息阻隔，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这边已经打起仗的。不过还好，大同尚未失守。”那老汉道：“前几天可险得很呢，鞑子兵临城下，官兵又都跑了，眼看鞑子就要进来。不知怎的，一夜之间，城外的鞑子兵竟然走得干干净净。有人说是因为金刀寨主带兵下山，截断他们后路，他们不知道官兵都已跑掉，害怕背腹受敌，故而赶快撤退。也有人说是他们国中起了内乱，也不知哪个说法才是真的。”

那孩子道：“当然是他们害怕金刀寨主才夹着尾巴溜走的啦！客官，你知不知道雁门关外有个金刀寨主，他的本领可大得很呢！据说他的一口宝刀染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鞑子的鲜血！”看来有关金刀寨主的传说不知多少，早已是妇孺皆知。有些传说甚至把他大大神化了的，就像这孩子说的这样。

陈石星道：“金刀寨主的威名，我一路上都听得有人说的。但我在路上也曾看见有一小队鞑子骑兵出现，不知是否给金刀寨主切断了零星队伍，逃不回去，因而绕过大同城奔窜四乡？”

那老汉道：“我也听说是零星鞑子绕过大同，不过可能是鞑子派出来打前站的哨兵，当时他们还想攻下大同的。后来鞑子大军突然撤退，这些打前站的哨兵却还不知道。在大同解围之后，城中剩的壮丁，马上就聚集起来，出去搜索他们。同时也去找寻粮食。官兵撤退时，把每一户的存粮差不多都抢光了！”

陈石星道：“原来如此。承蒙老丈招待，无以为报，我这里有半袋干粮，不成敬意，请你收下。”打开粮袋就道：“小弟弟，你先吃一点。”

那饿得慌了的小孩子双眼发光，叫道：“好香的炒米饼，好香的炒米饼。爷爷，你也吃吧。”

那老汉道：“一杯水算得什么，小哥，我怎敢当你如此厚礼？”

陈石星笑道：“实不相瞒，这袋干粮其实也不是我的，我只是慷他人之慨。”

那老汉怔了一怔，起了疑心，不敢盘问。孩子不懂顾忌，却是径自说了出来：“喂，你这是抢来的吗？如果是抢来的，我可不敢吃了。”

陈石星道：“也不是抢来的。刚才我不是说曾经在路上碰上一小队鞑子骑兵吗？”话未说完，那孩子又抢着问道：“难道是鞑子送给你的？”

陈石星笑道：“鞑子哪里有这样好心？我还没有说完呢，我碰上的这队鞑子骑兵，不是活的，是死了的。”小孩子睁大了眼睛，说道：“是谁杀掉他们的？”

陈石星道：“不知道，我只看见鞑子的尸体横七竖八的倒在地上，他们的坐骑散在山边吃草。我收集了一袋干粮，这匹马也是顺手牵来的。”

这小孩子叫道：“啊，这一定是金刀寨主的手下干的了！”老汉沉吟半晌，说道：“假如是我们出城的壮丁干的，他们不会只是杀了鞑子，不要干粮，看来恐怕当真是金刀寨主派了人来帮忙咱们啦。所以他们才要留下干粮，让穷人来捡。”

小孩子道：“是鞑子的东西，那么咱们可以吃了？”

老汉点了点头，说道：“你吃一块吧。”回过头来，和陈石星说道：“小哥，多谢你的厚意，但你也要吃的，都给了我们，这怎么成？”陈石星道：“我本来也带有干粮的，还没吃完，最少可以供给三天食用。”把另一个粮袋打开给他们看，老汉这才敢放心收下。

老汉说道：“这几天我们正是青黄不接，待下乡找寻粮食的壮丁回来，这孩子的爹爹也在里头，那时我们就有吃的了。小哥，你这样好心，我不知怎样报答你才好，你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对啦，我还没有问你，听你的口音，似乎是外地人，你为什么要冒险跑来大同？”陈石星道：“我是受人之托，来找一个人的。”老汉问道：“不知小哥你要找谁？”

陈石星道：“你们这里有一位云大侠，云浩，老丈你可知道？”孩子抢着说道：“云大侠我们怎么不知，小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的家离此不远，就在转过左面的一条横街的转角处，有个石狮子在门口的那间。我可以带你去。”

那老汉道：“原来你是要找云大侠吗？不过云大侠已有三年多没有回家了。”

陈石星道：“云夫人可在家么？”

那老汉怔了一怔，说道：“云夫人？你问云夫人？原来你是还未知道的吗？”

陈石星道：“知道什么？”

那老汉道：“请恕老汉冒昧，请问是谁叫你来找云大侠的？”

陈石星道：“我是大理段王府的下人，奉了小王爷之命，来接云大侠的家人到大理避难的。”

那老汉知道云家和大理段家颇有交情，但也不是时常来往，心里想道：“或许是因为家丑不好外扬，云大侠从未和段家的人说过。也许或曾经说过，但那位小王爷却是不便和一个底下人说。他来到这里，听说云大侠不在家，顺理成章，当然是要打听云大侠的夫人了。”

陈石星道：“敢情云夫人也不在家么？”

那老汉叹口气道：“云大侠和他的夫人，多年前已分手了。”

陈石星吃一惊道：“为什么？”

那老汉摇了摇头，说道：“我也不知道呀。云大侠虽然时常来我这里喝茶，我可不便问他的私事。”似乎这件事情颇有难言之隐。

云浩临终之际，嘱托陈石星替他回家报讯，只是提及女儿，并没说及妻子。他的师父张丹枫也只是要他把青冥宝剑交给云浩的女儿，并没说及云浩妻子。陈石星和师父相聚不过半天，张丹枫就去世了。所以对云家的家事，陈石星知道的实是极少。此时觉察那老汉似有难言之隐，也就不便多问下去。不过他这次主要是来找云瑚，云瑚的消息还是必须打听的。

“听说云大侠有个女儿，不知是否还在家中？”陈石星问道。

那老汉道：“云姑娘倒没有听说已经离家，不过这十多天，大家都是关闭门户，不敢多理闲事。她是否还在家中，我就不知了。”

那小孩道：“要知道还不容易？我带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陈石星道：“小弟弟，多谢你的热心，用不着你帮忙了。你已经把地址说得很详细了，我自己会找寻的。不过这匹马要请你们照料照料，给它吃点水草。”

那老汉笑道：“这个容易。我这里人吃的粮食没有，但菜园里长满青草，马的食料倒是不愁。”陈石星道了一声“拜托”，把坐骑留在茶馆，按照孩子告诉他的地址，走过一条横街，在横街的转角处，果然看见一户人家，门口有一对石狮子。

这对石狮子放置的方向可有点古怪。

本来它们应该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但现在陈石星眼中所见，右边那只石狮子头部仍然是向着街心，左边那只石狮子颠倒过来，屁股朝着街心，头部反而对着大门。

陈石星吃了一惊，“是谁做的这恶作剧？这人的力气倒是不小，不过在名震天下的云大侠门前弄这把戏，恐怕还不仅仅是一时兴之所至的恶作剧呢！”

再加察视，右边仍在原来位置的那只石狮子，虽然没有移动过的迹象，狮身上也有一个掌印，印痕不深，但也可以看得相当清楚。

陈石星惊疑不定，又再想道：“这人既敢在鲁班门前弄大斧，来意定然不善。那位云姑娘不知是否已经遭了他的毒手？”此时已是暮色四合的黄昏时分，陈石星向前敲门，不见有人答应。陈石星更加慌了。

“云姑娘，我是受令尊之托来找你的；有令尊的宝刀为凭，请你开门！”

他用的是“传音入密”的上剩内功，声音不大，却可以透过重门密户，料想里面有人，决不会听不见他的声音的。但他接连说了三遍，里面仍然没人回答。

陈石星生怕云浩的女儿可能出事，也就顾不得什么礼貌不礼貌了，当下便即施展轻功，翻过墙头，径自进入屋内察看。

里面静悄悄的果然不见人影，但也不见有尸体倒在地上，陈石星稍稍放了点心。

陈石星搜查过客厅、书房，和一间看来好像是云浩生前的卧房，房中都是并无异状。最后来到了一间看来可能是那位云小姐的卧房门前。房门是掩上的，房中却有一缕幽香从门缝里透出来。“这一定是云姑娘的绣房无疑了，我应不应该进去呢？”他再一次敲门，仍是没人回答。

陈石星大着胆子，轻轻推开房门，走进去看。只见珠帘半卷，罗帐低垂，床上被褥，折得整整齐齐。窗明几净，点尘不染。窗前有一张嵌着圆镜形状大理石的桌子，桌子上有个檀香炉，炉中灰烬犹温。看这情形，似乎房间的女主人刚刚出去，就要回来似的。

陈石星思疑不定，“假如是云大侠的仇家来到，房间里应该有打斗的痕迹。即使云姑娘突然遭擒，最少也会弄乱一些杂物的。看来可不似呀。”

正自满腹疑团，忽听得有个女人的声音低唤：“瑚儿，瑚儿！”

陈石星吃了一惊，“难道是云夫人回来了？要是给她看见我在她女儿房里，这个，这个——”一时之间，竟不知是出去的好，还是躲藏的好。

心念未已，便听得那女人幽幽的叹了口气，说道：“瑚儿，你不理妈妈了么，我是来求求你原谅的呀。”所料不差，果然是云瑚的母亲。陈石星的踏进云瑚的闺房之后，是随手把房门掩上的。那女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终

于走到门前了。不过她还不敢立即推门。

云夫人又再低声说道：“瑚儿，你恨我，我不会怪你，当年是我不对。但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的。如今我特地回来找你，你竟不肯见我一面吗？”

陈石星虽然不是很懂人情世故，却也懂得人家的私隐，自己最好不知。“怪不得茶铺那老汉说到云夫人的时候吞吞吐吐，看来她与云大侠分手之事，果然似是有难言之隐。”如此一想，越发觉得不便出去了。

云夫人没听见回答，心想：“还是把真情告诉她吧！”说道：“瑚儿，我有你爹爹的消息，你认我也好，不认我也好，我都要带你离开此地。因为你的爹爹已是不能照料你了！”一咬牙，突然就把房门推开。

在云夫人说这段话的时候，陈石星亦是转了好几次念头，起初想要躲藏，终于心里想道：“她知道了她丈夫的什么消息呢？我应该向他问个明白。再说，我是来归还云大侠的遗物的，不见他的女儿，归还他的妻子，也算是了结一件心事。虽然她和云大侠已分手，也还是云瑚的母亲呀。”可是正当他想要出声的时候，房门已是开了。

云夫人突然看见一个年轻的男子躲在女儿房中，不觉大吃一惊。陈石星刚说得一个“我”字，但见寒光一闪，她就一剑刺过来了。

陈石星侧身一闪，趁着云夫人一呆之际，倏的从她身旁掠过。饶是他闪躲得快，而云夫人又是心神不定，剑光过处，陈石星的衣裳也被割开了一道裂缝，幸好未伤着皮肉。

陈石星慌忙叫道：“我不是坏人，我是奉了云大侠之命来的！”

话犹未了，说时迟，那时快，云夫人已是如影随形，追上了他。唰的又是一剑刺过来，斥道：“云浩叫你跑进他的女儿的房间里的？这是什么时分？你夜入民家，非奸即盗！”

说话之间，云夫人一口气刺出了八剑，剑光左穿右插，陈石星稍一不慎，只怕就要给她在身上搨一个透明的窟窿！

陈石星无可奈何，只好拔出云浩的宝刀，说道：“伯母容禀——”云夫人道：“谁是你的伯母？”陈石星反转刀背格开她的剑，说道：“云夫人，你不相信我，也得相信这把宝刀，这把宝刀是云大侠之物，夫人料当认得！云大侠叫我拿来作为信物的。”

云夫人听他如此称呼，不由得面上一红，心里想道：“我刚才说的话，恐怕这小子已是听见的了。”柳眉微蹙，杀机陡起，一招“玉女穿针”突然从陈石星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

陈石星本来不敢用宝刀的锋刃削她的剑的，但这一剑来得实在凌厉，为了保护自身，可是顾不得那么多了。也幸亏他已练成了无名剑法，无名剑法擅于临机应变，云夫人使出杀手绝招，以为陈石星决躲闪不开，哪知道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只听得“嗤”的一声，陈石星身随刀转，无名剑法化到刀法上来，一下子就削断了她手中的青铜剑。

陈石星道：“夫人请谅，我的确是云大侠叫我来的，——”

云夫人道：“且慢，你叫什么名字？”

陈石星只道她肯听自己的禀告，于是纳刀入鞘，说道：“晚辈陈石星，家住在桂林，——”

云夫人面色一变，喝道：“果然是你这小奸贼！”呼的一声，半截断剑挟风，竟然朝着陈石星胸口掷出！

还幸陈石星闪躲得快，霍的一个“凤点头”，断剑几乎是擦着他的额角飞过。陈石星大骇叫道：“云夫人，本来说得好好的，怎么你，你又——”

云夫人面色苍白，连咳嗽了几声，一面咳嗽，一面说道：“你这小贼，你当我不知道吗？你害死了云浩，还敢跑来骗我！哼，你偷了他的宝刀我也不怕，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陈石星惶惑之极，“昨天那个少年，一听见我的名字，就说是我害死了云大侠。如今云夫人也是如此。是什么人造我的谣呢？为什么她们对谣言又是如此深信不疑，竟然不肯容我分辩呢？”

这刹那间，他也恍然大悟了：“原来云夫人知道的消息，就是我害死了云大侠！”

云夫人连连咳嗽，好像是个衰弱的病人模样，但她的动作可是奇快，咳嗽声中，一条束腰的绸带已解了下来，灵蛇也似的翻腾飞舞，一面斥骂，一面就要用她这条绸带来夺陈石星手中的宝刀。

虽然是一条柔软的绸带，在云夫人手中使将出来，竟是劲风呼呼，不亚于一根软鞭，而且比较鞭还灵活。陈石星闪开两招，第三招闪得稍慢一些，绸带擦着他的鼻尖扫过，便是感到火辣辣的作痛。陈石星无可奈何，只好舞起宝刀招架。但绸带轻飘的随着他的刀锋翻腾飞舞，毫不受力。这把宝刀有断金截铁之能，却是无法削断她的绸带。

陈石星取出了张丹枫给他的白虹剑，左刀右剑，织成一道光网，情况稍为好转，但也仅是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云夫人冷笑道：“原来你这小贼还骗了张丹枫的宝剑！”

陈石星苦笑道：“你要怎样才能相信我？我告诉你，张大侠是我的师父，这把白虹剑是他传给我的本门宝物，还有一把青冥剑是——”

“给你女儿的。”这句话还未能说出口来，只觉虎口一麻，左手宝刀已是给绸带卷去，云夫人振臂一挥，宝刀反掷回来，陈石星忙于抵挡，可是不敢再说话了。

“当”的一声，刀剑相交，刀是宝刀，剑是宝剑，溅出一蓬火星，还幸刀剑都没伤损。宝刀跌落地上，云夫人的绸带又要来卷他的宝剑了。陈石星只余一剑在手，剑法虽然精妙，应付更见艰难！

陈石星在苦斗中只听得云夫人又是一阵咳嗽，似乎她是感觉得更加痛苦了。

陈石星施展浑身本领，解了她的数招，提一口气，说道：“云夫人，你是有病么？请暂且住手，容我说几句话如何？反正我是逃不脱的，你也可以歇歇。”

他是一片好心，哪知云夫人突然一招急骤之极的攻势，“当”的一声，他右手的白虹剑也给绸带卷去。

云夫人掷开宝剑，绸带一挥，登时束着了陈石星的颈项。绸带渐渐收紧，不过一会，陈石星已是气也透不过来。

陈石星暗暗叫苦：“想不到我会莫名其妙的死在云夫人手里。”不过他像是一个被溺的人，本能的仍在挣扎。

再过一会，陈石星但觉眼睛发黑，气力一点也使不出来了。陈石星只道必死无疑，忽听得云夫人又是几声咳嗽，束着他喉咙的绸带突然松开。

陈石星死里逃生，定睛一瞧，只见云夫人坐在地上，面上毫无血色，嘴角沁出血丝，地上一摊鲜血。

陈石星定了定神，运气三转，恢复了几分精神，缓缓向云夫人走去。

云夫人沉声说道：“好，你杀了我吧！”

陈石星道：“我不是来杀你的！”

云夫人道：“刚才我几乎杀了你，如今我已全无抵抗之能，为什么你还不杀我？”

陈石星道：“夫人要杀我，定然是对我有甚误会。我岂能也是不分青红皂白？”

云夫人哪能相信他有这样好心，冷笑说道：“你要什么花招？”

陈石星也不说话，把宝刀和宝剑拾了起来，纳入鞘中，把那柄连鞘的宝刀，一端递到云夫人手中，让她握着，将她拉了起来。

云夫人道：“你干什么？”

陈石星道：“我扶你进房歇歇，地上潮湿，于你不宜。”

云夫人虽然还是不敢相信陈石星的心肠会这样好，不过求生之心，乃是出于本能，不觉就握着刀鞘当作拐杖跟着他走。

云夫人在女儿的床上躺下来，说道：“好，你有什么话和我说吧。”心里想道：“且听听他有甚么花言巧语。”

陈石星道：“别忙，你现在不宜劳神，待你好一些再说。云夫人，希望你告诉我，你患的是什么病？随身可带有药？”云夫人见他态度十分诚恳，不似伪装，对他的猜疑不觉也去了两分，叹口气道：“我这病是无药可医的，你也不用费神了。”

陈石星道：“请把手伸给我。”云夫人又是一怔，说道：“干什么？”陈石星说道：“晚辈粗通医理，想替夫人把脉。”

云夫人心里想道：“他若想要杀我，早就可以把我一剑刺死，用不着弄甚花招。”于是伸手出来，让陈石星三指扣着她的脉门。练武的人，让别人扣住脉门，那是等于把情命交在别人手中了。云夫人虽然料他并无恶意，心中亦是不禁有点惴惴不安。

陈石星把完了脉，沉吟不语。云夫人道：“我知道我的病是只能苟延残喘的了，你也不妨明白告诉我。”陈石星心里想道：“看这脉象，她是心火上结，以至气血不调。寻常的人也还罢了，若是身有上乘内功的人，真气不能顺着经脉自然运行，可说危险得很。但她别无病因，其实乃是心病。俗语说心病还须心药医，莫说在这劫后危城，家家闭户，根本无法替她配药，就是买得到药物，也是医不好她的心病的。除非知道她的心病之原，还要一个她十分信赖的人，对症下药，替她开解才成。她对我充满猜疑，又岂能将她的心事向我倾吐？我也不方便问她。没办法，治本是不行了，先替她治标吧。”

云夫人道：“趁我还有一口气的时候，你有什么话要说，赶快说吧！”

陈石星道：“你是我的长辈，为了替你治病，请恕我不避嫌了。”轻轻的把云夫人的身体翻转过来。云夫人又是一惊，沉声说道：“你，你干什么？”

陈石星不说话，伸出右掌，按着她的背心，玄功默运，替她推血过宫。陈石星已得张丹枫所传的内功心法，虽然限于时日，尚未炉火纯青，但这正宗的内功功力，毕竟是非比寻常。过了一会，云夫人只觉一股热气缓缓从丹田升起。她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当然懂得陈石星是诚心替她治病了。

她不觉暗暗叫了一声“渐愧”，心里想道：“他和我剧斗一场，险些给我勒死，他却仍然不顾耗损本身真气，为我打通经脉，我反而猜疑他，真是

不该。”惭愧之念一起，不禁流下眼泪，哽咽说道：“你已经尽了心力了，但还是不成的。你别要为我太过耗损真气吧。”正是：

心病难医空自悔，夫离女散目难瞑。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九州铸铁终成错 一着棋差只自怜

陈石星道：“云夫人，你会好起来的。请莫胡思乱想，试一试把真气凝聚丹田。”又过一个，只听得云夫人断断续续的呻吟，叫道：“热、热、热死我了！我，我不行啦！”原来云夫人凝聚的真气，未能如意运行，而陈石星只凭本身的功力，又不足以替她打通奇经八脉。她的心情越发焦躁，“虚火”也就越发上升。

陈石星在剧斗之余，费尽心力，替她治病，渐渐也是累得筋疲力竭了。

陈石星无计可施，忽地想起爷爷曾以半阕“广陵散”替云浩恢复生机之事，后来虽然因为贼人突来侵扰，功败垂成，但云浩却的确是曾借琴声之助，恢复了几分精力的。

美妙的琴声可以令人忘掉愁烦，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替人治病，这是陈石星早已懂得的。

“我何不试试？”陈石星心里想道：“纵然我的本事不及爷爷，或许也还可以令她心神宁静。”

陈石星把炉中余下的檀香燃起，把古琴放在云夫人女儿的梳妆台上，美妙的琴声就从他的手指中流泻出来。

好像在炎炎夏日吹来了一阵清风，好像在片草不生的沙漠上发现了一道甘泉，云夫人忽地感到遍体清凉，懊热之感渐渐被“清风”吹散，心头之火也被“甘泉”浇熄。

“广陵散”的上半阕是思念好友之情，而云夫人则想起了花样年华，想起了在花样年华的新婚之乐。在那时候她是满足于自己的英雄夫婿的，虽然偶尔也会想起另一个曾经尝试来敲开她的心扉的男子。

回忆的幔幕拉开了，十八年前，她是和她现在的女儿一般大的少女。

她的父亲是御林军的副统领，而云浩则是当时的武状元云重之子。

两家门当户对，是以在她十六岁那年，就由父母作主，替他们定了婚。

但另外还有一个追求她的男子，这个人就是兵部侍郎龙耀奎的儿子龙文光。

龙文光和云浩一样长得甚为英俊，武功不如云浩，但比云浩更多几分儒雅风流。他的父亲官居兵部侍郎，却是三甲进士出身的。

两个男子，在她未定婚之前都曾见过。当时来说，她恐怕还是喜欢云浩多些。

十八岁那年她结了婚，新婚的画眉之乐，在十八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她的心里还是感到甜丝丝的。

婚后第二年她就有了一个女儿，龙文光的影子更是在她心头渐渐淡了。她满足于宁静、安逸的少奶奶生活，安心在家里做个贤妻良母。唯一令她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她的丈夫不求“上进”，虽然是武状元之子，却不愿意凭借父荫和本身的武艺去博取功名。

可惜美满的生活过不了几年，云家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而她也开始在人生的旅途上遭受考验了。

她的公公云重看不惯朝廷的腐败，不愿同流合污，得罪了当权的太监王振，自知难以立足朝廷，于是辞官不做，告老还乡。忧心国事，不久就病死了。

她的丈夫云浩在父亲死后，更是无心仕途，结交的都是江湖上的侠义人

物，在他的朋友之中，甚至有一个被朝廷列为“叛逆”的金刀寨主周山民。

周山民的父亲周健本是明朝的边关总兵，由于他要坚持抵抗瓦刺的入侵，违背了朝廷的“和戎”政策，被王振迫反，在雁门关外占山为王，被称为金刀寨主。不过他虽然反出边关，却仍然是明朝的中流砥柱。瓦刺几次入侵，都是被他击退的。在他死后，他的儿子周山民继任寨主，也继承了他的父亲“金刀寨主”的称号以及他父亲的遗志。（周健父子故事详见拙著《萍踪侠影录》。）

云浩的朋友都是江湖中人，自然而然的，他自己也变成了江湖人物了。他为金刀寨主奔走四方，联络各路豪杰，在家的时间少，在外的时间多。随着生活的变化，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就渐渐起了变化。丈夫不能时常陪伴着她，她不满意。虽然心里明白，她的丈夫还是像新婚时候那样爱她的。而更重要的还是，她不愿意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也不愿意和丈夫一同去过江湖上的生涯。她在担忧，如果朝廷知道她的丈夫和金刀寨主的关系，总有一天，她们夫妻要被迫离家出走，闯荡江湖的。

她在怀念往日在京城的安全日子，那个儒雅风流、温柔体贴的龙文光的影子，不知不觉的又偶尔会在她的梦中出现了。

她都不满意于自己的丈夫，她那势利的父亲自是更加不满意有这样一个“不求上进”、“自甘堕落”的女婿了。于是有一年她归宁娘家，她的父亲就不肯放她回去。而她也就无可无不可的在娘家住下。

龙文光尚未成亲，得知她回娘家，三天两天的就来一趟。他的父亲已经升任兵部尚书。

她的父母对这位兵部尚书的公子奉承备至，这位龙公子则对她仍是像从前一样，在她的面前样样陪小心，讨好她，就像她的父母对他一样。

她离开了丈夫，未免有时感到寂寞，也乐得有这样一个懂得温柔体贴的贵公子陪她。渐渐也就经常和他练武或者出外游玩了。

虽然和龙文光日益亲密，她还是没有忘记丈夫的，更没有做出对不起丈夫的事情。

她的父母经常在她的面前说：“龙公子”的好话，不过也并没有劝她改嫁。

她在娘家不知不觉住了两年多，她是和女儿一起归宁的，女儿也有七岁了。

在这两年当中，她也曾几次想要回转夫家，总是给她的父母借故留下。她的母亲说：“要是你的丈夫当真舍不得你，他会来接你的。要是他不来接你，就是没有把你放在心上。”她想想也有道理，她要考验她的丈夫，决意等她丈夫来接才肯回去。

她的丈夫一直没有来接她。她也曾想到，是不是丈夫恐怕朝廷知道他和金刀寨主的关系，不敢踏足京城呢？

她没有对父母说出丈夫秘密，偶尔试探父母的口风，似乎他们也还未知道她的丈夫和金刀寨主有往来。

她又在想，丈夫如果爱她，冒险也该来的。退一步说，即使不敢冒险前来，也该托人带个信儿。可是两年过去了，人没来，信息也没有。她赌了气，索性不提要回夫家的事了。而真正的原因，还是她舍不得抛弃在京师安逸的生活。

终于到了这么一天。

这一天她和龙文光到西山去赏红叶，玩了整整一天，玩得很高兴。晚上回到家里，却发现她的女儿不见了。

她问母亲，母亲一言不发，拿出一封书信，她一看，就认得是丈夫的笔迹。

可是拆开来看，这却是一封休书！

她又惊又气，险些晕了过去。这是怎么回事呢？待她哭过之后，母亲方才告诉她道：“他来过。小瑚他带回去了！”

“为什么他要休我？”她茫然的问她母亲。

“他说，他和你性情不投。他喜欢过江湖上的生涯，你又是不能跟他一起的。他想了两年，觉得不如还是分手的好。”

“而且，”她的母亲又再低声说道：“有件事情我一直瞒着你不敢说，据我们打听到的消息，他已另外有了人了。听说这女子姓周，是一个什么寨主的妹妹。当然他不肯承认，不过我猜想一定是为了这个女子的缘故。我们打听得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如果要知道的话，我们还可以托人打听的。”

她知道金刀寨主周山民有个妹妹，立即说道：“妈，你叫爹爹别多事了。他休了我，难道我还能乞求他覆水重收吗？既然不能复合，又何必管他和什么人相好？”要知她虽然恨她丈夫，可也还有旧情未断，她怎能让丈夫遭祸？假如那个女子当真是金刀寨主的妹妹，给她爹爹打听出来，杀了那个女子不打紧，她的丈夫只怕最少也要被关入天牢。

她的母亲替她抹干眼泪，微笑说道：“对，这才是我的有志气的女儿。说老实话，我才不稀罕有他这样一个女婿呢。他不要你，有比他好十倍的人要你！”

“妈，你不要说这个话好不好？我不是稀罕他，但我这一生是不会再嫁的了！”说了这话，不觉又哭起来了。她气恨丈夫，也气恼母亲不懂她的心事。

唉，她哪里知道她的丈夫是诚心诚意来接她的。假如她知道真相的话，她只有恼恨她的父母，决不会怪她丈夫写下这封休书的。事情的真相是：她的父母早已知道女婿和金刀寨主有来往的了。

两年来她的丈夫好几次托人带信给她，都给她的父母没收了。

这一天云浩来到她家，她的父亲就说出他和金刀寨主来往的秘密来恐吓他。她的父亲还说这个秘密是女儿亲口告诉他的。

云浩哪里知道兵部早已派有奸细在周山民的山寨卧底，他与周山民交往之事，正是兵部尚书的儿子告诉他的岳父的。而他对岳父的话又怎能不信以为真？

“你别连累我的女儿，你要你自己的女儿，我可以让你带走！念在曾经有过翁婿之情，我不会向朝廷出卖你。不过你可得写一封正式的休书！”他的岳父终于要迫他休妻了。

云浩给这记闷棍打得气沮神伤，还不相信妻子就会变心，说道：“可以。请你女儿出来，我当面写休书给她！”他要亲耳听听他的妻子是怎样说。

“这大可不必了。”他的岳父淡淡说道：“大丈夫理当拈得起放得下，无谓的纠缠，对你对她，都没好处。”

云浩忍住气说道：“纵然恩断义绝，夫妻分手，见最后一面也是应当。”

他的岳父冷笑说道：“我劝你还是不要见她的好。在这里你要见她也见不着！”云浩惊疑不定，连忙问道：“她到哪里去了？”

“你当真要知道？”

“我要知道！”

“好，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诉你吧！”他岳父缓缓说道：“今天一大清早，兵部尚书的龙公子就亲自来接她去西山看红叶去了。你要见她，这个时候赶往西山还来得及，他们不会这样快回来的。不过，请你先把休书写下，西山上可不容易找到纸笔。”

说话之际，一个女仆已经把他的女儿带出来。七岁大的云瑚，一见父亲，就扑进父亲怀中，叫道：“爹，你带我回家吧！我不喜欢住在外婆家里，妈很少和我一起玩的！”

云浩心痛如绞，揽着女儿问道：“妈呢？”

“妈一早就和龙叔叔一起出去，她常常和他一起玩的，不理我！”

听了女儿的话，云浩又是气愤，又是伤心，忍住眼泪，抓起笔立刻写了休书。

可是他还不死心，还想见妻子一面。

他把女儿放在朋友家里，立即赶往西山。

唉，他见着妻子了，可是他没有勇气露面，和妻子作个诀别了。

他的岳父没有骗他，他的妻子果然是和龙文光同在一起。

他们正在并肩下山，他的妻子笑靥如花，看起来比新婚的时候对着他还要高兴。

还用得妻子开口说话么？他只有黯然神伤，悄悄溜走。第二天就带女儿回家去了。

云夫人却是一点也不知道，她的丈夫曾经偷偷的来看过她。

不过三个月，云夫人就变成了“龙夫人”了。开头她是不想改嫁的，但可惜她并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子。在伤心之余，终于“蝉曳残声过别枝”！

事情的部份真相，直到她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她方才知道。

是她奶妈告诉她的。她的奶妈说：“小姐，老夫人生前我不敢说。

她警告过我，我说出来，她会打死我的。那天老夫人叫我把小瑚带出去交给姑爷，他们和姑爷说的话我全都听见。小姐，你的心事别人不知道，我知道你在想念着姑爷的。姑爷是好人，我不能让他受冤枉。”她的奶妈是最疼她的人，也是在她家里唯一同情云浩的人，虽然她的“小姐”如今已是变成了“龙夫人”，但现在，在她和小姐私底下说话的时候，她还是把云浩叫做“姑爷”。

奶妈把那天耳闻目睹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她，云夫人听了，欲哭无泪，咬着嘴唇，问她奶妈：“那姓周的女子又是怎么回事，那女子是不是已经、已经嫁给他了？”

“哪有这种事情，全是老夫人捏造出来骗你的。”奶妈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我的一个侄儿前两天才从乡下出来，他说姑爷一直没有再娶。他父兼母职，人都瘦多了。那几年他也没有出门。现在小瑚比较大一点，他托一个寡居的堂姐照顾她，今年方才开始出门的。”

“小瑚今年十三岁了吧？”她不知说些什么话好，唯有把话题转移到她的女儿身上。做母亲的还有不知道女儿年岁的么？当然是明知故问了。为的是引起奶妈的话头，希望知道多一点关于女儿的消息。

“不错，小姐，你记得很清楚，是十三岁了。我的侄儿见过她，他说小瑚和你长得一模一样，人家都夸赞她是大同城里的小美人儿了！”奶妈说道。

前夫的消息她知道了。女儿的消息也知道了。但她能够怎样呢？她现在已经是“龙夫人”了。龙文光的官升得很快，和她结婚之后不过短短六年，他已经从兵部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做到了京师的九门提督了（京师的“九门提督”等于现代的首都警备司令），是一个二品大员了。

为了体面，也为了丈夫势力，她不能和丈夫闹翻，甚至不敢让龙文光知道她已经知道了前夫的消息。

伤心的事情假如能够发泄出来还好一些，郁积心中，那可是天下最大的痛苦。和奶妈谈过话后，一连十几天她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白天还要陪着丈夫作无聊的应酬，不久就得了心气痛的毛病。

从前她喜欢在京师过繁华安逸的生活，但现在她对贵妇人的生活却是感到厌烦了。她对丈夫提出要求，希望能回乡下养病。

龙文光亦已觉察妻子与他同床异梦，他正在做着大官，俗语说富贵思淫欲，妻子虽然美貌，对着一个木美人，却实在感觉不是滋味，于是也就乐得妻子离开，他好寻欢作乐。

“你回我的老家也好。”龙文光说道：“我有一个侄儿，名叫成斌，俞两年来京师你见过的。他的文才武艺都还不差，去年已经中了举人。不过他自己却想在军功上图个出身，飞黄腾达，可以更快。你回去养病，正好可以替我教他一点武功。咱们没有儿女，我是有意叫他过继给咱们这房的。不过也还是留待他有功名之后再说吧。”

龙家老家在贵阳花溪，那是一个风景幽美之地。她离开烦嚣的闹市，在幽美宁静的乡下住下来，家居的生活倒是过得相当爽意，精神也渐渐好起来了。她把荒疏了的武功重新练起来，闲时教教丈夫的侄儿。龙成斌人很聪明，颇能讨她好感。虽有时她也觉得，这个侄儿未免有点油滑。

乡居生活虽然比较爽意，她还是在怀念着前夫和她的女儿。随着时间的过去思念越发加深，每当更深夜静就忍不住想起他们。“浩哥一直没有另娶，难道他还在怀念旧情？”“瑚儿长大了，她还记得我么？”好几次她几乎抑不住内心深处的一股冲动，想要悄悄回到前夫家里，偷偷的看一看她的女儿。她如今已经不是身在京师，不是在她丈夫的势力范围之内，她有一身武功，要到那里，谁也拦她不住。不过她能够这样任性而为何？她已经是九门提督龙文光的妻子，又怎能与前夫藕断丝连？“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大错业已铸成，后悔亦已莫及。而且更重要的是：她的前夫和她的女儿能够原谅她么？心头的结难以解开，她这心病也是无法可治。唉，她虽然离开了丈夫，可还是被囚在丈夫家中的一只金丝雀。

想不到的是，有一天她忽然见到了她的前夫云浩。乡居的生活中，她每天清早都要到屋后的松林练武。有时侄儿陪着她，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她独自一人。因为龙成斌不习惯起这么早，初时为了讨她喜欢，一早陪她练武，渐渐就只是十天之中只陪三两天了。这一天又是她独自一个人。

练完了一趟剑术，忽地隐隐听到一声叹息。声音细得几乎难以察觉，但却是何其熟悉！这轻轻的叹息之声，听入她的耳中，竟是有如晴天霹雳了！

这一瞬间，她心乱如麻，但却已无暇思索。怔了一怔，立即循声觅迹，追上前去。在密林深处，果然发现了她所熟悉的人。

这是在做梦么？她咬咬手指，很痛，并不是梦！

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站在她的面前的正是她的前夫云浩！

云浩似乎也因为突然给她发现而呆住了，来不及躲避她了。

“浩哥，想不到我还能够见着你。敢情是老天爷垂怜我的思念之情，特地把你送来让我一见的么？可是，浩哥，我，我对不住你，我已经是没有面目见你的了。”良久，良久，云夫人方才能够哭着说出话来。

她那里知道，这不是“老天爷”的“垂怜”，也不是“巧遇”，是云浩费尽心机，才能够和她见上这一面的。

云浩打听到她离开京师，住在花溪乡下之后，这几年来，他三次路过贵阳，都特地跑到花溪，在龙家附近匿藏，并不希望能够和她会面倾谈，只盼望能够偷偷看她一眼。不过由于他每次都是有事在身，不能在花溪逗留太久；而且一个陌生的异乡人，也不便老是在她家附近徘徊。因此每次都只能花一天的功夫，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第一次没有见着，第二次见着了，她和龙文光的侄儿在一起，云浩没敢露面。第三次，也就是这最后的一次，他方才单独见着了他的前妻。看见她憔悴的容颜，禁不住发出了那一声叹息。

“我不该和你见面的，”云浩说道：“给人看见，恐怕就要给你添上麻烦了。我只想知道，这些年来你过得好吗？你过得幸福，我的心里也没牵挂了。”

抑压已久的情感突然像冲破堤防的洪水，“云夫人”抱着前夫，涩声说道：“还说什么幸福？你看我已抱病在身，只能苟延残喘罢啦！浩哥，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莫要再提。你只说你现在想要怎样？”

“不，你不提，我要提。浩哥，我不是有心负你的。我是受了父母的骗。”

“你的奶妈已经托她的侄儿告诉我了。如今我只想知道你的心意！”

云浩催着她回答，不由得她心乱如麻了。不错，她现在的心情是愿意重归前夫的怀抱，但她的心里也正有着许多顾虑，虽说破镜可以重圆，但镜子已经跌破了，即使有巧夺天工的匠人，补起来也难免会有裂痕。破镜重圆，毕竟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的事。

云浩叹了口气道：“我是个落魄江湖的汉子，你现在是九门提督的夫人，我其实是不该、不该……”

“云夫人”急得流下泪来，哽咽说道：“浩哥，你还不知道我的心，过去的事，我后悔得很，你不嫌弃我，我已经是感激之极了，我怎会嫌弃你。”云浩说道：“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你既然不嫌弃我，那就莫多顾虑了，跟我走吧！”

“云夫人”低下了头，轻轻说道：“浩哥，你让我多想一想好不好？”云浩甚为失望，半晌说道：“不错，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的确也是不能说走就走的。不过现在时候不早，我是不便在这里久留了。不如这样吧，你想清楚了，到桂林找我。”

“云夫人”怔了一怔，说道：“你不是回家，是从这里路过，前往桂林的么？桂林我从未去过，到了那儿，怎样打听你的消息？”云浩说道：“我和单拔群约好在桂林相会，你到了桂林，可以去找一柱擎天雷震岳。我和单大哥多半是住在他的家里。即使不是，他也一定能够帮忙你找得着我们的。一柱擎天雷震岳在桂林是大名鼎鼎，无人不知！”

云浩之所以要妻子到桂林找他，有两个原因，一来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二来，假如叫妻子回到大同老家等他的话，她现在的丈夫，九门提督龙文光知道他家里的地址的，难保不派人找她回去，麻烦可就多了。桂

林僻处南疆，龙文光在京师的势力虽然很大，对桂林可是鞭长莫及。何况在桂林还有一柱擎天雷震岳可以照料她。

云浩是相信得过他以前的妻子的，虽然经过了这样大的一场变化，他还是敢于向她泄漏自己的行踪之秘。而且满怀信心的准备在桂林可以破镜重圆。

那知他一去，竟成永诀！这次乃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他的行踪秘密，也因这一次无心的“无心之失”而泄漏了风声！秘密并不是云夫人泄漏的。

“云夫人”正想说话，云浩忽地低声说道：“好像是有人来了。记住我的话，到桂林找我，我现在是非走不可了！”

“云夫人”瞿然一省，心里想道：“不错，斌侄多半是这个时候起床的，要是给他撞见，可是不好。”于是点了点头，低声说道：“你走吧，你说过的话，我都记牢了。”她并没有肯定答复云浩，一定到桂林找他。可惜云浩临走匆忙，已是无暇推敲她的语气了。

云浩的身法好快，一转眼就消失了踪迹。“云夫人”又是欢喜，又是羞惭。欢喜的是：“啊，他的本领比起从前又高明了许多了！以他这样高明的轻功，刚才本来可以躲开我的，他肯让我和他见面，看来的确是真心和我重续前缘的了。并非是听了我才那番辩白，才原谅我的。”惭愧的是，她可是还没打定主意，不知何去何从。

心情正自混乱之际，那个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云夫人”回头一看，果然是她丈夫的侄儿龙成斌。

龙成斌还是像平常一样，向她陪了一个笑脸，说道：“婶娘，我今天又起得迟了。”

“云夫人”细察他的神情，不似已经知道她的秘密。一颗心也就定了下来，暗自想道：“斌侄的本事我是知道的，他的内功造诣，是不会听见我和浩哥的说话声音的。”当下极力压抑心情的激荡，柔声说道：“你不习惯早起，那也不必勉强。其实，你要图个军功出身，以你现在的本领也足够了。又不是去闯荡江湖，也无须练什么内功啦、点穴啦、擒拿手法啦等等玩意儿了。何况有你的叔叔提携你，何愁将来没有富贵功名？”

龙成斌装出惶恐的神气说道：“我知道叔叔会提携我，但我还是想依靠我自己的本领来图个出身。我虽然不是江湖人物，也喜欢和江湖人物交游。多学好一些本事，才不至给人家小看。”

“云夫人”道：“你喜欢学武，我当然会尽心教你的。不过，你说你近来喜欢和江湖的人物交游，这却为何？”

龙成斌道：“一来是因为江湖上的人物，多数是豪爽的好汉子，我喜欢他们。二来将来如果我有了一官半职，也可以招揽他们，为朝廷效力。”

“云夫人”笑道：“你倒是顾虑得很长远。怪不得你的叔叔常常对我夸赞你，说你将来定有出息，龙家子弟之中，可以继承他的事业的，也是非你莫属了。”

龙成斌道：“多谢叔叔婶婶夸奖，还得请婶婶多加栽培。”

“云夫人”勉强打起精神，指点龙成斌几路剑法。只见他练得中规中矩，成绩比往日似乎还要好些。倒是“云夫人”心神不属，和他喂招之时，好几次露出破绽。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龙成斌练得中规中矩，“云夫人”却是可以更加放心了。她是这样想的，假如龙成斌业已知道她与前夫刚才幽会的秘密，料

想他也不能如此保持冷静。

“云夫人”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她哪知道，龙成斌年纪虽轻，却是城府极深，其实她和云浩说的那些话，早已给成龙斌偷听去了。龙成斌是埋伏在乱草丛中偷听的，偷听完了他们的谈话之后，这才悄悄溜了出去，然后放大脚步的声音从远处重走回来。龙成斌埋伏在乱草丛中，几乎连大气也不敢透；而她和云浩又正是心情动荡，哪里还会分神细察周围的声息？

练完了几路剑法，云夫人道：“练功夫不要贪多，今天就练到这里为止吧。”

龙成斌忽道：“婶娘，你有什么心事？”

“云夫人”吃了一惊，说道：“没有呀。你为何这样问我？”龙成斌道：“婶娘今天似乎教得不耐烦，或许是侄儿太笨了。”

“今天你练得已经很不错了，是我的精神不大好。”

“原来如此。婶娘，你没心事，侄儿倒有事情要禀告你。”

“什么事情？”

“明天我想上京一趟。婶娘有什么事情要我代办？”

“也没什么事情。你告诉叔叔，我在乡下住得很好，叫他不必记挂。”

“还有别的事情没有？”

“没有了。”

龙成斌好像没听见她的说话，自顾自的继续说道：“假如有什么事情，婶娘不方便叫别人做的，侄儿可以效劳。”

“云夫人”面色一变，说道：“我有什么事情不方便托人办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龙成斌陪笑道：“婶娘你别误会，叔叔婶婶待我有如亲生，婶娘你又这样尽心教导我，我是把你当作娘亲一样的。但盼婶娘知道我的诚意。”

“云夫人”道：“你的叔叔本来想要你过继给他。不过，我可没有这样福气。”这桩事情，她料想龙成斌亦已得到风声，所以刚才才会说那样的话。她自己也就不怕对他言说了。龙成斌连忙跪下磕头，说道：“叔叔婶婶肯要我做儿子，这是我天大的造化，只怕我没有这样的福气。”磕下了头，亲亲热热的就叫了一声“娘”。

“待你叔叔禀明族中父老，成为事实之后，你才这样叫吧。好了，你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回去吧。”

“娘，孩儿正是还有一件事情禀告。”

“我刚说过，如今我还当不起你这个称呼，叫我婶娘。”

“是，是，婶娘，请你多留一会。”

“你有什么事情要说？”

“婶娘，你虽然没有什么事情不便对人说的，但叔叔却有一件事情，不便对你说的，他和我说了！”

听了这话，“云夫人”不禁面色又为之一变，说道：“哦，有这样的事情？那你方便对我说吗？”龙成斌道：“叔叔正是想要知道你的意思，所以叫我问你。”

“云夫人”思疑不定，银牙一咬，说道，“好，那你说吧，究竟是什么事情？”

龙成斌低声说道：“婶娘前两年回家养病，叔叔也知道你心里不大愉快。上次我到京城见他，他说要是你喜欢的话，可以把瑚妹接回来和你同住。”

“云夫人”面色苍白，颤声说道：“他当真有这个意思？”

龙成斌道：“他怕触你之忌，不便和你开口。其实若把瑚妹接到京城，是不大好；但接到这里，外人不知，那就无所谓了。”声音压得更低，继续说道：“叔叔说，其实他对云大侠也是十分佩服的，只是你们性情不投，没有缘份，那也怪不得他，他可并不妒忌云大侠的。”

“云夫人”尖声叫道：“你别说了。”

“是。叔叔只是想你明白他的意思，他并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我这次上京，会路过大同的，要是婶娘你愿意把瑚妹接回来的话，我回来的时候，就替你办这桩事情。”

“云夫人”心乱如麻，半晌说道：“她年纪已经大了，那还要看她的意思。”

“那么我先去看看瑚妹，问问她的意思好不好？婶娘，请你写一封信让我带去。”

“你去多久回来？”

“快则四十天，迟则两月。”

“云夫人”想了好一会，说道：“信不必写了，你把我这根玉簪拿去，她认得是我的东西。你对她说，我很记挂她，她要是愿意跟我，你就带她回来吧。我知道你很会说话，比我写信还好。”

龙成斌皮笑肉不笑的说道：“婶娘，你先别夸奖，侄儿但盼能够不辱你的使命。”拿了玉簪，第二天就动身去了。

“云夫人”在家里可是度日如年，想后思前，拖了一天又是一天，始终拿不定主意。

剪不断，理还乱。她的心情可是比乱丝还更复杂，还更难理。

她还能够重归前夫的怀抱吗？虽然她知道云浩是真心真意，想要和她破镜重圆。

但云浩是江湖上响当当的豪杰，她已是失足的妇人，她若重归云家，有何面目见云浩那些直心肠的朋友？云浩不怕别人笑话，她也怕给人耻笑！在人家鄙视的眼光之下，抬不起头来，可是她又不能忍受目前这种寂寞无聊的生活，亲爱的人见不着面，纵然锦衣玉食，也是等于行尸走肉一般。最如意的算盘是：接了小瑚回来，她才带着女儿出走。找着丈夫，一家三口，逃到没有相识的人的地方隐居。

云浩愿不愿意这样做呢？

她知道丈夫的脾气，云浩是十九不愿意这样做的，但即使这个如意算盘打不通吧，有了女儿在自己的身边，她也不至于活得像现在这样难受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情，她才同意龙成斌去接她的女儿的。

在拿不定主意当中，她只好暂且决定，一切等待龙成斌回来再说了。

她没有前往桂林与前夫相会，但她派遣一个心腹侍女，女扮男装，到桂林雷家给她送信，让云浩知道她的决定，知道她的心情。

她的侍女在龙成斌回来之前就回来了。带回来的，却是一个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消息。

一柱擎天雷震岳的家莫名其妙的遭受火灾，早已烧成平地，雷家的人也不知搬到哪里去了。找不着“一柱擎天”，当然也就找不着她的前夫云浩了。

龙成斌去了三个多月，方才回来。和他去的时候一样，回来的时候也不是独自一人，并没带着云瑚。

“ 婶娘，这次有辱使命，我真是十分惭愧。 ”

“ 云夫人 ” 甚为失望，说道： “ 你没见着小瑚？ ”

“ 见着了，她不肯回来。你瞧，这根玉簪。 ” 龙成斌把 “ 信物 ” 交还婶娘，低下头说道。

玉簪损了一小片，不用龙成斌仔细告诉她，她已经知道是她的女儿摔坏的了。

“ 原来小瑚竟然这样恨我！ ” “ 云夫人 ” 不由得心痛如绞，眼泪也禁不住夺眶而出了。

但还有令她更吃惊，更悲痛的事情在后头呢！

“ 婶娘，你定一定神，我还有事情禀告。但这件事情，我却不知是该说的好，还是不该说的好？ ”

“ 云夫人 ” 听了这话，不禁又是一惊，咽下眼泪，强摄心神，说道： “ 你尽管说吧。 ” 龙成斌道： “ 我这次比预定的期限迟了一个多月，方始回家，是因为听到一个离奇的消息。为了查究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我找过几个消息灵通的江湖朋友打听。 ”

“ 什么离奇的消息？ ” 云夫人越发惊疑不定了。

“ 你知道叔叔和我对云大侠都是甚为钦佩的，纵然他对叔叔或许有所不满，叔叔还是一样关心他的。 ”

“ 云夫人 ” 心中冷笑，想道： “ 你是否钦佩浩哥，我不知道。但你的叔叔我是知道的，他若然当真如你所说，他也不会串通我的父母，用阴谋诡计把我从浩哥手中抢过去了。 ” 但因她对云浩是真正的关心，是以明知他 “ 口是心非 ”，也连忙问道： “ 是他出了什么事么？ ” 忧急之情，现于辞色，也顾不得避忌了。

“ 不错。 ” 龙成斌点了点头，说道： “ 桂林有个外号 ‘ 一柱擎天 ’ 的雷大侠雷震岳，婶娘，你听过这个名字吗？ ”

“ 听过，他怎么样？ ”

“ 听说云大侠在几个月前，到桂林和他相会。他去的时候，大概也就是我上京的时候。 ”

“ 云夫人 ” 不觉起了疑心： “ 他的消息怎能这样灵通？莫非那天和浩哥所说的话，已经是给他偷听去了？但看那天的情形，又不似呀！ ”

龙成斌好似猜到她的心思，继续说道： “ 你知道叔叔官居九门提督，叔公身为兵部尚书，对各个地方的草莽人物，都是不能不稍加注意的。 ”

这个解释也还相当合理， “ 云夫人 ” 姑且信他，问道： “ 你在京师，听到他们的什么消息？ ” 龙成斌道： “ 我到了京师不久，恰巧有一封八百里快马加紧的公文，从桂林送到兵部，公文之外，附带有个消息报告叔公，据说一柱擎天雷震岳家中离奇失火，失火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云大侠受了伤在他家里出来。 ”

雷家失火之事， “ 云夫人 ” 早已知道。但云浩受伤之事，她 则是还未知道，不由得大惊失色，问道： “ 后来怎样？ ”

龙成斌道： “ 消息很简单，我在京师的时候，也没桂林的消息陆续报来。后来的事情，我是在江湖上打听到的，但也还不知是真是假？ ”

“ 不管它是真是假，你快说吧！ ”

“ 据说那一柱擎天雷震岳空有大侠之名，其实却是一个假仁假义的家伙，不知什么缘故，他竟然下毒手要害云大侠。云大侠受了伤逃了出来，躲

到一个朋友家里养伤，不料那个朋友又是和雷震岳勾结的，唉……”

“他，他是遭害了么？你快说呀！”“云夫人”说出话来，声音都颤抖了。

“那天晚上，他的那个朋友家中也离奇失火。有人看见他进去，却没看见他出来。”

“那家人呢？他们是什么人？”

“听说是一个姓陈的老琴师和他的孙儿，那天晚上，他们倒是逃了出来。不过，也是像雷震岳一家人一样，不知逃向何方。在桂林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云，云浩呢？有没有人发现他的尸体？”

“那家姓陈的人家早已烧成平地，云大侠的尸体倒还没人发现，但从那天之后，却是没有人再见到他了。”听这情形，分明已是凶多吉少。“云夫人”眼睛发黑，晕了过去。一霎那间，耳边似乎还隐约听见龙成斌在惊慌失措的叫着：“姑娘，姑娘！”

这天的事情过去之后，“云夫人”绝口不提云浩之事，她的心气痛的毛病每隔三天两天就发一次，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重了。幸而她心里还记挂着一个女儿，她还挣扎着活下去。因此她仍然每天练武，也幸亏她每天练武，增强了的体质可以勉强抵抗病魔。龙成斌也不敢在她面前再提云浩，直到过了三年之后，一个多月之前，有一天他从外面匆匆忙忙的回来……

“最近江湖上发现一桩奇事……”龙成斌回到家中，和姑娘请安之后，劈头第一句就这样说。

“什么奇事？”“云夫人”反正是闲着无聊，也想知道一点外间的消息，便问他道。

龙成斌道：“江湖上出现一个年纪还未到二十岁的少年，会使云家刀法。”

“云夫人”吃了一惊，说道：“他会使云家刀法？”她知道云浩并无徒弟，刀法是只能传给女儿的。

龙成斌继续说道：“还有更奇怪的呢，这少年用的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刀，据熟悉云大侠的人说，这把宝刀正是云大侠的家传宝刀！”

“这少年姓甚名谁？是何来历？”“云夫人”的面色唰的一下变得苍白了。

龙成斌缓缓说道：“起初谁也不知他的来历，后来有一班关心云大侠的热心人到处打探，虽然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总算知道他的姓名和籍贯了。这少年姓陈名石星，广西桂林人氏！”

“云夫人”颤声说道：“你，你好像说过，三年前云浩失踪那晚，躲在一个朋友家里，那个朋友也是姓陈！就在那天晚上，陈家和雷家都是离奇失火，人也失了踪。”

龙成斌叹了口气，说道：“不错。姓陈那家人祖孙二人，爷爷是老琴师，孙儿三年前大概是十五岁。如今在江湖上发现的这个使云家刀法的少年，除了持有云浩的宝刀之外，随身还带一张古琴，琴弹得很好。论年纪也和陈家那个孙儿相符。唉，云大侠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其实用不着龙成斌说这句话，“云夫人”已是立即想到：一定是陈石星和“一柱擎天”雷震岳串同，谋害了云浩，夺取了他的宝刀。

这刹那间，“云夫人”宛如万箭攒心，双眼火红，咬牙说道：“好，陈石星这名字我记下了！”说了这一句话，她的人也就晕过去了。

想不到只不过是三个多月之后，这个陈石星，她认定了是害死她的前夫

的陈石星，就在她回到故夫家中的第一天晚上碰上了。

虽然“离婚”了十八年，在她的心里始终还是把云浩当作她的丈夫的，她要为丈夫报仇，她要把丈夫的宝刀夺回来，就用丈夫的宝刀把这个陈石星杀掉。

想不到的是在紧要关头，她的心病忽然发作。

更想不到这个她认定了是杀夫仇人的陈石星，她要取他性命的陈石星，本来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致她死命的，但他竟然以德报怨，不借千方百计挽救她的性命！这样一个不辞舍己为人的少年，难道会是一个乘人之危，害人之命，夺人之宝的凶手么？

是该相信谁呢？相信她的丈夫的侄儿龙成斌还是相信这个少年呢？心中一片茫然，似乎连思想也凝固了。在柔和的琴声之中，她不知不觉闭上眼睛，什么也不去想，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清晨时分，陈石星还守护在她的身旁。

“云夫人，你好了点吧？”陈石星问道。

“云夫人”又是感激，又是惭愧，说道：“好得多了。你竟然一晚没睡么？真是多谢你了。”

“这是晚辈应该做的事情。”陈石星说道：“我弄了稀饭，你待会儿，我端进来给你吃。”

“云夫人”精神好了许多，肚子正在感到饥饿。陈石星把热腾腾的白粥端了进来，居然还有两样小菜。“云夫人”吃着稀饭的时候，眼角不禁潮湿了。“真是难为你了，你也来吃吧。”

陈石星笑道：“城里很难找到粮食，但幸运得很，你家厨房的米缸，却还有点白米，大概够咱们吃两三天。我还带有干粮，我已经吃过了。”

心乱如麻，思如潮涌。“云夫人”觉得有许多话要向这个少年倾诉，但却不知从哪里说起的好。陈石星伺候她吃过早餐，说道：“你的精神刚好一些，别忙说话，再歇会儿。”云夫人道：“也好，你把你的事情先告诉我。”陈石星道：“我正是要把云大侠和我的一段遇合禀告夫人，三年前……”

“云夫人”微笑道：“我不喜人家称我做夫人，你还是叫我伯母吧。”昨晚她本来不许陈石星称她“伯母”的，如今却是不自觉的把他当作了侄儿了。

陈石星从如何救了云浩性命说起，说到云浩后来又是怎样不幸的死亡，说到云浩临终的嘱托；然后再说到自己在石林拜师，张丹枫怎样收自己为关门弟子，又怎样在临终之际，把白虹、青冥两把宝剑交付给他……。从陈石星口中，证实了丈夫的“死讯”，“云夫人”的心里当然是悲痛。不过这也是她早已知道的事情了，虽然还是不免悲伤，却不至于像前两次那样痛不欲生了。

陈石星知道这种悲痛之情，不是寻常的言语可解，只能默默无言的坐在一旁，心里想道：“当年他们两夫妻或许是因为一时之气，闹成反目。其实她对丈夫还是情深义厚的。外人却因不知底细，夸大其辞了。”他是因人“云夫人”昨晚要杀他为夫报仇，而她的悲痛之情，也决不是可以伪装出来的，因而得出这个判断。其实“云夫人”的悲痛之情虽然不假，但不知个中底细的却是陈石星，而不是“外人”。

过了一会，“云夫人”抹干眼泪，说道：“你的师父是云浩的姑丈，他没有和你说及云家的事情？”

陈石星黯然说道：“晚辈福薄，拜师之日，便是师父归天之时。我和他老人家相聚不到两个时辰，他只能交代几件重要的事。”

“云夫人”道：“他叫你把青冥剑交给我的女儿，可曾说了一些什么？”

陈石星道：“他说这是云家之物。”

“云夫人”道：“不错，这是你的师娘、瑚儿爹爹的姑姑生前所用的宝剑。那把白虹剑呢？”陈石星道：“他老人家付托给我，叫我善于用这宝剑。”

“云夫人”若有所思，半晌说道：“他有没有和你说及这两把宝剑的来历？”

陈石星道：“我只知道是师父师娘所用的兵刃。”

“云夫人”道：“除此之外，你的师父还应该告诉你一些事情的，难道他来不及说么？”

陈石星面上一红，讷讷说道：“是，他没有说。”

“云夫人”观言察色，立即知道他是因为害羞，实在他是已经知道师父的用心的，只是不敢在她面前说出来罢了。

白虹、青冥乃是雌雄宝剑，也是张丹枫夫妻当年的定情之物。“云夫人”心里想道：“原来张丹枫是有意把瑚儿许配给他，张丹枫见到他的时候，是已经知道浩哥死了的，他是云家唯一的长辈亲戚，自是有权替瑚儿作主。嗯，浩哥要他把宝刀刀谱送回来，说不定也有这个意思？”

想至此处，“云夫人”不觉呆呆的望着他，又再想道：“这小伙子武功很好，心地尤其良善。但只不知成斌说的另一桩事情是真是假，如果瑚儿真的已经有了意中人，这头婚事也是勉强不来的。”

她想起了龙成斌的另一桩事情。

那天她心病复发之后，在她卧病期间，龙成斌就像是她的孝顺儿子一般，每天亲奉汤药，在她床前问暖嘘寒，殷勤服侍。她虽然觉得这个侄儿有点滑头，也不由得感激他的细心照料了。

有一天她的病情好了一些，龙成斌忽地和她说：“婶娘，那日我本来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老人家的，不料你老人家病倒，拖到了今天。我想还是和你老人家说了的好。”

“云夫人”如惊弓之鸟，不觉又是一惊，说道：“是坏消息吗？”

龙成斌道：“请婶娘宽心，虽然不算是什么好消息，但也不是坏消息。”

“云夫人”道：“那你说吧。什么事情？”

龙成斌道：“这次我回家的时候，到过大同。第二次见到了瑚妹。”

“云夫人”心弦颤抖，说道：“她怎么样？”

龙成斌微笑说道：“瑚妹很好。她已经长大成人，是一个十分标致的大姑娘了。”

“云夫人”道：“我想知道的是她和你说了一些什么？”

龙成斌道：“她懂事多了。我告诉她，你十分挂念她，她低下了头，说道：我也想念妈的，但我想等待爹爹回来，问过爹爹，要是爹爹允许，我才能见她。”

“云夫人”心里又是欢喜，又是悲伤，说道：“她还愿意认我是她母亲，那我死也死得瞑目了。不过她要等待爹爹回家，这希望恐怕是十分渺茫了！”

龙成斌说道：“我怕她经受不起刺激，不敢把云大侠失踪的事情告诉她。至于在江湖上发现那个会使云家刀法的陈姓少年的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更不敢回去告诉她了。”

“云夫人”叹口气道：“我也不敢存什么指望了。但我可不忍心见她变成无父无母的孤儿。”

龙成斌道：“是呀，叔叔也是这样想的。”

“云夫人”道：“啊，你叔叔也和你说起她吗？”

龙成斌道：“叔叔说万一她的爹爹有什么不幸，她也还有母亲，叔叔也愿意做她的后父的。叔叔说论理咱们应该把她接回来，给她找个婆家，那就了却一桩心事了。”

“云夫人”道：“她年纪还小，找婆家的事情可以慢谈。我只希望她愿意跟我就好了。”

龙成斌道：“婶娘你有所不知，要替瑚妹找婆家的事情，叔叔并非毫无来由就谈起来的。”

“云夫人”怔了一怔，连忙问道：“什么来由？”龙成斌道：“叔叔听到风声，有家人家想娶瑚妹，瑚妹是否喜欢那个人，叔叔还未知道，但要是阻拦他们的话，恐怕是会成为事实的。叔叔很为这桩事情担心，唉，那个人，那个人……”

“云夫人”不禁又吃一惊，说道：“那个人是谁？出身何等人家？”心想莫非是和金刀寨主一类的江湖人物？在云浩眼中是侠义道，在她丈夫眼中则是视同叛逆的，否则她的丈夫也不会这样担心了。

哪知龙成斌说出那个人来，却是大出她的意料之外。

龙成斌喝了一口茶，缓缓说道：“这个人名叫段剑平，出身倒是十分高贵，他是大理段家的小王爷。”云夫人松了口气，“我怎么想不起段家。云家和段家一向颇有交情，我在云家的时候，云浩也曾和我谈过这位小王爷的。说是这位小王爷人很聪明，十多岁年纪，文才武功都已颇有根柢了。可惜我没见过他。算来他大概比瑚儿年长十岁，但只要人好，丈夫大妻子十岁，那也平常，可是龙成斌的叔叔为什么要担心呢？”

龙成斌似乎知道她的心思，继续说道：“论理段剑平是小王爷身份，门第高贵之极，云家攀上这头亲，应该是可以算是美满良缘的……”

“云夫人”皱了皱眉，打断他的话道：“瑚儿的父亲，不是贪图人家富贵的人；瑚儿要是喜欢那个人的话，我想她也不是因为那个人是小王爷的。她的性情自小就似她的父亲。问题只在于这位小王爷是不是好人？”

龙成斌道：“婶娘说得对极，问题就是出在这位小王爷身上！”

“云夫人”道：“你的叔叔已经派人查过了么？是否他的品行不端？”

龙成斌道：“恐怕比品行不端还更严重！”

“云夫人”道：“哦，那是什么严重的事情？”

龙成斌道：“婶娘，你莫着急，待我慢慢告诉你。”

“这位小王爷今年二十六岁了，还没定亲，听说他为人风流自赏，收了许多美貌的婢女，虽无妃妾之名，却有妃妾之事。”

“富贵人家三妻五妾那也稀松平常，令得叔叔更担心的，还是另外一桩事情。”

“云夫人”道：“那又是什么？”龙成斌道：“段氏在大理称王，始于宋氏。宋氏积弱，鞭长莫及，只好让他自立为王。大理汉夷杂处，汉人少，夷人多。段氏本来也是夷人，只因年代久远，汉化日深，如今已与汉人无异罢了。”

“云夫人”淡淡说道：“我倒没有门户之见，至于是否汉人，那也无关

紧要。”龙成斌道：“问题却也不在大理段氏并非汉人。”“云夫人”道：“然则在于什么？”龙成斌道：“宋代积弱，鞭长莫及，把大理视同化外，只好让段氏自立为王。但我朝就不同了，太祖（朱元璋）灭元，把蒙古人逐出漠外，四夷宾服，封功臣沐英为黔国公，坐镇云南，当时就想把段氏削除的。只因不欲操之过急，而段家在大理又颇有威信，故而让他保持王位，也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军政大权则早已不属段家了。所谓‘王爷’，不过是个虚衔。”

“云夫人”皱了皱眉，说道：“你和我说这些干嘛？段剑平是‘小王爷’也好，是老百姓也好，只要她爹爹喜欢，她自己也喜欢那就行了。”龙成斌陪笑说：“婶娘说的是，我也并非是看重权势的人。不过，是老百姓还好，倘若是朝廷疑忌的人，瑚妹嫁了给他，那就可能惹祸上身了。”说至此处，龙成斌看了“云夫人”一眼，跟着压低声音说道：“我这次去见叔叔，得知一个秘密的消息，朝廷准备对付段家，为期恐已不远！”

“偏偏这位‘小王爷’段剑平又不自检点，他和江湖上的三教九流人物交游，那还不算，甚至和雁门关外的金刀寨主，暗中也有往来。皇上正在密令叔叔，暗中派遣高手，搜罗段家私通叛逆的证据。但因最近瓦剌南侵，边关告急，这件事情才暂且拖延。”

“云夫人”道：“哦，原来你叔叔是因为得到皇上密令，恐怕我受牵累，故而担心的。”心里却是不大相信丈夫会有如此好心，肯为她们母女着想。

“文光城府甚深，做一件事必定是权衡过利害的。莫非他是有甚图谋？”

心念未已，只听得龙成斌果然说道：“叔叔的意思，还是把瑚妹接了回来，早日替她找个婆家为妙。听叔叔的口气，似乎在他的心目之中，亦已有合适的人家了。”

“云夫人”道：“是什么人家？”

龙成斌道：“叔叔没有明言，我也不便问他。不过叔叔有封家书给婶娘，或者信里会有言及。婶娘，你可有精神阅信么？”

“云夫人”道：“好，给我看吧。请你出去叫丫头拿参汤给我，不必你在这里服侍了。”龙成斌也好像有点尴尬的神色，应了一个“是”字，暂且告退。

“云夫人”拆开丈夫的家书一看，这封信果然是和她商量云瑚的婚事的，但他心目中的“女婿”却又是大出她的意料之外。

原来她的丈夫，竟然主张把她的女儿嫁给他的侄儿龙成斌！

他说云瑚虽是她的女儿，名份上和龙成斌也算属于“兄妹”，但毕竟一个姓龙，一个姓云，并非不能婚配。这个侄儿将来是要继承他的，不如亲上加亲，就让他们成为夫妻，两全其美。

但“云夫人”可不觉得这是一件“美事”。这倒并非她拘泥“伦常名份”，而是她从自身的遭遇，觉得这件事决不可行。

她在龙家，精神上已经是感到痛苦的了。她的女儿性情和父亲一样，比她倔强得多。她是不能想像女儿会做龙家的少奶奶的。何况女儿很可能已有了意中人呢？

在她喝过了参汤之后，龙成斌又借口向她请安，走来和她搭讪了。

“叔叔的家书看过了么？”

“看过了。”“云夫人”淡淡的说道：“没什么，只是普通的家书。”龙成斌因为说过自己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自是不敢拆穿“云夫人”的谎言。

大失所望，暗自想道：“ 婢娘或许是因为有所顾虑，一时未能决断，须得考虑几天。我也暂且不必迫她，慢慢的用水磨功夫吧。”

“ 这封信我没看过，但对瑚妹的事情，叔叔也曾对我有过指示了。” 龙成斌道。

“ 什么指示？” “ 云夫人 ” 问。龙成斌缓缓说道：“ 叔叔说，婢娘如果愿意亲自去把瑚妹接回来的话，他可以同意。他还叫我陪伴婢娘去呢。要是婢娘觉得不便踏进云家的话，写一封亲笔书信也行，信我可以带给叔叔，叔叔会派人和我一起去接瑚妹的。” “ 云夫人 ” 叹了口气，说道：“ 我病得这么重，哪里还有心思，一切待我病好之后再说吧。或许在我病好之后，我会亲自回京师去和你的叔叔商量的。”

龙成斌不敢过份催迫，说道：“ 等婢娘病好再说也好，不过—— ” “ 云夫人 ” 道：“ 不过什么？” 龙成斌道：“ 侄儿过两天恐怕就要出门，叔叔有点事情要我替他奔走。”

“ 云夫人 ” 道：“ 那你尽管去吧，待你回来的时候，说不定我的病也已好了。”

龙成斌道：“ 上个月我在京师的时候，听得探子来报，报说瓦剌已经调集大兵，很可能就在最近期间，进犯中原。雁门关是第一个他们要攻占的地方，雁门关一失，大同恐怕亦将不保。瑚妹的事，恐怕还是早早接她出来为妙。趁我这次上京之便 ” “ 云夫人 ” 道：“ 边关告警，已非一次。我以前在京师的时候，也差不多每年都听得你的叔叔说是接到告急文书。但朝廷每次都是委屈求和，结果也都是终于无事。我看这一次十九也只是雷声大雨滴小的。” 龙成斌强笑道：“ 但愿如此。那么瑚妹的事—— ”

“ 云夫人 ” 皱眉头：“ 瓦剌兵不会这样快攻占大同的，你的瑚妹也不是寻常女子，我倒可以放心。还是等待我的病好再说吧。” 龙成斌也是像 “ 云夫人 ” 一样想法，以为瓦剌这次南侵，仍旧不过是嘘声恫吓，心想：“ 好在叔叔已经把我当作儿子，什么事他都会帮忙我的。有叔叔支持，也不怕婢娘作梗。软的不成就用硬的，不怕那个丫头不落在我的手中。现在催婢娘过急，反会惹她反感。” 他打好如意算盘，第二天便离家去了。

其实 “ 云夫人 ” 并不是不担心她自己的女儿，她只是不愿意龙成斌陪她同去，更不愿意她的丈夫利用她的亲笔书信去接她的女儿。

出乎 “ 云夫人 ” 的意料，这次瓦剌南侵，可不是 “ 雷声大雨滴小 ”，而是来得甚为迅速。

龙成斌离家不到一月，消息传来，雁门关已经失守，大同被围！

“ 云夫人 ” 自然大为焦急，说也奇怪，心情一急，她的病倒是暂时好起来了。

这次她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身体好了一些之后，便即独自一人，重入江湖，来到这个兵荒马乱的大同。

想不到没见着女儿，却见着了把他前夫遗物送来给她女儿的陈石星。

她看着陈石星放在桌子上的宝刀和宝剑，尤其是那把青冥宝剑，想起了龙成斌所说的段家小王爷之事，不由得心乱如麻了。正是：

识得鸳鸯双宝剑，女儿心事却难明。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藏身斗室闻私隐 移祸东吴造谎言

“多谢你给瑚儿送来她爹的遗物。”“云夫人”说道：“我也是来找她的。可惜咱们来迟了一步，她却不知到哪里去了。你准备怎么办？”

“我想请伯母代令媛把这三样东西——宝刀、宝剑和刀谱——收下。敌骑北撤，大同之围已解，令媛迟早是会回来的。”陈石星说道。

“云夫人”道：“你准备上哪儿？”

“我想去找金刀寨主。”陈石星道。

“云夫人”诧异道：“你要找金刀寨主？你认识他吗？”

陈石星道：“有位朋友认识他。他嘱咐我，如果找不着令媛，可以到金刀寨主那里暂且安身。说不定金刀寨主也可以帮忙我打听令媛的消息的。”

“云夫人”不觉又是一怔，说道：“你这位朋友是谁？他又怎知道你是要来大同寻找我的女儿？”心想：“年轻人到底是不知轻重，他替瑚儿的爹送还遗物，怎么可以随便告诉别人。”

陈石星似乎知道她的心思，说道：“不是我告诉他的，是他和我先说起来的。他知道我要来大同，问我知不知道大同有一位云大侠。我说知道，但可没有告诉他我见过云大侠。他就托我带个口信给令媛了。”

“云夫人”大为奇怪，心念一动，连忙问道：“他是瑚儿的朋友么？你还没有告诉我他姓甚名谁呢。”

“他名叫段剑平，是大理段府的小王爷。我路经大理，在一个偶然的认识他的。”陈石星道。

“云夫人”呆了一呆，暗自想道：“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是这位小王爷。看来成斌所说的事情，只怕是真的了。”问道：“他托你带什么口信，可以告诉我么？”

陈石星道：“当然可以。他说他和尊府乃是世交，他想请令媛到他的王府避难。”

“云夫人”点了点头，说道：“不错，段家与云家是有几代交情的。不过我却不想瑚儿到他的王府避难。”

她没有说出原因，陈石星虽然觉得有点奇怪，却不便多问。

“云夫人”继续说道：“这三样东西，我想还是请你仍然代为保存的好。”

“为什么？”陈石星问道。

“云夫人”道：“这次多蒙你替我治病，暂时大概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了。但病根未除，我这病恐怕也只是只能苟延残喘而已。瑚儿又不知什么时候回来，我实在不敢冒这个险了。她父亲的遗物和这把青冥宝剑，还是请你带在身边，待将来有机会见得着她，再给她吧。”

陈石星道：“伯母不要胡思乱想，你的病会好起来的。”

“云夫人”叹道：“但愿如你所言，我见不到瑚儿，我也是死不瞑目的。你几时走，我不想拖累你了。”

陈石星道：“伯母能够这样相信我，我是感激得很。我希望伯母能够抛开烦恼，安心养病。待伯母大愈之后，我再走也还不迟。”

“云夫人”又是惭愧，又是感激，说道：“你真是个纯良忠厚的少年，我却几乎冤枉你了。”

陈石星道：“也怪不得伯母会对我疑心的，我有云大侠的宝刀，又会云家的刀法，自是不能免掉嫌疑。在伯母之前，也曾有个人疑心我是谋害云大

侠的凶手呢。”

“云夫人”道：“那人是谁？”

陈石星道：“是个和我一般年纪的少年，奇怪得很，他也是会使云家的刀法的。”当下将两日之前，碰见那个少年的事情说给“云夫人”知道。

“云夫人”听了，惊喜交集，但神色却不愿露出来。心里想道：“瑚儿和段家小王爷的事情，真相如何，我还未曾确切知道。暂时还是不忙着告诉这个少年的好。”

陈石星道：“我正是想请问伯母，云大侠不知是否另有子弟？”

“云夫人”面上一红，说道：“我和他已经离开多年，他的事情，我是不大清楚的了。”

陈石星道：“那么伯母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造我谣言的人是谁？”

“云夫人”道：“你有没有一个姓龙的朋友？”

陈石星恍然大悟，说道：“原来是龙成斌吗？”

“云夫人”道：“不错，正是龙成斌！你怎样认识他的？”

陈石星把自己和龙成斌结识的经过以及后来两次三番险些遭他毒手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云夫人”。

“云夫人”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心里想道：“我只道成斌不过是有点油滑而已，想不到他的手段竟然如此阴狠毒辣！”当下说道：“做人应该忠厚，但江湖上人心险诈，你要记着这两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才好。”

陈石星道：“是，多谢伯母教导。”歇了一歇，说道：“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龙成斌究竟是什么人，听他谈吐风雅，像是个博览群书的秀才，却想不到他的心术如此之坏。他既对伯母造我的谣言，想必他和伯母也是相当熟识的了，伯母可以告诉我他是什么人吗？”

“云夫人”不禁又是面上一红，含糊说道：“他是我一个远亲，为人很不正派，我一向也是讨厌他的。大概他是觊觎你的云家刀谱，所以中伤你吧？”

陈石星消除了心中的一个疑团，接着问道：“伯母，你进门的时候，可曾发现门口的那对石狮子有点古怪？”

“云夫人”道：“左面那只石狮子给颠倒过来，右边那只石狮子，狮身上留有一个掌印。对吗？”陈石星道：“不错。从狮身的掌印来看，那人的武功实是非同小可！不知他是否尊府的仇家？”陈石星一方面为那位从没见过面的云瑚担心，一方面又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云夫人”既然早已发现石狮的异状，却又似乎并不怎样为女儿的安危焦虑？

“云夫人”微笑说道：“我知道这个摆弄石狮的人是谁，你不用担心，他是瑚儿爹爹的好朋友，你听过铁掌金刀单拔群的名字吗？”陈石星吃了一惊，说道：“原来是单大侠吗？我见过他的！”

“云夫人”道：“你在哪里见过他的？”

陈石星道：“就在云大侠遇害的那天晚上！刚才因为要说的事情太多，我忘记告诉你了。据云大侠说，三年前他之所以前往桂林，正是为了和单拔群的约会。他们约好在七星岩相见的。但可惜单拔群迟来三天，我见到他的时候，云大侠已经遭害了。最初我还有点疑心，不知他是否和雷震岳、厉抗天等人有所勾结，串同了来害云大侠的呢？要不然厉抗天怎么会知道云大侠的行踪，预先在七星岩里布置暗算？”

“云夫人”摇了摇头，说道：“单拔群和云浩是生死之交，他的为人我知道得很清楚，他是决计不会害云浩的！至于一柱擎天雷震岳，我则是久闻他的侠名，未见过面。但我相信他也不会是谋害云浩的幕后凶手！”

陈石星道：“后来我见着了单拔群，我也知道我的疑心错了。我碰着他的时候，他正在给谋害云大侠的那帮人追捕。身上中了毒箭，双眼也弄瞎了，他告诉我，他就是在和云大侠约会之处遭人暗算的。”

“云夫人”道：“我认得单拔群的铁掌功夫，留在石狮上的那个掌印，必然是他的无疑。后来的事，你虽没有目击，我也可以猜想出来。我猜一定是一柱擎天和他联手，尽歼群盗，并且为他医好了伤。嗯，你在想些什么？”

陈石星道：“我在想着两件事情。第一件，单拔群为什么要在尊府的石狮上留下掌印？他是成名的大侠，该不会毫无来由的弄这个恶作剧的。”

“云夫人”道：“不错，单拔群并不是喜欢开玩笑的人，他这样做定有来由。但究竟为了什么，我也还是猜想不透。第二件呢？”

陈石星道：“云大侠和单拔群约会的秘密，是谁泄露出去的呢？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三个人，云大侠、单拔群和雷震岳，如今已经知道不是单拔群了，那么假如不是雷震岳又是谁呢？”

“云夫人”面色苍白，涩声说道：“我敢担保不是雷震岳，但我们也不必胡思乱猜，事情总有水落石出之日。泄露秘密，害死我的丈夫的人，我敢相信，我总有一天会抓着他的！”她说这话的时候，心情痛苦到了极点。

事实是她已经知道了这个泄漏秘密的人，而且这个秘密还是由她的疏忽，以致给那个人偷听去的！认真说来，她也是间接泄漏秘密的人！

陈石星发觉“云夫人”面色有异，以为她是说话多了，精神疲倦，便道：“伯母，你歇歇吧。我给你弹奏一阕安神曲。”

“云夫人”目注窗外，若有所思，对陈石星的说话恍似听而不闻。陈石星吃了一惊，只道她的心病又发作了，正想问她，“云夫人”忽地回过头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唇边摇了一摇，示意叫他别要作声。随即在他耳边低声说道：“有人来了，你快躲起来。我会对付他的！”

陈石星不知来者何人，心想自己在她女儿的闺房之中，和她一起，虽说行事光明，“云夫人”也要多费一番唇舌解释。在这样情形底下，是该暂且避避嫌疑。但急切之间，却不知躲到哪里的好。

“云夫人”一指衣橱，陈石星无暇思索，只好躲进衣橱，刚把橱门关上，果然便隐隐听得有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似乎是刚刚踏上石阶，推开大门，走进屋内。听脚步声，来的共有三人。

陈石星又是吃惊，又是惭愧，心里想道：“云夫人虽在病中，听觉也是这样灵敏，比起她来，我真是差得太远了。”那三个人走进大门，一面低声说话，一面小心翼翼的搜索前进。陈石星凝神细听，蓦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那个铁掌金刀单拔群不知走了没有？”

陈石星大吃一惊，怒火不由得从心头升起。说话的这个人，不是龙成斌是谁？陈石星固然是惊怒交加，“云夫人”可比他还要多几分气恨。她早已听得龙成斌在门外说话的声音，知道是他来了。“敢情是浩哥在天之灵，要我为他报仇。鬼使神差，特地把这个小贼送上门来！”

跟着听得一个比较苍老的声音说道：“那天他炫露功夫，以为我们已经给他吓走，料他也想不到我们还会再来。他还守在这里做什么？”

第三个人说道：“单拔群不过是浪得虚名而已，我倒想会会他的铁掌金

刀。”

龙成斌笑道：“那天只有我和石都头一起，对他不免有几分忌惮。如今你们两人联手，自是不用怕他了。”

陈石星和“云夫人”听到这里，都是恍然大悟。原来单拔群之所以在石狮上留下掌印，是为了阻吓他们进入云家，亦即是为了保护云瑚的。陈石星蓦地想起一事，在衣橱上轻轻一弹。

“云夫人”耳朵贴近衣橱，听得陈石星的声音细如蚊叫，只是说出“古琴”二字。

要知陈石星这张古琴，乃是龙成斌曾经见过的，他恐怕龙成斌认出，故此特地提醒“云夫人”。此际那三个人的脚步声已是从客厅踏进内院，他自是不能多说了。

“云夫人”瞿然一省，“不错，这张古琴乃是宝物，想必他是恐怕我和龙成斌动手之时，失手打坏他的宝物。其实这是他的过虑了。”她自忖要制伏龙成斌易如反掌，但陈石星既然有此顾虑，小心一些也好，于是在女儿的梳妆台上找了一幅红绫，把古琴覆盖。那三个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走近云瑚的卧房了。

“云夫人”躺在床上，吁吁喘气。

龙成斌又惊又喜，敲了敲门，说道：“谁在里面？”

“云夫人”也装出又惊又喜的模样，喘着气说道：“是斌侄么，你和谁一起来了？”

龙成斌大失所望，只好恭恭敬敬的回答：“不错，是我。婶娘，你的病好了么？怎么不在家中养病……”他本来以为在房中的是云瑚的。

那两个人听见“云夫人”的声音，也是大感意外，连忙在门外肃立，说道：“禀告夫人，卑职石广元、沙通海奉了提督大人之命，来接云小姐上京，不知夫人在此，还请恕罪。”这两个人是她丈夫手下武功最好的两个军官，“云夫人”心里想道：“我若是没病在身，要对付他们并非难事。但我何必自贬身份，和他们动手？”于是说道：“斌儿，你进来吧。石都头、沙统领，麻烦你们在门外守卫，别让外人走进。”那两人听得“夫人”吩咐，不敢不依，诺诺连声，走出外间。

龙成斌推开房门，只见“云夫人”躺在床上，面如金纸，气喘之声可闻，看这情形，她的病似乎还很重。当下放下了一半心，说道：“婶娘，你这是何苦？我已经告诉婶娘，叔叔是早有安排，准备来接瑚妹的了，婶娘何必亲来？”躺在衣橱里的陈石星越听越是惊异：“怎么龙成斌竟然是云夫人的侄儿？那个‘提督大人’又是她的什么人？”

“云夫人”叹了口气，说道：“我也知道你的叔叔会来接她的。不过，是我自己的女儿，我当然特别关心。大同危急，我只有扶病来了。想不到来到这里，没见着瑚儿，我反而病倒了。”

龙成斌大为失望，说道：“好在大同之围已解，瑚妹或许会回来的。婶娘，你觉得怎样，我请个大夫给你看看。”

“云夫人”作出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斜倚靠枕，向龙成斌招了招手，断断续续的说道：“我，我这病，恐怕、恐怕是不行的了。你，你过来，我，我有话和你说。”

龙成斌应了一个“是”字，忽地眼光一瞥，发现梳妆台上覆盖着古琴的那幅红绫，他虽然没有看见古琴；但从形状推断，这样一件东西，决不会是

女孩儿家的妆台用具，不由得起了疑心，蓦地揭开那幅红绩一看，登时认出了是陈石星那张古琴。

龙成斌情知不妙，心头卜通通的跳，力持镇定，说道：“婶娘原来是喜欢弹琴的么？我一直都不知道。”

“云夫人”道：“病中无聊，找一张琴胡乱弹弹解解闷儿。”

龙成斌游目四顾，没发现有人躲藏的迹象，心里想道：“陈石星如果没有来过，他的琴怎么会在这儿？”当下退后几步，说道：“我忘记了有点事情要吩咐他们，马上回来。”

“云夫人”察觉他的面色有异，如何肯让他走掉，说道：“好吧，你快点回来。”等他转过了身，将要走到门边的时候，突然以肘支床，一跃而起，俨如饿鹰扑兔，一抓就抓着了龙成斌肩上的琵琶骨。

龙成斌“哎哟”一声叫道：“婶娘，你！”“云夫人”在他耳边说道：“噤声，你敢叫嚷，我立即取你性命！”

“云夫人”故意也是“哎哟”一声叫了起来，跟着说道：“扶我起来。你别怕，我不过碰着点儿，不碍事的。”这几句话自是说给大门外把守的那两个人听的。

过了会儿，“云夫人”凝神静听，没听见那两个人走回来的脚步声，放了点心。当下扣着龙成斌的脉，把他拖近床前。

龙成斌低声说道：“婶娘，侄儿好像没有什么得罪你老人家的地方——”

“云夫人”道：“我有事情问你，你要实话实说！”

龙成斌道：“侄儿怎敢欺骗婶娘？”

“云夫人”冷笑道：“你这句话就是骗我。云浩到桂林去和单拔群约会的事情，是不是你暗地里告诉了叔叔，布下陷阱，将他们谋害的？”龙成斌大惊道：“婶娘，你，你说什么？我根本不知有此一事。”

“云夫人”冷冷说道：“那天你偷听我们的说话，你当我不知道么？不过当时我还未想离开龙家，也想不到你会暗中下此毒手，才不说破罢了。我最恼恨别人骗我，你若实话实说，或许我还可以饶你。”

龙成斌燃起一线希望，心里想道：“不错，她已经嫁给叔叔，岂能毫无顾虑离开龙家？我把事情都推到叔叔头上就是。她若不敢离开龙家，谅她也就不敢杀我。”于是说道：“婶娘容禀，非是侄儿胆敢骗你，这都是叔叔的主意。”

“好，你说下去，你，你们为什么要害云浩？你又为什么要造陈石星的谣？”

“婶娘，不是我要害云大侠的，是叔叔要害他的。唉，叔叔这样做，其实也是为了你的好。他说。婶娘的身份已经是提督夫人，倘若还是和云浩……。”

“云夫人”满面通红，斥道：“我不要听他的说话，你只须把事实告诉我！”

躲在衣橱里的陈石星，听到这里，惊诧无比，“原来云夫人早已改嫁，是个贵为九门提督夫人的命妇了。且看她是依恋富贵还是要为云大侠报仇吧。”

龙成斌道：“侄儿身受叔叔大恩，不敢不把那日听见的事情告诉叔叔，但我也想不到叔叔就要除掉云大侠的。”

“云夫人”道：“你不必忙着为自己辩解，我不耐烦听你的废话！”

龙成斌应了一个“是”字，说道：“那我就长话短说了，叔叔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立即派人通知黑石庄的庄主余峻峰。”

“云夫人”道：“就是那个有‘刀王’之称的余峻峰吗？他和你的叔叔——”

龙成斌道：“他是早就有心投效朝廷，和叔叔时常往来的。不过婶娘不知道罢了。余峻峰这人狡猾得很，并没亲自出马，他找了厉抗天、尚宝山、毒龙帮……”

“云夫人”听罢，问道：“一柱擎天雷震岳是否与你们同谋？”

龙成斌怔了一怔，“这臭婆娘不知是真的对一柱擎天起了疑心，还是假意试探我的？她究竟知道了多少呢？”

“云夫人”沉声斥道：“究竟是也不是，为何不说？”躲在衣橱里的陈石星竖起耳朵来听，不觉发出了一点轻微声息。龙成斌何等狡猾，听得声息，心念电转，登时想到，“这小子一定还在这间房内，云浩被害的事情，也一定是他告诉这个臭婆娘的。叔叔和余、厉等人设计谋害云浩的布局甚为巧妙，这小子自是难免要对一柱擎天有所怀疑了。好，我何不正好将计就计，移祸东吴！”于是故作支吾，讷讷说道：“婶娘，你说的是——”

“云夫人”道：“一柱擎天雷震岳。你喜欢结交江湖人物，难道没有听过他的大名？”

龙成斌作蓦然省起之状，说道：“不错，我记起来了。一柱擎天雷震岳的确是参与谋害云大侠的幕后之人！”

“云夫人”变了面色，“谁告诉你的？”

龙成斌道：“没有人告诉我，是我偶然听得叔叔和余庄主的使者在书房中的密语的。”

“云夫人”道：“他们说些什么？”龙成斌道：“叔叔告诉那人，一柱擎天雷震岳是‘自己人’，叫他们无须忌惮，到了桂林，尽可和雷震岳商量。我还听得那人笑道：‘如此说来，云浩和单拔群相约在桂林相会，那不正是自投罗网么？’”

“云夫人”又惊又怒，说道：“你当真听得他们这样说么？我可不信一柱擎天会是你们的‘自己人’！”龙成斌道：“婶娘不相信我也没有法子。不过当时我确实是听得他们这样说的！”

“云夫人”道：“后来呢？”龙成斌道：“我是偶然经过书房的，听得叔叔有客，我不敢进去，也不敢老是躲在外面偷听，后来他们说些什么，我就知道了。”

一柱擎天雷震岳的为人，“云夫人”都是听得前夫云洽说的。由于她相信她的丈夫，因此对雷震岳也深信不疑。但毕竟她没有亲自见过雷震岳，如今听得龙成斌这些说话，她的信心不觉有点动摇了，“追逐富贵功名之念，不但凡人难以避免，不少英雄豪杰，也是因此改变了初衷。恐怕我也不能太过相信一柱擎天了。”

连“云夫人”都已起了怀疑，躲在衣橱里偷听的陈石星，听完龙成斌这番说话，对一柱擎天自是更加不能相信了。“原来这个沽名钓誉的‘雷大侠’果然是他们的‘自己人’！那天晚上，我的爷爷从他家里受伤出来，不用说当然是他下的毒手了！云大侠的仇固然要报，我爷爷的仇也是非报不可！”恨得牙关格格作响。

“云夫人”也是恨得牙关格格作响，说道：“你们害死云浩还嫌不够，

为什么还要害那姓陈的少年？”龙成斌道：“因为只有他知道云大侠是怎么死的，云大侠的宝刀和刀谱也是在他手中，我想把云大侠的遗物夺回来交还瑚妹。”

“云夫人”冷笑道：“这么说来，你好像还是对我们母女一片好心呢。”

龙成斌道：“婶娘，请你莫怪侄儿直话直说。叔叔这次的手设虽然是用得狠辣一些，但确实也还是为了你的好处着想的。叔叔如今已是九门提督，圣眷正隆，升官指日可待。再升一级，婶娘，你也就妻随夫贵，是个一品夫人了。叔叔这次下此辣手，把云浩除掉，实是希望你能够安心留在龙家与他白头偕老！”

“云夫人”几乎气炸了心肺，一咬牙斥道：“畜牲，你们叔侄邹是畜牲！我走错一步，如今悔恨已迟，但我拼了一死，也是作替丈夫报仇不可！”右手三指扣着龙成斌的脉门，抬起左掌，抚要朝他的天灵盖拍下！龙成斌吓得魄散魂飞，想喊救命。但他知道，倘若自己高声叫嚷，只怕死得更快。人急智生，连忙说道：“婶娘，你杀我不打紧，但可惜瑚妹……”

“云夫人”的手掌距离他的天灵盖已是不到一寸，听了这话，不由得停了下来，说道：“瑚儿早已不在大同，你们能够把她怎，么样？”

龙成斌道：“实不相瞒，叔叔这次派来的人不止一批，瑚妹前两天女扮男装，逃出大同，早已有人给他们通风报讯。婶娘，你杀了我，你固然是难以脱身。瑚妹给我们的人捉到，叔叔也定然要杀她为我报仇。婶娘，你是明白人，你应该想得到其中利害的，婶娘，你不愿意留在龙家，你尽可以远走高飞，叔叔虽然气恼，也还不至于结恨。但你若杀了我，那就是替你的女儿树下了强仇大敌了。”

“云夫人”听了这话，倒是不觉有点踌躇了。

龙成斌的脉门本来是给“云夫人”的三个手指扣住的，此时忽地觉得她的手指微微颤抖，那股力道也没扣得那么紧了，显得她的心情极是不宁。在这生死关头，突然出现一线生机，龙成斌哪能错过？当下一个沉肩缩时，挣脱了“云夫人”的掌握，立即骄指如戟，向她点去。

这也是“云夫人”稍为大意了些，以至受他暗算。她曾经教过龙成斌的武功，只道龙成斌这点有限的本领，决计逃不出她的掌心，她却不知在三年之前，龙成斌曾在陈石垦手中夺得几页无名剑谱之事。

虽然他夺得的不过是一鳞半爪，受惠已是不少。三年来，他凭着自己的聪明参悟，每次上京，又都找高手切磋，本领早已是今非昔比。不过在“云夫人”面前，深藏不露而已。

“云夫人”正在心情激动的时候，没料到他困兽犹斗，冷不及防，只觉胸口的穴道一麻，竟然给他点着！

“云夫人”喝道：“鼠子敢尔！”手掌一翻，掌心向外发力，只听得“乓”的一声，龙成斌给她的掌力震翻，撞着了房门。跟着只听得“蓬”的一声，房门给人踢开。龙成斌正在叫道：“来人哪！”那两个军官已是踢开房门，走进来了。

“云夫人”虽然有病在身，功力毕竟还是比龙成斌高出许多，运气三转，穴道已是解开。但她也因此耗损不少真气，穴道虽解得开，下半身却已瘫痪了。石广元扶起龙成斌，说道：“公子没事么？”龙成斌道：“没事，你们快抓住这臭婆娘。”

“云夫人”喝道：“放肆，谁叫你们进来的，给我滚出去！”

沙通海淡淡说道：“夫人有病在身，不宜动火。请夫人还是跟我们上京养病吧。”

“云夫人”斥道：“谁是你们的夫人？你们回去告诉龙文光，告诉他，我是再也不会回龙家的了！”

沙通海冷笑道：“你既然不愿意再做龙夫人，那也就怪不得我们放肆了！”口中说话，一步一步的走向前去，走到了“云夫人”的床前。龙成斌蓦地一省，叫道：“小心，房间里还藏有人！”

话犹未了，只听得“轰隆”一声，陈石星已是踢开衣橱，一跃而出。沙通海正在伸手向“云夫人”抓去，蓦觉脑后风生，陈石星已是唰的一剑向他斩下。

沙通海也真不愧是个一流高手，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反手一拿，居然以攻对攻，空手来夺陈石星的宝剑。这一下擒拿手反抓陈石星的脉门，又狠又准。幸亏陈石星的无名剑法善于临危应变，一个移形换位，剑锋划了一道幅度甚小的圆弧，圈了回来，反截敌腕，沙通海一抓抓空，左掌向陈石星臂弯劈下。陈石星一招“春风乍展”，剑光四面荡开，把沙通海逼退两步。

斗室之中，回旋不便，沙通海虽然是大力鹰爪功的名家，空手也敌不过陈石星的宝剑。石广元拔刀扑上，陈石星剑走轻灵，一招似是而非的“玄鸟划砂”，佯攻沙通海，实际却是反击石广元。掌风剑影之中，陈石星身随剑转，突然间从石广元意想不到的方位，一剑刺到他的胸前。石广元也是个快刀好手，但陈石星的剑法太过奇诡莫测，他在大惊之下，百忙中只好回刀招架，“当”的一声，刀头给陈石星的白虹宝剑削去了一截。沙石二人都是武学名家，情知在斗室之中和他搏斗，凶险实甚。他持有宝剑，即使自己不至落败；只怕也要两败俱伤。两人不约而同的赶快退出云瑚的卧房，喝道：“小贼，有胆的出来！”

陈石星松了口气，说道：“伯母，你——”“云夫人”道：“我没事。你缠着他们，别让他们跑了。”她自忖在半个时辰之内，便可运气通关，那时只要下肢一能活动，便可帮忙陈石星了。龙成斌冷笑说道：“臭婆娘，女儿都这么大了，居然还偷汉子，好不要脸！”

“云夫人”气得“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喝道：“给我把这小狗杀掉！我真后悔刚才没取他性命！”

沙通海喝道：“对啦，有本领的你就出来把我们杀掉吧！你不出来，我可要把你们这对狗男女活埋了！”呼的一拳，猛击墙壁。他练的是大力鹰爪功，这一拳的力道当真是非同小可！“轰隆”一声，墙壁给他打穿一个窟窿，两块砖头飞起，几乎打着放在梳妆台上的古琴。

陈石星大怒，背起古琴，说道：“伯母，你调匀气息，别要分神。这两个鹰爪孙我对付得了！”口中说话，手中宝剑已是霍霍展开，一招“夜战八方”，全身在剑光包裹之中，冲出门外。龙成斌吓得连忙掉头疾走。

沙通海喝道：“叫你这小子知道我的厉害！”此时他的手中已经多了一把精钢铸造的摺铁扇。陈石星一招“白虹贯日”，长剑刺出。沙通海的摺铁扇一拨一带，恰到好处的把陈石星这股劲力卸开，轻轻一拨，陈石星的长剑竟然给他引出外门。

这是以柔克刚的借力打力功夫。本来练大力鹰爪功的人很少兼擅内功的，陈石星想不到他的内功居然也有这样造诣，险些被他所乘，幸而陈石星的无名剑法善于随机应变，当下顺势就势，长剑一圈，解开了对方摺铁扇上

所发的一股粘黏之劲，剑招倏变，从“白虹贯日”化为“樵夫问路”，向沙通海下盘倏地来个“盘斩”。沙通海摺铁扇一覆一按，剑扇相交，“当”的一声，溅起火星。

石广元眼看伙伴不能取胜，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一声大喝，刀中夹掌，便向陈石星攻击。陈石星两面受敌，傲然不惧，宝剑翻飞，以快捷无伦的剑法应付强敌。

龙成斌掉头走了十来步，回头一看，见沙石二人并未落败，定了心神，便又转过身来。

陈石星堵在门口，喝道：“龙成斌，你敢踏进此门，我先毙了你！”“云夫人”在里面冷冷说道：“我正是要他进来，你不必拦阻，让他进来！”

龙成斌深知“云夫人”的厉害，虽然知道她是有病在身，刚才又给自己点中穴道，对她也还是甚为忌惮。心里想道：“这小子运剑如风，我未必闯得过他这一关；闯得过他这一关，也不知那臭婆娘是虚声恫吓还是真的已能动弹？”患得患失，不敢向前迈进。沙通海道：“龙公子，你去跑一趟守备衙门吧。衙门离此不远！”龙成斌得他一言提醒，想道：“不错，我不去搬兵，却留在这里作甚？大同的守备是我爷爷的门生。”“云夫人”听得他们的说法却是更加吃惊了。

“云夫人”听见他们的说话，吃惊非小，她本来在半个时辰之内，便可自行运气通关的，但因心神不定，真气难以凝聚，只觉下半身的麻木之感，竟是越来越甚了。

在院子里和强敌恶斗的陈石星，渐渐也有了力不从心之感。但房间里有个不能走动的“云夫人”，他又怎能抛下。‘云夫人’独自逃走。当下只好贾其余勇，一口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勉强支持。沙石二人顾忌他的变幻莫测的剑法，倒也不敢太过进逼。不知不觉，双方已是拼斗了将近半个时辰了，陈石星大汗淋漓，剑招发出，更是力不从心。原来他因替“云夫人”治病，耗了不少真力，此消彼长，结果自然是变成了敌方愈来愈强，而他则有难以为继之感了。

正在吃惊，忽地听得蹄声得得，从远处隐隐传来。蹄声杂乱，有经验的人，一听就知少说也有几十匹马向着这边奔驰。石广元哈哈笑道：“官兵来啦，看你这小子还能跑掉？”其实陈石星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就算没有大队官兵来到，他也是跑不掉了。

可是就在石广元笑声未已之际，瓦面上忽地荡起衣襟带风之声。他们在院子里搏斗，沙石二人是面向着“云夫人”的卧房的，只见一条黑影捷如鹰隼，从云家后园越墙而入，倏然消失。黑影消失之处，正是在“云夫人”卧房的后窗。

陈石星和他们一样，只道这个闯进“云夫人”房间的人，是龙成斌请来的帮手，帮他抓“云夫人”的，不由得心神大乱。

忽听得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弟妹，别慌，我带你出去！”跟着是“云夫人”的声音似乎在惊喜交集之中失声叫道：“单大哥，是你！单大哥，我、我没脸见你！”

这声“单大哥”一叫，院子里交手的双方不禁都是蓦地一呆。一呆之后，沙石二人跟着大吃一惊，陈石星则是喜出望外了。

够得上资格被“云夫人”叫他做“单大哥”的人，除了铁掌金刀单拔群之外，还能有准？

沙通海本来是趁着陈石星剑法慌乱之际，招铁扇一伸，点向他肋下的“愈气穴”的，由于蓦地一呆，这一点失了准头，虽然触及陈石星的身体，却是点在穴道旁边。陈石星只觉肋下稍微有点酸麻之感，并无大碍。他倏的一剑反圈回来，盘开了沙通海的摺铁扇，剑锋斜斜划过，把石广元的衣裳划破。石广元一惊之下，慌忙倒跃数步。

陈石星所料不差，这个人果然是铁掌金刀单拔群。

单拔群低声说道：“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弟妹，过去的事，你莫再提，赶快跟我去找金刀寨主，官兵就要来了！”

“云夫人”苦笑道：“莫说我走不动，走得动我也无颜去见浩哥的朋友。”

单拔群瞿然一省，说道：“弟妹，你是受了伤吗？”

“云夫人”道：“你帮那个少年去吧，先别理我。”

单拔群凝神一看，察觉她是下肢瘫痪，说道：“不要紧！”中指在她膝盖的“环跳穴”一弹，“云夫人”的足少阳经脉陡然一震，本身的一股真气顺顺利利的流贯下肢，不知不觉就站起来了。

单拔群握着连鞘的金刀，叫“云夫人”抓着刀柄，说道：“你别胡思乱想，不能耽误了！快和我走！”“云夫人”武功未曾恢复，但已可以走动。

人声喧嚷，官军已经来到，包围云家。

只听得龙成斌的声音在外面吩咐官兵：“先别忙着进去。咱们以逸待劳，待那小贼逃出来，咱们乱箭射他！”官兵队长问道：“要是他不逃出来呢？”

龙成斌哈哈笑道：“那还不容易，咱们放火烧屋！”跟着扬声叫道：“沙统领、石都头，你们拿着那小贼没有？要是尚未拿下，你们先出来吧！”

陈石星知道单拔群就要出来，如何肯让沙石二人先跑？鼓勇进搏，堵住院门，唰唰两剑，左刺沙通海，右刺石广元。

沙通海怒道：“好，先把这小子拿下，再斗单拔群！”

话犹未了，单拔群手握金刀的一端，已是拖着“云夫人”出来了。

“云夫人”道：“单大哥，先别顾我，帮这少年！”

单拔群是个武学大行家，只看一眼，已是禁不住大为诧异：“这少年的剑法精妙无比，和任何一派剑法都不相同，要不是他气力稍弱，早就可以取胜了。奇怪，江湖上出现了这样了得的后辈英雄，我怎的一点也不知道？”

单拔群怕“云夫人”武功未曾恢复，不敢离开她的身边。说道：“要对付这两个臭贼还不容易！”声出掌发，距离七步之外，呼的一记劈空掌打去，石广元的刀锋歪过一边，胸口如受巨锤一击，“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身形歪歪斜斜的倒窜几步，还算勉强支持得住，没有跌倒。

功力较强的沙通海身形一晃，摺铁扇一张，向着单拔群手握金刀的右腕斜划下去。他这摺铁扇四边锋利，近身搏斗，可以当作锯齿环刀使用。他是欺负单拔群只有一条左臂可以迎敌，是以胆敢进招。

哪知单拔群的身法快得难以形容，脚跟一旋，右手仍然握着连鞘的金刀，左手五指并拢，横掌如刀，一个旋身，恰好对准沙通海的铁扇。力贯指尖，猛插过去。饶是沙通海已经练成刚柔兼济的内功，也是卸不开他的劲力。

“喀嚓”一声，单拔群的肉掌竟然洞穿了精钢铸造的摺铁扇，余劲未衰，指锋在沙通海的手臂一戳，登时戳得他皮开肉裂，鲜血淋漓。沙通海禁受不起这股掌力，身子像皮球般抛了起来，直抛出大门开外。石广元当然也跟着逃了。

院子里陈石星又惊又喜，连忙上前向单拔群施礼。单拔群无暇与他叙话，

立即说道：“小兄弟，麻烦你给我们开路，快闯出去！”他知道陈石星拿的是把宝剑，以陈石星剑法之精，料想不至于会给乱箭所伤。回过头来问道：“弟妹，你还能勉强施展轻功吗？”“云夫人”点了点头。她功力虽未恢复，但轻功无需多大气力，却还勉强可以施展。单拔群道：“好，跟我上屋！”把连鞘的金刀当作拐杖，牵着“云夫人”，两人身形同时拔起，“云夫人”藉着他的牵引之力，轻轻巧巧登上瓦面。

陈石星挥舞宝剑，旋风也似扑将出去。沙通海刚刚稳住身形，脚步未曾迈出，陈石星已是扑到他的背后。

官兵有所顾忌，不敢放箭。石广元挥刀急挡，此时双方都是气力大不如前，比较起来，陈石星却还胜他少许。刀剑相交，当的一声，石广元的厚背朴刀，刀头又损一个缺口。沙通海惊魂稍定，把破烂的铁扇向陈石星面门摔去，陈石星霍的一个“凤点头”，一招反臂刺扎，剑锋指到了他的胸膛。沙通海使出平生本领，挥袖一卷，“嗤”的一声，衣袖给削去了一幅，但陈石星的宝剑却也给他拂开了。陈石星无心恋战，摆脱了这两人的缠斗，急冲敌阵。单拔群趁着官兵的注意力都给陈石星吸引之时，捷如飞鸟的便扑下来。一名军官首当其冲，被单拔群一掌打落马下。单拔群抢了他的坐骑，接着跟着跳落来的“云夫人”，迅即又给她抢了一匹坐骑。

有个军官不知厉害，御尾追来。单拔群喝道：“叫你见识见识我的金刀！”话犹未了，金光一闪，一颗斗大的头颅已是飞上半空，血如雨洒。单拔群纳刀入鞘，冷笑说道：“哪个不怕死的就来吧！”这个被杀的军官本是一名能征惯战的勇将，在军队中甚有威望的。如今只是一个照面，兵器都未相交，就给单拔群以闪电的刀法割下他的脑袋，他的部下吓得呆了，哪个还敢去追？单拔群殿后，掩护“云夫人”逃走。龙成斌大怒道：“怕什么，放箭射他！”

单拔群一声冷笑，接过一技利箭，以甩手箭的手法反射回去，双指一弹，指力竟然胜过铁弓，在距离百步开外，射到龙成斌身前。

龙成斌这一惊非同小可，幸得身旁有个军官挥鞭急扫，这枝箭歪过一边，余力未衰，几乎是擦着龙成斌的额角飞过，“噗”的一声，插进站在龙成斌背后的一名士兵的肩膊，箭尾兀自颤动不休。龙成斌冷汗直流，哪里还敢吭声？

“云夫人”道：“单大哥，那个少年……”单拔群瞿然一省，扬声叫道：“小兄弟，突围之后，到金刀寨主那儿会面！”

陈石星运剑如风，眼看就要闯出重围，忽觉背后劲风飒然，一条软鞭霍地卷来。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陈石星心灵微凛：“想不到官军之中还有这样高手！”反手一招“横云断峰”，宝剑径削下去。他快，那人也快，鞭风呼响，反圈回来，竟是鞭法中“回风扫柳”的绝技。他的鞭长，陈石星倘不变招，纵然能切断他一截鞭梢，势将给他卷着。当下一提腰劲，使出“燕子钻云”的身法，跳起一丈多高。

这个使软鞭的人，原来就是刚才站在龙成斌身边，替他拨开单拔群反射回来的那枝箭的军官。此人名叫霍六奇，是尉迟鞭法的嫡系传人。本领虽然稍逊于沙通海，但在陈石星气力不如之际，却是可与他匹敌。

陈石星与霍六奇旗鼓相当，方才拆得几招，说是迟，那时快，沙通海、石广元二人亦已赶至。沙通海喝道：“好小子，单拔群帮不了你的忙啦，看你还逃出我的掌心？”声到人到，呼的一掌向陈石星背心劈下。沙通海虽然受了点伤，但在官军之中，他还是最强的一个。陈石星背腹受敌，情知一

给沙通海缠上，要想脱身，可就难了。人急智生，作势向龙成斌那边扑去，喝道：“姓龙的小贼，今日我拼着豁了这条性命，也非杀你不可！”龙成斌吓得连忙呼救。石广元探刀招架，陈石星一招“白虹贯日”平胸刺出，剑到中途，突然一变，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猛的喝道：“撒刀！”

石广元本来就打不过陈石星，此时心慌意乱，如何抵敌得住他这一精妙的剑法？果然迫得抛出钢刀，抵挡这招，抽身急退，颤声叫道，“沙大哥，快来！”陈石星横剑一挥，把钢刀打落，哈哈一笑，说道：“姓龙的小贼，让你多活几天。小爷恕不奉陪啦！”沙通海还未赶到，陈石星在笑声中已是跳上一间民居的屋顶了。

官军三个高手，只有沙通海轻功了得，霍、石二人却是平平。沙通海孤掌难鸣，自忖纵然追得上他，只怕也是讨不了便宜，只好指挥官兵放箭。

陈石星揭下一叠瓦片，打得下面的官兵头破血流，迅即展开超卓的轻功，窜高伏低，掠过几重瓦面，躲入了一条横街小巷。官兵初时还能隐约看见屋顶的人影，绕来绕去，掠过几条瓦面，这条人影也像一溜黑烟似的消失了。

“单大侠和云夫人不知出了城没有，我且先去取回坐骑再说。”陈石星绕了个弯，悄悄回到和云家隔着两条街道的那间茶铺。

茶铺的老板还没有睡，伴着一盏半明半灭油灯，打开少许门缝，正自心神不定的向外张望。忽听得有人在窗下轻轻敲了三声。老板吃了一惊，问道：“是谁？”陈石星道：“是昨天来过的那客人。”老板认得陈石星的声音，连忙打开房门。黯淡的灯光之下，只见陈石星满身血污，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相公，你受了伤么？”老板颤声问道。陈石星道：“我没有受伤，身上所沾的是官兵的血。那些官兵要害云夫人，我和他们动了手。我不是强盗，老伯，你别害怕。我也不想连累你，取了坐骑就走。”那个茶馆老板此时倒似没有刚才那样惊慌了，说道：“你不用多言，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说实话，你要是受了伤的话，可以躲在我的家里，我不怕连累。”陈石星道：“多谢老伯好心，我真的没有受伤。请你把那匹坐骑给我吧。”那老板道，“好的。”瞧一瞧在炕上已经熟睡的孙儿，替他盖上了被，便带陈石星出去。那小孩子的脸上带着笑容，身边还放着一个咬了半边的炒米饼。

那老板一面走一面小声说道：“我不是因为你送给我们干粮才说你是好人。我知道你是单大侠的朋友，对不对？”陈石星道：“我够不上是单大侠的朋友，不过曾经相识罢了。你知道单大侠的事吗？”

那老板道：“他是云大侠的好朋友，前几年常常来的。刚才我在门缝里偷看出去，看见他和云、云夫人两骑马从门前跑过。云家的事情我也约略知道一些，只知道云夫人已经回来。她这次回来，想必是瞒着她的后夫的，怪不得官兵要捉她了。相公，你现在可是要去追赶他们？”陈石星道：“不错，你可知道他们走的是哪个方向？”

茶馆老板道：“他们从斜对面那条街跑过，看来似乎是要从北门出城。据我所知，北门的守兵最少。”

陈石星道：“多谢老伯指点。”正要告辞，那茶馆老板忽地悄悄说道：“你可是要去找金刀寨主？”陈石星喜出望外，说道：“正是。老伯，敢情你是知道金刀寨主的所在么？”

茶馆老板低声说道：“实不相瞒，我虽然不是金刀寨主的手下，但山寨中的头目，以前也常有来到小店喝茶的，承蒙他们相信老汉，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有时也会将山寨的事情说一点给我知道。大同城里的消息，我知道

的也会告诉他们。据他们说，三个月前，他们的总寨是在朝阳山的旭日峰，他们是随时转移地点的，不过总寨设立在一个地方之后，却不会这样快转移，可能现在还在那里，只是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却是不能告诉你如何走法了。不过到了那儿，你可以说出单大侠的名字，向当地的猎户打听，他们想必会给你带路的。”陈石星谢过了那个茶馆老板，便即跨上坐骑，从后门出去。此时已是午夜时分，官兵早已不在云家所在的那条街了。陈石星策马疾驰，奔向北门。刚才单拔群与“云夫人”从北门逃出，城门的铁锁给单拔群用金刀劈开，那些官兵兀自惊魂未定，陈石星跟着而来，他们哪里还敢阻拦？

陈石星出了城，方才听得后面号角之声，料想是龙成斌此时方始得知他们逃出北门的消息，聚众追来。陈石星咬了咬牙，“你不找我，将来我也要回来找你。现在我可没有功夫和你周旋了。”

他的坐骑是夺自瓦剌骑兵的战马，虽然比不上他原来那匹白马，但比起大同官军的那些马匹，却是跑得快多了。陈石星一口气也不知跑了多少里路，到了天亮时分，回头一看，后面已是杳无追兵。陈石星想道：“幸好碰上那个茶店老板，得知如何去找金刀寨主的线索。但我的马跑得这么快，为何还没有追上单大侠呢？难道他们改了方向？”

走到近午时分，路上方始碰见行人，是个赶车的老汉。陈石星向他问路，知道朝阳山在大同之北三百多里，都是山路。他的坐骑虽然胜过普通马匹，恐怕也要到明天入黑时分，方能走到山下。

那老汉有点诧异，说道：“小哥，那是没人居住的荒山野岭，你到哪里做什么？”

陈石星道：“我本来是到大同投亲的，那位亲戚恰好因为大同之围已解，赶关外（此处的“关外”指雁门关）的哈萨克人部落买骡马去了，比我早一天动身。他是个马贩子，每年都要选购哈萨克的良驹到南方贩卖的。听说那个部落在朝阳山之北，是以我必须从山下经过。我的马快，说不定还可以在路碰上他。”

那老汉道：“你那位亲戚是什么模样？”

陈石星正想问他，难得他先开口，当下便把单拔群的形貌描绘给他听，并说道：“他是和一位中年妇人同行的，不知老丈可曾见着他们？”

那老汉摇了摇头，说道：“我也是听说大同之围已解，三天前从雁门关外的女婿家中赶回来的。可没有碰见你说的两个人。恐怕他们走的不是这条路吧？你不如回去问个清楚，或者别人把他要去的那个部落说错了。”

陈石星道：“我打听得很清楚，不会错的。多谢老丈指点道路。”

问清楚了怎样走法之后，陈石星继续前行。心里却是感到有点古怪了，那赶车的老汉在这条路上走了三天，为什么没有碰见单拔群和“云夫人”呢？

陈石星毕竟是世故未深，正因为他的说话露出许多破绽，那老汉觉得他的来历可疑，才不肯把真相告诉他的。

踏上荒凉的山路，走了许久，没见人烟，已是接近傍晚的时分。好在陈石星随身有干粮，渴了就饮山溪的水。他一晚没有好睡，又赶了一天路程，也自觉得有点疲累了。那匹马口吐白泡，比他似乎还要疲累。

陈石星心里想道：“要是我那匹白马没有失去，那就好了。”想起那匹神骏的白马，不禁想起它原来的主人。

那匹白马是女侠钟毓秀的坐骑，她和表哥郭英扬在红崖坡遇盗，坐骑给强盗夺去，陈石星跟后给她夺了回来。但可惜在大同城外，却又给那个“恩

将仇报”的少年抢去了。

想起这件事情，陈石星不由得心中苦笑了。“我给人误会，那还并不紧要。只是失了那匹白马，却如何向江南双侠交代？江南双侠此际，想必是已经到了金刀寨主那里了吧？但愿单大侠和云夫人也已到了那儿，否则只怕还有一场误会。”因为急于去找金刀寨主，陈石星鞭策倦马，继续前行。日影西沉，天色渐渐黑了。

山风吹来，陈石星感到有点凉意，心里想道：“云夫人扶病突围，不知会不会在途中病倒？要是她在途中病倒，单大侠定然要找僻静的地方让她养病，那就怪不得我在路上碰不上他们了。唉，云夫人也真可怜，千里迢迢的冒险来探女儿，却是不能母女相会。”

想到此处，忽地心念一动，想起那天他把碰上那个少年的事情告诉“云夫人”，“云夫人”神色似乎有点异样！当时他因为急于替“云夫人”治病，虽然也曾心中一动，却没有细想下去，后来也就忘了。

“为何我说到那个少年，‘云夫人’似有惊喜交集的神色？”陈石星正在思忖，一匹跑得飞快的白马从另一条小路跑来，说时迟，那时快，已是来到他的跟前了！骑在马背上的正是那个少年。两人打了一个照面，这刹那间不觉都一呆。正是：

心上疑团犹未解，谁知陌路又相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敌意消除双剑合 情怀历乱寸心知

那少年拔刀出鞘，向陈石星怒目而视，好像恨不得要把陈石星一刀斩为两段，骂道：“小贼，总有一天我要叫你受到报应！”马不停蹄，从他的身边跑过。那匹白马，见了陈石星，却是如同见到故主一般，放声嘶鸣。

陈石星心中一动，连忙叫道：“你是曾经回过家里，发现家里出了事情，刚刚又从大同出来吗？请你别跑，我有话和你说！”

“要是我所料不差，他一定会回来的。”陈石星心想。心念未已，果然便见那个少年拨转马头。

但那个少年却是怒容满面，好像比刚才还更愤恨。拨转马头，一声不响，纵马一跃，向着陈石星突然就是一刀！陈石星冷不及防，几乎给他研个正着。

原来这少年认定了陈石星是他的杀父仇人，陈石星不说这段话还好，道出了这段话，那少年越发以为昨天晚上云家所遭遇的事情也是他的所为，心里想道：“我的马比他的马跑得快，打不过再跑也还不迟。”云家刀法何等厉害，陈石星逼不得已，只好拔刀招架，“叮当”声响，把他的缅甸刀磕开。陈石星用刀背发招，没有将那少年的兵刃削断。

双马盘旋，两人马上交锋，陈石星的坐骑既不如他，又要尽量避免和他硬碰硬拼，自是加倍吃力。

不过数招，陈石星那匹坐骑忽地马失前蹄，一声悲鸣，倒在地上。它已是跑得太累，支持不住了。陈石星倒纵出去，用力太甚，摔在地上。那少年大喜，喝道：“小贼，吃我一刀！”催马追上前来。

不料他的那匹白马，却是甚有灵性。陈石星曾经救过它的性命，又与它相处多时，此时它似乎已经知道这个少年要杀它的救命恩人，竟然不肯给这少年驱使了。白马陡然止步，那少年也几乎给抛下马来。少年吃了一惊，骂道：“畜牲，不听话我打死你！”话犹未了，说时迟，那时快，陈石星已是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跃起，叫道：“我不知道你是云大侠的什么人，但我曾经在大同见过云夫人，你要不要知道她的消息？”

那少年呆了一呆，骂道：“你害死我的爹爹，又带领官军烧毁了我的家，我和你势不两立，还有什么好说？”陈石星所料不差，这个少年果然是云浩的女儿云瑚。这刹那间，陈石星不由得又惊又喜。但急切之间，却怎样才能消除她的误会呢？

那匹白马不听云瑚驱策，云瑚浊气上涌，一怒之下，跳下马来，说道：“小贼，你害死了我的爹爹，索性连我也杀了吧，我和你拼了！”双方都在平地，云瑚占不到坐骑的便宜，陈石星要避开她的快刀可就容易多了。当下一个“风刮落花”的身法，闪过了云瑚的连环三刀，说道：“云姑娘，你也不仔细想想，如果我真的是害死了你的父亲，你不和我拼命，我也要斩草除根，为何我还要让你？”

云瑚瞿然一省，心里想道：“不错，他的本领比我高明得多，又有宝刀宝剑之利，若要杀我，早就能够把我杀了。”但终是怀疑不定，冷笑说道：“谁知道你打的什么鬼主意！”

陈石星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刚在两天之前，我见过你的母亲。无论如何，她总是你的母亲，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她的消息？”

云瑚道：“我就是不相信她，她还会回家？”陈石星叹了口气，说道：“令堂虽然走错一步，但她亦是早已后悔了。自从那天在你外婆家里，你的

爹爹把你带走之后，她晚上回来，不见了你，曾经大病一场。后来她虽然改嫁别人，但还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的。那一年，你才不过七岁吧？有许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你的母亲其实本性不坏，她不过是上了别人的当。你的爹爹都已原谅她了，你却不能原谅她吗？”

这番话说了出来，云瑚听进耳中，不觉呆了。陈石星能够把她们母女分开那天的事情，说得这样清楚，倘不是她的母亲告诉他的，还有谁能告诉他！

陈石星继续说道：“三年前，令堂叫龙成斌拿她一根玉簪，作为信物，前来找你。听说你把那根玉簪摔断了，有这事么？”

云瑚呆了一呆，不知不觉就拔下了插在头上的一根玉簪，说道：“谁说我把它摔断了？这不就是那根玉簪！”

陈石星道：“这是龙成斌回去和你母亲说的。如此说来，他是骗了你的母亲了！”

云瑚愤然说道：“不错，我是有点恨我母亲，但我更恨的是龙家的人，你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的，爹爹早就和我说过，妈是上了龙家的当！”

陈石星喜道：“你知道就好了！”云瑚说开了头，索性把那天的事情都抖出来，“那小子要我跟他回去，你想我能够答应他么？我拿了玉簪，立即把他赶跑。要不是他跑得快，我连他的双腿都打断了！”

陈石星道：“昨晚带领官军到你家里去的，正是龙成斌这个小子！”云瑚似乎有点感到意外，说道：“哦，你居然也敢骂他！”

陈石星恨恨说道：“我不但要骂他，我还要杀他呢！昨晚不是他们人多，我已经把他杀了！”

云瑚道：“你为什么这样恨他？”

陈石星道：“这小子把我害得惨了！乱造谣言，说我害死你的爹爹的，就是这个小子！”云瑚说道：“你怎么知道是他造你的谣？”

陈石星道：“令堂告诉我的。最初她也和你一样，一见到我，知道了我的名字，就认定我是害你爹的凶手，要杀我为夫报仇。后来好不容易我才能够令得她相信我，把真相说了出来。”

云瑚忽道：“我还以为你是朝廷的鹰爪呢。你爹爹不是在锦衣卫当差的吗？”

陈石星怔了一怔，说道：“这是谁说的？我的爹爹早已在我周岁的时候去世了，他是一个流浪江湖的琴师，莫说从来没有做过官，连半点‘官气’都沾不上。我只有一个爷爷，和我相依为命，在桂林七星岩下居住，靠打鱼为生，三年前也已死了，唉，他的死……”

陈石星本来想把他的爷爷是因何而死告诉云瑚的，要知他爷爷之死正是和云瑚父亲之死有莫大的关联。但转念一想，云瑚对他还是半信半疑，现在把事实告诉她，她未必就会相信，而且还有更紧要的事情要说，只好暂且搁住。

“我爷爷的事情，慢慢再告诉你。对你造我这个谣言的人，恐怕也是龙成斌这小子吧？”

云瑚点了点头：“你猜得不错，是他和我说的。”

“他怎么说？”

“那次他给我赶跑之后，大约过了一年有多，他又来找我，说是知道我爹的消息，希望我能够耐心听他说话。”

“爹爹迟迟不归，我正因为得不到爹爹的音讯而焦虑。是以我虽然讨厌他，也只好抱着‘姑妄言之姑听之’的心情，听听他是怎么说了。”

“他说朝廷知道我的爹爹和金刀寨主素有往来，要把我的爹爹拘捕。朝廷得到风声，知道我的爹爹到桂林去访外号‘一柱擎天’的西南大侠雷震岳，于是立即安排罗网，双管齐下，一方面收买了雷震岳，一方面派出锦衣卫的高手。”

陈石星心里想：“原来一柱擎天果然是给朝廷收买了的。”云瑚继续说道：“他说在派出去的锦衣卫高手之中，就有你们父子在内。”

陈石星又是气恼，又是好笑，说道：“真是活见他的鬼！我爹爹的骨头都已烂了，还能做什么锦衣卫？三年前我也还是只懂得一点粗浅功夫的乡下小子，又能是什么高手了？”骂完之后，蓦地心中一动，“这小子可以造我的谣，也可以造别人的谣。他说一柱擎天被朝廷收买，为什么我就那样相信他？不错，我的爷爷那晚是从雷家受伤出来，不过或许当中真的是别有蹊跷，也说不定。”

云瑚说道：“他说派出去的锦衣卫当然不会仍然穿着军官服饰，而是扮成各式人等，前往桂林，暗地跟踪。你的父亲会弹琴，就带了你充当流浪江湖的琴师。父子二人一起，好教我爹不起疑心。”说至此处，不觉望了陈石星所背的那张古琴一眼。陈石星笑道：“琴我倒是会弹的，不过是爷爷教我的，不是爹爹。我的爷爷确实是一个有点名气的琴师，在我出生之前，他也是个常在江湖流浪。不信，你可以问你的朋友——大理段府的小王爷。”

云瑚怔了一怔，说道：“你认识段剑平。他知道你的爷爷？”

陈石星道：“不错。他还有口信托我捎给你呢。不过说来话长……”

云瑚说道：“既是说来话长，那就留待以后慢慢说吧。让我先把这桩事情说完。”

“本来我也不是这么容易就相信那小子的，”云瑚继续说道：“但他拿出一样东西，却令我不能不信几分。”

“什么东西？”陈石星问道。

云瑚拿出一个盒子，说道：“这是黑摩河送给爹爹的小玩意，内有机关，要是不懂开启机关之法，就会给里面的几把小刀割伤手指。”

陈石星心里暗笑，先不说破，说道：“这盒子又怎么样？”

云瑚说道：“这小子说，锦衣卫是皇帝的侍卫，不受兵部管辖。他知道了朝廷要拘捕我爹的消息，却是无能为力。只好偷偷地跑往桂林，希望见着我的爹爹，给他通风报讯。”

“不料见着我爹的时候，我爹已是遭了毒手，只剩下一口气了。”

陈石星道：“于是你爹把这个盒子给他作为信物，叫他拿回来向你报讯？”云瑚点了头，说道：“这小子说，爹爹告诉他，他是误喝了一柱擎天的药酒，以至被鹰爪所乘。他说出仇人的名字，除了一柱擎天之外，重伤他的那个锦衣卫高手，名叫陈琴翁，但他当场就把陈琴翁打死了。这是他走出了雷家之后发生的事情：陈琴翁的儿子以为他已死掉，拿了她的宝刀和刀谱就跑，也顾不得搬走自己父亲的尸体了。这盒子那小贼——对不住，我用的是龙成斌这小子‘转述’我爹的口气——本来也想顺手拿去的，但触动机关，给割伤了手指，吓得连忙丢下。”

“爹爹叫那小子把这盒子带回来作证，嘱我务必替他报仇。那小子又告诉我，他已经打听清楚，偷走我爹宝刀和刀谱，同时也是害死我爹凶手之一

的那个陈琴翁的儿子名叫陈石星！”

陈石星冷笑道：“他是花了一番功夫打听，但耳食之言却是错了。陈琴翁是我爷爷，不是我的爹爹。把那盒子给我！”

云瑚怔了一怔，说道：“做什么？”但还是把那盒子交给了他。

陈石星道：“我开给你看！”开启机关，手法甚为纯熟。

云瑚诧道：“你怎么会开？”

陈石星道：“这盒子里本来藏有张丹枫手抄给你爹爹的几页剑谱，你爹把这盒子给我，可惜我有眼无珠，误交匪人，给龙成斌这小子抢去了。”当下把如何到石林求师，又如何途中给工于心计的龙成斌巧相结纳，后来又怎样在石林入口之处几乎遭了他的毒手等等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云瑚。

云瑚不由得又相信几分，“若不是我爹教他开启机关，他怎能打开这个盒子？”

陈石星接着说道：“当时龙成斌抢了这个盒子，他的手指倒是曾经被割伤的。不过，他得了那几页剑谱，受的这点伤倒也是值得了。”

云瑚想了起来，龙成斌那次来见她的时候，右手中食二指都有伤疤，当时虽因伤疤显眼，曾经留意，却没有推究其原因。如今联想起来，想必就是因为给割伤手指留下的了。

云瑚说道：“依你所说我爹爹是怎样被害的，你姑且说出来让我听听。”

真相大白之后，云瑚伤心不已，咽泪说道，“原来你是我爹的恩人，我爹虽然已遭不幸，我还是一样感激你的。”

陈石星道：“你能够相信我，那就好了，这是令尊托我转交给你的宝刀和刀谱。”

云瑚想起陈石星的爷爷乃是受了自己父亲的连累而死，心中更增内疚，接过爹爹的遗物，一时之间，也不知要对陈石星说些什么话才好。陈石星道：“还有这把宝剑也要给你。”

云瑚怔了一怔，“这把宝剑，可不是家父之物。”

陈石星道：“虽然不是令尊之物，可也是你家的东西。”云瑚又是一怔，“此话怎说？”

陈石星道：“你不是有位姑婆，是张丹枫张大侠的夫人吗？”

云瑚说道：“不错，怎样？”蓦地恍然大悟，说道：“敢情这把宝剑就是我的姑婆生前用的那把青冥宝剑？”

陈石星道：“正是。我到石林向张大侠报讯，多蒙张大侠收我为徒。他临死的时候，叫我把这把宝剑给你的。”

云瑚说道：“据我所知，张大侠还有一把白虹宝剑，那把宝剑——”

陈石星有点尴尬，讷讷说道：“家师把那把宝剑传给了我。”

云瑚虽然没有见过这两把宝剑。但这两把宝剑的来历她可是曾听得父亲说过的，知道这两把宝剑本是一对雌雄宝剑，也正是张丹枫夫妇当年定情之物。

云瑚不由得脸上一红，“张大侠把这对雌雄宝剑分给我和他，恐怕，恐怕——”张丹枫的用意，云瑚自是猜想得到，但却不知陈石星知也不知。她当然不敢再问下去，但已是止不住心乱如麻了。

陈石星道：“天就快要黑了，咱们再赶一程路吧？”

云瑚说道：“不错，你我都是急于去见金刀寨主的，要是今晚有月亮的话，走夜路那也不妨。只是这匹坐骑，不知还能不能跑路？”说至此处，不

觉又是难为情，说道：“对不住，那天我抢了你的坐骑。”

陈石星道：“其实这匹白马也不是我的。”云瑚说道：“我知道。它是江南女侠钟毓秀的坐骑。那天我就是觉得奇怪，为什么钟女侠的坐骑会到了你的手里，它又这样听你的话？”

陈石星道：“是我将它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云瑚怔了一怔，说道：“她的坐骑怎的会落在强盗手中？那天，我还以为，以为——”

陈石星笑道：“那天你以为我是抢了钟女侠的坐骑吧？”

云瑚有点不好意思，说道：“所以我就更以为你是坏人了。不过后来一想，却又有点思疑不定。”

陈石星道：“为什么？”

云瑚说道：“这匹白马很通灵性，要是你从它的主人手中抢了过来，它不会这样听你的话。”

陈石星道：“它也很听你的话呀，你和江南双侠想必是相熟的朋友吧？”

云瑚说道：“不算怎样相熟，三年前他们和段剑平曾经来过我的家里，我也骑过它的。它的记性很好，还认得我。”

陈石星把江南双侠在红崖坡遇盗的事情告诉了云瑚之后，说道：“他们是早我几天来这里的，我还以为可以在你的家中碰上他们呢。小王爷猜想他们一到大同，一定会先来找你的。”

云瑚说道：“或许他们曾经来过。不过三天之前我已经离开家里了。对啦，你刚才说段剑平托你捎口信给我，是什么紧要的事情吗？”

陈石星道：“他想请姑娘到大理避难。”

云瑚说道：“多谢他的好意，这个难我已避过啦。今后我打算在周伯伯的山寨住下来，大理恐怕是不能去了。”

陈石星道：“小王爷很惦记你，他是恐怕江南双侠找不着你，又再托我的。”

云瑚说道：“段家与我们云家有几代交情，段剑平这人也很不错，一点也没‘小王子’的架子，我一向把他当作大哥一样看待的。”

陈石星听得云瑚称赞段剑平，心里不觉又是有几分高兴，又是有几分酸溜溜的味道。随即哑然自笑，“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他们两家乃是门当户对，云大侠的女儿和段府的小王爷匹配，正是珠联璧合，我应当为他们高兴才对。”

云瑚哪里知道他有这样复杂的心情，说道：“陈大哥，你的坐骑恐怕就要跑不动了，找个地方歇歇吧。”

陈石星道：“反正天就快要黑了，让它多走一程，再找地方歇息料也无妨。”

云瑚说道：“其实这匹白马是你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我应该和你掉换坐骑才对。”

陈石星笑道：“咱们还分什么彼此——”这几个字吐出口来，忽地发觉似有不妥，不禁脸上一红。云瑚听了这句话，不觉也是怔了一怔，脸蛋儿羞得比他更红。

陈石星连忙说道：“我想，你和我都是要到金刀寨主那里去的，你骑这匹白马固然要等我，我骑这匹白马也要等你，那么谁骑不都是一样？”他本来的意思原是这样，不过经过了这么一番辩解，倒反而似是显得有点“画蛇

添足”了。

云瑚心里想道：“他一定知道他的师父叫他把青冥宝剑送给我的用意，说起来他对我的爹爹也是有恩……不过，我和他只是刚刚相识，我可不能只为了报恩，就把终身许托给他。”一时间芳心缭乱，不知所措，对待陈石星的态度也就渐渐没有初时那样自然了。

陈石星骑的那匹瓦剌战马越走越慢，一看太阳业已落山，陈石星说道：“前面有座松林，咱们就在那里歇息吧。”云瑚有生以来，从未试过与陌生的男子单独相处，何况还是在荒山野岭之中过夜？她虽然知道陈石星是个正人君子，也是不觉有点难为情。想了一想，说道：“好的。咱们轮流睡觉，你先歇息，我给你守夜。”

陈石星听了这话，心中可是有点不大舒服，暗自想：“还没走到那座松林，你何必就把话说在头里？难道我还会欺骗你不成？哼，你是名门大侠之女，我本来就配不上你，等待到了金刀寨主那儿，见到单大侠，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之后，我还是赶快和她分手，独自回桂林去吧。免得给别人怀疑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两人各怀心病，一时间大家都找不出话来说了。云瑚策马缓缓前行，陈石星默默无言的跟着她走。

正在走进那座松林，忽听得后面蹄声得得，来势之急，有如暴风骤雨。

陈石星道：“看来似是追兵，云姑娘，你的马快，你先跑吧！”

云瑚眉头一皱，说道：“既是追兵，为何要我先走？你以为我会害怕追兵不成？”陈石星道：“不是这个意思。我听蹄声，好像只有四五个人，我想我可以对付得了，用不着麻烦你的。”

云瑚心中有气，说道：“对，我忘记了你的本领比我高明得多，你是英雄，你本来用不着我帮忙你！”

就在此时，追兵已然来到，为首一人，大声叫道：“瑚妹、瑚妹，你怎么和这个小子一起。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串通了一柱擎天，谋害令尊的那个陈石星小贼！”

云瑚心中有气，本来是想把陈石星抛下独自赶往金刀寨主那儿的，一见此人，她倒是不想走了。对陈石星的一点怒气，变成了对这个人的满腔怒气。

这个人不是别个，正是那害得她家破人亡的龙成斌！

龙成斌身后有四个一式打扮的武士，不但服饰同，相貌也是甚为相似，似乎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

一名武士“嗖”的一箭射将过来，陈石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根本不理睬那枝暗箭，从马背上一跃而起，喝道：“龙成斌，你这小子来得正好！”宝剑出鞘，连人带剑便冲过去，疾如飞箭！那枝箭射死了他的坐骑，他的剑尖也指到了龙成斌的面门了！

只听得“当”的一声，龙成斌身旁的一个武士身手也是甚为矫捷，举剑相迎，恰好替龙成斌挡住了陈石星的这招杀手！

双剑相交，火花四溅，这武士用的是一把厚背阔身的长剑，损了一个缺口，并无大碍。不过他对陈石星这一招精妙的剑法，却是颇为惊异，微微“噫”了一声。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名武士能够招架陈石星这么凌厉的攻势，陈石星也是始料之所不及。不过他自忖对方纵然不是泛泛之辈，他也还是有把握在三招之内，把他毙于剑下。

陈石星运剑如风，不容那人喘息，唰唰唰便是连环三剑。另外一名武士

跳下马背，飞快扑来。先头和陈石星交手的那名武士长剑自左而右的划了半道弧形，刚好和这名武士所发的剑招配合，陈石星的凌厉攻势，又给他们化解了。陈石星不觉心头一凛，“他们的剑法虽然不算太差，但也不见有何精妙之处。怎的两人联手，威力却突然如此之强？”要知道陈石星已得张丹枫所传的无名剑法的精髓，即使是各大剑派的上乘剑法在他的眼中也不见得是如何精妙的，这两人的剑法严格说来，还不能算是上乘剑法，但奇就奇在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招剑法，在他们两人手中使出，竟然毫无破绽可寻。

龙成斌道：“这小子厉害得很，你们的大哥二哥恐怕未必能够将他拿下，我看你们也不必讲究什么江湖规矩了，大伙一齐上嘴巴。”

第三个武士说道：“四弟，你上去助大哥二哥一臂之力吧。”跟着回过头来，对龙成斌笑道：“公子放心，有我的三个兄弟布成剑阵，这小贼的本领即使再强，也是决计逃跑不了。让我留下来陪伴公子吧。”他是恐怕云瑚突然发难，龙成斌抵挡不了。龙成斌懂得他的意思，目光注视云瑚，无可无不可的神气“嗯”了一声，说道：“也好。”云瑚此时亦已下了马背，全神注视陈石星和那三个武士的恶斗，对龙成斌根本就不理会。

第三个武士加入战团，陈石星越发感到吃力。剧斗中他的一招“三转法轮”，白虹宝剑扬空一闪，抖起三朵剑花，似左似右似中，一刹那间，三个对手都感到剑花耀眼，冷气森森，好像那明晃晃的剑尖正是向着自己的要害刺来。三兄弟心意相通，陡的一声大喝，三剑齐挥，首尾相衔，连接成一道剑圈。

这一招乃是陈石星从无名剑法中参悟出来的杀手绝招，快、狠、准、变，四字诀兼而有之，剑势飘忽，变幻莫测，当真是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但对方三人动作如一，布成的剑阵却也是有如天衣无缝，只听得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陈石星非但突不破对方的防御，反而给围在对方的剑圈之中，虎口也给震得一阵酸麻。原来龙成斌带来的这四个武士乃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复姓呼延，依次以龙、虎、豹、蛟为名。围攻陈石星的是老大呼延龙，老二呼延虎，老四呼延蛟，留下来保护龙成斌的是老三呼延豹。这四个武士是龙成斌叔叔——京师九阿提督龙文光的心腹卫士，论本领，单打独斗，他们比不上昨晚来搜云家的那两个军官沙通海和石广元，但他们四人却有一套配合得天衣无缝的剑法，十分厉害，布成剑阵，一等一的高手也是难以脱身。

他们这套剑法出自西藏天龙门，和中土各家各派的剑法全不相同，只是一个人应敌的话，剑法看似平平无奇，两人联手，威力就强一倍；三人联手，威力又强一倍；四人联手，那就等于十六个一流高手同时向着对方攻击的威力了。

陈石星此时一对三，亦已等于和八名一流高手作战，虽有宝剑之利，但给对方强劲的力道荡开，也难削断对方的兵刃，占不了多少便宜。斗了三五十招，包围的圈子越缩越小，陈石星的身法剑法已是渐渐施展不开。急得连忙叫道：“云姑娘，你快走吧！麻烦你给单大侠送个讯，请莫留在这里理我了！”

说也奇怪，云瑚既不拔刀相助，也不走开，陈石星叫她逃跑，她竟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龙成斌自作聪明，“她和陈石星这小子同在一起，想来是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但她对这小子的说话，一定还是半信半疑。”

陈石星被呼延三兄弟围攻，看来已是决计难以脱身。龙成斌放下了心，

踏前两步，说道：“瑚妹，你别给这小子哄骗，他当真是你的杀父仇人！你要不要亲手报仇？”

云瑚装出心中思疑不定、脸上一片茫然的神气，一双惶惑的眼睛瞟着龙成斌，说道：“龙公子，请你过来，我有话和你说。”

呼延豹在龙成斌身边低声说道：“公子小心！”

龙成斌道：“在这里不能说么？”

云瑚哼了一声，说道：“我爹娘的事情，我要问清楚，才能相信你的说话。哼，你信不过我，我也信不过你呢，你不肯过来，那就算了。”

云瑚父母之事，事关“家丑”，她一个女孩儿家，不便当着龙成斌的手下启齿，那是情理之常。

龙成斌想到了这一层，不觉喜形于色，乐在心头：“只要她对那小子已经起了怀疑，我就可以哄得她相信我了。”

于是不听呼延豹的劝告，挥了挥手，说道：“你别跟来。云姑娘是我的妹子，我们兄妹谈体己的话儿，有什么需要提防的！”

说罢，偷偷向呼延豹使了一个眼色，就径直向云瑚那边走过去了。

陈石星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虽然是在围攻之下，处身险境，对云瑚的说话也仍然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大为着急，连忙叫道：“云姑娘，切莫上这小子的当！”

高手搏斗，岂能分了心神？呼延龙长剑一指，平胸便刺，呼延虎呼延蛟双剑相连，划了一道圆弧，封住陈石星的剑势。陈石星虽然还是能够用巧妙的身法闪开呼延龙的杀手，但听得“嗤”的一声，衣襟已是被呼延龙剑尖穿过，幸亏没伤着皮肉。无可奈何，只好暂且不管云瑚，凝神应敌。

龙成斌走到云瑚身旁，笑嘻嘻的低声说道：“瑚妹，你要问些什么？”

就在这一瞬间，陡然间只见金星闪烁，云瑚已是一把梅花针射了出去！

距离如此之近，龙成斌哪里能够闪避？百忙中刚一转身，还未来得及拔步飞奔，只听得嗤嗤之声不绝于耳，云瑚发出的那一把梅针，已是全都射进他的背心！

云瑚大喜，冷笑说道：“小贼，你才是谋害我爹的帮凶，你以为我还会上你的当吗？”唰的拔刀出鞘，便要上前割下龙成斌的脑袋。

龙成斌忽地回过头来，说道：“瑚妹你怎样和我开玩笑？”脸上竟是笑嘻嘻的，丝毫也没受伤的迹象。

云瑚从大喜变成大吃一惊，疑心不定：“难道这小子的内功竟然练得暗器不入？上次他来见我，本领还是极之平常，不到三年，焉能精进如斯？”父仇不共戴天，心中虽是惊疑，手底丝毫不缓，一招“雁落平沙”，宝刀劲劈下去。

她快龙成斌也不慢，反手一剑，剑势居然也非常凌厉。他这一招乃是攻敌之所必救，云瑚避招进招，宝刀“白鹤展翅”，当的一声，火花四溅，把龙成斌的长剑损了一个缺口。但成斌已是斜窜出去，依然没有受伤。说时迟，那时快，呼延豹已是赶上来了。

原来龙成斌穿着一件紧身软甲，梅花针能够刺穿外衣，可穿不进他的软甲。另一方面，他所得的无名剑法虽然只是一鳞半爪，这三年来亦已大有进步。他就是凭着这两件“法宝”，刚才才敢离开随身卫士，独自跑到云瑚身边的。

陈石星这才知道，云瑚原来是装作糊涂，有意把龙成斌单独引来，以便

取他性命的。虽然未能得手，忧虑已是为之一扫而空。

当下精神陡振，唰唰唰连环三剑，将呼延三兄弟收紧了的剑圈又再荡开。

这一边云瑚和呼延豹亦已交上了手，呼延豹单打独斗，比云瑚稍逊一筹。

由于只是稍逊一筹，云瑚在急切之间，也是未能摆脱他的缠斗。想要冲过去先取龙成斌性命的计划是落空了。

陈石星叫道：“云姑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还是先到金刀寨主那里报讯吧！”

云瑚紧咬银牙，一声不响，一口气劈出六六三十六刀，呼延豹迫得步步后退。呼延豹也正是要她如此，一步步退向兄弟那边，虽然只有招架的分儿，剑法步法，却是丝毫不乱。

陈石星已经知道这四兄弟一旦会合，剑阵必将更加无懈可击，云瑚向自己这边迫近，那可正是自投罗网了。

心念未已，主持剑阵的呼延龙已是把阵形移动，把云瑚卷进阵中。四人会合，威力又再倍增，四柄长剑，织成了一片光网，裹住陈、云二人，云瑚的身法登时施展不开。转眼之间，险招迭见。

龙成斌惊魂稍定，一看形势，陈、云二人已是插翼难逃，便又得意洋洋的发号施令：“姓陈这小子活的得不到，死的也要！这位云姑娘可是我的妹子，你们千万别要伤了她的性命！”

呼延龙应了一个“是”字，长剑在大剑圈之中倏的伸出，指向云瑚胸口的“璇玑穴”。他是兄弟中的老大，剑法最精，能用剑尖点人穴道，却不至于伤害对方。

四兄弟的剑法配合得天衣无缝，当呼延龙长剑伸出的时候，另外的三柄长剑已是同时攻击陈、云二人，把陈石星的剑势封住，又压住了云瑚的宝刀。

在这危机瞬息之际，陈石星一咬牙根，不顾本身安危，冒险进招。他的无名剑法善于随机应变，一招“星汉浮槎”，径自向剑圈之中投进，发挥出最大威力。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三柄长剑都给荡开。云瑚的宝刀当胸一立，碰歪了呼延龙刺来的剑尖。

呼延龙四兄弟联手，等于十六个一流高手的合力围攻，陈石星虽然亦已把无名剑法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也还是颇有不如。对方的三柄长剑是给他荡开了，他的左肩却给呼延蛟的剑峰划过，幸而受的只是轻伤。

呼延龙道：“云姑娘，这小子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倚仗他是不行的啦。你已经知道，龙公子对你甚为怜惜，他是不会难为你的。请你放下兵刃，退下去吧。免得我们误伤了你。”

也幸而他们不敢伤害云瑚性命，云瑚方能勉强支持。

云瑚忽地一声冷笑，说道：“你们得意得太早了，叫你见识姑娘的厉害！”冷笑声中，青冥宝剑已是倏的出鞘，左手持刀，右手持剑，短刀护身，长剑攻敌。

说也奇怪，云瑚歪歪斜斜的一剑刺出，竟然和陈石星所发的剑招配合得恰到好处，对方四柄长剑织成的光网登时四分五裂！

原来她和陈石星所用的乃是雌雄宝剑，双剑合璧，威力极大。张丹枫夫妻当年在新婚之后，殚精竭虑，根据上乘武学的剑理，创造出的一套奇妙无比的双剑合璧功夫。他所创造的“双剑合璧”，并非讲究一招一式的配合，而是“剑势”上的配合，只须懂得诀窍，信手刺出的一剑，便可以和同伴配合得妙至毫巅！

云瑚并没有见过张丹枫，——最少在她的记忆之中是这样，但这套剑法却是张丹枫间接传给她的。说起来有段来历。

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张丹枫，这话可有一点毛病，她其实是见过的。不过那是她刚刚来到人间的第三天。她是个无知无觉的初生婴儿，连父母都还未能辨认，见过些什么人，那自是毫无印象的了。

那时张丹枫的妻子，亦即云浩的姑姑云蕾已经死了几年，张丹枫正想到石林归隐，听说云浩生了一个女儿，便把这套剑法送给云瑚当作礼物，叫她父亲待她长大了教她。当时张丹枫把这对雌雄宝剑双剑合璧的妙处告诉云浩，并和他说道：“这是我和我的姑姑合创的剑法，你的姑姑没留下子女，我只能留给她的侄孙女儿了。你将来得了佳婿，我再把雄剑送给他。我希望他是我的门人，但即使不是我的门人，我也会把双剑合璧的用法传与他的。”

云瑚长大之后，父亲把这套剑法教给她，还曾和她开过玩笑，“张大侠的弟子都比你大得多，看来他希望你嫁给他门下弟子的愿望是必定落空的了。不过张大侠给你这份‘嫁妆’，可端的是无价之宝，且看是谁家儿郎有福气承受了。”

此际，当云瑚碰上生命的危险之时，她不知不觉的想起了这对雌雄宝剑双剑合璧的妙用，而陈石星手上拿的正是白虹雄剑，于是她不假思索，信手一挥，便即根据张丹枫间接所授的剑理出招了。

双剑合璧的威力足可以和呼延四兄弟联手之力相抗，而剑法的奇妙，则更在对方之上！

剑阵突然被破，呼延四兄弟无不大骇，忙转阵法，脚踏五行八卦方位步步后退，还想勉强挣扎，力图反击。

陈石星惊喜交集，当下立即抓紧战机，不容对方有喘息的机会，运剑如风，着着追击。

云瑚家传的快刀天下无双，如今改用宝剑攻敌，速度亦是足以跟得上陈石星。她根本无须理会陈石星用的是什么招数，只按剑理施为，每一招一式都是配合得妙到毫巅！

只听得“当”的一声，呼延蛟手腕首先中剑，兵刃坠地。紧接着只听得断金夏玉之声绵绵不绝，呼延虎、呼延豹两把长剑已被削断，本领最强的老大呼延龙，他的那把厚背阔身的长剑也损了七八个缺口，不能再用了。

呼延四兄弟大骇，发一声大喊，四散奔逃。龙成斌更是怕死，早在一见他们形势不妙之时，已是先他们而逃了。

他们的坐骑乃是素有训练的战马，听得主人的呼啸，立即跑来。可是有一匹却跑得较慢，而且不时回顾，好像有什么牵挂，舍不得离开此地的样子。陈石星一跃而上，拦住马头，将它降伏。

呼延龙、呼延虎、呼延豹都已跨上坐骑，被陈石星捉着的那匹马是呼延蛟的。呼延蛟哪里还敢夺马，慌忙跳上大哥的马背，两人合乘一骑，转眼之间，四人三骑都已跑得远了。

云瑚骑的那匹白马从树林里跑出来，给陈石星捉着的那匹马本来还在挣扎，一见白马来到，登时“温柔”起来，俯首贴耳站住不动，和云瑚的白马靠在一起，挨挨擦擦，状甚亲热。原来云瑚这匹白马是公马，呼延蛟这匹坐骑是雌马，异性相吸。它们竟是“一见钟情”了。

云瑚粉脸微红，拉开白马，说道：“我这匹马快，还可以追得上那个小贼。”

陈石星笑道：“穷寇莫追，由得他们去吧。我刚夺得这匹坐骑，恐怕也还未能听我的使唤，让它们多亲热一会也好。”云瑚一想，陈石星的坐骑跟不上自己，自己追得上他们，也是无济于事，只好让龙成斌跑了。陈石星想起刚才的惊险，心中犹有余悸，说道：“云姑娘，想不到你的剑法也是这样高明！”

云瑚的脸羞得更加红了，说道：“我就只会这套剑法，胡乱使将出来，想不到能够击败敌人的。其实这是你的剑法高明，我不过沾了你的光罢了。”

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天边还有一抹残霞，霞光映衬之下，云瑚羞红了的粉脸显得分外俏丽。陈石星心神微荡，“女孩儿家真是奇怪，动不动就会脸红”，笑道：“云姑娘，你怎么这样客气起来了？我才是全靠了你相助之力，方能脱险呢。云姑娘，你不会怪我吧。”云瑚怔了一怔，说道：“我怪你什么？”陈石星道：“刚才我是恐怕敌人太强，不愿意连累你陪我冒性命之险，所以劝你先走的。好在你没听我的话。不过我真的并非看小你的，你不至于误会我吧？”

云瑚听了这话，又是害羞，又是感动，说道：“你样样为我着想，我感激你都还来不及呢。”心里想道：“难道他是不知道双剑合璧的来历，还是故意试探我的呢？”陈石星道：“天就快要黑了，咱们是再走一程呢，还是就在此地歇息呢？”忽地发觉云瑚正在定着眼神看着自己。

陈石星正自觉得奇怪，忽听得云瑚啊呀一声叫了起来。陈石星吃了一惊，连忙问道：“云姑娘，你怎么啦？”正是：

劫后愿为同命鸟，最关心是眼前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失足终成千古恨 盟心愿结此生缘

云瑚说道：“不是我有事，是你有事，陈大哥，你受了伤都不知道么？”陈石星刚才被呼延龙刺了一剑，左臂划开一道三寸多长的伤口，鲜血不断沁出，此时已是染红了衣袖，开始给云瑚发觉了。

陈石星道：“一点轻伤，算不了什么。”

云瑚说道：“受了伤可不能大意，先止了血再说。我身上带有金创药。陈大哥，请你坐下来，让我给你敷药裹伤吧。”

刚才在剧斗之中，陈石星受了伤也不觉得疼痛，此时给云瑚提醒，方始觉得，说道：“也好。那么麻烦云姑娘了。”

云瑚说道：“陈大哥，你帮我们母女这样大的忙，些须小事，你也和我客气？”

可是当她掏出金创药的时候，却是不禁有点踌躇了，要给陈石星敷药裹伤，非得他脱掉上衣不行，她是一个女孩儿家，有生以来，几曾和一个初相识的男子如此亲近？自是不免有点难为情。

陈石星懂得她的心意，一咬牙根，把半边袖子撕了下来，说道：“云姑娘，请把金创药与我，我自己会敷的。”

陈石星一客气，云瑚倒是不好意思了，说道：“陈大哥，你只用一条手臂，敷药如何方便？听我的话，躺下来吧。”

陈石星小心翼翼的把背着的古琴先放下来，靠着大树坐下，说道：“云姑娘，多谢你了，世间事情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几个时辰之前，你还把我当作敌人，如今你却对我这样的好。”他是心里着实欢喜，不自觉的就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云瑚脸上一红，说道：“是呀，的确是有许多事情意料不到的。陈大哥，你还怪我刚才的鲁莽吗？”

陈石星道：“我感激你都来不及呢。嗯，你的金创药比我随身所带的金创药还好得多，现在已经不疼了。”

云瑚笑道：“哪有见效这样快的。天色已黑，龙成斌那小贼吓破了胆，料想是逃回大同，今晚决计不敢再来的了。咱们也不必忙于赶路，就在这里歇一宵吧。你先睡，我给你守夜。”陈石星道：“其实我并不累，今晚不睡也行。”

云瑚柔声说道：“陈大哥，你的本领十分高强，但也不是铁铸的身子，还是听我的话，先安歇吧。”

“最难消受美人恩”，一个美丽的少女对他如此温柔体贴，陈石星几曾得过？不觉如沐春风，心里甜丝丝的好不舒服。说道：“好的，我听你的话。但现在我可还未想睡。”

云瑚说道：“陈大哥，你这张琴让我瞧瞧行么？”陈石星道：“当然可以。”

云瑚抚弄古琴，赞道：“好一张稀世之珍的古琴，想必是你的家传宝物了？”

陈石星听得她称赞自己这张古琴，心中更是欢喜：“想不到她竟然是个识货的行家。”说道：“是我爷爷留给我的。或许它不能算是稀世之珍，但在我的心目之中，却确实没有哪样东西可以比得上它。”

云瑚微微一笑，说道：“当真没有么？”

陈石星瞿然一省，说道：“不错，有一样东西是要比它珍贵得多。”

云瑚道：“那是什么？”

陈石星道：“是知己的友情。”

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不觉想起了“小王爷”段剑平来，他在内心中许过愿，要把这张古琴送给段剑平的。

云瑚却会错了他的意思，只道他这话是为自己而发，不觉粉脸微红，说道：“陈大哥，你的爷爷是天下第一琴师，你的琴想必是弹得很好的了。”

陈石星道：“我和爷爷差得远呢。可惜我的手臂受了伤，待我好了弹给你听。云姑娘，你也喜欢弹琴的吗？”

云瑚说道：“我弹的琴可是不成曲调，小时候胡乱学过几天。我有一位朋友，他很喜欢弹琴。”

陈石星道：“可是小王爷么？”

云瑚说道：“正是段剑平。你怎么知道？”

陈石星道：“我在大理听过他弹琴，弹得很是不错。”

云瑚说道：“前几年他曾在我的家里住过一个多月，常常弹给我听的。但我知道他一定没有你弹得好。”

陈石星勉强笑道：“你又没有听过我的弹琴，下这评语不太早了一点么？”

云瑚说道：“何须听过？俗语说名师出高徒，何况你的爷爷就是天下第一琴师，咦，陈大哥你在想些什么？”她忽地注意到陈石星若有所思了。

陈石星道：“没什么，我是在想什么时候好了，可以为你弹琴。”其实心中却是在想：“要是他们成了亲，我把这张古琴送给他们夫妇，倒是一件最佳的礼物。嗯，他们一个是王府的贵公子，一个是大侠的女儿，他们匹配，才是最美满的姻缘。”

云瑚笑靥如花，说道：“那么我先多谢你啦。陈大哥，听说琴声可以令人宁静，是真的吗？”

陈石星道：“我听爷爷说过，要是琴技已臻化境，别人的喜怒哀乐，都可以任由你的琴声操纵。”

云瑚说道：“可惜我弹得不好，否则我倒想弹奏一曲，给你催眠。陈大哥，你累了一天，也该睡了。”

陈石星道：“段公子弹得很好，你是他的高徒，何须客气？你弹给我听吧，我真的想在你的琴声之中安眠。”

云瑚笑道：“其实我是想请你这位名师指教，我弹给你听，你可不要笑话我。”

当下取出古琴，自弹自唱：

“晚风前，柳梢鸦定，天边月上。静悄悄，帘控金钩，灯灭银缸。春眠拥绣床，麝兰香散芙蓉帐。不见萧郎，多管是耍人儿躲在回廊。启双扉欲骂轻狂，但见些风筛竹影，露坠花香。叹一声痴心妄想，添多少深闺魔帐。”

这是大同地方流行的民间小调，少女思春之曲。云瑚十四五岁的时候，段剑平最后一次在她家作客，教她弹的。当时她也不解其中之意，只是觉得这个曲子好听，就牢牢记住了。此时弹奏出来，给陈石星听，一曲奏罢，不觉脸晕轻红。

陈石星听得心神俱醉，蓦地想道：“这想必是段剑平教她弹的，以便他日闺房之内，妇随夫唱，听这曲子，其乐有胜于画眉。我可不能想歪了。”

听着这个轻松的曲子，陈石星心里有三分伤感，但更多的七分却是甜意，果然不知不觉的就在她的琴声之中睡着了。在梦中他看见云瑚笑靥如花，和段剑平手拉着手向他走来，他献上古琴，当作送给他们的新婚贺礼。

陈石星梦见段剑平，云瑚看着他闭上眼睛睡着了，不知不觉也是想起了段剑平来。

她从来没有和一个男子如此接近，除了段剑平之外。

段剑平曾经好几次到过她的家里，她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不过在她十五岁那年，和段剑平分手之后，一直三年有多，却没有再见过面。

在这三年当中，她除了记挂迟迟不归的父亲之外，常常想起的就是段剑平了。每次想起他的时候，总是有着一个快乐的回忆。

今晚，她对着新相识的陈石星，不知不觉又想起了段剑平。

但今晚的感觉，却和以往每次想起段剑平时时候的感觉不同。

“想不到这个初相识的少年，对我也是如是之好，就像段大哥对我一样。”

她没有兄弟姐妹，在她的心目之中，一向是把段剑平当作亲哥哥一样的。

陈石星才不过是第二次和她见面，严格说来，真正“相识”，还不到一天。

虽然是“新相识”，又不像是“新相识”，陈石星和她家的关系之深，现在来说，恐怕还要超过段剑平了。他曾经救过自己的父亲；父亲临死之时，将宝刀付托与他；他不辞万里迢迢，踏入危城，来为她的父亲送回遗物；他又是她母亲的恩人；她的家事，他已完全知悉，甚至比她自己还要知得清楚。

还有令得她一想起脸上就发烧的一件事情，张丹枫是他的师父，张丹枫已经把雌雄宝剑分赠给他们二人。

她想起段剑平，只是像小妹妹想起大哥哥一样。回忆是快乐的，但这快乐的由来，只是在感觉上满足于得到一个大哥哥的爱护。

这个“初相识”的少年，在这一天经历过的事情看来，也是像段剑平一样“爱护”她的。但他的“爱护”却又似乎和段剑平的“爱护”不同，这种微妙的感觉，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

她想段剑平不会脸上发烧，如今对着陈石星却是不知不觉的脸上发烧了。

陈石星已经睡着了，她不好意思守在他身边看着一个“陌生男子”的睡态，于是放轻脚步，从他身边走开。在她的心里，不知不觉的把这个“陌生男子”和她一向当作亲哥哥的段剑平比较起来。

段剑平是气度雍容，举止潇洒，不但武功极好，琴棋诗画也无所不能。他曾教她弹琴，教她写字，替她画像，为她写诗，说实在话，她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位“段大哥”的。

她和陈石星虽然“相识”才不过一天，但她已经明显的感觉得到，他和段剑平并不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人。

陈石星的琴技也许比段剑平还要高强，但纵然琴剑无双，也是掩盖不了他的“乡下人”的本色。

而陈石星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掩藏自己的泥土气味，他是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和云瑚相见的。

不错，她是非常喜欢段剑平的，喜欢他的潇洒，喜欢他的雍容，但陈石星这份质朴纯真，却也给她一种稳重可靠而又可亲的感觉。她不知道和陈石

星相处久了，是不是也会像喜欢段剑平一样的喜欢他，但她知道最少现在她是不会讨厌他的。

云瑚想呀想的，不觉脸上又热起来了。一阵冷风吹来，她定了定神，清醒了些，不禁心中自笑：“我为什么要拿他们二人比较呢？我又不是想嫁段大哥，至于陈石星，他虽然有雄剑白虹，我也并不是非嫁他不可。我的年纪还小呢，何必自寻烦恼！太早地想它作甚？”

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今晚是第一次。她不愿意再想下去，但心情仍然无法宁静下来。

不知不觉走到树林深处，离开陈石星越来越远了。

她的那匹白马和陈石星夺来的那匹坐骑，可能是去找寻草料，也可能是像初恋的情侣一样，在这幽美的夜色之中，不知躲到哪里“谈情”去了。

忽然她隐隐听得有马嘶之声。她初时以为是她的白马发现了主人的踪迹，跑来迎接主人。但过了片刻，不见白马跑来，却听见脚步声了。

云瑚躲在一棵大树后面，这晚月色很好，月光下隐约可以见到两条黑影在那边的山坳出现，看背影似乎是一男一女。他们并肩而行，并没骑马。

云瑚伏地听声，只听得那个女的说道：“奇怪。咱们这匹白马刚才不知怎的好像颇为焦躁，不听指挥，就把咱们带来这里。”云瑚吃了一惊，这声音竟是似曾相识。

跟着一个男子的声音说道：“跑了整整一个白天又半个夜晚，马不累人也累了，秀妹，你也该歇歇啦。”

那女的说道：“英表哥，你不知道我多么记挂云家妹子，如今大同之围已解，我恨不得插翼飞去看她。”

那男的道：“我受了段剑平之托，也是急于要见她啊，不过咱们的白马跑得飞快，和插翼也差不多了，反正明天一定可以赶到大同，你也不必太心急。找个干干净净的地方，你先舒舒服服睡一觉吧。我替你守夜，明天一早，我会叫醒你的。”

云瑚听到这里，不觉又惊又喜，原来这一男一女，正是她希望到了金刀寨主那里可以和他们会面的江南双侠——郭英扬和钟毓秀。想不到用不着到金刀寨主那儿，他们已先自来了。

“原来他们连夜赶路，正是为了要去找寻我的。我且暂不作声，开他们一个玩笑。”此时郭钟二人已经走进树林，和云瑚匿藏之处距离不远了。

脚步声停了下来，似乎是在寻觅适宜睡觉的地方。云瑚见他们没有继续走来，正想悄悄过去吓他们一跳，忽听得钟毓秀笑道：“你准备怎样替段剑平去向云家妹子表白心意。”

此言一出，不是云瑚吓他们一跳，而是他们吓了云瑚一跳了。“段剑平要向我表明什么心意？又为什么要他们代为传达？”

只听得郭英扬笑道：“他不好意思和你说，我也不好意思和云家小妹子说。秀妹，你就帮我这个忙吧。不，不是帮我的忙，是帮段大哥的忙。”

钟毓秀笑道：“说起来段大哥也是怪可怜的，他虽然是‘小王爷’，荣华富贵，样样齐全，可就是缺少一个知心的人儿作伴，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再过几年，‘小王爷’，只怕也要变成‘老王爷’啦。这个忙咱们倒是应该帮他的。”

郭英扬道：“是呀，这个忙也只有你才能帮他，你是应该当仁不让的了。”

钟毓秀似乎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笑道：“要我帮他的忙那也不

难，你把他和你说的私话说给我听。”

郭英扬笑道：“我说给你听不打紧，你可别要回去取笑他。你不知道这位‘小王爷’，平日看来是那等潇洒，说到自己心事的时候，却是扭扭捏捏像个大姑娘一样，脸都红了。”

钟毓秀忍俊不禁，“噗嗤”一笑，说道：“你别穷刻划了，快点说吧，你是怎样探出他的心事的？”

郭英扬道：“那天我劝他成家立室，我说你已经是将近‘而立’之年了，也该有位王妃啦。他只是不作声。我说你文武全才，也难怪你眼光大高，我知道普通的女子你是看不上眼的。但要找一个能够和你匹配的女子确是很难，你就将就点儿吧。”

“我说了这番话，想不到却是引得他开口了。你猜他说什么？”

钟毓秀道：“他就把意中人的名字告诉你了？”

郭英扬笑道：“他才没有这样爽快呢。他先是叹了口气，然后好像蚊子叫一样低声说道：‘你说错了，不是我看不起人家，是我怕自己配人家不上。’”

“我一听欢喜得跳了起来，说道：‘这么说，原来你是已经有了意中人了，快点告诉我，是谁家的姑娘。’”

“半晌，他吞吞吐吐的说道：‘这位姑娘，你也是熟识的，她的父亲是名闻天下的大侠，她自小聪明伶俐，秀外慧中，我们两家有数代交情，她一向把我当作大哥哥一样。小时候我和她开过玩笑，说是一定要娶她为妻，当时只是一个玩笑，但当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是开始长成的小姑娘了，回家之后，我就老是忘不掉她，我心里明白，我开的不是玩笑了，我真的想娶她了。’”

“一时间我还没有想到他说的这位姑娘是谁，我一面思索，一面问他：‘既然你们乃是世交，为何你不托人提亲，以你这样的身份人才，还怕女家不答应吗？’”

“他又叹了口气，说道：‘我比她大着十岁呢，一向又是把她当小妹妹一样，怎好意思开口。’”

“我说用不着你向她开口呀，找个大媒，向她爹爹去说就是。”

“他说，这位姑娘的爹爹已经失踪了三年，她只是孤零零一个人在家里的！”

“说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登时跳了起来，嚷道：‘原来你说的是云大侠的女儿，我们的云家小妹子！’”

郭英扬料想不到，云瑚更是料想不到！她偷听郭钟二人的谈话，听到这里，不觉粉脸通红，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了。

段剑平和她“开玩笑”的那幕往事，她本来早淡忘了的，如今突然听人提出，这幕往事，不觉重又泛上心头。

当时她还只是八九岁的小姑娘，那天她要段剑平陪她下河捉鱼，那是一条黄水混浊的淤泥河，段剑平是“小王爷”的身份，几曾做过这种事情？为了逗云瑚高兴，只能战战兢兢的陪她踏进淤泥河里，他越怕弄脏，云瑚就越发顽皮，故意把浊水泼在他的身上，把他一件簇新的衣裳弄得满是污泥。云浩出来找他们回去吃中饭，刚好看见女儿戏弄段剑平的情景，带笑责备女儿道：“你这野丫头如此顽皮，谁敢娶你做妻子？哼，你要是不改，将来是一定找不到婆家的了！”她被父亲责备之后，还当真是有点担心，偷偷的问段剑平：“女孩子一定要嫁人的吗？我找不到婆家，那怎么办？”段剑平听了，

哈哈大笑，说道：“小妹子，你别担心，我一定娶你为妻！”

想不到段剑平开这个“玩笑”，如今他竟然是当起真来了！

小时候，她因为父亲吓她“将来找不到婆家”而要偷偷去问段剑平“怎么办？”如今，她却是为了段剑平的要“娶她为妻”，而不知“怎么办”了。但她现在却能和谁去商量？

心乱如麻，云瑚不觉呆了。她本来准备突然跑出去吓郭钟二人一跳的，此时也害羞得不敢出去了。她害怕钟毓秀当真和她提亲，她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正自不知所措，忽听得马嘶之声，是三匹马同时的嘶鸣。

郭英扬吃了一惊，跳起来道：“这树林里藏有人！”

钟毓秀则又惊又喜，失声叫道：“郭表哥，你仔细听，好像是我的那匹坐骑！”

郭英扬道：“不错，叫声是有点像。咱们快去看个明白。”他话犹未了。钟毓秀已是飞快的朝着马嘶的方向跑过去了。郭英扬连忙跟着她跑，只留下一个不知所措的云瑚。

过了一会，密林深处，隐隐传出金铁交鸣与喝骂之声。茫然不知所措的云瑚好像从一个纷乱的梦中惊醒过来，心里叫道：“不好，莫非是他们和陈大哥打起来了，我该怎么办呢？唉，这真是越弄越糟了！”

孤男寡女，同宿林中，纵然光明正大，也是难免瓜田李下之嫌。何况郭钟二人又正是为了替段剑平做媒来找她的。“他们突然发现陈大哥在这三更半夜的荒林和我一起，不知心里会怎么样想法？”云瑚想到这层，不由得更是面红耳热了。

可是，假如她从不速现身，只怕事情会弄得更糟，云瑚只好抛开顾虑，硬着头皮，向声音来处跑去。

她猜得不错，江南双侠果然是已经和陈石星打起来了。陈石星给马鸣惊醒，只道有人盗马，匆匆而起，还未找着坐骑，就给他们发现。

钟毓秀一见自己的白马，不由分说，唰的一剑就向陈石星刺去。

陈石星喝道：“好大胆的盗马贼，啊呀！你，你，你是钟毓秀斥道：“你这小贼，想不到会碰上物主吧？”口中说话，剑法丝毫不缓，陈石星只好拔剑招架，郭英扬也上来了。

陈石星以一敌二，一时间怎说得清楚，而钟毓秀也怎能相信他的言语，攻了两招，怒声说道：“你这小贼，那天在红崖坡上，我已经发现你的踪迹可疑了，我的白马焉能落在你的手中？你分明是红崖坡的强盗一伙！还敢花言巧语骗我！”

话犹未了，忽听得一个清脆的声音叫道：“秀姐，他没有骗你，他说的话都是真的！”

郭钟二人一愣，陈石星跳出圈子，插剑入鞘，说道：“好了，你们不相信我，总该相信云姑娘吧？”他受了冤枉，心里难免有一点气，当下退过一旁，再也不发一言，让云瑚替他分辩。

钟毓秀定了定神，看着站在她面前的云瑚，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云瑚笑道：“秀姐，你不认识我了么？”

钟毓秀呆了一呆之后，“啊呀”一声叫起来道：“瑚妹，果然是你。我还以为是哪里钻出来的俊小子呢。”

云瑚说道：“我正想到周伯伯那里去找你们，恐怕路上不好走，只好女

扮男装。”

钟毓秀道：“我们也正是想到大同去找你的。他，他是谁？”她见云瑚女扮男装和陈石星同在一起，只道他们是一路同行的，不觉疑心大起。

云瑚说道：“这位陈大哥和你们一样，他也是段剑平的朋友，特地到大同来找我的。不过，我们却是今天方才相识。”接着笑起来道：“不打不相识，实不相瞒，我也是曾经误会过他，和他打过一架的呢。你们重新见过礼吧。”

郭钟二人满腹疑团，和陈石星见过礼后，钟毓秀道：“我这匹坐骑那天是给红崖坡的盗魁潘力宏抢去的，不知怎的又会落在陈兄手中？”心里想道：“他是段剑平的朋友，段剑平怎的从来没有和我们提过？”

说话之间，钟毓秀那匹白马已经跑到她的跟前，欢声嘶鸣，和旧主人挨擦了一会，又跑去和陈石星亲热。这匹马颇通灵性，它好像是要旧主知道，它和陈石星是好朋友。

跟着郭英扬那匹白马也跑了来，郭英扬笑道：“怪不得你到了这里就不肯走，原来你是发现了旧伴侣了。好，你们亲热去吧，别在这里打扰我了。”两匹白马好像听得懂他的话，双双跑入林中。陈石夺来的那匹瓦刺马垂头丧气的走来，不敢跟随过去，只好孤零零的站在一旁。好像甚是凄凉。

陈石星触景心酸，暗自想道：“见了旧侣，当然就会忘掉新交了。马儿如此，人也何尝不是一样。”

郭英扬笑道：“秀妹，你这匹坐骑和陈兄也是很亲热呢，若非陈兄曾经有过好处给它，它一定不会这样。”心里对陈石星刚才的话，已经相信了几分。

云瑚说道：“秀姐，这匹白马正是陈大哥从红崖坡那秋强盗的手中给你夺回来的，它受了点伤，也是陈大哥给它医好的。陈大哥对它好，它当然对陈大哥好啦。陈大哥为了物归原主，一路追踪你们，从大理追到这儿。”当下将陈石星在红崖坡的遭遇以及在大理结识段剑平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他们。

钟毓秀道：“陈大哥，刚才冤枉了你，真是不好意思。”陈石星淡淡说道：“没什么。好在这匹白马如今已能物归原主，我也可以了结一件心事了。”钟毓秀“噗嗤”一笑，说道：“陈大哥，你真是好人，怪不得我们的云家小妹一和你相识就这样相信你。”

云瑚七窍玲珑，听出钟毓秀话中有刺，不觉脸上一红，勉强笑道：“秀姐，你猜错了，我也曾冤枉好人呢。我和陈大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几乎恩将仇报。”郭钟二人都是怔了一怔，钟毓秀道：“哦，原来陈大哥还是你的恩人吗？”郭英扬道：“对了，刚才你说和陈大哥曾经打过一架，这是怎么回事？”云瑚此时方有余暇把她父亲已遭不幸的事情告诉他们，一直说到陈石星怎样忠于她父亲的所托，不辞万里迢迢踏入危城，把父亲的遗物交还给她为止。但陈石星曾经见过她母亲的事，云瑚则还没有说出。

江南双侠听罢云瑚所说的陈石星侠义行为，不觉对他另眼相看，大起敬意。但另一方面却也是不由得暗暗为他们的好朋友段剑平担心，心想陈石星和云家的关系如是之深，只怕云瑚为了报恩，那么段剑平在她心中的位置就要被陈石星取而代之了。

四个人分开两对交谈，钟毓秀把云瑚拉过一边，小声说道：“段大哥很挂念你，他本来是托我们请你往大理避难的，只因我们来的时候，大同之围

未解，所以先绕过大同，去找金刀寨主。”

云瑚道：“我已经知道了。”

钟毓秀道：“那么你准备前往哪儿？是上大理还是去见金刀寨主？”

云瑚说道：“我当然是要和你们一起先去拜见周伯伯的。他和先父是八拜之交，我想他一定也是很挂念我的。”

钟毓秀道：“当然是挂念你了。否则他也不会一听得大同之围已解，立即便叫我们回去打听你的消息。不过，他只要知道你平安他就放心了，倒不是非要你去帮他的忙不可。你要是先去大理，他非但不会怪你，还会替你高兴的。”在陈石星面前，钟毓秀是不便替段剑平来做红娘，只能隐隐约约的透露一点“消息”。

云瑚说道：“我知道周伯伯用不着我去帮忙，不过我还是非到他那里不可。钟姐姐，你是几时离开山寨的？”钟毓秀道：“昨天才离开的。”

云瑚说道：“那么你可知道单大侠和我的母亲已经到了山寨没有？”

钟毓秀怔了一怔，说道：“原来你已经知道伯母、伯母离开、离开……”说至此处有点不好意思再说下去。

云瑚说道：“不错，我已经知道妈妈离开龙家。怎么知道的，以后慢慢和你再说。你先告诉我，她是否业已平安到达周伯伯的山寨？”

钟毓秀道：“我本来早想告诉你的，只是未知——”她是怕云瑚忌讳，不敢提起她的母亲。

云瑚说道：“我妈受人所骗，离开我的爹爹。但她总是我的亲娘。”

钟毓秀这才放心告诉云瑚，“单大侠和伯母正是在我们离开山寨之前的一个时辰到达的，她的精神似乎不大好，我未有机会和她交谈。她也不知道我是你的好朋友。”

云瑚眼圈一红，说道：“好苦命的妈妈，我和她分手已经十载有多，如今她就在眼前，钟姐姐，你想我还不应该去见见她么？”

钟毓秀刚才只是因为未知道云瑚已经原谅她的母亲，才叫她先上大理的，如今已经知道他们母女和好如初，揆之情理，自是不便再劝云瑚抛开母亲不理而先去见段剑平了。

曙光微露，晨风动林，不知不觉，又是东方既白。

钟毓秀笑道：“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话真是不错。昨晚我一夜没睡，见着了 you，如今一点也不觉得疲倦。咱们走吧，这匹马跑得快，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见到亲娘了。”当下与云瑚合乘一骑，走在前面。

陈石星跨上那匹夺自敌人手中的瓦剌马，与郭英扬并辔同行。他这匹坐骑走得懒洋洋的，好像是受到了被抛弃的悲哀，没精打采。郭英扬只好让自己这匹骏马跑得慢些，和他作伴。

郭英扬把话题转到段剑平身上，说道：“我们这位段大哥真是难得，他以小王爷的身份，本身又是文武全才，对待朋友却是非常热心，一点也没做态。”

陈石星淡淡说道：“不错，像我这种无名小卒，他也肯折节下交。”

郭英扬道：“陈兄你太客气了，像你这样的武功人品，我们能够和你结交，实是深感荣幸。你和段大哥都是难得的朋友。”

陈石星涩声说道：“我怎能和小王爷相比？”

郭英扬道：“话说回来，我们这位段大哥样样都好，就是一样，令我们做朋友的觉得有点遗憾。”陈石星道：“什么遗憾？”郭英扬道：“他已将

近中年，还未结亲。”

陈石星道：“不错，大理的老百姓谈起他们的小王爷时，也是这样说的。”

郭英扬不便说得太过着了痕迹，心里想道：“看来他也是个聪明的人，想必应该听得懂我的弦外之音吧？”

陈石星忽地转移话题，“我刚才好像听得钟女侠说，说是铁掌金刀单拔群单大侠已经到了金刀寨主那儿，不知郭兄和单大侠可曾见过？”

郭英扬想起一事，瞿然一省，说道：“陈兄，你和单老前辈可是曾经相识的么？”

陈石星道：“说不上熟识。不过前两天我曾在云大侠家里见过他，他也曾叫我去找他的。”

郭英扬道：“这就对了，原来他说的那位少年豪杰就是陈兄。”

陈石星道：“啊，原来他和郭兄曾经齿及在下，不知他有什么话交代？”

郭英扬道：“当时，我正要下山，和他只能匆匆谈了片刻。他叫我留意路上有没有一个背着古琴的陈姓少年。不过，陈兄，你到山寨，恐怕是见不着他了。”

陈石星怔了一怔，说道：“为什么？”

郭英扬道：“单大侠说，他和一柱擎天雷大侠有个未了的约会，昨天他护送云伯母到了山寨，已经和金刀寨主说好，只住一宵，今天又要赶往桂林去会雷大侠了。”

陈石星道：“听说一柱擎天三年前业已失踪，他在桂林的老家也早已一把火烧干净了。是他托人捎信给单大侠，还是单大侠从别的地方听到消息，知道他又已重回桂林？”

郭英扬道：“当时我因离山在即，未能够 and 单大侠详谈。不过我曾听得他和金刀寨主言道，说是在三年之前，他本来就和雷大侠有个约会的，只因云大侠之死，以致他们那个约会成为泡影。他们曾有三年之后在七星岩下重会之约。”

从他的语气听来，似乎并非接到信息，而是他相信雷大侠定会遵守以前的诺言，故而必须如期赶至桂林，了此约会。

陈石星沉吟不语，心乱如麻。

郭英扬道：“陈兄，你在想些什么？”

陈石星道：“没什么，我只希望能够和早人侠见上一面。个知单大侠还有什么话交代我么？”

郭英扬道：“不错，他是曾叫我带几句话给你。他说，‘要是你在路上碰见那位背着一张琴的陈姓少年，你告诉他，我在赴了雷大侠的约会之后，仍然要回到这里的。他可以在这山寨等我回来。’陈兄，他似乎只是知道你的姓，还未知道你的名字。”

陈石星道：“不错，我两次与他相会，都只是匆匆一面，未及通名。”说至此处，忽地拨转马头。

郭英扬诧道：“陈兄，你干什么？”

陈石星道：“麻烦你转告云姑娘，我不陪她往金刀寨主那儿了。”

刚好这个时候，云瑚因见他们的坐骑跟随不上，勒住了马，叫道：“你们快来呀！”

郭英扬大声说道：“云姑娘，陈大哥说是不去山寨了。”

云瑚吃了一惊，叫道：“陈大哥，你等一等。”郭英扬微笑道：“是呀，

陈大哥，你就是要走，也应该和她道别。”

云瑚与钟毓秀策马回来，说道：“陈大哥，你要上哪儿？”

陈石星道：“我要回桂林。”云瑚道：“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想起回家？你不是说你的家早已没了？”

陈石星道：“我这次前来，有三件事情。第一是替云大侠送回遗物；第二是替段小王爷带信给云姑娘；第三是把这匹白马归还钟女侠。三样事情如今都已办妥，我想我是应该回去了。”

云瑚一皱眉头，说道：“你已经到了这儿，只有一天的路程，为什么不去见一见金刀寨主？反正你又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

陈石星道：“正是因为我刚刚知道有件事情，要我回家一趟。这里反而是没有什么事情要我办了。”

云瑚诧道：“你刚刚知道什么事情？”

郭英扬替他答道：“铁掌金刀单大侠到桂林和一柱擎天雷大侠相会，准备今天一早离开山寨。这消息也是我昨天才知道的。”

云瑚道：“啊，你是要回桂林寻找他们？”

陈石星道：“不错，我是希望早日见到单大侠。”

云瑚说道：“单大侠还会回来的吧？”

郭英扬道：“是呀，我已经劝过陈兄了，单大侠反正是还要回到这里来的，何不等他回来？最多也不过是等几个月罢了，胜于到桂林寻他，未必找得着他们。”

陈石星道：“我就是恐怕等不了这几个月的时间。”

云瑚见他去意坚决，情知无法阻拦，倘若强加挽留，只怕钟毓秀也要对她“误会”，只好说道：“好，多谢你这次帮了我的大忙，你既然是有紧要的事情，我也不便耽搁你了。但愿有一天你还会回到这儿。”

陈石星苦笑道：“人生聚散无常，我也盼望能够和你们再见，是否能够如愿，那可就说不定了。”

钟毓秀“噗嗤”一笑，说道：“不许说这样丧气的话，你一定要回到这里来。”

陈石星拨转马头，郭英扬忽地低声和钟毓秀说道：“咱们送他一件礼物好吗？”钟毓秀瞿然一省，叫道：“陈大哥，请你稍待一待。”

“什么事情？”陈石星回头问道。

钟毓秀道：“我和你换一匹坐骑。”此言一出，连云瑚也是颇感意外。

陈石星道：“这怎么可以，我是特地把它送回来，好让物归原主的，怎能又要了你心爱的坐骑？”

钟毓秀道：“那就算是我借给你好了。要不是你把它从强盗手中夺回来，我也得不着它了。如今你正用得着它，难道就只许你帮忙别人，不许别人帮忙你吗？”

郭英扬道：“周寨主必定挑选山寨中的骏马给单大侠骑去桂林，你有了这匹白马，说不定在路上就可以赶得上他。”

云瑚说道：“他们一番好意，陈大哥。你就收下吧。反正你只是借用一时，并非一去不归。”

钟毓秀笑道：“是啊，我把坐骑借给你，就正是这个用意：希望你早去早回。免得我们的小妹子盼望。”这话说得未免太着痕迹，陈石星和云瑚都禁不住面上一红。陈石星说道：“世事难料，我恐怕未必能够重回这里。金

刀寨主恐怕也是居无定址，山寨随时会搬迁……”

钟毓秀道：“那也不用发愁，要是你不能重返这里，你把白马送到大理段府给小王爷好了。他是不会搬家的。我和瑚妹不久也正是要到他那里去呢。”

云瑚可没有说过这句话，听了不觉一怔。不过却也不便当面否认。

陈石星心里则是另有一番感触，跨上坐骑，说道：“好，多谢你们慷慨借给我这匹名驹，我要是不能亲自到大理段府，也必定托人送去。”白马扬蹄疾走，转瞬之间，去得远了。

云瑚说道，“钟姐姐，我可没有答应你一起去大理啊。”

钟毓秀道：“我以为你是在见过伯母之后，就要去的。那么是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不过，段大哥那样惦记你，你去会一会他也是应该的。”

云瑚说道：“你让他知道我平安无事也就行了。妈妈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与我相会。她是不惯行走江湖的，我想多些日子陪伴她。”

钟毓秀道：“咱们慢慢商量。表哥，把你那匹白马给我。”

她们骑了那匹白马走在前头，走了一程，钟毓秀忽地低声说道：“咱们江湖儿女，是该讲究恩怨分明，不过报答也得有个分寸。比如我把白马借给陈石星，那也是一种报答。……”

云瑚一愣，双颊绯红，说道：“秀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钟毓秀笑道：“我报答他的恩义，只能把白马借给他，可不能把我这个人也给了他。云妹子，你是七窍玲珑的人，我这个比喻，你总应该听得懂吧？”

云瑚脸红直透耳根，娇嗔说道：“我不懂，我不懂，不许你再说下去，你的那些比喻，我也不要听了！”

钟毓秀笑道：“好，不说，不说，你别发恼。待你想个清楚，咱们以后再说。”

骏马奔驰，云瑚的思潮也在起伏不定。

金刀寨主见了云瑚，自是不胜欢喜，笑道：“想不到你这样快就来到了。”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云瑚心中焦急，忍不住问道：“周伯伯，别的事情慢慢再谈。听说我娘到了这里——”

金刀寨主道：“啊，你已经知道了？”

钟毓秀道：“她并没怪她母亲，我才告诉她的。”

金刀寨主道：“那就好了。云夫人还担心女儿不肯原谅她呢。我本来想稍后才告诉侄女的——”

云瑚急不及待的又再问道：“我的娘呢？为何不见？”

金刀寨主道：“她有点不大舒服，在里面一间静室歇息，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不是什么紧要的病。”

云瑚道：“请你让我马上去见她。”

金刀寨主想了一想，唤来一个女兵，叫那女兵带云瑚进去。笑道：“你们母女好好谈谈，我不陪你去了。”他老于世故，情知他们母女相逢，定有许多不便为外人道的私话要说。是以留下来和江南双侠喝酒。

“云夫人”还没睡觉，她正在想着女儿：“陈石星碰见的那个会使云家刀法的少年一定是我的瑚儿，她自小就喜欢扮作男孩子的。她既然在大同附近出现，想必总有一天也会到这里来吧？唉，就不知她肯不肯原谅我这失节的母亲。”跟着又想：“陈石星这孩子人品武功都是上上之选，就只出身差了一点，瑚儿将来若许配给他，我也放心得下。不过段府的小王爷更是人中

龙凤，瑚儿若是嫁了给他，或许会更幸福。但是陈石星于我家有恩，他又有张大侠的宝剑为媒……”心中委决不下，终于叹了口气，“姻缘姻缘，讲究的是一个‘缘’字，我何必替女儿操心，让她喜欢谁就嫁给谁好了。再说，只怕她还未必肯认我这个母亲呢，我又怎能为她作主？”

胸口又隐隐作痛了。“云夫人”知道这是心病发作的先兆，心病无药可医，唯一的良药就是保持心情宁静。她想抑制自己的胡思乱想，却抑制不下，仍是心乱如麻。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听得有人轻轻推开房门的声音。“云夫人”只道是金刀寨主遣来给她送参汤的婢女，哪知走进来的却是一个俊小子。

虽然隔别已有十年，虽然分开的时候女儿只有七岁，虽然她现在是女扮男装……但不管有多少个“虽然”，母亲和女儿总是心连着心的，任凭海枯石烂，物换星移，做母亲的总不会认错女儿。

这刹那间，“云夫人”在女儿面前呆住了！

十载分离，一朝重会，这刹那间，云瑚也是在母亲面前呆住，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了。

“瑚儿，果真是你！这、这、这我不是在作梦吧？”“云夫人”咬了咬手指，很痛，明知不是梦了，可还不敢相信自己能有这样的幸福。

“妈妈，你别哭，咱们今后不再分离了！”云瑚扑入母亲怀中，母女俩紧紧相拥。

“云夫人”抹去了脸上的泪痕，说道：“瑚儿，你不恨我了？我、我对不住……”

云瑚说道：“过去的当作一场噩梦吧，别要再提它了。妈，我恨的是别人，我并没怪你。”

“云夫人”硬咽道：“瑚儿，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我回过家里，找过你。”

“妈，我知道。可惜那天我不在家里。妈，你这次能够毅然回家，我很高兴。”云瑚紧紧靠着母亲，眼泪也是不知不觉流了出来，低声说道。

“云夫人”怔了一怔，说道：“啊，你已经知道。那么你是回过大同的了？”

“妈，咱们的家已经被龙成斌这小子带领来的官兵一把火烧了。”

女儿提及她后夫的侄儿，“云夫人”不禁又是一阵激动，心里好生惭愧，说道：“这小畜生，别要再提他了。和你说另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和咱们云家很有关系的人，你爹曾经受过他的恩德，我也得过他的帮忙。瑚儿，你的爹，他已经、已经不幸去世了……”

“妈，这些事情我都已知道，你不用详细说了。爹爹知道你现在已经回来，他在九泉之下也一定十分欢喜的。”云瑚替母亲拭去眼泪，安慰她道。

“云夫人”又是一怔，“她怎么都知道了？”继续说道：“这个人名叫陈石星，他是个很好的少年，不但武功高强，人品更令人钦佩……”

“妈，我知道。”云瑚听得母亲称赞陈石星，心里甜丝丝的，不觉脸上一红。“我知道”这三个字重复的又从她口中吐出来了。

“云夫人”停止说话，定睛一看，此时方始发觉女儿身上佩戴的宝刀和宝剑。

“云夫人”又喜又惊，说道：“瑚儿，原来你已见过陈石星了？”云瑚

呈上宝刀，说道：“妈妈，爹爹的宝刀他已经送回来了。”

“这把宝剑，可是雌雄宝剑中那把青冥剑么？”

云瑚颊晕轻红，低声说道：“不错。”

“是他奉了张大侠之命，拿来送给你的？”

“不错。”云瑚的头垂得更低了。

“云夫人”压制不下心里的喜悦，说道：“这把宝剑的来历，你爹想必和你说过。张大侠叫他送这把剑给你的用意，你想必也已知道了吧？”

云瑚不说知道，也不说不知道。半晌方始轻轻的说道：“妈，咱们说些别的事吧。女儿只想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

“云夫人”笑道：“傻孩子，你怎能永远陪伴我呢？”说至此处，忽地脸色转白，咳了两声。云瑚忙道：“妈，你没有什么不妥吧？躺下来歇歇吧。”

“没什么。”“云夫人”喘过口气，继续说道：“这两天正在担心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不知今生还能不能够再见到你，如今总算是如愿以偿了。第二件是记挂陈石星，不知他能否脱险。你是在哪里碰上他的？”

“前天在路上碰见的。最初我还误会他是坏人呢！后来他说出曾经见过你的事情我才相信他的说话。”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一起来看我？”

“他没有来这里呀！”

“啊，他没有来。他到哪里去了？”

“他回桂林去了。”

“云夫人”怔了一怔。说道：“他已经知道了单大侠赴一柱擎天的约会之事？”

“不错。周伯伯派江南双侠到大同打听我的消息，恰好也是在那天碰上。陈大哥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要赶回桂林。我们劝他先来这儿，他不肯听。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着急，他说叫我问你就明白了。”

“云夫人”道：“原来如此，这就怪不得他了。他是要赶回去查究谁是杀害他爷爷的仇人的，他曾经怀疑过一柱擎天雷震岳，我极力替一柱擎天分辩，他兀是半信半疑。”

云瑚说道：“不错，爹爹也曾不止一次和我提过一柱擎天雷大侠之名的。爹爹和他虽然只是彼此慕名，未见过面，但却深知他的为人。相信他决不至于下那毒手吧？”

“云夫人”道：“不过，站在他这方面说，他也是应该回去查究个水落石出。从他所说的情形看来，我猜想一柱擎天虽然决计不会是杀害他爷爷的幕后主凶，大概也会知道凶手是谁。”说至此处，忽地叹了口气。

云瑚道：“妈，你有什么难过之事？”

“云夫人”道：“不知你知道没有，他的爷爷就是为了你的父亲才给人害死的！咱们欠他的恩情实在太多了！”

云瑚黯然说道：“想不到我和他乃是同一命运，同样丧失了至亲的人。而他更是无辜，是受了咱家牵连的。我想杀害爹爹的仇人恐怕也就是杀害他爷爷的仇人了。”

“云夫人”道：“这是一定的了。即使不是同一个人，也必定大有关系。”

说至此处，“云夫人”又咳了两声，揉揉胸口，云瑚说道：“妈，你歇一歇再说吧，别太劳神了。”

“云夫人”道：“我没事，不过有一件事是必须叮嘱你的。”云瑚见母

亲说得这样郑重，连忙问道：“什么事要我去办，妈，你吩咐吧！”

“云夫人”喘过口气，说道：“我的病虽无大碍，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痊愈。你爹爹的大仇，我只能指望你去报了。”

“这是女儿份内所应为之事，只要女儿有一口气在，誓报爹爹之仇。妈，你放心吧。”

“你的仇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在七星岩伤害你爹的那两个魔头，你已经知道是谁了吧！”

“听说是厉抗天和和尚宝山。”

“云夫人”道：“这两个人都是邪派中一等一的角色，还有一个号称刀王的余峻峰也是他们一伙的，尤其厉害。”她却未知厉抗天已毙于张丹枫手下，余峻峰也给陈石星杀了。

云瑚暗自想道：“其实幕后的主凶还是龙家叔侄，妈，你虽然不说，我也是要去找他们算帐的。”

“云夫人”似乎知道她的心思，说道：“不错，这三个人的背后，也还有个指使之入。不过，我希望你在我去世之后，才去杀他。”

云瑚听了这话，心里很是难过，“妈这样说，她是不想我去杀龙文光叔侄的了。”她只道母亲由于曾经改嫁龙文光，多少还有一点夫妻之情，心中难免不悦。不过，却也不当面说她母亲。只能咬着嘴唇，轻轻说道：“妈，请你别说这样伤心的话。”

“好，那咱们就回到正事来吧。你的刀法虽然已得你爹真传，比起你爹的仇人还差得远。你要亲手报仇，只有一个法子。”

云瑚怔了一怔，“什么法子？”她也曾想过这个问题的，不过她想的只是苦练武功，期之十年。

“云夫人”道：“待你练成你爹那等功夫，恐怕仇人已经死了。你若想早日报仇，只有和陈石星双剑合璧。”

云瑚面上一红，低头不语。

“云夫人”道：“好在你的仇人也是他的仇人，我想你即使不愿意嫁给他，他也会和你联手的。”

云瑚说道：“妈，那你是不是要我现在就到桂林去找他？”

“云夫人”叹了口气，说道：“我心情混乱得很，我希望你早日为父报仇。”

云瑚说道：“报仇固然要紧，妈你有病，我也应该服侍你的。女儿还是多陪妈妈一些时候吧。”

“云夫人”苦笑道：“我现在已经知道，我是无须拖累你了，我能够见你一面，心愿已了。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哈哈，哈哈……”笑声突然中断！

云瑚吃惊叫道：“妈，你、你怎么啦？”听不见母亲回答，连忙一探她的鼻息，只觉触体如冰，登时吓得呆了！

原来“云夫人”这许多年来念念不忘的就是一见女儿，一旦心愿得偿，精神已是陷于崩溃地步。兴奋、愧悔、欢喜、悲伤……种种错综复杂的情绪，都在同时涌现！以致心病突然发作，就在狂笑声中断了气了。

云瑚呆若木鸡，过了好一会子，方始蓦地一声尖叫起来。

陈石星正在前往桂林的途中，他的心情也是混乱得很。

游子怀乡，离人念旧，人之常情。何况故乡是有“风景甲天下”美誉的

桂林？故园风物，魂牵梦萦，一别三年有多，陈石星是早已想回去的了。如今踏上归程，心情能不兴奋？

但在兴奋之中，却也有着难言的怅惘！

三年的变化是太大了，尤其是最近这两个月。

造化弄人，本来他与云家乃是地北天南，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如今却变成了息息相关，有如万缕千丝相互纠缠，剪也不断，理也还乱了。

想起了和“云夫人”的一夕长谈，想起了和云瑚的化敌为友，云家的命运似乎已和他血肉相连。想起了那晚云瑚为他轻抚瑶琴，催他入梦；想起了昨日的路旁道别，云瑚的殷殷嘱咐，盼望他早日归来……。陈石星又是欢喜，又是悲伤，禁不住心头苦笑了。

“她和段府的小王爷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我是什么身份，难道还能对她有非份之想吗？我是只能为他们祝福，待他们的喜讯传来，把这张古琴送去给他们作贺礼了。唉！我为什么还要老是想着她呢？”陈石星挥一挥手，虚打一鞭，催那白马飞跑。似乎要把云瑚的影子挥手抛开，但可惜云瑚的情影已是印在他的心头，纵然不去想她，也是抛开不了。

白马跑得飞快，不过三天，陈石星已是出了山西省域，踏入了河南境内的黄土平原了。

这一天他在一条绕着王屋山山脚蜿蜒而过的路上奔驰。中午时分，正自感到有点饥渴，抬头一望，恰好发现路旁有一间茶馆。

这种路旁茶馆，是为赶路的旅人而设的，卖的不仅是茶，还有酒菜供应。于是陈石星便即下了坐骑，到那山脚路旁的茶馆喝酒。茶馆旁边正好有块草地，陈石星笑道：“我有我吃，你有你吃吧。”放任那匹白马在草地吃草。

陈石星要了一盘切牛肉，说道：“你们有什么酒就给我什么，先来半斤。”

这种兼卖酒菜的路旁茶馆陈石星相当熟悉，当然不会有什么美酒佳肴，下酒的菜总是卤牛肉、花生之类，酒则是自酿的“白干”，酒味多半很淡，聊胜于无罢了。

不料他喝一杯，只觉芬芳扑鼻，酒味的香醇，竟是他从来没有喝过的好酒。

陈石星有了一份意外的惊喜，赞道：“好酒，好酒！这酒叫什么名字？”

茶馆老板笑道：“自制村酿，哪有什么名字。难得客官赞赏，请多饮几杯。”

陈石星见他谈吐不俗，说道：“老板，你也来喝一杯吧。”

老板笑道：“知音难遇，你赏识我酿的酒，应该由我请客才对，怎能要你请我？”

说话之时，眼睛看着陈石星放在桌上的那张古琴。“知音”二字，想是由此触发。

陈石星越发惊异，心里思道：“想不到荒村野店之中，有这样一位风雅老板。恐怕是隐于酒肆的高人也说不定。”当下哈哈一笑，“谁请客都无所谓，喝了再说。”

老板倒也爽快，立即说道：“好的，佳客难遇。我陪你喝个痛快。”拿了一坛酒来，说道：“这是陈年老酒，味道更醇，你试一试！”

陈石星笑道：“我还要赶路，多喝恐怕不成。”

老板说道：“那就随量吧。”斟了两杯酒，说道：“先干为敬”，一饮而尽。陈石星本来有点疑心的，见他先喝，也就放心喝了。

喝了几杯，老板说道：“客官，你贵姓？”

陈石星道：“小姓陈。老板，你高姓大名？”

老板说道：“不敢当。我姓丘，单名一个迟，迟暮的迟。”

陈石星道：“丘老先生出口成文，想必曾读诗书？”

丘迟笑道：“小时候是曾胡乱读过几年书，只因好酒贪杯，耽于逸乐，少年碌碌，老大无成。故而改名为‘迟’，自伤迟暮。”

陈石星肃然起敬，说道：“老伯原来是位遁迹风尘的高士，失敬，失敬。”

丘迟哈哈笑道：“我是因为谋生乏术，只会酿酒，才开这个茶馆，卖茶卖酒，作为糊口之资的。什么高人，客官，你是开我的玩笑了。”

陈石星心想：真人不露相。不由得对他更是另眼相看。喝了两杯，丘迟忽道：“陈兄，你随身携带瑶琴，想必精于琴技？”

陈石星道：“稍会弹琴，精通二字那是远远谈不到的。老先生饱读诗书，想必也会弹琴？”

丘迟说道：“你客气了。琴我是不会弹的，不过我却认识一位很有名的琴师。说来凑巧，这位琴师与你同姓，也是姓陈。”

陈石星连忙问道：“这位老琴师是谁？”

丘迟说道：“据说他的琴技天下无双，大家称他为琴仙，他则自号琴翁。”

陈石星所料不差，“原来他说的果然就是我爷爷。”

丘迟继续说道：“我和他只是曾有一面之缘，还谈不上怎么相熟的朋友。有一天他也是像你一样，路经此地，在我这里喝酒，喝了之后，大为赞赏，乘着酒兴，给我弹奏一曲高山流水，那美妙的琴音我至今未忘。嗯，算起来已是二十多年之前的往事了。”

陈琴翁乃是流浪江湖的琴师，有这样的事情不足为奇。陈石星暗自思量：“这位茶馆老板看来虽然是个商人，我和他毕竟是初次相识。俗语说得好，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还是暂时不要告诉他吧。”

说罢与陈琴翁相识的往事，丘迟喝了满满的一杯，笑道：“高山流水的雅奏，可遇而不可求，难得陈兄到此，二十年前情事，仿佛重现。不知陈兄也能为我弹奏一曲么？”

陈石星道：“我的琴技如何能与琴仙相比？”

丘迟说道：“陈兄请莫客气，我给你斟满一杯，聊助雅兴。”

陈石星亦已有了几分酒意，说道：“承赐佳酿，无以为报，那我就献拙吧。”

打开琴匣，取出古琴。丘迟眼睛一亮，“咦”了一声，说道：“陈兄，你这张古琴和陈琴翁当年弹的那张古琴倒似乎是一模一样。”

陈石星笑道：“人有相似，物有同样，弹的琴虽然相似，奏出的曲子那就一定差得远了。嗯，待我想想，奏个什么曲子好呢？”

放下酒杯，把眼一望，那匹白马正在外吃草，云瑚的影子不觉又浮现他的心头了。

陈石星轻拢琴弦，边弹边唱：

“皎皎白驹，食我场苗。

絜之维之，以永今朝。

所谓伊人，于焉逍遥。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

生刍一束，其人如玉。

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

这是诗经小雅中“白驹”一篇的首尾两章，“白驹”是留客借别之诗，陈石星弹奏此曲，表面是感谢主人的雅意，实在他心里想的则是云瑚。

这两节诗经，倘若译成白话，那意思就是：

“白白的小马儿，
吃我场上的青苗。
拴起它拴起它啊，
延长欢乐的今朝。
那个人那个人啊，
来到这儿和我一起快乐逍遥。
白白的小马儿，
回到山谷去了。
咀嚼着一捆青草。
那人儿啊玉一般美好。
别忘了给我捎个信啊，
别有疏远我的心啊！”

（羽生按：译文根据余冠英的《诗经选译》）

白马正在外面吃草，这匹白马，云瑚也曾作过它的主人。他与云瑚的“不打不相识”，也可说是因这匹白马而起。就在数日之前，云瑚曾经拦住马头，希望能够将他留下。而现在则是天各一方。“还有相逢的日子么？她的友谊会不会因为时间久了而褪色，而有疏远我的心呢？当她大喜的日子，她会不会忘了要给我捎个信呢？”

琴声戛然而止，陈石星的心潮可还没有平静下来。他痴迷于自己弹出的琴声之中，不由得悠然存思，茫然若梦了。

忽听得马蹄踏地之声恍似暴风骤雨，把陈石星从梦境之中倏的惊醒过来！一个极为刺耳的声音冷笑着说道：“弹的好琴！哼，你这臭小子真是癞蛤
■想吃天鹅肉！”

这声音，倒是非常熟悉的。

五匹健马来到茶馆门前那块草地了，说话的这个人正是龙成斌。在他两旁的是呼延四兄弟：呼延龙、呼延虎、呼延豹、呼延蛟。

龙成斌注意的是听陈石星弹琴，呼延龙注意的却是那匹白马。

“这小子是逃不了的，先捉住这匹白马。龙公子，请把这匹白马赏我！”

陈石星扬唇一啸，那匹白马颇通灵性，立即逃入林中。呼延龙喝道：“你的主人跑不了你也跑不了，还想逃么？”把手一扬，一枝袖箭电射而出。

陈石星抓起一技筷子，与此同时，也以甩手箭的手法射出，后发先至，和那枝袖箭碰个正着！正是：

伊人何处觅？仇敌已来临。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惆怅断魂空出峡 只怜飞絮已无家

筷子袖箭，同时坠地，显然是功力悉敌，难分轩轻。那匹白马早已逃入林中，看不见了。

呼延龙脸上无光，悻悻说道：“好个大胆小子，居然还敢逞能！嘿嘿，云家那野丫头哪里去了？你是给她抛弃了吧？哼哼，你和那野丫头双剑合璧，或许我们还有点儿顾忌，如今谅你也难逃出我们的掌心了！”四兄弟一齐下马，排成一排，步入茶馆。

呼延龙的说话可并非虚声恫吓，陈石星曾经见识过他们剑阵的厉害，情知没有云瑚与自己双剑合璧，那是决计难以抵敌的。但事已如斯，慌也没用，“大不了拼掉这条性命，伤得一个就是一个。我倘若身亡，龙成斌这小子的身上最少也得给他开了一个窟窿。”如此一想，生死置之度外，心中倒是但若无惧了。

龙成斌最后一个踏入茶馆，看着陈石星那副紧张戒备的模样，心里甚为得意。此时虽是初春时分，天气仍然相当寒冷。他好整以暇的轻摇折扇，打了一个哈哈，说道：“陈兄，你真是个好多情种子，琴音寄意，还忘不了云姑娘吧？但可惜是从今以后，你恐怕是再也见不着她了。”

陈石星峭声说道：“我弹我的琴，关你什么事？”

龙成斌纵声大笑，呼延豹故意问道：“龙公子，你笑什么？”

龙成斌道：“天下最好笑的事情莫过于自作多情，哈哈，哈哈，哈哈！哼，姓陈的小子，我笑我的，可也与你无关啊，你又何须如此着恼？”陈石星给他气红了眼睛，待要发作，蓦地瞿然一省：“我可不能中了他激将之计。”要知高手搏斗，最忌心粗气浮，害怕或者恼怒，都足以影响自身。陈石星冷静下来，先把古琴收好，只待敌人一动，立即施展无名剑法，随机应变，后发制人。

茶馆的老板丘迟忽地挺身而出，笑道：“难得贵客光临，请坐请坐，大家先喝几杯。你们和这位客人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让小者头儿作个鲁仲连好不好？”

龙成斌斥道：“我们的事情不要你多管！”呼延龙却笑道：“公子，这酒倒是好香，咱们也不妨先喝个痛快，再动手也不迟。”他们四兄弟都是嗜酒如命之人，料想陈石星已是决计难以逃出他们的掌心，乐得抱着猫儿戏鼠的心情，喝着美酒，看他在一旁惶急。

龙成斌心想：“不错，让这小子临死之前多受一点折磨，方能消我心头之恨！”于是淡淡说道：“也好！”

呼延龙把桌子移动位置，三张桌子品字形排在门边，等于是堵住了陈石星的退路。兄弟四人分占比较靠近陈石星的两张桌子，龙成斌独自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

丘迟说道：“客官恐怕还要赶路吧，我给你们先来两壶如何？”

呼延龙看着陈石星桌上的那只酒坛，心里想道：“这小子都能够喝一坛酒，我可不能输了给他。”说道：“用不着你替我担心，给我们每个人拿一坛来！”龙成斌道：“我不喝，四坛够了。”

丘迟说道：“是。刚才我不知道你们几位客官都是海量，请莫见怪。”进去片刻，捧出四坛酒来。一坛酒是十斤，连同酒坛的重量，四坛酒的重量总有六十多斤。丘迟一手托着两坛，两坛相叠，坛口窄、坛底宽，上面那只

坛子不免有点摇摇晃晃。但丘迟步履沉稳，却是举重若轻。呼延龙心里想道：“这老头儿臂力倒是不小。”

丘迟放下四只酒坛，笑道：“幸好这位公子爷不要喝酒，小店刚好就只剩这四坛酒了。”

呼延龙馋涎欲滴，赶忙拔开塞子，闻了一闻，说道：“这酒真是不错，比陈年的汾酒还香，公子，你多少尝一点吧。”

龙成斌忽道：“且慢。”呼延龙正要喝酒，愣了一愣，说道：“公子有何吩咐？”

龙成斌忽道：“叫他先喝，他喝过了的那一坛酒你们才可以喝。”

呼延龙瞿然一省，说道：“对，防人之心不可无。老头儿，每坛酒你给我先喝一碗！”

呼延虎笑道：“这糟老头儿未必能有如此海量，大哥，你要他喝四大碗那是强人所难了，叫他换过小杯，喝四杯算了。”丘迟佛然不悦，冷冷说道：“你们怕这酒中下了毒药不成？小店规模虽小，可是开了几十年的老字号，不是谋财害命的黑店！”

龙成斌喝道：“叫你喝你就喝，罗唆什么！”原来当他进来的时候，看见丘迟坐在一旁陪陈石星喝酒，他是个疑心极重的人，自是不敢不防。

丘迟一言不发，捧起一坛酒就“喝”，张开大嘴，仰起头来，凑近坛口，那坛酒简直是倒入他的口中的，当真似是鲸吞虹吸，片刻之间，把十斤装的一坛酒喝得点滴不留，呼延龙等人几曾见过如此喝法，看得呆了！

丘迟接着捧起第二个酒坛，依样画葫芦的鲸吞虹吸，不过片刻，又把这坛酒喝得点滴不留，拍了拍肚子，冷笑着说道：“你们害怕是毒酒，就让我都喝光了吧！”接着捧起第三坛酒，又往嘴巴里倒。

他起初陪陈石星喝酒，最少也喝了半坛，如今又喝了两坛，即是少说也喝了二十五斤烈酒下肚了。陈石星不禁也是看得又喜又惊，“原来他不仅是个风雅的隐士，还是个身怀奇技，名副其实的高人！”

呼延豹蓦地想起他这店子只有最后这四坛美酒，连忙叫道：“别喝了，我不怕你毒死，倒是怕你醉死！”

丘迟抹抹嘴角的酒涎，说道：“我还没尽量呢，人总是难免一死的，与其病死，醉死又有可妨？”放下第三个空坛，又捧起第四坛酒。

呼延龙好奇心起，说道：“别阻拦，看他能喝多少？”此时丘迟的肚皮已是涨鼓鼓的好像一个大酒坛。

呼延豹是个酒鬼，急得顿足叫道：“他喝光了，咱们就没得喝啦！”伸手抢那最后一坛美酒。

陈石星趁他们看得目瞪口呆之际，突然一跃而起，捷如飞鸟的从品字形的前面两张桌子飞过，扑向坐在靠近大门那张桌子的龙成斌。他人在半空，剑已出鞘，一招“鹰击长空”，凌空刺下。

只听得“喀嚓”一声，原来龙成斌已是钻进桌底，掀起桌子，恰好在这间不容发之际，挡住了陈石星凌厉的一击。他是一直保持着冷静，提防陈石星的突袭的。不似呼延四兄弟那样为了“奇事”分心。

呼延龙叫道：“不好！”呼延虎呼延蛟同时把桌子踢得飞了起来，撞向脚尖尚未沾地的陈石星。呼延龙立即拔剑出鞘，一招“盘斩”的剑法，算准了陈石星落脚的方位斩去。

陈石星拔起宝剑，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双足一分，“乒乒”两声，

把两张桌子踢得飞向门外。剑尖一挑，不差毫厘的恰好把呼延龙卷地扑来向他伏击的长剑挑开。龙成斌顶着桌子，早已滚出门外。呼延兄弟立即布成剑阵，四面合围。

陈石星叫道：“这里不是打架的地方，到外面打去！”

呼延龙冷笑道：“你这小子想要逃跑，那是做梦！”冷笑声中，四剑齐挥，剑阵发动，攻得更紧！

陈石星怒道：“好，在这里打就在这里打，你当我怕你们不成，大不了拼掉这条命。我怕的是打坏人家的东西。”丘迟叹口气道：“唉，我认命了。反正我这家当值不了几文钱，你放胆打吧。我这个人最公道，他们四个人欺负你一人，这场架你是被逼不能不打的。打坏多少东西，我要赔偿也只能叫他们赔偿，不会要你来掏腰包。”

呼延豹骂道：“你是什么东西，胆敢和我们评理？待会儿我要你赔掉这条老命！”

丘迟道：“唉，你这个人真是一条蛮牛，敢情你不是吃米长大的！”

呼延豹怒道：“岂有此理，你骂我是畜牲！”

丘迟说道：“这是你自己说的，我可没有这样骂你。”

呼延龙不禁又是眉头一皱，连忙说道：“三弟，你这是怎么啦，事情也不分个缓急轻重，和那老家伙吵什么呢？”

剧斗中呼延龙一剑刺空，剑底出拳，猛的捣去，陈石星已经几乎贴着墙壁，在无可转身之处滑开两步，“轰隆”声响，呼延龙这一拳竟把泥墙打穿一个窟窿。幸亏不是青砖墙壁，但他的拳头也已碰得皮破血流了。

呼延龙怒喝道：“看你这小子还能抵挡多久，抓住了你，把你剥皮拆骨！”

本来躲在一角抖抖索索的丘迟忽然摇摇晃晃站了出来，活像一个脚步踉跄的醉汉，叫道：“气死我也，气死我也，这位客官的骨没有给你们拆掉，我的屋子先要给你们拆掉了！”

陈石星连忙叫道：“老伯你快躲开！”虽然他已知道丘迟大概身有武功，但敌方的剑阵实在太过厉害，他可不敢让丘迟闯进这剑阵之中。

丘迟忽地拍打自己涨卜卜的肚皮，叫道：“哎呀，不好！美酒啊美酒，三大坛的美酒啊，你在我的肚子里，我可没有对不起你啊，为什么要造反了！”

呼延龙喝道：“醉鬼，发酒疯走远一些！”

丘迟叫道：“哎呀，你真是迫不及待就出来吧！”突然把口一张，一股“酒浪”喷了出来。呼延龙首当其冲，给喷得满头满面，连忙闭了眼睛。

他喝了三十多斤酒，这一喷当真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白练也似的酒浪，滔滔不绝。呼延四兄弟运掌成风，东挪西闪，酒花仍是雨点般的落在他们身上。说也奇怪，他们都有一身横练的功夫，但被雨点般的酒珠洒在身上，竟然火辣辣的作痛。这还不算，他们身上的衣裳，酒珠洒落之处，竟然穿了一个个小孔，有如蜂巢。倘若功力稍差一些，只怕皮肉也要受伤。在这片刻间，呼延四兄弟都怕伤了眼睛，不由得都是闭了双目。陈石星是被他们围在当中的，有他们作为“屏障”，而丘迟所喷的酒浪又似受他的意念指挥似的，到了最内一圈，势道便即减弱，陈石星的剑法使得泼水不进，倒是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呼延四兄弟闭了眼睛，只能凭着听风辨器之术，一面躲避酒浪，一面抵挡他的剑招。到了这个时候，再糊涂的人也知道这个茶馆老板是身怀绝技的了，何况呼延龙这样的江湖上的大行家？呼延龙连忙叫道：“风紧，扯呼！”

丘迟叫道：“唉，糟蹋了满肚皮美酒，真是可惜！不过可也舒服多了。”突然一抓抓住正在夺门而出的呼延豹，喝道：“你们打坏我的东西还没赔呢，就想跑吗？我说过的，非要你们赔偿不可！”呼延豹给他一把抓住，竟然脱不了身。呼延龙已经跨出门槛，连忙回过身来，反手一剑，喝道：“放开我的三弟！”四兄弟中他的本领最强，丘迟倒也不敢太过轻视，掌上略一运劲，把呼延豹推得转了一个方向，向着呼延龙的剑尖撞去，喝道：“你不赔，我就不放！”只听得声如裂帛，呼延豹的上衣给撕了下来，哗啦啦东西落了满地。呼延龙连忙收剑，把兄弟扯过一边，说时迟，那时快，陈石星已是一剑刺来，仍然是那招“三转法轮”，呼延龙只一个人如何抵挡得了，双剑相交，给陈石星一翻一绞，长剑登时脱手，当的一声，插入木柱。不过呼延龙却也拉着他的兄弟跑出门外了。

丘迟叫道：“待我看看，收下的钱够不够赔，唔，似乎还差一点！”

呼延龙也不知是害怕丘迟真的追，还是身上没带暗器，把手一扬，一锭十两重的元宝挟着劲风，向站在门边的丘迟飞去。

丘迟把手一招，那锭元宝四平八稳的落在他的掌心，笑道：“有了这锭元宝，大概是差不多了，让你去吧！”呼延四兄弟唯恐他们追来，连忙跨上坐骑逃走。至于龙成斌则跑得更早，此时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丘迟拾起地上的碎银，哈哈笑道：“想不到我还发了一点小财。这些破破烂烂的家具换了二十两银子有多，这个生意倒是划算。”

陈石星又惊又喜，当下向丘迟重新行过了礼，说道：“请恕晚辈有眼不识高人，多谢老伯相助之恩。”

丘迟笑道：“你是我的客人，客人有了麻烦，做主人的哪有不出头之理，谢什么呢？哈哈，现在好了，刚才我和你说谁请客都无所谓，现在是大家都不用争啦，有人大破悭囊替我请客了，咱们再来喝个尽兴。”

陈石星道：“他们却是只伯还会再来。老伯，我这店子恐怕要受我的连累，保不住了。”

丘迟说道：“我早已不想开这茶馆了，如今我的搬家费也有了着落，还怕什么？乐得找个地方归隐。我也不用急于搬家，你留意没有，他们是向回头路跑的？”

陈石星道：“那个‘公子爷’是九门提督的侄儿，从大同出来追踪我的。他们给老伯的绝技吓破了胆，想必是要回去搬兵才敢再来。”

丘迟说道：“那就最少还要两天他们才能再来，你大可以放心多留一会，陪我喝酒。”陈石星应道：“是。”他心里也正是有着一些疑问，想向丘迟问个明白。

丘迟接着笑道：“要不是你的剑法那么精妙，我肚子里的这几坛酒只怕也对付不了他们的剑阵呢。好啦，我还没有问你，你这张古琴——”

陈石星道：“还好，没有受到损坏。”

丘迟说道：“那我就安心了。家具损坏，算不了什么，你这张古琴可是稀世之宝。说老实话，刚才我之所以非出头不可，固然因为你是我的客人，但也是因为你这张古琴的缘故。”

陈石星道：“老伯请恕晚辈尚未禀明，老伯说的那位老琴师正是我的爷爷。”

丘迟哈哈笑道：“我早就知道你是陈琴翁的孙儿了，除了陈琴翁的后人，谁还能弹得这样好的琴？来、来、来，快来帮我收拾屋子，咱们再喝。”

陈石星把破破烂烂的桌椅搬过一旁，打扫干净，丘迟捧出了一坛酒，笑道：“这是我珍藏的三十年以上的老酒，幸亏没有给他们糟塌掉。刚才我说只有最后四坛，乃是骗他们的。”当下重整杯盘，与陈石星喝酒。

丘迟喝了两杯，说道：“我和你的爷爷一别二十年，从没得过他的消息，这些年来，他……”

陈石星道：“自从我出生那天起，我就是和爷爷相依为命，隐居在桂林七星岩下。我的爷爷四年前已经死了。”

丘迟道：“你的父母呢？”

陈石星黯然说道：“我是遗腹子，爹爹在我出世之前，早已身故。妈妈也困难产之故，在我呱呱坠地之时，就断了气。我真是罪孽深重，祸延父母……”

丘迟忽地一拍桌子，大声叹了口气，说道：“可惜，可惜！可恨，可恨！”

陈石星吃了一惊，惶然问道：“丘老先生，你的意思是？”要知丘迟为他父母之死而感“可惜”，他是容易明白的，但何以又是“可恨”呢？他却是不懂了。

丘迟怔了一怔，说道：“你爷爷从来没有和你说过么？”

陈石星更惶惑了，连忙问道：“说什么呀？”心中不由得蓦地起了疑团：“难道我的爹娘也是给人害死的？”他自小与爷爷相依为命，爷爷很少谈及他的父母事情。他只道是因为自己从没见过父母之面，爷爷不想惹他伤心之故。如今听了丘迟的说话，方始起了思疑。

丘迟似乎知道他的心思，说道：“你的父母也许并非直接给人害死，但倘若不是当年他们有了那一段不幸的遭遇，我想他们是不应该这么早死的。”

陈石星道：“不知我的爹娘曾有什么不幸遭遇，爷爷从没和我说过，老伯可以告诉我么？”

丘迟说道：“事情已经过了二十年，令祖不肯告诉你，自有他的缘故。令你们一家遭受不幸的那个人亦早已死掉，我想你也无须追究了。”

陈石星离座而起，跪在丘迟面前，说道：“纵然事过境迁，为人子者对生身父母之事倘若知而不详，心中总是难安……”

丘迟将他扶起，叹口气道：“我既然说了出来，让你知道一点，那也难怪你要求知道全部真相的。我就告诉你吧。”说至此处，喝了满满一杯，继续说道：“我和你的爷爷虽然只是见过一面，交情却是非同泛泛。刚才你曾问我，为何隐于荒村酒肆，说起来和你爷爷父母的遭遇正是大有关系。”

丘迟所说的事情，一半是在陈石星意料之中，但另一半却仍是在陈石星意料之外。他早已料到丘迟和他爷爷决非泛泛之交，竟然是和他的一家有莫大的关系。听了此言，不觉大为吃惊，忙问其中缘故。

丘迟回忆往事，亦似甚为感慨，喝了满满一杯，缓缓说道：“二十多年之前，我是御林军的一个军官。人家说官场是个大染缸，军中任职虽然比较好些，也是不能例外。像我这样孤僻的人，居然在那个染缸混了许多年，老弟，你大概意想不到吧？”

陈石星陪他喝了一杯，说道：“确是想不到。”

丘迟继续说道：“那时你的爷爷早已是天下知名的第一琴师，那一年他也正在京师，不过起初我却并不知道。”

“我有一位朋友，官职武功都是远远在我之上，更难得的是他的志趣也是与我相同，在官场中我就只有他这么一个好朋友。说起来或许你也会知道

这个人的。”

陈石星道：“余生也晚，上一辈的英雄人物，所知甚少。不知老伯说的乃是何人？”

丘迟说道：“他是正统年间最享盛名的武状元，姓云名重。武状元三年一个，并不稀奇，但他这个武状元却是例外。他曾在瓦剌堡之役皇上蒙尘之后，助兵部尚书于谦力抗瓦剌，挽回危局，终于逼瓦剌释放皇上回京，为朝廷立下大功，其后却又弃尊荣如敝屣，辞官归里，终老田园。特立独行，天下共仰。”（云重故事，详见拙著《萍踪侠影录》。）

陈石星又喜又惊，“老伯说的这位云状元可是大同云大侠云浩的尊人么？”

丘迟说道：“正是。我料你必然知道云家，果然没有料错。”陈石星心中苦笑，“岂止知道，我和云家的关系，恐怕比你更深呢。”

丘迟继续说道：“有一天晚上，云重忽然跑来我家，和我说道，你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做一件事情吗？这件事情，可能令你失掉官职的。”

“我说你要我做的事情，一定是义所应为的事情，莫说失掉官职，就是掉了脑袋，我也会去做的。但不知你可以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吗？”

陈石星听到这里，恍然大悟，说道：“云状元说的想必就是我的爷爷了？”

“不错，就是你的爷爷。”

“我爷爷不过是个琴师，他在京城碰到什么危难之事，要惊动武状元云重出头托人救他？”

“这件事情，倘若发生在别人身上，那是求也求不到的‘好事’，但对你的爷爷来说，却是个天大的麻烦，当时有个太监名叫王振，想必你也曾经听过父老说过这个奸宦吧？”

“听说他是弄成土木堡之役惨败的罪魁，正统皇帝就是因为宠信他的关系，以致几乎亡国。”

“不错，你的爷爷就正是因为得罪了这个权势滔天的奸宦，以致惹下了天大的麻烦。”

“我爷爷是个流浪江湖的琴师，和这奸宦风马牛不相及，何以会招惹上他？”

“你爷爷到了京师，不知怎的，给王振知道。王振慕他天下第一琴师之名，召他到私邸演奏。”

“我爷爷素来讨厌权贵，他是一定不肯为这奸宦弹琴的了。”

“你料得一点不错，令祖匿藏在一个小客栈里，王振请他不动，就要派锦衣卫去把他抓去。连同你的父母也要一起捉去。他发出命令，令锦衣卫在那天晚上执行。这个消息给云重知道，云重身居高位，一举一动，都有人注目，不便亲自去给令祖通风报讯。”

陈石星听至此处，恍然大悟，说道：“原来如此，所以云状元要托老伯帮忙。”

丘迟说道：“不错，云重和令祖本来也是并不相识的。他是敬佩你爷爷的气节，是以不愿令祖受王振之辱。”

陈石星大为感动，说道：“云状元和丘老伯的高义古风，真是足为后辈楷模，令人钦仰。”

丘迟喝过了酒，继续说道：“当时已是将近三更时分，事不宜迟，我就和云重说道，好，这事你交给我办好了，你赶快回去吧，免得给王振的爪牙

发觉你的行踪。

“云重一走，我匆匆忙忙的写了一封信，告诉令祖，王振要抓他，叫他赶快逃走。

“我到了那间小客店，令祖正自独对青灯，还未睡觉。我用江湖人物惯用的留刀寄柬之法，飞刀入室，把书信穿在刀尖之上插在他的床头。

“令祖看了我写的信，惊疑不定，连忙叫醒你的爹娘，大家商议。他们是住在相连的两间房间，里面有门相通的。

“你爹爹说，王振手段毒辣，尽人皆知。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难得有这位义士通风报讯，咱们自当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令祖说媳妇的身体不大好，我只盼能够在此休养些时，如今仓惶出走，只怕会累病了她。

“你爹娘都说事有缓急轻重，要是犹疑不决，王振当真派人来抓，那时咱们三人义不受辱，那只怕连性命都要赔在里头，还能保得什么身体平安。

“令祖叹了口气，说道：没有办法，那咱们只好马上走了。

“我看他们肯走，这才松了口气。不料他们刚刚溜出后门，王振派来的爪牙也踏进前门来了。

“为首的这个鹰爪来头可是不小，他是锦衣卫都指挥章铁夫，练有铁砂掌的功夫，在王振手下，武功可算得是数一数二的。他带来的两个锦衣卫士，则是擅长于用暗器的人。

“我一想要是给他们发觉令祖逃走，令祖跑得未远，一定会给他们追上，救人须求彻，要让令祖能够平安脱险，就非得拖延他们一些时候不可。

“于是我偷偷进入令祖那间房间，穿上令祖由于匆匆出走未及带走的一件衣裳，躺在床上，蒙头大睡，故意发出鼾声。

“章铁夫果然中计，推开房门，喝道：“陈琴翁，你敬酒不吃那就只能请你吃罚酒啦，起来吧，乖乖的跟我走！他一揭开被窝，我就给他一掌。

“他的铁砂掌果然厉害，但还是给我的掌力抛出房门，摔了个头破血流。”

陈石星听得眉飞色舞，斟满了酒，与丘迟干了一碗，叫道：“痛快，痛快！”

丘迟继续说道：“可笑章铁夫那两个手下，还不知死活，同时出手，居然敢用喂毒的暗器打我，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他们的暗器反震回去，结果受了暗器所伤的不是我而是他们。我也不管他们死活，立即离开那间客店。那时已经找不着你的爷爷了。”

陈石星道：“他们知道是你干的么？”

丘迟说道：“黑暗中他们根本就没见着我，不过我知道章铁夫是个大行家，他的铁砂掌被我所破，迟早会猜得着我干的。”说至此处，哈哈一笑，跟着说道：“就这样，我从一个御林军的军官变成了这间茶馆的老板，每天喝喝自己酿的酒，倒也乐得逍遥。”

陈石星道：“丘老伯，你为晚辈一家断送了前程，你虽然是施恩不望报，晚辈可是过意不去。”

丘迟一皱眉头，说道：“你怎么也说这样的俗话，什么前程，在那样混浊的官场中，岂能容我施展抱负？想要‘前程’，只有昧着良心干伤天害理的事而已。我早就想离开了的了。现在过的这种日子，可要比做什么御林军的军官惬意得多。唯一感到遗憾的只是我没能向云重辞行。我也是当天晚上溜

出京城的。”

陈石星道：“可惜你现在过的这种日子也给我累得不能过了。”

丘迟笑道：“这你不必为我担心，我虽然不做茶馆老板，自己酿的酒还是每天都能喝的。”

“从此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云重。不过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未到半年，我倒是见着了你的爷爷。”

他似乎是在回忆当时见面的情形，又再喝了三碗酒后，方始说道：“我这间茶馆开张未久，那天有三个外地口音的异乡人进来喝酒。我一看就知道是你的爷爷。上次在客店里我虽然没见着他的脸，但他是背着这张古琴的。跟着他的一对中年夫妇也都带着乐器。小兄弟，不知你是否知道，你的娘亲也是一位擅于弹奏琵琶的女乐师。”

丘迟接着说道：“小兄弟，其实你曾经到过这里的，不过你不知道罢了。”

陈石星怔了一怔，说道：“二十年前，我还没有出生。”

丘迟笑道：“不错，你是还没有出生，不过你已经在妈妈肚子里了。”

陈石星一想，笑道：“不错，我今年虚龄正是十九岁。”

丘迟继续说道：“那天他们进来喝酒，可把我吓了一跳。”

陈石星道：“为什么？”

丘迟说道：“你爷爷和爹爹都是形容憔悴，我看得出来，你爹爹似乎身上还有内伤。令堂大概是有三个月身孕的样子，脸上也是带着病容。”

陈石星好生难过，想道：“他们被奸宦逼害，天地虽大，却不知何处可以容身，怎能不精神颓丧，只怕没有病也要气出病来。唉，想不到我还未出生，就连累爹娘如此受苦。”

丘迟说道：“小兄弟，当时普天下的百姓，谁不受那奸宦的逼害，事情已经过了二十年，你也不必如此难过了。”

一声长叹过后，喝了满满的一大碗酒，继续说道：“我招呼他们坐下，心里可在踌躇，要不要和他们说明真相？谁知我还没有说话，你的爷爷却也知道我是谁了。”

陈石星诧异道：“爷爷那天晚上并没有见着你，他又怎么知道？”

丘迟说道：“我刚刚从御林军军官变成茶馆老板，自是难免有点牢骚。茶馆开张之时，我写了一首陆游的词作为补壁。”

说至此处，他把挂在墙上的一张薰黄的残旧布幔揭起，只见里面罩住的是一副条幅，写着南宋词人陆游作的“诉衷情”词。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陈石星恍然大悟，说道：“爷爷认出了你的笔迹？”

丘迟说道：“不错，令祖眼力端的厉害，我给他通风报讯那封短柬他一直留着，只凭这封短柬，就熟悉了我的书法。给他看破，我也只好承认了。”

“在京师那晚，我们其实并未会面，这次方是正式相识。一相识大家就像老朋友一样谈起来了。”

“谈起来我才知道，原来你爷爷一家三口，非但给王振逼害得不能在京师立足，要想流浪江湖，也是难以容身，就在两天之前，他们还碰上王振的爪牙。”

陈石星道：“我爹敢情就是给王振的爪牙打伤的。”

丘迟说道：“幸亏他们碰上的那个爪牙不是锦衣卫的高手，他要捉你爷

爷，你爹和他拼斗，受了一点内伤，终于将他赶跑。

但令堂受了这场惊吓，却得了病。我本来要留他们多住几天，把身子调好了才好走的，他们害怕还有王振的爪牙追来，怎样说也不愿意再连累我，那天我们只得畅饮一场，听你爷爷弹了一曲，就分手了。”

陈石星心里想道：“怪不得爹娘早死，原来都是给王振这厮害的。”

丘迟说道：“王振在土木堡事变之后，不久也就死了。你爷爷想必是因事过情迁，不愿与你再提。”

陈石星道：“可恨这奸宦早死，我不能亲手替爹娘报仇。那个章铁夫呢？”

丘迟说道：“章铁夫倒还活着。不过听说他已换了一个主儿。他的新主人是九门提督龙文光。”

陈石星恨恨说道：“刚才来的那个‘龙公子’，就正是龙文光的宝贝侄儿。可惜这次他只是带了呼延四虎出来，章铁夫没有给他‘保驾’。”

丘迟叹了口气道：“天下的好人是杀不尽的，坏人也是杀不尽的。今后你行侠仗义是应当的，却也不必老是记挂着报仇了。唉。朝廷的乱七八糟，何尝不也是像二十年前的样子！”

叹息过后，丘迟继续说道：“那天你爷爷临走的时候，也曾给我留下一幅字迹，你要看么？”

陈石星连忙问道：“在哪里？”丘迟揭起另外一张残旧的布幔，现出和右面这张一般大小的条幅，书法苍劲，正是他爷爷的笔迹。写的也是陆游的一首词，词牌名“鹏鸪天”，词道：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

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原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这是陆游晚年之作，虽然息影田园，仍有不甘老骥伏枥之志。“玉瀣”是美酒的别名；“黄庭”本是道家的经典，《唐书·艺文志》，据云老子著有《黄庭经》一卷。在这首词中则是指晋代书法大家王羲之手书的《黄庭外景经》，即世传王羲之书此以换鹅者。

丘迟以军官身份埋名匿迹，做了荒村的茶馆的老板，天天喝自酿的美酒，等于是另一种方式的隐士；而他又是文武全材，喜欢字画。所以琴翁写陆游这首词送给他，对他的身份也是颇为合适的。

丘迟说道：“令祖那天在微醉之后，颇有几分感慨，他说他也很想找个风景好的地方过这下半生。看来这一首词，他固然是写来送给我的，但他的心境却也正是和这首词的作者陆游相同。这些年来，他在桂林七星岩下隐居，也可说是得偿所愿了。”

陈石星叹道：“人间哪得有桃源，我的爷爷虽然是想过与世无争、与人无忤的隐士生涯，却又何尝得如所愿！”

丘迟心里想道：“陈琴翁遭受丧子之痛，抚养孙儿成人，晚年的生活，相必过得不甚如意。”

他只见陈石星是因此兴嗟，不想令陈石星难过，于是转移话题，说道：“陈世兄，我有一事未明，想要请教。”

陈石星道：“老伯请莫客气，不知要问何事？”

丘迟说道：“你的剑法，精妙绝伦。似乎不是出于家传？”

陈石星道：“小侄的确是另得名师传授，不过老伯的赞语，小侄可是当不了。”

他正在思量，要不要把拜前辈大侠张丹枫为师之事告诉丘迟，丘迟已先自说道：“云重后来弃官归隐，不知他有没有和你的爷爷见过面？”

陈石星道：“据我所知，他们似乎从未见过。”

丘迟若有所思，半晌说道：“这倒奇了。”陈石星道：“老伯什么事情觉得奇怪？”丘迟说道：“不知我猜得对不对，你的剑法是张大侠张丹枫传给你的吧？张大侠是云状元的妹夫，我曾经见过他的剑法的。”

陈石星本来不想瞒他，给他说破，便道：“老伯法眼无讹，小侄的确是得自张大侠的传授。”

丘迟又惊又喜，问道：“张大侠还活在人间？”

陈石星道：“家师不幸，正是在收我为徒那天仙去。”他这才有机会说出前事，包括云浩与张丹枫先后去世的消息。

丘迟叹口气道：“因果报应之说，本属无稽，但冥冥之中，却又似乎颇有天意。”

丘迟又再喝了一大碗酒，说道：“当年云重与令祖素不相识，不借为了令祖与权势滔天的奸宦作对；令祖与他的儿子云浩也是素不相识，同样的不惜为了一个陌生人累得家破人亡。虽然救人没有成功，可也都是同样的高义可风！”

陈石星道：“丘老伯，你也是以一个不相干的人卷入漩涡，侠义的行为，更是值得晚辈佩服。”

丘迟笑道：“你也何尝不是如此？你帮云家的大忙，事先你也并不知道云重曾于你家有恩的。嘿嘿，再说下去就变成互相标榜了。喝酒，喝酒！”

陈石星道：“小侄量浅，委实是不能再喝了。老伯自便。”

丘迟把酒坛子翻转过来，喝尽余沥，哈哈笑道：“不知不觉喝了最后一坛，再喝可没有了。”

陈石星道：“时候不早，小侄也该告辞了。”

丘迟道：“再待一会。我向你打听一个人。”陈石星道：“是谁？”丘迟说道：“一柱擎天雷震岳是桂林人氏，你想必知道？”

陈石星道：“知道。我的爷爷和他也是曾有交游的。丘老伯可是与他相识的吗？”

丘迟说道：“闻名已久，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他是个慷慨好义的豪杰，所以觉得有点奇怪。”

陈石星道：“什么奇怪？”

丘迟说道：“刚才你说令祖与他颇有交情，我想了起来，令祖当年说过不愿托庇大理段家，宁可相信江湖上的朋友，他说的这位江湖朋友，想来就是指一柱擎天雷大侠了。你们碰上云浩那桩事情，为何不向他求助？”

陈石星由于曾先后听得“云夫人”与丘迟对一柱擎天推崇备至，是以虽然心中藏有疑团，却也不愿在丘迟面前再提起了。于是淡淡说道：“或许爷爷不想连累他吧。”

丘迟说道：“说起这位雷大侠，我倒是有件心事未了，觉得有点愧对于他呢。”

陈石星诧道：“丘老伯不是与他素不相识的吗？”

丘迟说道：“不错，我是和他没见过面，但我也曾许下一个诺言，要帮忙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并没有做到。”

陈石星好奇心起，说道：“请恕小侄冒昧，敢问是什么事情？”

丘迟说道：“二十五年前，那时雷震岳出道未久，在江湖上是个后辈。当然，也还未有一柱擎天的外号。”

“他的成名是有一次帮忙老金刀寨主周健抗击瓦剌的入侵，把守一个要隘，和他并肩作战的一队义军伤亡殆尽，他独个以一柄金刀，劈杀瓦剌十八名武士，终于等到援军来到，赶跑敌人，因而成名的。一柱擎天的外号，也是在那次战役后得到的。”

陈石星道：“原来如此。我还以为颂扬他的人拿桂林的独秀峰来比喻他的呢？”

丘迟说道：“这个说法也没有错，他后来在桂林定居之后，由于慷慨好客，庇护了不少在中原站不住脚逃亡到桂林的人，是以也就有许多人用你刚才的那个解释，称他为一柱擎天了。不过最初的得名由来，却是由于那次战役而起。嗯，话题拉得远了，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在那次战役过去之后大约三个月，我奉命到大同公干，由于我一向仰慕金刀寨主的为人，公事办完之后，我偷偷到雁门关外与他相会。云重和金刀寨主的交情很好，金刀寨主早已从云重口中知道有我这个人的。是以虽然初次相会，却是一见如故，无话不谈。”

“那时雷震岳早已不在金刀寨主那儿了，不过我们当然还是不免谈起了他。”

“金刀寨主说起雷震岳有个心愿，希望能够得见当时的天下第一剑客张丹枫。他不敢奢望张丹枫收他为徒，但求得张丹枫指点他几招剑法于愿已足。”

“听了这番言语，我就和金刀寨主说道，他有这个愿望，或许我可以帮他完成。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张丹枫是云重的妹夫，以我和云重的交情，转请云重帮他的忙，说不定还可以求得张丹枫收他为徒呢。”

“哪知回到京城，见到云重，才知道张丹枫已经在江湖销声匿迹，连他也不知道张丹枫的下落了。”

“虽然我没有直接答应雷震岳，但这个愿却是我亲口向老金刀寨主许下的，直至如今，都还没有做到，我总是觉得欠下一柱擎天的一份人情的。”

说至此处，丘迟把最后的一碗酒喝完，说道：“老弟，我要你帮个忙了。”

陈石星已是料到几分，但仍然说道：“老伯是我家的大恩人，有甚要小侄效劳之处，尽管吩咐就是。如此客气，倒是教小侄担当不起了。”

丘迟说道：“要是你见到一柱擎天，请你把张大侠所传的剑法演给他看，让他得偿所愿。”

陈石星的祖父虽然是“一柱擎天”的朋友，但陈石星对“一柱擎天”的生平却是并无所知，此际听罢丘迟讲的这段有关“一柱擎天”的往事之后，不由得心乱如麻，“原来他是曾经和老金刀寨主并肩抗敌的英雄，我的怀疑恐怕是冤枉好人了。不过人心难测，一个英雄，有时只怕也会干出坏事的。据丘老前辈所说，雷震岳嗜武如命，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得到我师父的剑法，那一次的事情，会不会是因为他知道云大侠藏有我师父的剑谱，而云大侠在我家里养伤，他想谋夺剑谱，利令智昏，以致连累我爷爷也受他的谋害呢？待我回去先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倘若他真是我的仇人，我和他比武，把师门剑法全部抖露之后便即杀他，也算得是答应了丘老前辈的要求了。”

丘迟把两张条幅取下，交给陈石星，微喟说道：“最后一坛酒都喝完了，这店子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舍不得丢下的了，除了你爷爷的这幅书法。如今交给了你，我也可以放心离开了。”话虽如此，对这间与他相伴二十年

的茶馆，一旦分手，仍是不禁有点黯然。

两人走出茶馆，陈石星一声长啸，不过片刻，那匹白马闻声觅主，已是来到他的跟前。丘迟赞道：“你这匹坐骑倒是很有灵性。”

陈石星道：“老伯打算归隐何处，但愿小侄还有机会可以再聆教益。”

丘迟说道：“我在后山有间茅屋，但愿能在白云深处，度过余年。”

陈石星一揖到地，拜别丘迟之后，便即跨上白马，继续他的行程。

一路无事，七天之后，他已是到了贵州省内，这天来到了一个小镇，景物十分熟悉。原来正是龙成斌的家乡，他来的时候，曾经在这里遇盗，几乎落难他乡，后来碰上龙成斌，都是在这个地方。

此时天色已晚，陈石星本来不想在这小镇歇脚的，也只好进去投宿了。

他到原来的那家客店投宿，店主人居然还认识他。

那店主人一看见他，呆了一呆之后，便即满面堆欢的说道：“你不是那年在小店住过一晚的陈相公吗？什么风把你吹来的，真是稀客啊！请，请！”就像天上掉下一个活宝贝似的，招待得甚为殷勤。

此时的陈石星和四年前当然已是大不相同，骑的骏马，穿的虽然不是华服，也很光鲜，不过这店主人的态度改变得比他的衣着还更厉害，却仍是出他意料之外。笑道：“多谢你还记得我，你不怕我没钱付帐？”

店主人有点尴尬，连忙说道：“难得陈相公再次光临，这是小店求也求不到的。请陈相公允许我做个小小的东道，随便相公喜欢住多久就多久，别提付帐二字。”

陈石星笑道：“那我不是变成了白食白住的霸王了吗？这可不行！”

店主人道：“就怕小店招待不周，惹相公生气。要是相公住得还舒服的话，随你高兴打赏一点便成。要是说付房饭钱的话，小的可不敢受了。”

陈石星心想这不是换个名目而已吗？但也不愿和这些俗人一般见识，便道：“好，你给我一间干净点的房间。”

店主人诺诺连声，带引他进入一间上房，说道：“这是小店最好的上房，不知陈相公合意么？”

陈石星道：“很好。没什么事了，你出去吧。”

店主人却没出去，讪讪的说道：“陈相公请恕小人多嘴，请问相公是一个人回来的吗？”

陈石星怔了一怔，说道：“你以为我会和什么人一起回来？”

店主人道：“那年相公在小店投宿，请恕小人有眼无珠，不知你老是龙公子的朋友。龙公子那天和你一起离开家乡之后，至今还未回来。我们都在猜想，这两天他应该回来的。”

陈石星方始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想巴结豪门公子的朋友，怪不得对我这样好。哼，要是他知道我不但不是龙成斌的朋友，还是他的仇人，不知他又是如何一副嘴脸？”笑道：“原来你以为我是和龙公子一起回来。但为什么你会猜他在这两天‘应该’回来呢？”

店主人似乎有点诧异，“陈相公不知龙提督龙老大人已经衣锦还乡么？”

陈石星经过几年来的磨练，已经世故得多，暗自思量：“常言道得好，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何况是对这等趋炎附势的小人？”淡淡说道：“富贵不回故乡，有如衣锦夜行。龙大人做到九门提督，当然免不了要回来荣宗耀祖一番罗。不过我最近这次见到龙公子，还未知道他的叔父离京的消息。”

这话倒并非说谎，但听在那店主的耳中，却以为陈石星果然是和“龙公子”时常见面的老朋友，也知道他的叔父要回家，不过没料到这样快就回来而已。

店主人想了一想，说道：“听说龙老大人是因为大同的敌寇已退，这才能够抽空回来扫墓的。陈相公，你是龙老大人的侄公子的好朋友，要不要小人前往龙府——”

陈石星连忙截断他的话，说道：“我要找龙大人，自会去找他。不必你费神了。”说至此处，顿了一顿，拿出两颗金豆，继续说道：“今晚我想舒舒服服的睡一个觉，不希望有人打扰。要是有人来打听我的话，你可别说我在这里。”

店主人本来想给他通报与龙府的人，希望得一点赏赐的。但一想自己不过是个小客店掌柜的身份，跑到龙府，龙府那些如狼似虎的家奴，也不知会怎样待他。说不定讨不到好处反而招辱。得了陈石星的厚赏，自是乐得少管闲事了。他接过金豆眉开眼笑的说道：“龙府在这小镇西边凤凰山脚下，前后都有花园，中间几十栋青砖大屋，很容易找的。”说罢告退。

陈石星洗了个澡，吃完晚饭，便即关上房门。恐防有事，不敢熟睡。

二更时分，忽听得蹄声得得，来到门前，戛然而止。盘龙镇是个人口不多的小镇，又非商旅必经的冲要之地，陈石星不禁心里起疑：“怎的这么晚了，还有人来？”

过不多久，又听得蹄声得得，那个骑马的客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竟然走了。显然只是和店主人交谈片刻。

陈石星大为奇怪，“看来并非投宿的客人了，难道是龙家的人么？但龙成斌远在大同，他的叔父决不能知道我的行踪，怎的我一到此地，他就会派人查店。店主人也没有出去过，是谁通风报讯的呢？”

正在他百思莫得其解的时候，听得两下轻轻敲门的声音，店主人道：“陈相公，请开门。”

陈石星打开门，店主人说道：“请恕打扰，我见房中还有灯火，陈相公似乎还未安寝，我才敢敲门的。”

陈石星道：“有什么事么？”

店主人道：“我来禀告一事情，果然不出相公所料，刚才有人来找你老。”

陈石星道：“是什么人？”

店主人道：“是个外地口音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

陈石星诧道：“是外地人？”

店主人道：“是呀，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起初我还以为龙府的家人来迎接你的呢。不过他向我打听人，无疑却是相公。”

陈石星道：“此人什么模样，可有告诉你他的姓名？”

店主人道：“是个和相公年纪大约相差不多的少年人。他没有把姓名告诉我。不过他骑的那匹白马，说来奇怪，倒是和陈相公你的那匹坐骑一模一样。”

陈石星吃了一惊，说道：“哦，有这样的巧事？”

那店主人道：“他向我打听，有没有一位姓陈的客人，年纪和他一样，骑的白马也是和他一样的住在这里？他说他是来找寻朋友的。”

陈石星道：“你怎样回答？”

店主人道：“起初我也感到有点为难，要是他当真是你的朋友，我不说

实话，恐怕过后你要见怪。”

陈石星急忙说道：“我已经吩咐过你的，不管来的是什么人，今晚我都不见。你也不能说我住在这里的！”

店主人一听此言，知道自己做得对了，便换上一副邀功的神情，谄媚笑道：“是呀，我怎能忘了你老的吩咐。所以——”

陈石星道：“所以怎样？”心情倒是不觉有点患得患失了。

店主人：“所以我非但说没有他打听的这个人，而且我推小店业已客满，不让他在这里投宿。小人这样做不知对不对？”

陈石星道：“好，你做得很好。”随手掏出两颗金豆，说道：“你为我少做了生意，这两颗金豆你拿去吧。”

店主人扭扭捏捏的说道：“这怎么好意思。”口里这么说，心里却是开了花，早就伸手把金豆接过去了。“相公还有什么吩咐吗？”店主人问道。

陈石星道：“我记得这镇上似乎只有两间客店，对吗？”

店主人道：“不错，相公你的记性真好。还有一家叫做云来客栈，就在前面那条横街的转角处。相公，你是不是要查究那个人是谁，明天我可以找云来客栈老板打听打听，他一定是在云来客栈投宿的。”

陈石星一皱眉头，说道：“不，用不着你多事了。”

店主人讪讪说道：“是。那么请相公早点安歇，小人告退。”

店主走了之后，陈石星关上房门，却是不由得心乱如麻了。

心中暗忖：那个操外地口音的陌生少年，骑的是一匹白马，和我的坐骑一模一样。

这少年是谁呢？

在店主人的眼中，这少年是个陌生的异乡人，但在陈石星的脑海里，却浮起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形象。

女扮男装的云瑚！

他打开窗门，天上一弯眉月，月色朦胧；几点疏星，星光黯淡。是将近三更的时分了。而这天色，也正是适宜于夜行人出没的天色。

“待我去看看她，看看她是不是真的云瑚？”他抑制不住心中的一股冲动，终于披衣而起了。

“倘若真是云瑚，那又怎样？”“唉，我只要看她一眼，最好还是不要让她知道！”

在月色朦胧之下，他悄悄溜出客店，施展轻功，奔向这小镇的另一间客店——云来客栈。

刚刚走到云来客栈所在的那条横街的转角处，忽听得屋顶上有衣襟带风之声，陈石星是个行家，一听就知是有另一个夜行人出现。

他躲在暗角，那夜行人却没发现他。

微风飒然，从他头顶的瓦面掠过，这夜行人的身法也是端的轻快之极，眨眼间，就掠过了几重瓦面。

可是就在这瞬息之间，陈石星已是瞧得清楚了。

虽然没有看见她的粉脸，但只是从她的背影，陈石星也可以认得出来，她是女扮男装的云瑚，决不会错！

这刹那间，陈石星几乎要失声叫了出来，但毕竟还是忍住了。

“奇怪，”陈石星心里想道：“她为什么跑到我住的那间客店呢？莫非她是不相信店主的话，我来找她，她也来找我？”

于是陈石星回过头来，暗地跟踪。他的轻功比云瑚还更高明，保持在百步以内的距离，云瑚仍然没有察觉。

云瑚到了他住的那间客店，脚步一停，陈石星知道她要进去，不料她只是略一迟疑，随即又是加快脚步，向前跑。

这一下又是大出陈石星意料之外：“她要去哪里呢？”抬头一看，月亮已过天心，而云瑚的背影也已在百步开外了。陈石星心念一动，蓦地想了起来：“龙家不正是在这小镇的西边吗？”而此刻的云瑚，正是朝着月亮落下的方向跑的！

一个往前奔跑，一个在后面跟踪，不知不觉已是出了这个小镇，到了一座山下。

虽然月色朦胧，但那蜿蜒如带的围墙，在一里开外，已是隐约可见。

一点不错，正是店主人给陈石星仔细描绘的那座龙府建筑。

陈石星方始恍然大悟，原来云瑚乃是前往龙家。

“龙文光衣锦还乡，在这小镇是件大事。想必她在云来客栈，也听得有人说了。龙文光是她家的大仇人，怪不得她要前往寻仇。”陈石星心里想道。

“龙文光身为京师的九门提督，手下岂能没有能人。云姑娘心急报仇，却也未免把事情看得太容易。”

果然心念未已，密林深处，蓦地出现一条黑影，刚好拦住云瑚的去路，一抓向她抓下。

此时陈石星已是加快脚步，躲在云瑚背后的一棵树后，一见那人的擒拿手法，便知云瑚虽然不会败给此人，但却是难免会有一番纠缠，陈石星有心暗助云瑚，随手捏了一颗小小的泥丸，便弹过去。

那人也是太过自恃，满以为一抓之下，便可手到擒来。他想抓到了“奸细”，再加拷问不迟，是以并没有呼唤伙伴。生怕一出了声，吓走这个奸细，就要多费许多气力，反为不妙。

哪知一抓抓空，云瑚的刀锋已是劈到了他的面门，刀光闪闪，耀眼生爍。那人也好生了得，在这危机瞬息之际，一个“大弯腰，斜插柳”，腰向后弯，硬生生的使出“铁板桥”的功夫，刀锋在他面门削过，却没有伤着他。说时迟，那时快，那人脚跟一旋，避开快刀斜削之势，倏地长身而起，一个勾拳竟然是从云瑚想不到的方位，反打她的左肋。

对方的拳头尚未打到她的身上，她的宝刀也还没有劈着那人，那人忽地身形一晃，“卜通”便倒。云瑚生怕有诈，迅即一脚踢出，那人哼也不哼一声，显然是给她踢得晕过去了。云瑚不由得满腹疑团，“以此人的本领，何以会在这样紧急的关头，突然自己跌到？”

她不敢擦燃火石，审视那人是否另外受伤，只好再加一指，点了他的穴道。叫他在十二个时辰之内，不能醒转。她却哪里知道，即使她不点这人的穴道，这人也是不会动弹的人。因为陈石星那颗小小的泥丸，正是在刚才那个“紧要的关头”，打中了那人“环跳穴”的。

云瑚选择好地点后从后园进入，在那园门外面，也有两个卫士穿梭巡夜。不过这两个卫士本领却是比刚才那人弱得多，云瑚从暗处一跃而出，抓着了最适当的时机，当他们正在走到面对面的时候，一个左右开弓，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点了他们的穴道。当下身形一起，捷如飞鸟，掠过墙头。

到了里面，云瑚方才知道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这园子大得出乎她的想像之外，亭台楼阁，星罗棋布，一幢幢的房屋，更是东一座西一座不

知多少？围墙之内的建筑物比那个小镇还多。云瑚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要在这许多房屋之中找一个人，谈何容易？用“海底捞针”来比喻或许是夸张一些，但倘若是一间间搜索的话，恐怕最少也得个三天三夜！

正当她感到无从入手之际，忽听得有脚步声隐隐传来。云瑚躲在假山洞后，只见是两个挽着篮子的少女。篮子有盖，式样小巧玲珑，那是富贵人家用来装食物的，看来似乎是两个婢女给主人送宵夜的点心。

只听得一个婢女说道：“彩姐，真是不好意思，要你陪我。说实在话，我真是有点害怕，园子这样大，比咱们在京师的那个园子还大得多，白天都是阴沉沉的，晚上更令人提心吊胆，要不是有人陪我，我一个人决计不敢行走。”

那个被叫做“彩姐”的说道：“咱们是好姐妹，说这些客气话做什么！说不定明天晚上这差使是落到我的头上呢，那时我还不是一样要你陪我？”

那婢女道：“老爷也真是的，三更半夜还要喝什么参汤，可就不知咱们做丫头的受苦？”

那“彩姐”叹口气道：“谁叫咱们是生来的丫头命呢？不过老爷每晚喝参汤，却是有个缘故，你知道吗？”

那婢女道：“什么缘故？”

此时那两个婢女正好在假山洞口经过，那“彩姐”悄悄说道：“夫人本来是在这个老家住的，老爷这次回来，听说就是想接她回京去的。”说到这里，她的同伴插口问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夫人，听说她是五年前已经回来了，对不对？”彩姐道：“不错。”

那婢女道：“为什么咱们到了这里，这里的上下人等，没有一个提起这位夫人？这么多天，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夫人？”

“彩姐”低声说道：“夫人早在老爷回来之前大约半个月光景，独自离家走了。”

那婢女吃了一惊，说道：“夫人是偷走的？”

彩姐说道：“是呀，所以大家都不敢提。”

那婢女道：“夫人为什么偷走的？”

彩姐道：“我怎么知道。但既是偷走，想必也是见不得人的丑事了。”

那婢女冷笑道：“想不到他们富贵人家，也有这样见不得人的丑事！”

彩姐“嘘”了一声，说道：“你别乱说话，给人听见，可不得了！”

那婢女道：“这里怎会有人？守夜的卫士都在外边。”

彩姐说道：“总是小心一些为妙，提防隔墙有耳。”跟着说道：“老爷就是因为夫人的事情，气在心里说不出来，身子比在京师的时候衰弱多了，晚上也睡不着觉。所以天天晚上要喝参汤。”

这两个婢女谈论云瑚母亲的事，云瑚听了，心里虽然很不舒服，但却得一个意外的收获，确实知道了她们所说的那个“老爷”就是她的仇人龙文光了。

于是云瑚一跃而出，先点了那个“彩姐”的穴道，然后抓着那个婢女，明晃晃的宝刀在她面前一晃，沉声喝道：“你一声张，我就杀了你！”

那婢女吓得魂不附体，颤声说道：“你杀了我吧。只求你别告发我。”她只道云瑚是府中卫士，听见了她们刚才的话，要拿她到“老爷”跟前究办的。与其受酷刑的折磨，那倒不如给人一刀杀死了。

云瑚知道这个婢女性格比那“彩姐”倔，而且是对“老爷”心怀仇恨，

不忍吓她，收了宝刀，说道：“我不是要杀你，我是要杀你的老爷！”

那婢女这一惊非同小可，呆呆的望着云瑚，说不出半句话。

云瑚在她的耳边说道：“你不用害怕，我不会连累你的。我只要你给我带路，到了你那个‘老爷’的住处，我就放你。你可以迟一枝香的时刻才送参汤，那时你的‘老爷’已是决不能够审问你了。但假如你一定要保护你的‘老爷’，不肯给我带路，那我就非杀你不可了！”

那婢女心乱如麻，终于咬了咬牙，说道：“我为什么要保护老爷，我的爹爹是给他逼债逼死的，我爹死了，他的管家还要把我拿来抵债。好，我带你去。”正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归来愿作名山伴 此去徒伤侠女心

攀藤抚树，拂柳分花。云瑚跟着那个婢女，在园中转了好一会子。忽见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四面群绕各式石块，把里面的建筑物悉皆遮住，竟是园中之园，踏进去方知别有洞天。

园中之园，隐现红楼一角，碧纱窗透出灯光。红楼侧边，有一棵参天古树，枝繁叶茂，笼罩楼房，挡住了云瑚的视线。

那婢女小声说道：“老爷在楼上有灯光的这间房子。”云瑚心里想道：“要不是有这丫头带路，真不容易找到这地方。”于是轻声吩咐那个婢女：“你先出去，躲一会儿。我走了，你听得楼上有人声嘈杂之时，才可以出来。”

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树，正好作为藏身之处，云瑚使出超卓的轻功，飞身上树。枝不摇，叶不动。里面的人竟似丝毫未觉。

从窗口望进去，只见一个枯瘦的老头儿正在灯下翻阅一卷文书。云瑚不觉怔了一怔，几乎以为自己认错了人。

十多年前，云瑚在四岁至七岁这段期间，是和母亲在京师的外婆家里住的。那时她的父母虽然分居两地，尚未离婚。龙文光当时也还只是兵部尚书公子的身份，未曾做到九门提督。为了追求她的母亲，这位“龙公子”每隔三天两天，就要到她外婆家里一次，龙文光和她的父亲的年纪差不多，当时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少年人，当真可以说得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贵公子。她年纪小不懂事，对这个“龙叔叔”还曾经有过好感的。

想不到这个十多年前风度翩翩的公子爷如今已是变成这样一个难看的枯瘦老头。

龙文光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十载夫妻，原来我始终没有获得她的芳心。”

云瑚手里捏着一枚透骨钉，不知怎的，竟似乎有点不忍下手。她倒宁愿仇人是个相貌凶恶的人，不愿他是这样一个衰老得不堪一击的老人。

但这不忍之心霎那便过，她想起那个婢女的惨被龙家折磨，心里想道：“披着羊皮的狼比露出牙齿的狼更为狠毒可恶，那小丫头都这样恨他，我一家受他的害比那丫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岂能让他活在世上，再去害人。”

她咬了咬牙，正要取好准头把那枚透骨钉射进，忽听得另外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龙大人不必心焦，待侄公子从大同回来，总可以得到一点消息。”

原来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只因他是坐在一旁，一直没有作声，云瑚从正面的窗口偷觑进去，却是看不见他。云瑚把透骨钉扣住，暂且不发。龙文光说道：“章师傅，你过来，我给你一样东西看。”

那人在龙文光对面座下，云瑚此时方始看清楚，是个年约六十左右的老头，但却比龙文光壮健得多，看起来倒似比龙文光还要年轻。这人鹰鼻深目，两边太阳穴坟起，说话的声音有如鸟鸣，令人一见一听，就觉得十分不舒服。

龙文光拉开抽屉，把三截断刀拿出来，说道：“这是刀王余峻峰生前用的宝刀。”

云瑚早已知道“刀王”余峻峰是谋害她父亲的凶手之一，听了此言，不觉一惊：“原来余峻峰已经死了，他号称‘刀王’虽然未必真是刀王，但刀法之精，在武林中也是有数的了。不知是谁杀了他？”

原来她还未知道陈石星杀掉余峻峰这件事情。陈石星练成无名剑法之后，恰值余峻峰与龙成斌来探石林，第一个给陈石星用无名剑法来打开杀戒

的就是这个“刀王”余峻峰。只因陈石星与云瑚匆匆相聚，不过一天后便即分手，所要说的事情太多，这件事情却是一时忘了告诉她了。

龙文光继续说道：“这许多年来，余峻峰一直是个不出面的我的最得力的帮手，别人都不知道他的身份，还以为他是个武林隐士的。不料去年在石林竟然给人杀了。”

那个“章师傅”吃了一惊，说道：“他是在石林给人杀的？”

龙文光说道：“是啊，所以我要请你的法眼来瞧一瞧。他的宝刀是给对方的兵刃断为三截的，前两天我已经派人到他家里详细问过，他的儿子是在三天之后给他收尸的，据他的儿子说，余峻峰身上有七处伤口，看那伤势，是给人家用快剑在一招之内所伤。请你法眼瞧瞧，那人的兵刃应该是把极锋利的宝剑吧？一招之内能造成七处伤口的剑法又是什么剑法？”

“章师傅”越听越是吃惊，说道：“听说张丹枫晚年隐居石林。我虽然没有见过他的剑法，但他是天下第一剑客，据我所知，他又有一把断金切玉的宝剑！”

龙文光道：“你以为杀刀王的这个人张丹枫？”

“章师傅”道：“除了张丹枫，恐怕也没有谁人能够如此轻易的杀了余峻峰。”

龙文光缓缓说道：“章师傅，听说你的混元一炁功已经练成。你的铁砂掌功夫本来就是天下第一，如今又加上了混元一炁功，可说是内外兼修，无不登峰造极了。该不至于害怕张丹枫吧？”

这个姓章的老头得他一赞，顿觉颜面生光，但在外面偷听的云瑚，可是不禁暗暗吃惊了，“这个‘章师傅’莫非就是和我爷爷做过同僚的章铁夫？我只道他已经死了，原来他居然还没有死。”

云瑚没有猜错，这个人正是那个曾被丘迟打了一掌的章铁夫。王振倒台之后，他失了靠山，故而找了龙文光作为他的新主子的。

不过章铁夫虽然给捧得飘飘然，却也还有自知之明。一阵飘飘然过后，心里倒是不由得恐惧起来了。他害怕的是龙文光要他去对付张丹枫。“怕我是不会怕的，”章铁夫说道：“不过张丹枫的剑法天下无双，我虽然练成了混元一炁功，却也未必能够胜他，大人若想除他，还请稍假时日，让我多邀几个帮手。”

龙文光笑道：“你不用担心，张丹枫早已死了。”

章铁夫又惊又喜，说道：“那么余峻峰不是张丹枫杀的？”

龙文光道：“当然不是。我得到确实的消息，张丹枫在四年之前就已死了。刀王被杀，还不到一年。”

章铁夫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抹一抹额头的冷汗，说道：“这十多年我侍侯大人，未出京师一步，原来张丹枫已经死了四年！我却还未知道。”说至此处，不觉好奇之心油然而生，问道：“那么杀了余峻峰的那个人又是谁？大人想必已经查出来了吧？”

龙文光似笑非笑的说道：“章师傅，要你去对付张丹枫你恐怕没有把握，但假如是要你去对付张丹枫的弟子呢？”

此言一出，章铁夫不禁又是一惊，说道：“张丹枫的徒弟霍天都，是天山派的创派掌门人……”

龙文光道：“那又怎样？”

章铁夫道：“听说霍天都创立天山剑法，虽然或许比不上他的师父，恐

怕也不能轻敌。而且霍天都远在天山，大人若要为余峻峰报仇，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龙文光见他既害怕张丹枫，又害怕霍天都，心里委实有点不大高兴，淡淡说道：“余峻峰也不是霍天都杀的。”

章铁夫诧道：“那又是谁？”

龙文光道：“是张丹枫的另一个弟子。”

章铁夫道：“啊，张丹枫还有一个弟子？我却不知。”

龙文光道：“我已经调查清楚，这个人名叫陈石星，大约还不到二十岁年纪，他是张丹枫的关门弟子。”

章铁夫松了口气，心里想道：“原来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那我不怕了。纵使这小子已经得了张丹枫的真传，谅他也敌不过我数十年的功力。”龙文光道：“这小子能够杀掉刀王余峻峰，恐怕也是个扎手的人物，章师傅，你——”遣将不如激将，龙文光用的正是激将之计。

章铁夫果然忍不住说道：“一个初出道的小子，要是我对付不了，我也无颜伺候大人了。”

说罢，在桌子上拿起一截断刀，双掌一合，慢慢揉搓，过了一会，手掌摊开，只见那截断刀已是变成粉碎，洒了满地。“谅那小子的脑袋也不会比铁还硬。”章铁夫说。

云瑚外面偷窥，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陈大哥杀了那个‘刀王’余峻峰的，但这个老匹夫的掌力如此厉害，恐怕陈大哥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但愿能找得着陈大哥，好叫他小心提防此人。”

龙文光见他露了这手功夫，这才欢喜起来，哈哈笑道：“章师傅果然宝刀未老，这就是你新练成的混元一炁功吧？真是叫我大开眼界了。”

章铁夫得意扬扬的说道：“微末之技，教大人见笑了。不知那姓陈的小子在哪里，我马上去找他为老余报仇！”龙文光笑道：“那也用不着这样着急，我还有话和你说呢。”

章铁夫道：“是。请大人吩咐。”

龙文光道：“大同方面，有消息么？”

章铁夫懂得，龙文光所说的消息，自是指与他侄儿有关的消息。当下恭恭敬敬的答道：“尚未有消息传来。不过大人可以放心，有石广元和沙通海二人在大同，后来我又派呼延四兄弟去协助他们，料想可以保得侄少爷平安无事的。我已经叮嘱他们，一有什么消息，就马上赶来这里禀报大人。”

龙文光道：“你设想得很是周到。不过我倒不是担心成斌出事，云家那丫头，本领再高，料想也不能强过她的父亲云浩当年，有呼延四兄弟去帮成斌的忙，定能手到擒来，还怕那丫头跑得了么？”

章铁夫道：“大人担心的是什么事情？”

龙文光叹口气道：“我也不知成斌是什么想法，他偏偏看上了云家的丫头，她可是仇人之女啊！”

章铁夫道：“那位云姑娘未必知道她的父亲其实是死在大人之手。”

龙文光道：“纸总是包不住火的，要是成斌当真娶了云家的女儿，日子久了，难保不给她知道。那岂不是在我的家中，就藏下一个祸患？”

云瑚恨得牙痒痒的，心里想道：“你以为我还不知道？哼，我早已知道了。你的侄儿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恨不得杀了他，哼，你却还担心我会嫁他！”她手里捏着一枚透骨针，恨不得立时杀了仇人。但见章铁夫正是站

在龙文光的身前，只好等待时机。

龙文光叹过了气，说道：“当然我不会让那丫头做我的侄媳妇的，不过我没有儿子，我担心他终须会给那丫头所害。不过，子侄的事情，我也担心不了这许多了。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量设法为我们龙家消除祸患。章师傅，我想请你到桂林去走一趟。”

章铁夫道：“到桂林去？”似乎有点感到意外。

龙文光道：“杀了刀王的那个姓陈的小子，原籍桂林。”

章铁夫道：“不知这小子是不是还在家里？”

龙文光道：“这我就知道了。不过，桂林是他的家乡，他迟早都要回去的。”

章铁夫心想：“这不是守株待兔么？”说道：“捉这小子不难，不过要是运气不好的话，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复命了？”

龙文光道：“我不限你时间。而且我也并不只是要你对付那个小子。”

章铁夫怔了一怔，问道：“还有何人？”

龙文光道：“云浩有一个朋友。听说云浩那年之所以前往桂林，就正是赴他的约会的。云浩死了，但那人却侥幸脱网。”

章铁夫道：“啊，大人说的敢情是铁掌金刀单拔群？”

“不错，此人武艺高强，不在云浩之下。若不除他，我寝食不安。”

“但单拔群可并不是桂林人啊。”

“我知道。但他最近会到桂林去的！”

在外面偷听的云瑚不禁吃了一惊：“单叔叔要到桂林，怎的他这样就知道了？”

章铁夫听说要他去对付铁掌金刀单拔群，不禁也有点惴惴不安，暗自想：“听说单拔群的八八六十四路蟠龙刀法和七十二把大擒拿手法厉害非常，我虽然练成了混元一炁功，只怕也还是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他虽然心里惴惴不安，口头上却是不能不奉承龙文光道：“大人真是消息灵通，身处庙堂，江湖上的事情也知道得这么清楚。大人放心，只要他在桂林，他就逃不出我的掌心。”

龙文光拈须微笑，说道：“也用不着你单人匹马去厮拼的，我已经给你准备好啦。”

说罢，取出一张名单，低声说道：“写在右面的这些人是咱们的朋友，写在左面的却是和咱们作对的人。这次由你主持，趁这机会，把和咱们作对的人通通除去。你先看看这张名单。看看你认得几个？或者有哪几个是你认为有嫌疑的。”

云瑚怒火中烧，心里想道：“你这老贼，不仅害了我的一家，还要害许多好人！”

她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个机会，于是趁着章铁夫低下头看名单的时候，一抖手把那枚透骨钉从窗口射进去，对准了龙文光的太阳穴！

云瑚满以为这枚透骨钉便可取了龙文光的性命，不料章铁夫竟似后脑长有眼睛似的，一觉策风飒然，头也不抬，反手一弹，恰好弹个正着。

只听得“叮”的一声，那枚透骨钉疾如闪电的穿窗而出，反而向云瑚打回来了。

云瑚是用“倒卷珠帘”的身法，足尖勾着一根树枝，身子倒挂，贴近窗口发出那枚透骨钉的。蓦地里透骨钉反打回来，身子悬空，又无法拔剑遮拦，

实是难以招架！

百忙中，云瑚只好足尖用力，身子往下一沉，钩着的那根树枝登时给她弄断，整个人也就像个断线风筝似的落下去了。

树枝折断声中隐隐夹着又是“叮”的一声，那枝透骨钉几乎是贴着云瑚的顶门擦过，但却歪歪斜斜的打过一边，并没有将她打着。

说时迟，那时快，章铁夫已是扑了出来，喝道：“好大胆的刺客，还想逃吗？”

云瑚的轻功也是好生了得，身子笔直的落下去，将要接触地面之际，这才一个“鹞子翻身”，平平稳稳的落在地上。

章铁夫一掌劈来，她的宝刀亦已出鞘，一招“举火撩天”，迎截敌腕。

掌风扫过，把云瑚的帽子打落，露出了满头秀发，章铁夫见她是个女子，倒是不觉一呆。

这刹那间，云瑚也是不禁吃了一惊，她的宝刀非但没有砍着敌人，反而给对方的掌力荡开，要不是她善于使力，连忙把刀锋顺势划了一道圆弧，几乎要伤了自己。

云瑚的灵活刀法令得章铁夫颇为有点诧异，“奇怪！这刀法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的？”

但更令他诧异的是云瑚的功力远不及在未曾发现云瑚是个女子之前所想像的那样强，原来他反打回去的那枚透骨钉是给人用一粒泥丸打落的，云瑚不知道，他是知道的。当时他以为一定是个武林高手，而这个高手又必是男子无疑，女子的武学造诣再高，恐怕也没有如此强劲的内力。

转眼过了十数招，章铁夫的功夫毕竟是高出云瑚太多，虽然他是在有所顾忌的情形之下，云瑚亦是给他攻得透不过气来。

仗着宝刀之利，勉强只有招架之功。

正在吃紧，章铁夫呼的一掌，荡开云瑚的宝刀，忽地缓手不攻，喝道：“你是云浩的女儿吧？快说实话，以免自误！”

原来在这十数招过后，章铁夫已是看出云瑚的家数，是以一口就喝破她的来历。要知他和云浩曾在御林军中同事数年，云瑚的家传刀法自是瞒不过他。

云瑚拼着豁了性命，喝道：“不错，今晚正是要来为父报仇，你要做龙文光忠实的走狗，那就杀了我吧！”

章铁夫知道云瑚的身份，倒是不敢杀她了。他把云瑚迫退两步，朗声说道：“龙大人，这个刺客是云浩的女儿，该当如何处置，请大人吩咐。”

龙文光的声音从楼上的房间传出来：“你先劝她投降。你告诉她，我可以把她当作女儿看待。”

章铁夫压低声音说道：“云姑娘，你别不知好歹。你跟了龙大人，母女亦能团圆，岂不是好？”他以为云瑚尚未知道她的母亲已经从龙家出走之事，想用母女之情来打动她。岂知云瑚早已见过母亲，而且就是在相会的那天晚止，她的母亲死了。

龙章二人不提她的母亲尚可，提起了她的母亲，更令云瑚怒不可遏，一招“横云断一峰”，快刀如电，便劈过去，喝道：“我杀不了姓龙的老贼，做鬼也要报仇！”这一下颇出章铁夫意料之外，虽没给她劈着，也是吓了一跳。

章铁夫使出三分混元一炁功，再次荡开云瑚的宝刀之后，叫道：“龙大

人，这丫头不知天高地厚，拒不接纳大人好意，该当如何？”

龙文光不敢打开窗子，躲在房间里大声说道：“最好把她活擒，倘若不能生擒，杀了她我也不会怪你！”

章铁夫得了旨意，去了几分顾虑，攻势立即加强，欺身进逼，一抓向云瑚抓下。

这一抓乃是分筋错骨手的绝招，加上了三成的混元一炁功，更加凌厉。倘若给他抓个正着，云瑚的琵琶骨非给他捏碎不可。多好武功，琵琶骨给他捏碎，武功也就废了。这还是他恐怕得罪了龙文光的侄儿，故而只想废掉她的武功，否则只要把掌力稍为加强，就能取了云瑚的性命。

不过这一抓虽然凌厉，去势却缓。他是想要云瑚知道害怕，说不定就会改变主意，归顺龙家。他的分筋错骨手法早已练到炉火纯青之境，去势虽缓，云瑚亦是无法躲开。云瑚的宝刀已给他左掌的掌力封住，眼看对方的指爪，一寸一寸的逼近自己的肩头了。

章铁夫喝道：“云姑娘，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嘴硬吗？蝼蚁尚且贪生，赶快乖乖的向龙大人认错，叫龙大人一声……”

“爹爹”二字未曾出口，一条黑影倏地从假山背后跳了出来。

陈石星本来只想在暗中相助的，但看了数招，已知章铁夫的本领实在高强，若非双剑合璧，只是暗中相助，恐怕已是帮不了云瑚的忙。章铁夫这一抓抓将下来，他是非得现出身形不可了。

章铁夫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本来就在留心戒备的，一觉微风飒然，情知那个埋伏在暗中的高手已然出击，哪里还顾得去捏碎云瑚的琵琶骨？一个移形换位，避招进招，双掌之力合成一股，使到了六成的混元一炁功。

只听得“嗤”的一声，章铁夫的衣袖给陈石星的白虹宝剑刺穿，陈石星的剑尖也给他的混元一炁功荡歪一边，只差毫黍，未能刺着他的“曲池穴”，陈石星暗暗叫了一声可惜。

这刹那间，云瑚又喜又惊，不由得突然呆了！

与高手搏斗，哪容得分了神：虽然章铁夫所发的混元一炁功不是正对付她，亦遭波及。云瑚一个踉跄，“当啷”一声，宝刀跌落地上。

“陈大哥，果然是你！你知不知道，我正在找你呢？”云瑚欢喜之极，顾不得去拾宝刀，便先叫道。

陈石星脚尖一挑，把宝刀挑起，接到手中，却不还给云瑚，连忙叫道：“决拔青冥宝剑！”

云瑚瞿然一省：“不错，对付这个老贼，非得用双剑合璧不可！”

双剑合璧，形势登时不相同，章铁夫在剑光笼罩之下，已是只有招架的份儿了！

章铁夫此时哪里还敢手下留情？当下足尖一转，面向云瑚，双掌如环，变出个“怀中抱月式”，左掌虚抓，右掌斜劈，混元一炁功已是逐渐加到五成。

要是他早一刻用混元一炁功来对付云瑚，云瑚不死也得重伤，此际却是迟了。

双剑合璧，不但在剑法上配合得天衣无缝，所发挥的威力也要比各自为战至少要强三倍，章铁夫使了五成的混元一炁功。

不过仅能荡歪云瑚的剑点，令她刺不着自己而已，连她的宝剑也无法震脱手去，更遑论把她伤了。

陈石星的无名剑法乘隙即入，哪能容许章铁夫后招续发去伤云瑚？眨眼之间，两道剑光已是合成一圈银虹，要不是章铁夫抽身得快，几乎被拦腰斩成两截。

章铁夫运劲一推，混元一炁功增至七成，把陈石星的攻势阻了一阻，喝道：“好小子，你何人？有胆的报上名来？”陈石星冷笑道：“不说给你听，谅你死不瞑目。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你的主子视作肉中钉、眼中刺的陈石星！嘿嘿，龙文光不是要你到桂林去对付我吗？如今我亲自送上门来，省得劳动你的‘大驾’了！”

章铁夫大吃一惊，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原来这小子就是张丹枫的关门弟子，怪不得剑法如此厉害！”说时迟，那时快，陈云二人双剑合璧，又把章铁夫圈在剑光之内。

章铁夫使出浑身解数，只能勉强招架，暗暗叫苦，想道：“我若不拼着耗损真气，只怕要当真伤在这小子的剑下。”不过，他虽是困兽之斗，掌力也还是强劲得十分惊人，每一掌劈出，都是隐隐挟着风雷之声，呼呼轰轰，方圆数丈之内，砂飞石走。

此时在龙文光所住的那座楼房，早已出来几个卫士，这几个卫士，本领本来也很不弱，但在圈子之外的三丈之地，脚步都难以站稳！

剑影纵横，耀眼生绚，掌风雷动，震耳欲聋。不是一流高手，哪里插得进手去？这几个卫士身不由己的一步步后退，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忽听得钟声当当，原来是龙文光在屋内命人敲钟报警。他自己深恐章铁夫不敌刺客，早已从复壁隐藏的地道溜到别个地方去了。

不过片刻，园中火把通明，人影憧憧，四方八面而来。陈石星一咬牙根，喝道：“先杀了这老贼再说！”白虹宝剑指东打西，一口气连发七招杀手绝招！

云瑚与陈石星双剑壁，两人心意，亦是相通。陈石星攻势一发，云瑚立即与之配合。转眼间章铁夫防御的圈子已是越来越缩小了。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章铁夫自己亦是明白，只怕等不及府中的高手来援，他的身上便要给双剑捌了几个透明的窟窿了。

章铁夫好像要拼死突围的野兽一般双眼火红，发出一声怒噪，喝道：“好小子，你要杀我，只怕也还未能如愿，哼，叫你识得我混元一炁功的厉害！”

怒吼声中，双掌翻飞。陡地一股排山倒海般的掌力突然发了出来！

双剑合璧的威力遇强愈强，在突遭对方猛力反击的这一刹那，也是发挥了最强的威力！

只听得声如裂帛，章铁夫的双袖化为片片蝴蝶，露出了光秃秃的臂膊。利剑还没刺到他身上，剑气纵横，已是绞碎了的衣裳了！

这一下双方各以全力进搏，章铁夫固然是狼狈不堪，云瑚给他的掌力一震，也是不由得踉踉跄跄倒退几步。

此时有几个卫士恰好来到，正要捡这“便宜”，冲上来捉拿云瑚。不料云瑚未曾出手，这几个人却已全都倒在地上，“扑通、扑通”之声夹着“哎哟、哎哟”的呼叫，不绝于耳！

此际章铁夫全力施为，虽然能够突围而出，本身亦是精疲力竭了。他背转身子，哇的吐出一口鲜血，不敢让陈石星瞧见。

陈石星此时亦是不敢恋战，连忙掠到云瑚的身旁，说道：“瑚妹，你怎么啦？”云瑚不待他伸手来扶，脚步已然站稳。低声说道：“没什么，但看

这情形，今晚恐怕是报仇不成的了。”

陈石星道：“没事就好。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咱们走吧！”

龙府卫士虽多，却哪里能够拦截他们？尤其是在倒下了几个卫士之后，余众无不胆寒。陈云二人在众卫士虚张声势的呐喊之中，不过片刻，便已逃出龙府。

陈石星回头一望，不见追兵，放下了心，说道：“云姑娘，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你会跑来这里。”

云瑚吁了口气，说道：“陈大哥，我更是意想不到，恰好正在着危急关头的时候，你会从天而降！”

陈石星笑道：“我岂能让你单身独探虎穴？你既然来了，我还能不来吗？”

“昨晚我到过你住的客店打听，老板说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原来他是骗我。”

“你别怪他，是我要他这样做的。我不知道你会来的。我最初的打算，是不想给龙家的人知道我的行踪。”

云瑚嗔道：“我不怪他，却要怪你。你既然知道是我来了，为何不肯和我见面？你可知道我是特地来找你的吗？”

“就因为我是做梦也想不到你会来找我的！”

“我妈已经死了。我知道你要回桂林报仇，你的仇人也就是我的仇人，我也不能让你独自冒险。”

“多谢你的热心，但我还是想不到你会来找我的。”

“为什么还是意想不到？咱们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你以为我能袖手旁观，只盼你去给我报仇吗？”

陈石星讷讷说道：“不是这个意思……”

云瑚道：“那又是什么意思？说呀！”

陈石星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才能措辞适当。此时他们已经踏进这个小镇了。

“咱们取了坐骑，赶快离开此地。在路上再说吧。”陈石星道。

云瑚说道：“好，那么咱们待会儿在路上见。地点是镇外的那座凉亭，谁先到，谁先等。但我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脾气，你说过要告诉我的，可别以为这样就可以拖得过去。”此时东方天色刚刚露出曙光，小镇上的店铺都还没有开门。

陈石星取了坐骑，快马加鞭，天刚亮的时分，赶到那凉亭，云瑚早已在那里等待他了。

“说吧，为什么你以为我不会特地来找你呢？”云瑚果然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脾气，一见面又重复刚才的问题了。陈石星无可奈何，只好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我以为你会先到大理去的！”

“我到大理做什么？”云瑚心中明白，却要故意问他。

陈石星在她追问之下，已是无法回避，只好说道：“大理段府的小王爷本来是要你到他家里避难的。令堂不幸去世，我以为——”

云瑚说道：“哦，原来你以为我在母亲去世之后，无依无靠，就必须投靠段家了？”

陈石星道：“不是这个意思。你们本是世交，段大哥又正在惦记你。”

云瑚柳眉微蹙，说道：“原来在你的眼中，我竟是一个不识大体的女子

么？”

陈石星忙道：“云姑娘，你是女中豪杰，我怎敢轻视于你？”

云瑚说道：“那你怎的会这样说呢？不错，段大哥是对我好，要是我闲着没事，在这战乱之后，我也会去看看他的。但现在莫说我有父仇未报，即使没有，我也不会到段家去的。我留在金刀寨周伯伯那儿，不是更有用处吗？”

陈石星无言可答，勉强笑道：“我不会说话，说错了你别怪我。”

云瑚忽地低声说道：“段大哥对我好，你对我更好。我敬重段大哥，更敬重你。你别因为自己的身世比不上段大哥而有自惭形秽之感，须知在我的心目之中，你的品格只有比他高贵，决不会逊色于他的。”

这是云瑚第一次向他表明态度，虽然也许还不能说是表示爱意，但已令得陈石星面红心跳，好像喝醉酒一般。又好像猪八戒吃了人心果，八万四千个毛孔，无一个毛孔不舒服了。

好一会儿，陈石星方始能够说出话来：“云姑娘，多谢你这样看重我。”

云瑚微笑道：“陈大哥，咱们是同一命运的人，我都已经叫你大哥了，你干嘛还对我这样客气？当我是你的妹子好吗？”

陈石星道：“瑚妹，昨晚我在外面偷听，听得不大清楚。龙文光好像是和章铁夫提起单拔群？”

云瑚说道：“不错，龙老贼已经知道单拔群前往桂林，他要章铁夫去对付你和单叔叔。”

“他有没有提起一柱擎天雷震岳？”

“这倒没有。不过，嗯，有一件事情我想起来了，只是可惜我动手早了一些！”

陈石星连忙问道：“什么事情？”

龙老贼有一张名单交给章铁夫，名单上开列他们在桂林的友人和敌人。

“啊，这张名单对咱们是很有用的。他们的友人就是咱们的敌人，要是得到这张名单，就可以按图索骥了。”

“一柱擎天雷震岳是桂林鼎鼎大名的人物，我想在他们这张名单上，雷震岳的大名是一定会有的。当时章铁夫正在看这张名单，可惜我动手早了一些，否则他们也许会提起一柱擎天的。”

“章铁夫既然奉了龙老贼之命，迟早必定会跟踪咱们来到桂林，但愿他这张名单没有毁掉，要是给我碰上了他，咱们还有机会。”

云瑚笑道：“昨晚章铁夫作了最后一击之后，元气似乎颇受损伤，倘若他敢来桂林，你碰上他，他一定不是你的对手了。”

陈石星正色说道：“章铁夫的混元一炁功委实不可小觑，以他的造诣，功力纵然减了三两分，我也还是未必就能胜得过他的。不过，要是咱们双剑合璧，那当然又当别论了。”

云瑚低声说道：“那你还担忧什么，我不会离开你的。双剑合璧，随时都可施展。”

陈石星心里乐孜孜的，忽地冲口而出，说道：“报仇之后，你也不离开我吗？”

云瑚双颊微现红晕，“我还希望你指点我的剑法呢，你不赶我走，我就仍然跟着你。”

他们的坐骑都是日行数百里的骏马，不过十天功夫，他们便已踏入湖南

与广西交界的兴安，进了兴安县，便是广西省境了。

只见一条河水两边分流，一道长堤拦住河水，堤上遍植垂杨，倒影河中，宛如一幅画图。河水澄碧，游鱼可数。两岸石峰突兀，平地拔起，好像一根根石笋。云瑚赞道：“这地方风景真好。”

陈石星说道：“这是有名的湘漓分界处，在堤的这一边是漓江，另一边就是湘江了。这道渠叫做灵渠，据说是秦始皇凿的，这道长堤也是秦始皇筑的，不过当然不是最初的堤岸了。”

云瑚道：“啊，有这么长远的历史？”

陈石星道：“桂林也是在秦始皇的时候开发的，他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正式列入他的三十六郡的版图之中。”

云瑚道：“你说的史实，好像在贾谊（西汉人）的《过秦论》中也有写过。”

陈石星道：“不错。《过秦论》是篇很好的文章。”

云瑚笑道：“我小时候读过，现在早已忘了个七七八八了。嗯，江水真是清得可爱，咱们歇一会好不好，我想洗一把脸。”

陈石星道：“好的，一别数年，我也想仔细看看故乡的景物呢。虽然此地还未是我的家乡，但在广西境内，也算得是属于故乡的景物。嗯，要是咱们到了桂林，在七星岩下的漓江江边，那风景才更美呢！”他见到了熟悉的故乡景物，心情不觉颇为有点激动。

云瑚道：“在这山明水秀之地，你给我弹一曲好不好？”

陈石星道：“好，就弹范仲淹的《苏幕遮》吧。”

陈石星调理琴弦，濯足清流，琴声缓缓从他指间流出。云瑚唱道：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是宋代出将入相的名臣。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以资正殿学士为陕西四路宣抚使，知邠州。守边关数年，羌人畏威怀德，无敢犯境。这首《苏幕遮》词乃是他在军中的思乡之作。

一曲奏罢，云瑚说道：“古往今来，凡是大英雄大豪杰也都是有真性情的，观乎范仲淹此词，信不虚也。不过，再过两天，你就可以重返家园了。却是不必如范仲淹那样的‘黯乡魂，追旅思。’了吧？”

陈石星喟然叹道：“我是近乡情更怯，就只怕风景不殊，举目却有沧桑之感。”

陈石星离乡之日，早已是家破人亡，今日重来，自是难免有此感慨。云瑚苦笑道：“我的境遇，何尝不也是与你一样？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得开怀处且开怀，你能够重返故乡，已经是应该欢喜的了。”陈石星点了点头，“你说得是。我离乡之时是一个人，归来之时是两个，这已经是值得高兴的了。”云瑚面上一红，低下了头。

忽听得有人赞道：“弹的好琴！”陈石星抬头一看，只见官道上两匹快马疾驰而来，正是：

一曲心声向谁诉？高山流水有知音。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太息故园成瓦砾 谁营新冢慰孤儿

骑在马背上的是一个和尚一个道士。说话的是和尚。云瑚咦了一声，悄悄说道：“这个和尚懂得欣赏你的琴声，倒是不俗。”

他们是远远听得陈石星的琴声，快马加鞭，赶来听的。那和尚道：“小伙子，你的琴弹得真好，再弹一曲吧。”那道士却一皱眉头，说道：“咱们还要赶路呢。而且聆雅奏如喝好茶，喝一杯以留回味，岂不更好？”那和尚笑道：“你那话倒是颇有禅机。这小伙子也未必肯为咱们再弹，咱们还是走吧。”

这和尚似乎是在“回味”美妙的琴声，在马背上手舞足蹈，马正在飞快的跑，突然把他抛了起来。云瑚吃了一惊，失声叫道：“哎呀，不好！”

这和尚在半空一个鹞子翻身，平平稳稳的落在马背，笑道：“多谢小姑娘关心，大和尚不会失足的。”陈云二人是在江边，他们是在官道上奔驰，距离已有一里多路了，但这和尚的笑声却似在云瑚的耳边一样，震得她的耳鼓嗡嗡作响。云瑚不由得又是一惊，“这和尚的内功造诣，只怕不在金刀寨主之下。”陈石星则在笑道：“这和尚的眼光也真厉害，他在路上匆匆驰过，居然一眼就看破你是女扮男装。”

隐隐听得那道士笑道：“亏你还是出家人呢，出家人理该六根清净，你却为琴声所迷，还敢夸口不会失足？”那和尚哈哈笑道：“我本来是个酒肉和尚，谁说我是个得道高僧了？”

笑声随着蹄声，渐去渐远。不多一会，这一僧一道，已是在他们的视力范围之内消失，陈石星道：“这一僧一道，大是不凡，要是那个和尚肯留下来一会的话，我倒可以为他再弹一曲的。”云瑚说道：“你不听得他们说是有急事要赶路吗？咱们已经歇了这许多时候，也该起程了。”

两人跨上坐骑，继续前行，忽见又是两骑快马，迎面而来。两个骑者，一胖一瘦，胖的那人身高不及五尺，像个矮冬瓜。瘦的那个却有七尺多高，头小颈长，像枝竹竿。云瑚见他们这对“搭档”相映成趣，形状滑稽，不觉噗嗤一笑。

那胖子道：“你笑什么，笑我长得难看么？”云瑚说道：“我觉得好笑就笑，与你无关。”那胖子道：“哼，你说假话。”那瘦子道：“胖兄，别多惹闲事了。”

那胖子忽道：“他们这两匹马比咱们的坐骑还好得多，呀，简直是我从未见过的好马！”一副垂涎欲滴的模样。

两骑快马迎面而来，转瞬之间，就要和他们碰上了。陈石星暗中戒备，果然在双方碰头一瞬间，快马即将擦鞍驰过之际，那胖子突然出掌，拦住陈石星的奔马，陈石星的坐骑，给他一按，前蹄人立，发怒嘶鸣。陈石星连忙一掌将他推开，说道：“你干什么？”

那胖子哈哈一笑，说道：“没什么，试试你这匹坐骑的冲力。”笑声中他的快马已经跑过去了。那瘦子追上了他，埋怨他道：“胖哥，你的脾气怎么老是不改，喜戏故闹！你忘记了咱们还有要紧事么？”那胖子笑道：“这小伙子掌力很是不弱，就可惜咱们有要事在身，否则我倒想和他交个朋友。”转瞬间两人去得远了。

云瑚咋舌说道：“这人气力好大，居然能以一掌之力，阻挡奔马。陈大哥，你没事么？”

陈石星虎口微感酸麻，就道：“没事。不过只比掌力，恐怕是比不过他的。这人的内力当真已是到了收发自如，随心所欲的境界。”云瑚说道：“你怎么知道，我见他在马背上也晃了两晃。”

陈石星道：“他手按奔马，能够阻止奔马向前，但我的坐骑却没受伤，这种本领，我就办不到。”云瑚也是个武学行家，思之骇然，说道：“真是邪门，怎的不到一个时辰，就接连碰到四个高手。”

两人猜疑不定，继续前行。跑了一程，只听得健马嘶鸣，前面又来了两骑，骑着又是令得他们甚为惊异的怪客。

说“怪”，并不是这两个人的相貌有什么特别，而是他们的服饰。两个人都是衣裳褴褛，一个腰上挂着一把斧头，一个背着鱼篓，手里拿着一杆钓竿，当作马鞭。假如他们不是骑马的话，准会以为他们是刚从山间砍柴回来和在江边垂钓回来的樵夫和渔翁。

他们的坐骑一看就知是值价的名驹，而且鞍披锦绣，也非穷人所能备办。一个“樵夫”和一个“渔人”居然能有如此名驹，岂非咄咄怪事？

那“渔夫”见着他们，也好像是吃了一惊，说道：“好俊的坐骑，好俊的小子！”说到“小子”二字，目光投向云瑚，“咦”了一声，喃喃自语说道：“我看这小子有点邪门。”显然他和那个和尚一样，亦已看出云瑚是个女子了。云瑚心里嘀咕：“你才是邪门呢！”但刚刚受过一次教训，她不想多惹闲事，却是不敢反唇相讥了。

那“樵夫”却说出云瑚心里的话：“在别人的眼中，也许你和我都是怪物呢。你管人家小子是俊是丑，走吧！”

那“渔夫”笑道：“你放心，我不会像胖三哥那样欢喜惹事的。”

陈石星心里想道：“原来他们和刚才经过的那个胖子和瘦子乃是一伙。”虽然这“渔夫”自称不喜惹事，陈石星可是不敢不防。

转瞬间那两骑马已是来得近了。更糟糕的是陈云二人刚好走到山路狭窄之处，只能容得一匹马经过的。

陈石星正要避上山去，那两骑马却先上去了。看来他们也是同一心思，恐怕和陈石星撞个正着。陈石星松了口气，可是把眼一看，却不由得替他们担心了。

山坡上是高高矮矮的树木，枝桠交错，好像许多手臂伸了出来，空隙的地方很少。在这样的地形，是不适宜于骑马的，应该先行下马，拨开那些纵横交错的树枝，把坐骑牵过去才对。可是这两个人并没有下马。

陈石星担心他们会给树枝绊着，忽见那“樵夫”抡开大斧，舞得呼呼风响，飞快的跑过去。拦路的树枝尽都给他斩断！斩断树枝不难，但他是在奔马之上运斧如风来斩断树枝的，马跑过去，树枝才掉下来，这份矫捷的身手，可是令得陈石星看得目瞪口呆了。“那个自称刀王余峻峰的快刀恐怕也还比不上他的快斧！”陈石星心想。

“樵夫”是用“霸道”开路，“渔夫”却又另有一功。只听得他“哎哟”一声叫起来道：“我跟在你的后面，你把树枝斩得满空飞舞，那不是存心要打破我的头么？”突然在马背上飞身纵起，手上的渔竿搭着一棵数丈高的树梢，就像荡秋千一样荡了过去，如是者几个起落，已是过了那段险路，他的马已跑了过去了。他收回渔竿，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平平稳稳的落在马背。一根渔竿居然有如此妙用，令得陈石星不禁啧啧称奇。云瑚低声说道：“这根渔竿是他的成名兵器，渔竿上的钓丝不知是什么稀奇的金属做的，才有如

此韧力。”陈石星道：“你知道这个人？”云瑚说道：“不知道。不过小时候我的爹爹说过，渭水之滨，有一渔一樵，是武林中的隐士，爹爹也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恐怕就是这两个人。”

陈石星诧道：“渭水源出甘肃，流入陕西。他们在渭水之滨。那么不是甘肃人氏就是陕西人氏了。这么远跑来这里做什么？”

云瑚笑道：“这我就更知道了。不过有一样事情我却一定可以料得中。”

陈石星道：“什么事情？”

云瑚说道：“大概用不着再过一个时辰，咱们又会碰上两个高人？”

陈石星诧道：“你怎么知道？”

云瑚笑道：“是猜得中还是猜不中，反正过一会儿就知道了，你等着瞧吧！”

陈石星半信半疑，继续前行。果然还不到半个时辰，只见又有两骑迎面而来。骑在马背上的是一男一女，都是二十岁左右年纪。轻裘骏马，英姿飒爽，令人神为之夺。陈石星暗自赞道：“好一对璧人！”

陈石星注意他们，他们也注意陈石星。此时他们已是走在官道之上，双方的马也不是跑得很快。那一对少年男女控马缓行，从他们旁边经过，倒是并无异动。

过了一箭之地，只听得那男的低声说道：“那少年背的恐怕是极为珍贵的古琴！”

陈石星心中一凛，连忙勒住坐骑，慢慢的走，凝神细听。

他练过张丹枫所传的内功心法，听觉特别灵敏，百步之外的喁喁细语，也还隐约可闻。此际双方的距离，尚在百步之内。

那女的说道：“你怎么知道？”

那男的道：“他这匣子是收藏了千年以上的桐木，古色斑斓，不知者以为是烂木头，识货的才知是名贵无比。你想匣子都这样名贵，匣中的古琴岂能不是稀世之珍。要是我猜得不错的话，可能就是东汉蔡邕留下的那具焦尾琴！”

《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吴人有烧桐以爨者，蔡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材，因请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诗人名曰焦尾琴。”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古琴。

不过历史还没有记载的是，蔡邕把最好的一段木材做了焦尾琴之后，还把剩余的木材做了一个匣子。

陈石星家传的古琴正是焦尾琴，这个匣子也正是同一桐木做的匣子。

“这少年倒真是识货的大行家！”陈石星不禁暗暗吃惊了。

那少女笑道：“我知道你的心意，你是不是想听听这古琴的声音？可惜咱们还要赶路。”

那少年叹口气道：“是啊！能有这具古琴的人，也定然不是常人。可惜咱们要赶路，却是不能和他攀交。”

说至此处，距离已在百步开外，以后的话就听不见了。

但闻得箫声远远传来，宛如鹤唳九霄，音细而清，从天而降。那两个人的影子早已看不见了，耳边犹自余音袅袅。可以猜想得到，想必是由于谈起古琴，引起那少年吹箫的兴趣，或许就是应那女子之请，为她吹奏的。

云瑚说道：“这少年的箫吹得不错吧？”

陈石星道：“很是不错。他对古琴的知识，更是我从所未见的大行家。”

云瑚说道：“琴比箫难学，可能他是因学琴不成，改学吹箫的。可惜大家都是有事在身，否则你们倒是可以来个琴箫合奏。”

陈石星道：“这少年固然是令我惊奇，你也同样令我惊奇。瑚妹，你怎的有未卜先知之能。”

云瑚笑道：“这两个人算得是高人了吧？”

陈石星道：“高人有许多种，这两人的武功我虽然不知深浅，也看得出他们是具有武功的。但撇开武功不谈，只凭这个少年识得我这焦尾琴的来历，已经算得是个高人了。瑚妹，怎的你在大半个时辰之前，就料得准咱们还会碰上两个高人？”

云瑚说道：“你知道‘八仙迎客’的礼节吗？”

陈石星道：“请恕我孤陋寡闻，什么叫做‘八仙迎客’？”

云瑚说道：“这是江湖上一种迎接贵客的最隆重的礼节。主家多数是一帮之主，或者是德高望重的人物。所迎接的贵宾声望、身份更在主人之上。这个礼节，另外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八仙郊迎三百里’。”

陈石星恍然大悟，说道：“咱们碰上的这八个高人，原来就是‘八仙迎客’的八仙？他们不知是替哪个‘奢拦’（了不起之意）人物迎接贵宾的？”

云瑚说道：“对了，这八个人都是负责迎宾的知客。按规矩‘八仙’是分作四对去远道迎宾的。咱们已经碰上了六个人，当然还有两个人在后面。”

陈石星大骇道：“这八个人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那主人是什么人，门下居然能有这许多高人供他差遣？”云瑚说道：“你错了，这八个人不一定是那个主人的门下，更不能用‘差遣’二字。”陈石星道：“那他们和主人是何等关系？”

云瑚说道：“他们可能也是客人的身份，但为了表示对主人和这位贵宾的尊敬，是以甘愿充当主家的知客。”陈石星道：“瑚妹，你懂得的事情真多。”云瑚笑道：“不是我懂得多，是我爹爹告诉我的。”

“在我三岁那年，家里就曾有过一次‘八仙迎客’的盛事，那年我爷爷做六十岁大寿，天山派张大侠张丹枫的大弟子霍天都前来贺寿，金刀寨主都曾替我家充当知客，是‘八仙’之一呢。不过我当时年纪大小，只知看热闹。其中的细节，都是后来爹爹告诉我的。”说至此处，忽是噗嗤一笑。

陈石星怔了一怔，说道：“瑚妹，你笑什么？”

云瑚笑道：“张大侠是高我两辈的亲戚，你是他的弟子，算起来也比我高一辈的啊！天山派的掌门人霍天都是你的大师兄，想当年，我家为了迎接霍天都，要动用‘八仙迎客’，你的身份和他相等，但可惜你来到我家的时候，却来得不合时，非但没人迎你，还几乎吃了闭门羹。”

陈石星不禁笑起来道：“我怎能和霍师兄相比？我是师父的关门弟子，早在我未入师门之前，霍师兄已经是开创一派的大宗师了。”

云瑚笑道：“好在江湖上的规矩是各交各的，否则——”

陈石星道：“否则怎样？”云瑚面上一红，可不肯再说下去了。

陈石星没再追问下去，却在马背上低首沉吟，若有所思。

“咦，你又在想什么？”云瑚问道。

“你刚才说的是‘八仙郊迎三百里’？”

“不错，怎样？”

“从桂林到灵渠，大约二百余里，进入湖南边界，就是三百里左右了。”

“啊，你说那位主人可能就是住在桂林的？”

“我是这样猜想。但桂林配用‘八仙迎客’的人物，只有一个‘一柱擎天’雷震岳。”

“我懂得你的意思了。雷震岳当年毁家出走，定有原由。如今虽有风声说他回来，但他回来想必也不愿张扬其事。否则当年就不用那样神秘失踪了。”

“是呀，所以我不能不怀疑这个主人是谁，真是猜想不透。”

“反正明天咱们就可以到桂林了，这个哑谜总有揭晓之时。”

两人怀着疑团，继续前行，果然在“八仙”过后，就没有碰见什么“高人”了。

他们的马跑得很快，第二天中午时分，南国的名城——有“风景甲天下”之称的桂林，已是隐隐在望。

“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桂林一带的地形和别处大不相同，山都是石山，好像一根根平地拔起的玉笋，有山的地方也必有水，或则清流一泓，明澈见底；或则小河曲折，依山蜿蜒；或则百丈飞瀑，泻若奔雷。景色有清丽也有雄奇，尽态极妍，令人目不暇给。（这种地形，地质学上称为“喀斯特”地形。）在北方长大的云瑚，从来未见这种地形，不禁啧啧称赏：“风景甲天下之称果然名不虚传。怪不得诗圣杜甫也是赞美备至。”

陈石星笑道：“桂林的风景当然确实不错，不过尽信书不如无书，杜甫写桂林的诗却是有许多错误的地方。”

这倒是云瑚闻所未闻的，不禁问道：“怎样错了？”

陈石星道：“杜甫写桂林的诗，有几句道：‘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远，积雪一冬深。’这几句就是大错特错了。”

“五岭皆炎热这是不错的，但桂林在夏季也并不清凉。桂林是亚热带地方，和五岭同一纬度，非但不清凉，恐怕还比别处热呢。因为它到处都是石山，白天被烈日照射一天，晚上散发出来，其闷热可想而知。幸好现在是秋天，春秋佳节，才是游玩桂林最好的时候。”云瑚说道：“那咱们倒是来得合时了。”

陈石星继续说道：“桂林虽然也有梅花，但并不多，更无万里梅林的景色。冬天偶然或会下一两天小雪，决无积雪一冬深的情形。”云瑚笑道：“俗语也有说的，文人多大话嘛。”

陈石星道：“这倒不是杜甫故意的笔下夸张，他之所以写得失实，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到过桂林。或许他是过慕风景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于是以耳代目，从传闻而得句。桂林的好处并非气候宜人，气候最好的地方是昆明和大理。桂林也并不是以梅出名。这两点他都搞错了。”

云瑚笑道：“以耳代目，谬误难免。所以纵然是诗圣，也犯了错了。这倒可以作为我们的鉴戒呢。”

陈石星又道：“古人又有诗云：‘桂林无杂木，山水有清音。’上一句也是错的。其实桂林的桂树也并不多，更别说是只有桂树没有杂木了，桂林是以榕树出名的，是以它有个别号，叫做榕城。”云瑚笑道：“你是桂林人，怪不得对桂林的一切都能如数家珍了。我的运气也很不错，有你这样一个好向导。”

陈石星道：“你到了我的家乡，我自当尽地主之谊。只可惜桂林是我的家乡，我在桂林却已没有家了。”

云瑚说道：“正在谈得好好的，你却说这些丧气话作什么？我和你也不

一样，都是失了家的啊！”

陈石星抱歉道：“对不住，我是游子还乡，禁不住有几分兴奋，也禁不住有几分伤感。”

两人到了桂林，日头尚未落山。陈石星道：“咱们在东门外找一间客店好不好。我的家就是在东门外七星岩下的。”

云瑚笑道：“你不必问我，你是主人，一切由你安排。”

陈石星在东门外的花桥旁边找到一间小客店，却没立即进去，说道：“让我先尽地主之谊，请你尝尝桂林的名产。”

“花桥”也是桂林的一个名胜。“独秀峰青，漓江波冷，花桥烟月朦胧。”在桂林著名的风景之中，它是和独秀峰、漓江并列的。桥的左边是普陀山，右边是月牙山，灵剑江在桥下潺潺流过。但桥底还有一片空地，有许多小贩摆有摊子，好像一个小小的市集。陈石星下了马，走到桥上凭栏远眺，看了多时，让激动的情怀稍稍平静，这才走下来和云瑚去买“马蹄”。

“马蹄”（即荸荠）是桂林著名的土产，叫做“无渣马蹄”，清甜多汁，不用吐渣。云瑚赞道：“荸荠我吃得多了，果然是你这儿最好。”

四年多前，陈石星几乎每天都背着鱼篓，从那小客店经过，他依稀还记得那客店的老板，那老板却不认识他了。要知四年前他是个衣衫褴褛的穷小子，像他这样的穷小子街上多得是，店主人哪里会注意及他？如今他与云瑚是衣服华美，像是富贵人家的少爷，那老板即使认识四年前的他，也是绝对想像不到目前的这个“少爷”就是四年前的那个穷小子。

老板笑脸相迎，说道：“两位来得正巧，刚好空出一间上房。”云瑚面上一红，说道：“我们要两间房间。”老板诧异道：“你们不是一起的么？”陈石星道：“是一起的。不过我们都有独宿的习惯，想住得舒服一些。”其实他用不着多加解释，做老板的哪有不希望多做生意之理？老板立即说道：“行，行。恰巧有两个客人退了房间，正好是相邻的两间上房。”又是一个“恰巧”，陈石星听了，不觉暗暗好笑。

开了房间，陈石星道：“我们想早点吃晚饭。”老板说道：“行行，我们有自备的厨房，两位想吃点什么？”

陈石星道：“你给我蒸一尾竹鱼，一尾虾鱼，再给我几块豆腐乳和一碟指天椒就行了。”

店主人听他点菜点得这样在行，说道：“陈相公，听你的口音，你是在桂林住过的吧？”

陈石星笑道：“我在桂林长大的，不过我们是外地搬来的客籍人，前几年才离开此地的。”

店主人以为他是“宦游”人家的子弟（即长辈在桂林做过官，后来调到别处的），此次偕友同游旧地，对他不觉倍增恭敬，说道：“原来如此，怪不得你知道漓江的名产。”

原来“竹鱼”和“虾鱼”是漓江的特产，别处很难吃得到的。漓江的“竹鱼”，形态像青鱼，颜色青如竹叶，苍翠可爱。这是一种中看又中吃的佳美鱼类。“虾鱼”的味道更特别，肉质甘松，味道像虾。

豆腐乳和指天椒也是桂林的特产，俗称的桂林三宝，豆腐乳就是其中之一。另两种是马蹄和三花酒。

云瑚吃得津津有味，说道：“鲜鱼味美还不足奇，这样味道芳香幼滑的豆腐乳更是难得。”

陈石星笑道：“多谢你欣赏我家乡的食品，看来你也可以做个桂林人了。”云瑚面上一红，说道：“我和你说正经的，你又来和我说笑了。”

陈石星道：“说正经的，我本来还该请你喝喝桂林的名产三花酒的，但我想趁着天色未晚，待会儿和你去找令尊的埋骨之地，怕喝醉了误事，改天再喝吧。”

云瑚心头一凛，说道：“不错，咱们在路上碰到迎客的‘八仙’，不知是个什么路道。到了七星岩，说不定也会碰上意外的事情，是应谨慎一些才对。”

陈石星道：“酒我不请你喝了，这指天椒我却想请你尝尝。”

指天椒像指尾一般大小，色泽红如珊瑚，十分可爱。云瑚说道：“我本来不大喜欢辣椒的，难得这指天椒如此好看，我就试试吧。”一试之下，辣得她眼泪直流，叫起来道：“你好坏，诱我吃这种奇辣无比的辣椒。”陈石星笑道：“你吃惯了也许会每餐都离不开它呢，桂林人是每顿饭都以辣椒酱佐餐的，最够‘道行’的人就最喜欢指天椒。它有辟瘴气之功，还有开脾醒胃之效。”但尽管陈石星极力推荐，云瑚却是不敢再试了。

提早吃了晚饭，天色已是将近黄昏时分。陈石星带领云瑚走过花桥，上普陀山。七星岩就在普陀山上。他的故居则是在七星岩下。

普陀山麓，古木参天，巨石嵯峨，气势雄奇。灵剑江自山前缓缓流过，在夕阳下浮光耀金，锦鳞可数。水色山光，相得益彰，更增佳趣。

陈石星带领云瑚，走过一段浓荫覆盖的山路，远远望见崖上有唐代书法大家颜鲁公写的“逍遥楼”石碑，擘窠大字，厚重沉凝，楼虽亡而字存，也算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件墨宝。云瑚赞道：“我早就听得人说普陀山的七星岩是桂林风景的精华所在，今日有幸来到名山，果然是名不虚传。不但风景是雄奇清丽兼而有之，还有这许多名人题记的古迹。”陈石星笑道：“天色快黑了，还是先办了正经的事情，明日再来仔细游览吧。”

走过一个山洞，云瑚打了一个寒噤，说道：“好冷！”原来这个山洞名为“玄风洞”，时有寒风从洞中吹出，冷如冰雪。陈石星道：“这是七星岩的名胜之一，名为空穴来风。嗯，我的家就在这个山洞的后面，从这边绕过去，大约只须再走一里多路，就可到了。”

到了旧家所在，只见早已化为一片瓦砾。陈石星捡起一块烧焦的木头，依稀认得是自己所刻的棋盘，他九岁那年开始学围棋，爷爷替他找了一块上好的木材，让他自己刻上纵横十九道子路，做成棋盘的。如今这块棋盘，只剩下烧焦的小半个角了。

陈石星站在瓦砾之中，想起昔日与爷爷弹琴下棋之乐，不禁伤心泪下。

云瑚低声说道：“你的家毁了，我的家也毁了。不过咱们还是可以重建一个家的，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咱们将来就在原地上盖一座房子好不好？”

陈石星一阵心跳，说道：“你当真有这个心愿？”云瑚点了点头。陈石星大喜道：“那敢情好，瑚妹，多谢你啦！”

云瑚道：“多谢我什么？”陈石星道：“多谢你愿意和我重建家园。”云瑚面上一红，不再言语。

陈石星道：“旧的毁掉才有新的。咱们也不必在这里凭吊啦。”正想离开，云瑚忽道：“咦，我站的这个地方，泥土好松！”

陈石星拨开瓦砾，只见泥土果然有被翻过的痕迹。再仔细察视，有这种痕迹的还不止一个地方。陈石星呆了片刻，说道：“看来就是最近这两天，

有人来过！”

云瑚拨开浮泥，地上现出窟窿，显然是在那人挖开泥土之后，又再堆好，并且把瓦砾盖上去，让它恢复原状的。不觉大为奇怪，说道：“那人在瓦砾中东掘西挖，干些什么？”

陈石星沉吟半晌，说道：“他是来找寻令尊的那个铁盒的，那个铁盒里有他的拳经刀谱，还有我的师父手抄的几页无名剑法。”

云瑚说道：“拳经刀谱，你已经还给我了。”

陈石星道：“可是那人却不知道。”

云瑚说道：“如此说来，这人不是龙老贼派来的了？龙老贼的侄儿曾经抢过你的铁盒，他是应该知道的。”

陈石星：“不错。可能是另一帮人。那些人甚至还不知道当日这把火就是我放的，他们以为我已丧身火窟之中。”

云瑚说道：“这么说，料想这些人还会再来。因为他们只是掘了几个地方，还未曾把这片瓦砾场全部翻过。”

陈石星道：“咱们先到令尊和我的爷爷埋骨之处，请他们两位老人家‘迁居’之后，今晚三更时分再来。”所谓“迁居”，乃是起出骨殖，另行迁葬之意。陈石星早已准备好两个收藏骨灰的坛子了。

云瑚说道：“好，办好这件正事，先回客店。今晚三更咱们悄悄溜出来，在此守候。我也想知道这些人是谁。”

不知不觉之间，天色已是渐渐黑了。陈石星加快脚步，带领云瑚，走到后山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周围都是乱石堆积，中间却有一块平地，只有他才知道这个所在的。

陈石星道：“那晚我匆匆忙忙把先祖和令尊埋在此间，不久就听见单大侠被那伙强盗追来了。”

云瑚泪涌心酸，说道：“爹爹死得好惨，我却不知。直到如今，方能前来吊祭。陈大哥，多谢你了。最难过的是你的爷爷也受了连累。”

陈石星道：“他们的遗骨是埋在一处的，不过我立有标记，不会弄错。”当下从乱石丛中找出路来，一面走一面说，话说完了，他们也已进到里面了。一到里面，两人的眼睛都是突然一亮，不觉呆了。

此时天色虽已入黑，但也还有一点落日的余辉，看得见在这空地上有两座坟墓！

陈石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忙跑上前去，定睛一看，只见这两座坟墓果然是他爷爷和云瑚父亲的坟墓。

坟墓修建得很好，而且立有墓碑，左边那块墓碑写的是“大侠云浩之墓”，右边这块墓碑写的是：“琴师陈公鹤侣之墓。”证明墓中葬的不是别人。

那晚陈石星把骨灰匆匆埋葬，立了标记之后，便即逃跑的。如今标记没有了，却平添两座新坟。“是谁这样好心，难道这是梦境？”他咬一咬手指，很痛，分明不是做梦。

云瑚低声问道：“墓碑上写的陈公鹤侣，可是令祖么？”

陈石星道：“不错，我的爷爷自号琴翁，人称琴仙，但他原来的名字却是‘鹤侣’二字。这是他少年时候所用的名字，知道的人很少。甚至我也不知道。我是有一天翻阅他的一本琴谱，看见有这个名字的印章，问起他来，方始知道这是他久已不用的名字的。”

云瑚说道：“如此说来，修建这两座坟墓的那个人，应该是我爹爹的朋

友，更是你爷爷的老朋友。”

陈石星道：“不错，否则他不会知道我爷爷的这个名字。”

云瑚说道：“你心中猜疑是谁？”

陈石星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爷爷有个老朋友名叫丘迟，他和你的爷爷也是曾经在御林军中做过同事的。”

云瑚说道：“我知道这个人，爹爹曾经和我说过的。不过他已经在江湖上失踪多年了。”

陈石星道：“他在一个山村开了一间茶店，兼卖自酿的美酒。后来被我连累，他已经把茶店关门，隐居深山了。”当下把巧遇丘迟的事情，说给云瑚知道。

“以丘老前辈的身份，本来他是最可能修建这两座坟墓的人，不过他是从来没有到过桂林的。他在与我会面之后，也不可能赶在我们的前头，来到此处修墓。而且这个地方，不是十分熟悉此地的人，也是决计寻找不到的。”他心里隐隐猜疑一个人，但这个人他还未知是友是敌，是以也就不想和云瑚说了。

云瑚说道：“我本来是想把爹爹的遗骨携回故乡葬的，但我在大同的家已经没有了，难得有人给他筑了坟墓，就让他老人家长眠此地吧。陈大哥，你以为怎样？”

陈石星道：“爷爷生前最喜欢这个地方，我回来也不过是想给他筑坟墓而已。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云瑚说道：“可惜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欲谢无从，只好留待将来知道之后，再图报答了。”想起父母双亡之痛，拜倒爹爹墓前，放声痛哭。

“爹爹，有件事要禀告你，妈妈已经回心转意，回到云家来了。她是死在女儿身边的，可惜路远迢迢，合葬之事，只好留待将来办了。不过，爹爹，我知道这是你生平的最大的憾事，如今说给你知道，想必你在九泉之下，也当欣慰！”云瑚墓前哭诉，哭得荒山的野鸟都跟着哀鸣陈石星却没有哭，他心中的那份沉痛，不是哭出来就能发泄的。他跪在爷爷的墓前，拿出了家传的焦尾琴，说道：“爷爷，你临终的时候，把‘广陵散’教给我，如今我弹给你听。”

此时天色已黑，游人早已绝迹，这个地方也不会有土人来的。陈石星不怕给人听见，理好琴弦，叮叮咚咚的就弹起来。

“广陵散”上半阙的调子是欢愉轻快的，陈石星心里充满怀旧之情，弹奏出来的琴音，好像是一家人的灯前欢聚，笑语盈盈。本来在哭着的云瑚，不知不觉也收了眼泪，听他弹奏了。

正在他全神弹奏，将要弹到变调，忽听得几下铮铮铿铿的琵琶声，刺耳非常，把他弹奏的节拍登时打乱。陈石星吃了一惊，停止弹琴。

只听得有个似曾相识的声音说道：“咦，难道陈琴翁还没有死。除了他，有谁能弹得如此好琴？”

另一个人说道：“毒龙帮的兄弟亲眼见到陈琴翁死掉的，决不会假。”这个人的声音，也好像是在哪里听见过的。

第三个人喝道：“谁人在此弹琴，还不赶快给我出来！”声音又是似曾相识。

原来他们眼前只见一堆乱石，重重叠叠，根本就不知道有路可通，内间另有天地。

第四个人道：“你说陈琴翁和云浩的坟墓是在此间，为可不见？”

第五个人道：“我是从雷家一个老家人的口中听到的，不过这人也是不知道确实的地方，只知在这一带。”

这两个人声音却是陌生的声音了。

最初说话的那个人：“琴声从这里传来，弹琴的人必定就在附近，咱们搜！”

这刹那间，陈石星蓦地想了起来，双目陡然现出杀气！

云瑚低声问道：“来的是什么人？”

陈石星在她耳边低声说道：“是咱们的仇人！最后两人我不知是谁。第一个是铁琵琶门的尚宝山，那天就是他和厉抗天联手，在七星岩里伏击你的爹爹的。厉抗天三年之前早已死在我师父的剑下了。第二个是少林寺的叛徒铁杖禅师，原来的法号名叫照空。第三个是我在红崖坡碰上的那个强盗头子，名叫潘力宏。你的朋友江南女侠钟毓秀的坐骑就是给他抢了去，后来又给我抢回来的。”

刚说到这里，只听得第四个人喝道：“我叫你带我们去搜，你为何踌躇不前？”

第五个人吞吞吐吐的说道：“铁帮主，你、你有所不和……”

被称为“铁帮主”那个人道：“不知什么？”

“据雷家的那个老家人说，一柱擎天曾颁下禁令，谁敢毁坏云浩和陈琴翁的坟墓，他誓必与之敌。不得他的允许，擅入墓园的，要是给他知道，他也要打断这人的双腿。莫说我不知道墓坟是在何处，就是知道，我，我……”

那“铁帮主”道：“你也不敢带领我们去找，是么？”

第五个人嗫嗫嚅嚅的说道：“你老人家知道，小人的本领低微，实在惹不起一柱擎天。我只能带你们来到此地，要搜请你们自己搜吧。我没有踏进墓地，那还不算是违背了一柱擎天的禁令。”

那个“铁帮主”斥道：“窝囊废！好，你不敢惹一柱擎天，你回去吧，用不着你了。我却是非惹一柱擎天不可，哼，一柱擎天和单拔群杀了我的哥哥，此仇不报，何以为人？”

听到这里，陈石星已是了然于胸，说道：“第四个人是毒龙帮的新任帮主，旧帮主名叫铁敖，是他的哥哥。四年前令尊和单大侠在七星岩下约会，单大侠来迟四日，那一天也正是令尊不幸逝世之日。单大侠来到七星岩下，遭受铁敖的毒箭射伤，那晚我碰到单大侠的时候，铁敖正在率领帮众，来追单大侠，一柱擎天雷震岳是和他们一起的。但现在听这个‘铁帮主’的口气，我没有见到的后来的事情，却是雷震岳又回过头来，反而和单大侠联手，把铁敖杀掉了。”

云瑚说道：“一柱擎天是我爹娘信得过的侠义道人物，如今你亲耳听到这桩事情，想必不会对他再有怀疑了吧？”跟着说道：“那么第五个人的身份也清楚了，他是本地人，和雷家的一个老家人认识的。”

空谷足音，听得特别清楚，云瑚说道：“他们似乎是向这边走来了。”

陈石星道：“这里乱石重重叠叠，仿佛诸葛武侯的八阵图，他们没有熟悉地形的向导，要找也是找不到的，不过，当然咱们也是不能不防。”

只听得那个“铁帮主”又在说道：“陈琴翁决不会死而复活，但这弹琴的人却必定是和陈琴翁大有关系，要是我猜得不错的话，想必他就是在陈琴翁的墓前弹琴。”

铁杖禅师说道：“听说一柱擎天已经偷偷回到桂林来了，这消息是从龙家传出来的，料想不假。”

潘力宏跟着说道：“这人若是在陈琴翁的墓前弹琴，他能够找到这个墓地，想必也会知道一柱擎天是藏在何处。”

那“铁帮主”道：“是呀，所以咱们非把这个小子先揪出来不可！”铁杖禅师道：“可惜刚才咱们打草惊蛇，这小子不敢再弹琴了。”

尚宝山道：“我有办法叫他滚出来！”手拨琵琶，叮叮咚咚的又弹起来。

琵琶声刺耳之极，云瑚只觉焦躁不安，心旌摇摇，似乎“灵魂”就要脱离躯壳似的。云瑚吃了一惊，连忙运功镇摄心神，说道：“这人的琵琶怎的弹得如此难听！”陈石星练过张丹枫所传的正宗内功心法，倒不觉得怎样难受。说道：“这是铁琵琶的独门功夫，临敌之际，用琵琶声来扰乱对方的心神。不过这种邪派的功夫，你只须心神镇定，当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它也不能侵害你的。”

云瑚说道：“虽然如此，也是讨厌！”

陈石星道：“当然不能置之下理。难得仇人送上门来，难道还能让他们跑掉吗？你跟我来，咱们绕路出去，攻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他们从坟墓后面的乱石丛中悄悄出来，那四个魔头已是走在他们的前面，虽然是在东张西望，却还没有发现他们。

不过那个带路的汉子此时却正是踌躇未决，不知是回去的好，还是留下来等待那四个人的好？要知那个“铁帮主”虽然叫他回去，却分明是气恼他的说话。不过他又害怕触犯了一柱擎天的禁令，生怕误进禁地。是以他只好站得远远的，等待那四个魔头。陈云二人走了出来，却给他看见了。

这个汉子大吃一惊，不知不觉就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云瑚心思敏捷，立即想到要把此人生擒，留作盘问口供的“活口”，当下双指一弹，挣的一声，钱镖飞出。此人不过是给这四个魔头带路的人，本领低微，如何能够抵挡云瑚的暗器？嘴巴尚未曾合拢，便给钱镖打个正着，骨碌碌的滚下山坡。

但他这声尖叫，却把走在前面的那四个魔头，都惊得回过头来了！

首先认出陈石星的是红崖坡的盗魁潘力宏，上一次陈石星在红崖坡和他交手，不过是半年前的事情。他呆了一呆，立即喝道：“好呀，原来是你这个小子！”

陈石星认识尚宝山，尚宝山却不认识他，问潘力宏道：“这小子是谁？”潘力宏：“就是半年前在红崖坡抢了我那匹白马的小子！”这件事情，他早已和同伴说了。尚宝山一看陈石星如此年轻，不觉心头微凛，“这小子年纪轻轻，居然能够从潘力宏手中抢了他的到口馒头，倒是不可小觑！”嘴里却在哈哈笑道：“但他是来得正好了，他没有坐骑，谅他也逃不出咱们的掌心！”云瑚冷笑道：“那匹白马是你的吗？不识羞！嘿嘿，你害怕我们逃走，我们还害怕你逃走呢！”

第二个认出陈石星的是铁杖禅师，那次，陈石星在前往石林的途中，碰上“刀王”余峻峰布下刀网阵，围困黑白摩诃，这个铁杖禅师就是余峻峰最得力的帮手。不过事隔三年有多，陈石星已经从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长成为一个二十岁的少年，而且衣着华丽，和当年那个衣裳褴褛的穷小子自是大不相同，他是注意到陈石星所背的古琴，才认出他的。

铁杖禅师认出了他，却是如同天上掉下一件宝贝，乐得心花怒放，哈哈

笑道：“老天爷给咱们送宝物来啦！”

那“铁帮主”道：“这小子身上有什么宝物？”

铁杖禅师道：“他有云浩的宝刀，说不定云浩的拳经刀谱也是在他身上。还有他背的这具古琴，据我所知，黑白摩诃手下也曾动过他的念头，想抢他的。能够引起黑白摩诃手下动心的东西，料想也是一件宝物。”

尚宝山微一沉吟，说道：“陈琴翁有个孙儿，在陈琴翁死后，不知下落。陈琴翁的坟墓在此处，这小子又恰好在此处弹琴，恐怕就正是他的孙儿了。”

那“铁帮主”道：“那咱们还等什么，快快把这小子拿下吧！”说话之间，彼此都是向对方奔去，距离已是越来越近。铁杖禅师跑在最前面，碗口大的禅杖一抡，发出霹雳似的一声大喝：

“小子，赶快把云浩的宝刀先交出来，洒家或者可以饶你不死！”铁杖禅师挺起禅杖，指着陈石星的胸膛，大声喝道。

云瑚笑道：“你找错人啦，云大侠的宝刀在我这儿！不过，我可不能给你！”

云瑚女扮男装，铁杖禅师一向粗心，尚未看得出来。喝道：“你是什么人？哼哼，不管你是什么人，宝刀在你手上，你就非给洒家不可，否则要了你的小命！”

云瑚笑道：“说得这样容易，你试试看！”

铁杖禅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僧，闻言大怒，虎步跳上前去，禅杖抡圆，就向云瑚的天灵盖打了下来！

尚宝山比较心细，叫道：“铁杖师兄，请留活口，我看这女娃儿有点来历！”

话犹未了，只见两道银虹，同时飞起，原来是陈石星恐怕云瑚吃亏，抢上前去，给她抵挡。喝道：“你们并肩子上来吧，你们多少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对付！”他是因为和云瑚联手，故此按照江湖规矩，交代一块，避免人家说他们是以二敌“铁帮主”大笑道：“这两个小子乳臭未干，竟然要充好汉！”他只道铁杖禅师那根重达六十四斤的铁禅杖一打下来，这两个小子不怕不给他打成肉饼？哪知结果却是大大出他意料之外。就在这瞬息之间，“铁帮主”话犹未了，只听得震耳欲聋一阵金铁交鸣之声，火花四溅。云瑚笑道：“宝刀不能给你，这把宝剑先给你吧，只要你有本领能够把它拿去。”铁杖禅师虽然是已得少林寺武学真传的高手，却也抵挡不住双剑合璧的威力，火花蓬飞之中，禁不住踉踉跄跄的退了几步，低头一看，只见禅杖已损一个缺口。殊不知铁杖禅师固然是又惊又怒，陈云二人也是不禁吃了一惊。须知他们的宝剑有断金切玉之能，要不是铁杖禅师的内力在他们之上，抵消了几分双剑合璧的力道，他的那根禅杖恐怕已经给削短一截了。云瑚虎口一阵酸麻，心里想道：“还有三个魔头就要上来，我恐怕还是不能硬接硬打。”跟在铁杖禅师后面的是那个“铁帮主”，见状大惊，一抖手三柄毒龙锥飞了出去。他是毒龙帮前任帮主铁敖的弟弟，名唤铁广。虽然他是弟弟，本领却比哥哥还强。三柄毒龙锥飞来，挟着一股强烈的腥风！陈石星怒道：“好歹毒的暗器，我们不要，原物奉还！”双剑合璧，心意相通，两人同时使出了一招“横云断峰”，两道银虹一拦一卷之下，三柄飞锥断为六截，倒飞回去。铁广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自行仆倒地上，变作滚地葫芦，滚出数丈开外。虽然狼狈之极，却把反打回来的暗器避开了。陈石星使的是股巧劲，三截断锥落地，另外三截断锥却忽地在半空中拐了个弯，突然打到了铁杖禅师的面

前。铁杖禅师藏头缩颈，禅杖一立，当当当三声连响，三截断锥给他打了下来。他鼻端闻得一阵腥风，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毒龙帮”顾名思义，是擅于使毒的，铁广身为帮主，所用的暗器尤其狠毒，他的“毒龙锥”是在七种混合的毒药的药液之中淬过的。剧斗方酣，尚宝山忽地手挥五弦，发出一种极为古怪的“乐声”，似是鲛人夜泣，似是宫女伤春；又似狂夫骂座，泼皮斗殴。缠绵悱恻与泼辣烦嚣，这本是水火不相容的，他竟然能够糅杂一起，同时弹了出来。陈石星功力既高，又通乐理，还不觉得怎样，云瑚可是有点禁受不起，心头一乱。双剑合璧的招数，稍为露出破绽，铁广的暗器立即乘虚而入，铮铮铮三枚透骨钉飞向云瑚。陈石星一招“孔雀开屏”，白虹剑扬空一划，三枚透骨钉在剑光中给绞成粉碎。但他这招乃是替云瑚抵挡暗器的，云瑚的剑法却不能跟他配合。说时迟，那时快，尚宝山的铁琵琶当中砸了下来。登时把他们二人分开。铁杖禅师和潘力宏左右合击，攻向云瑚。陈石星喇的一剑刺将过去，却给尚宝山的铁琵琶挡住。云瑚给那古怪的“乐声”弄得心神烦躁，露出破绽。好在陈石星已有防备，突然使出两招无名剑法抢在云瑚的面前补好她的破绽。“瑚妹，别理会他的琵琶声！”陈石星说道。可是云瑚未有这种定力，不理睬也是不行，那古怪的“乐声”偏偏钻进她的耳朵。陈石星见状不妙，心里想道：“可惜我不能一面弹琴，一面应敌，否则倒是可以破解这魔头的琵琶声。”无名剑法虽然精妙，但威力却是远远不如双剑合璧。云瑚心神不定，十招之中，总有三两招配合不上，仍然等于是各自为战。陈石星暂时或许无妨，但久战下去，终是难免一败。人急智生，陈石星蓦地心头一动：“我不用弹琴，也是可以打乱他的节拍。”当下一声长啸，宛如万马奔腾，千军破敌，用啸声吹出了“破阵乐”的曲调。尚宝山的琵琶声给他的啸声打乱，大吃一惊。云瑚却是精神陡振，双剑合璧的威力不但恢复如初，而且胜似从前了。双剑合璧并无一定的章法，而是依照剑势，自自然然的就能配合得天衣无缝的。陈石星随机应变，把无名剑法随意挥洒，云瑚则用她学过的剑法，按照剑理和他攻守相联。不过一会，剑光暴涨，已是反客为主，大占上风！剑光暴涨之下，三个强敌给他们渐渐逼开。铁杖禅师碗口般粗大的禅杖一立一个翻身，“乌龙盘树”，杖尾霍地横卷过来，扫击云瑚双足。云瑚托地一跳，跃起一丈多高，剑光疾闪之中，铁杖禅师的左肩已是着了一下，鲜血直冒，把他的大红袈裟染得更红！要不是尚宝山的铁琵琶给他挡了一下，肩上的琵琶骨只怕也要给陈石星刺穿。云瑚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在铁杖禅师旁边的潘力宏尚未来得及逃跑，云瑚那一招“鹰击长空”已是凌空刺下，指到了他的咽喉。他们交换位置，攻击对手，这正是双剑合璧的一招奇峰突起的绝招！生死关头，危机瞬息。潘力宏避无可避，只好不顾受伤，使了大摔碑的功夫，用肉掌来抵挡宝剑，硬劈过去，只听得“喀嚓”一声，潘力宏双指被云瑚削断。但他这拼命的一击，掌力也是颇为惊人，云瑚竟然给他的这股掌力震得倒退几步。也幸亏如此，潘力宏的整个手掌才不至给云瑚硬生生的割了下来，只是损了两指。俗语说“十指痛归心”，潘力宏功力虽然不弱，也是禁受不起疼痛，一声惨号，转身便逃。铁杖禅师的琵琶骨险被戳穿，也是吓出一身冷汗，哪里还敢恋战。陈石星喝道：“想要跑么！”剑光化作银虹，疾刺过去。尚宝山举起铁琵琶一挡，云瑚的青冥剑亦已圈了回来，双剑一合，威力何止倍增。尚宝山的铁琵琶饶是渗有一半“玄铁”所铸，给他们的双剑一击，亦是难以抵挡，一阵金铁交鸣之声震耳欲聋，铁琵琶的腹部已是划开了一道裂缝。陈石星正要施展杀手，金铁交鸣

声中忽地杂有嗤嗤声响，陡然间眼前金星闪烁，原来尚宝山的铁琵琶腹内中空，藏有暗器，危急之际，一按机关，琵琶腹内的暗器就可发射出来。如今尚宝山发出的乃是一蓬细如牛毛的梅花针，跟着是七枚喂过毒的透骨钉！陈石星大吃一惊，叫道：“不好！”连忙反手一推，使股巧劲，把云瑚推开。幸亏陈石星得到张丹枫内功，剑法的衣钵真传，练了三年上乘内功，造诣己是不弱，应变又甚得宜，在这瞬息之间，一掌推开云瑚，立即挥袖一卷，把那蓬梅花针裹住。右手的白虹宝剑，将七枚透骨钉打落五枚。左手中指一弹，铮的一声，把第六枚透骨钉反弹回去。但饶是他施展了浑身解数，第七枚透骨钉还是成为“漏网之鱼”，几乎擦着云瑚的额角飞过。陈石星衣袖一挥，把裹住的梅花针“奉还原主”。尚宝山已经掠出数丈开外，梅花针打他不着，但那个在旁边发暗器助战的“毒龙帮”帮主却是“哎哟”的叫了起来。原来那第六枚透骨钉是给陈石星以“弹指神通”的功夫反弹回去的。陈石星恼他暗器伤人，这枚透骨钉反弹回去，对准了他的“太阳穴”。这一下的变化突如其来，铁广饶是善于接发暗器的高手亦是躲避不开，还算不幸中之大幸，太阳穴没有给打个正着，但那枚透骨钉已是插入他的肩头。铁广是使毒的大行家，给喂过毒的透骨钉所伤，吓得魂飞魄散，忙向尚宝山讨取解药，尚宝山喝道：“决跑，跑到山下我再给你！”陈石星回到云瑚身边，只见云瑚花容失色，叫道：“好险！”陈石星道：“你没伤着么？”云瑚说道：“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枚透骨钉打落了我插在头上的一根玉簪，幸好没有给他伤着。只可惜，我误了事，给敌人都跑掉了！”陈石星道：“好在你有先见之明，已经拿了一个俘虏，咱们现在就去盘问那个俘虏。”不料那个俘虏竟失了踪！那人是给云瑚的钱镖打着穴道，滚下山坡的。所过之处，被他身体压伏的野草，还是萎靡不振，未能抬起“头”来。乱草上不时可以发现点点斑斑的血迹，想必是他滚下去的时候，给一些尖利的石子擦伤了。陈云二人跟着血迹寻找，到了一个乱草丛中，血迹再也找不到了。他们还未死心，再向前寻找，一直走到山脚，仍然不见。云瑚说道：“奇怪，他分明是给我打着了麻穴的，我这是独门的打穴功夫，要十二个时辰之后，穴道方能自解。十二个时辰之内，他应该是不能动弹的。”陈石星道：“这人不过是给那四个魔头作向导的，本事低微，谅他也不能自行解穴。”云瑚说道：“就是有人救他，那个人也必须懂得我云家点穴功夫。否则，除非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内功已臻化境，可以用本身的真力，给他冲开解穴。嗯，真是邪门！”两人边走边说，不知不觉已是踏过花桥，只见城中炊烟四起，一弯新月从东方升起，投影江心。“花桥烟月朦胧”，诗人笔下风景，已是变成了展现在他们眼前一幅真实图画了。回到那间客店，店主人笑面相迎，说道：“我正要盼两位相公回来呢。”陈石星道：“我这位朋友仰慕普陀山的风景，我陪他去走了一趟，可惜时间晚，七星岩是不能进去游玩了，只能明天再去啦。累你等候了。”云瑚笑道：“桂林风景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我们是玩得都几乎忘记回来了，不知不觉就这么晚啦。”他们怕这店主人起疑，不待他盘问便加解释。那店主人却似乎并不在意他们去了什么地方，说道：“两位可借回来迟了一步，刚刚有两位贵友来过。”陈石星吃了一惊，“我刚刚回到桂林，怎的就有人来找我了？什么人消息这样灵通？”“这两人是谁？我一进城就到贵店投宿，并没有告诉任何朋友，他们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莫非是找错人吧？”陈石星连忙问道。店主人道：“不会错的，他们说你们的年龄、相貌，你们的坐骑，和陈相公携来的木匣子，每一样都描述得很清楚，想来当然是你

们的朋友了。至于他们怎样知道你们住在这里，那我就知道了。”云瑚笑道：“你说了半天，还没说出他们是姓甚名谁呢？”店主人道：“我问过他们，他们说待两位相公回来，只须我一讲你们就会知道了。”亦即这两人并没留下姓名。云瑚说道：“那你讲呀，这两个人多大年纪，什么模样？”店主人道：“来的是一男一女，年纪和你们差不多。衣着很好，似乎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小姐。”原来那个衣服华丽的少年，向他打听陈石星，一出手就赏他十两银子，是以他对这两个人自是甚有好感，当时也不便多加盘问了。陈石星若有所思，忽地问道：“那个男的可是随身带有一管玉箫的。”店主人道：“不错，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碧绿可爱的玉箫呢。他说话之时，就是拿着玉箫在手上盘弄的。这么说，这两个果然没错是贵友了吧？”陈石星道：“我是最近见过他们，却不算是什么深交。他们没留下姓名，可留下地址吗？待我去回拜他们。”店主人道：“我还没讲完呢，他们听说两位外出未归，很是失望。那少年向我借了纸笔，留下一封信给你。我没敢拆开来看，想必信上写有地址。”陈石星接过那封信，说道：“好，多谢你费神替我招呼朋友了。我准备明天回拜他们，今晚想好好睡一觉。若是有别的人找我，你可别要说我在这里了。”说罢，赏给那店主人一锭元宝，约莫也有十两左右。一个小客店的老板，哪曾见过如此豪阔的客人，接过银子，眉开眼笑，忙不迭的答应，心里想道：“怪不得相士说我立秋之后要行好运，果然今天一天之内，就接到了两个财神。”陈石星和云瑚回转房间，关上房门，悄悄说道：“这两位朋友，恐怕就是咱们昨天在路上碰见的那‘八仙迎客’中最后的‘二仙’了。”云瑚点了点头，说道：“不错，那两个人正是一男一女，男的腰间插有一管玉箫的。看来他是为了赏识你的琴技想要和你结交的，你去不去拜访他们呢？”陈石星道：“且看一看他这封信上写的什么再说吧。”打开信一看，只见写的是：“湘漓分界，道左识荆，流水高山，得聆雅奏，仰慕弥深，渴欲攀交，但盼俯允。弟以别事羁身，匆匆来去，榕城虽好，未许淹留。兄台若肯折节下交，请于三日之内，一来阳朔，莲花峰上，同观日出如何？”下款的署名是“葛南威”，另外角落还有一行小字：“兄台意欲会晤之人，莲花峰上，或许亦能相见。又及。”信的正文还不怎样，看了这行小字，陈石星却是不觉呆了。正是：

道旁逢怪客，约会费疑猜。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